胡敏讲哈贝马斯

普通人能读懂的

一个人、一张没有座次的桌子，与 SDE 的解构



胡敏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普通人能读懂的

胡敏讲哈贝马斯

一个人、一张没有座次的桌子，与 SDE 的解构

胡敏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胡敏讲哈贝马斯：普通人能读懂的——一个人、一张没有座次的桌子，与 SDE 的解构》
著者	胡敏
执笔	复合主体：胡敏立题、裁定与逐章审定；文字由 AI（Claude）协作成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161 号
ISBN	979-8-90690-205-4
定价	US$20
开本	190 mm × 250 mm
字数	约 19 万字
版次	2026 年 9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根由一句口述立下——「二号位中心」（2026 年 9 月 25 日）；全书的判断接着本系列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哈贝马斯》（第 172 号）判，不改判。阈启、立阈、显影延迟三样，出自作者此前未出版的书稿《一张圆桌》。结构、判断与每一处裁定由作者负责；文字由 AI（Claude）协作成稿，作者逐章审定。统稿时依创新智商评估的提升路径，补写了第 20 章第三、六节，第 48 章第三节，以及附录戊的收窄七与检验设计（与近邻医院预警评分、联合危机计划、参与式预警、杜威、马雷斯、弗里克、斯皮瓦克逐家分界，给显影延迟立操作定义）；这一版的创新智商待独立复核。书中哈贝马斯的原话一律转述，已核者标〔核〕并写明来源，未核者标〔待核〕，汇总于附录己。书中陪读人物许家一家及各章日常场景均为虚构。关于健康的章节讲理解、习惯与相处，不构成医学建议。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十二编五十六章；结语、参考书目（一百二十八种）、附录六件。

作 者 介 绍

胡敏，SDE 学员、人工智能应用实践者。曾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工作，后转向 SDE 理论、人工智能及新国学的学习与传播，现跟随王德生博士持续研究 SDE 发生学，并把它用到人工智能、教育、健康、婚姻、心理与社会观察里去。

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已出版《治未病立账学》《辨证结算学》《抑郁探究》《衰老初探》《没有人违规》《胡敏讲叔本华：普通人都能懂》《胡敏讲莱布尼兹：普通人都能懂》《胡敏讲罗尔斯：普通人都能懂》等专著。

前 言

第三次坐到他的桌边

◆ 一、一句人人都说过的话

「坐下来，好好谈。」

这句话你一定说过，也一定听过。夫妻吵到半夜，一方先软下来，说：咱们别吵了，坐下来好好谈。单位里两个部门互相推，领导把人叫进会议室：都坐下，好好谈。小区里停车位的事闹了半年，居委会贴出通知：周六上午，业主坐下来好好谈。

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很硬的相信。它相信：只要人肯坐下来，肯把理由摆出来，不吼、不压、不耍手段，事情就有一个两边都能认的出口。

把这份相信磨成一整套学问的，是一个德国人，尤尔根·哈贝马斯。他 1929 年出生，2026 年 3 月去世，活了九十六岁〔核：苏尔坎普出版社讣告，2026 年 3 月 14 日〕。他一辈子写了四十多本书，最出名的几本，讲的都是同一件事：让人服气的那股力，不该来自谁的嗓门大、谁的官大、谁的钱多，而该来自「更好的理由」。

这本书要做的，是先把这份相信的好处说足，再爬到那张桌子底下，看看它是怎么搭起来的。

◆ 二、他在本系列里已经出过的场

这不是本系列第一次写他。

《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 120 号）第 30 章，给他的判断是：他给「路」立了一套规矩——一场讲理该满足什么条件，他一条一条写了出来。同一章也写了他停下的三处：好人先吃亏；他讲的公共领域从来没那么干净；他没赶上一台会生成文字的机器。

王德生博士的《普通人都能懂的哈贝马斯》（第 172 号）给了他一整本书。那本书的判词是：他铺好了我和你之间的第一块砖，却以为那就是整座房子；长久的，是碰撞里

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八条承重命题收成一个根：同一性先在。收回动作的名字，叫「两把一样的椅子」。

福柯卷第 54 章说他把讲理的条件写得很细，却不大问谁进不了门。罗蒂卷第 35 章说，在他那里，判官仍坐在桌边的人身上。《西方哲学 2500 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里，他是一把刀：他用「施为矛盾」去顶尼采、福柯、德里达——你们用理性去揭发理性，自己脚下站的又是什么？

这些判断，本书一条也不改，只接着判。　凡是前卷判过的地方，正文写明「本系列某卷讲过」，附录丁逐处列出本书在哪一章接住。

算起来，正式坐到他桌边，这是第三次：第 120 号卷的一章，第 172 号卷的一整本，和这一本。福柯卷、罗蒂卷和否定序列里，他是从旁经过；作者此前没有出版的书稿《一张圆桌》，不计在内。

◆ 三、这一次多问一句：他站在哪里

那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

因为前面几卷问的都是「他在哪里开门，在哪里关门」。这一本还要多问一句：他站在哪里。

打个比方。一家人吃饭，饭桌上有三样东西：菜，话，座位。菜是桌上实实在在摆着的东西；话是你一言我一语，正在来回；座位是「这是我们家，你坐在这儿」。同一顿饭，你可以盯着菜看，可以听大家说话，也可以看这一家人是怎么坐在一起的。三种看法，看的是同一顿饭。

SDE 把这三种看法叫作三个号位。一号位看「那儿有个东西」，二号位看「有件事正在发生」，三号位看「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它们轮流做主，谁也不是老大。

本书的根，是一句口述：哈贝马斯是二号位中心。　他把理性从一个人的脑子里请出来，安放在两个人之间正在进行的那场对话里——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可他也让这场对话当了唯一的根：桌上的菜，要先被人说成「真」，才算数；桌边的座位，要先被人说成「有理」，才算数。菜和座位，都成了话的派生。

所以本书的三大母题，是同一个「互动」在三块地上的三次展开：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是公共领域；在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是交往行动；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是商谈与法。三块地，一个根。

◆ 四、借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

王德生博士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2017 年 1 月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起）、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起）、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

在第二站，他用「智慧＝（存在，矛盾，视角）」去回答一个老问题：同一个东西，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出不同？走到尽头，他撞上一个亏空——这份知识到底归谁？

哈贝马斯正好站在这个问题的门口。他的回答很干脆：既然一个人看不准，那就让两个人坐下来对一对，对出两边都认的那一块。在不同的视角之间找交集——这是第二站最自然的一个出口。

到了第三站，SIO 把主体、互动、客体排进同一张表，各安一个号位，拆掉了主客之间那面墙。站在这一站回头看，哈贝马斯做对了一半：他也不要那个孤零零的主体，也不要那个等着被看的客体；可他只坐进了互动那一格，让另外两格从这一格里派生出来。

对 SDE 来说，他是一门近亲。认亲，也分家。

◆ 五、判词

全书的判词只有一句：

> **他把理性从一个人的书桌请到了两个人中间的圆桌上，却只许「话」上桌——在讨论的桌上，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座位要先被说成理，才算数。**

书桌，是他之前几百年哲学的样子：一个人，对着一个世界，想清楚。圆桌，是他的发明：理性不在谁的脑子里，在人和人之间。菜与座位，是他留在桌子外面的东西：世界本身，和一个会长出来的「我们」。

这句判词接着第 172 号判：那本书说他铺的是「第一块砖」；本书说，砖就是话，房子是菜、话、座位都在的一个家。

判词里「在讨论的桌上」这几个字，是写到第 32 章时加上的：他晚年承认，世界会在人做事的时候自己顶回来；本书因此把判词收窄到讨论的桌上。一句判词，挨过打、收过窄，才配站在第一页。

◆ 六、为什么是现在

有两件事，让这张桌子第一次露出了它的搭法。

第一件，他走了。一个人还在世时，他的书是一场还在进行的谈话；人走了，书就开始变成一块碑。趁它还没有完全变成碑，该把它放回长出它的那片土里去看一看。

第二件，机器学会了找交集。2024 年，一组研究者造了一台人工智能「调解员」：让一群意见不同的人各自写下看法，机器替他们起草一份各方都更愿意接受的共同声明〔核：Tessler 等，《科学》第 386 卷第 6719 期，文章号 eadq2852，2024 年 10 月，已核〕。研究者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叫「哈贝马斯机器」。一件他以为只有讲理的人才能做成的事，被一台机器用统计的办法做成了。这正是本系列两条创新原则里的第一条：发现的死亡。他那张圆桌上最核心的手艺，第一次被机器做掉了。

机器做掉它的那一刻，我们才看清：原来那张桌上一直只放着话。

◆ 七、为什么是普通人

因为他问的问题，菜市场里的人天天在问。

吵架的时候，谁有理？开会的时候，那个「一致通过」是真一致，还是没人敢开口？一个家里的规矩，凭什么管住每一个人？老人说「我们许家的人」，孩子说「我们班」，公司说「我们是一家人」——这些「我们」，哪一个是真的？

这些问题不需要读过他的书也能问。本书要做的，是把他的回答用大白话摆出来，再把 SDE 看到的那一层补上，最后落回教育、健康、个人事业三件事里，给出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 八、拆不是骂

拆一个人，不是推倒他，更不是骂他。

一个思想家越伟大，他的问题就被逼得越尖，他的裂缝才越有意义。哈贝马斯守住了一样极珍贵的东西：被管的人，也应当是写规矩的人。 这一条，本书一步不退。

本书也会被拆。导读里写下四条推翻条件，结语逐条报账；附录戊列出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本书还在他的桌边加了一样自己的东西——一只门铃，叫「阈启」：有些事，不必等谁开口，越过事先讲好的门槛，门就该开。这只门铃自己也写了三条死法。一本给别人写推翻条件的书，先得给自己写。

◆ 九、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本书的根由口述立下，判断接着第 172 号卷判；文字由 AI 协作成稿，由作者逐章审定。写一本讲「人和人之间怎样讲理」的书，本身就是一场人与机器之间的来回。哪些话是谁先说出来的，出版信息页的协作声明里写清楚。

一句话，本书不是来替他盖棺的。他那张圆桌，本书搬进了家里，放在饭桌旁边——菜、话、座位，一样都不少。

导 读

五条判决、一张九格、三条读法

◆ 一、判词与副判

判词：他把理性从一个人的书桌请到了两个人中间的圆桌上，却只许「话」上桌——在讨论的桌上，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座位要先被说成理，才算数。

副判：在他的桌边装一只门铃——有些事不必等谁开口；越过事先讲好的门槛，门就该开。

判词说的是他，副判说的是本书补上的一样东西。副判的主场在第 20 章。

◆ 二、口述立下的根

全书只有一个根，由口述立下，照原话登记：

> **二号位中心。**

意思是：在一号位（客体）、二号位（互动）、三号位（主体与场）三种看法里，他只让二号位当根，另外两位成了它的派生。写成一行：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F（二号位），二号位＝二号位。

最后那一式最要紧：互动的条件，由互动自己来证明。你想否认讲理的规矩吗？你一开口，就已经在用它了——这是他最有名的一招，叫「施为矛盾」。本书第 13 章专门拆这一招。

◆ 三、五条判决

每条判决分两半：左边是他打开的门，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边是他关上的门，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开写时）	主场
一 · 一张只放话的桌子	理性搬到了人和人之间，「我可能错」进了地基	世界与「我、我们」要经话入座；二号位自证，把一号位、三号位当常数	第三编
二 · 场子有了，门和菜不在	规范从公众的议论里长	门口不写名单；东西只能被谈到或当系统；讲理只有一个入口，缺一个发现问题的前端	第四编
三 · 我是被说出来的	「我」在社会化里长成	社会化与商谈隔一道门，长定上桌，桌上不改人；坛子只往外舀	第五编
四 · 证成就封口	规矩要所有受影响者都能认下；被管者即作者	只在同一层找交集；分层按能被多少人认下排座次；传送带单向	第六编
五 · 一列满，两列空	三块地上都有互动，一根线串到底	三格不缠；一号位是影子；三号位一格派生、两格空着	第七编

这是开写时的五条判决。它们挨过打以后的样子，见第 44 章第五节；每一条收窄了什么、被谁打窄的，登记在那里和附录戊。

这里先说清一个字。「两列空」的「空」，指这一列里没有一格能自己立住的座位：东西只能当影子，「我们」只能从话里派生——影子和派生，都算在这个「空」里。第 36 章会一格一格地分：哪格是影子，哪格是派生，哪格真的空着。

五条合起来回到判词：左列是那张圆桌，右列是只许话上桌。判决一接第 172 号的「两把一样的椅子」，判决五接它的「我和你，没有我们」。

◆ 四、十二编，各一句话

编	一句话
第一编　一个人	他一生在碰撞里长，书里只许好好说
第二编　接手的题	理性住在哪里：一个人的书桌到头了
第三编　总纲	一张只放话的桌子：三个号位怎样被收成「互动」
第四编　现实互动	公共领域：场子有了，门和菜不在
第五编　自我互动	交往行动：我是被说出来的
第六编　理念互动	商谈：规矩由互动证成，然后封口
第七编　钉子	一列满，两列空：九格表
第八编　相遇	圆桌与八仙桌：另一种中心
第九编　总解构	请辩护人、体检、一个根、三根梁
第十编　身后	多数人在同一张圆桌边吵

编	一句话
第十一编　AI	找交集被机器做掉了
第十二编　用得上	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 五、怎么读

只有一个下午：读前言、第 10 章、第 12 章、第 36 章、结语。

为孩子来的：从导论读起，再读第 1 章、第 22 章、第 54 章。

为家里的病人来的：读第 23 章、第 27 章、第 55 章。

为单位里那些会来的：读第 16 章、第 19 章、第 20 章、第 56 章。

◆ 六、这本书会怎样被推翻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先写下四条，结语逐条报账：

一、如果在他的成熟著作里，能找到一处，他把世界本身（一号位）写成不经任何人的主张、就能正式约束讨论的东西，那么判决二、判决五要收窄。1999 年《真理与论证》里他转向一种实在论的真理观，很可能碰到这一条的一半，本书先登记在这里，第 32 章正面处理。

二、如果能找到一个「我们」，在他那里是有自己理性、并且会回头改写成员的第三方，而不只是两个人视角的交织，那么判决三要收窄。第 172 号卷第 21 章之二已经碰到过这一条的一角。

三、如果他的三大核心之间有互相生成的论述——公共领域回头改写生活世界的土，生活世界回头改写商谈的规则——那么判决五错。

四、本书的门铃「阈启」：如果装上它以后，从第一个可以记录的信号，到问题第一次进入正式议程，那段时间没有变短；或者误报多到压垮了复查；或者门铃被拿去追责，人反而更不敢开口——三者出现任何一条，「阈启」降级。

结算（写完全书后补记）：条件一触发一半，本书据此收窄判决五，并在判词中加上「在讨论的桌上」（第 32 章）；条件原写「判决二、判决五要收窄」，实查只触及判决五「真」一格——1999 年的「世界在行动中顶回来」说的是知识的真，没有给东西在

公共讨论里一个席位，判决二「东西只能被谈到或当系统」一句不收窄（登记于附录戊）。条件二未触发。条件三触发一部分——他那一列三格其实互相改写，只是凭话相生，本书据此把「三格不缠」收窄为「凭话相生」，判决三、判决四随之收窄（第 37 章）。条件四尚未实测，附录戊给出三项检验，并写下显影延迟的操作定义与事先判读线；阈启邻居的已有读数——报警疲劳、预警越线无人到、联合危机计划的零结果——作为间接检验登记在第 20 章第六节。此外，第 13 章接缝复查后降为存疑，判决一收窄一句；第 36 章理念界三号位一格由「空」改为「派生」，判决五再收窄一处；统稿时的敌意拓宽又收窄一处：阈启的独有处只剩「入场资格的改写」（收窄七）。逐条报账见第 44 章与结语。

本书自己的五条死法（第 48 章），也先摆在这里：一，三样并立被做成了新的中心；二，本书偏向一号位；三，号位图纸——若证明某一个号位能不靠另外两个自己成立，就撤；四，咖啡馆出生地的读法——若那四条另有独立来源，就降级；五，本书站在「发生／发现」这块免检品上。本书唯一的正式建构「阈启」，目前是一个可检验的方案，还没有实测过——它不是一个已经证成的机制。

◆ 七、四种句子：怎样读本书的判断

本书的句子，有四种身份。凡是承担判决的句子，本书在正文或章末写明它属于哪一种。

〔原典〕他本人在可核的原文里明确说过的话。本书给出著作与年份；页码能核到的写页码，核不到的标〔待核〕。

〔本书解释〕材料在，可「二号位中心」「凭话入座」这类压缩，是本书做的。它们必须允许别的解释来竞争——第 43 章的辩护人，就是为此请来的。

〔SDE 推导〕从三个号位、三块地、三大方程推出来的结构判断，比如九格表、「唯一单向处」。它们不冒充他的自述。

〔待验机制〕本书自己提出、还没有实测过的机制，比如阈启、显影延迟。它们写明预测、失败条件和眼下的证据级别。

核验状态另用三个词：已核，待核，存疑（查过以后降了级的）。写他生平的前六章，另分四级：本人明确回忆，文献支持的影响，本书的发生学读法，纯属假说。凡是说「这段经历进了他的学说」的地方，都按这四级标出，第 47 章再逐条核对。

◆ 八、随身三问与章末小账

读每一章，带三个问题：菜上桌了没有？话是在找交集，还是在长新东西？座位是排好的，还是长出来的？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第一行记：这一章，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第二行只问一句：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

◆ 九、本书不许被推出的几句话

不许推出「讲理不重要」。在要强制别人的地方，讲理是一道谁也不许拆的承重墙。

不许推出「有机器替人开门就够了」。门铃只开门，不结算；结算仍要讲理。

不许推出「八仙桌胜过圆桌」。第八编两张表并排放，同一把尺也量本书自己，不判谁赢。

不许推出「起源定罪」。知道一张桌子是怎样搭起来的，不是为了怪搭桌子的人。

◆ 十、引文与〔核〕〔待核〕

凡带引号处，都请理解为「大意如此」。他的原话一律转述，标著作与年份；已核的标〔核〕并写明来源，拿不准的标〔待核〕。全书的核验汇成一张表，放在附录己。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v
前言　第三次坐到他的桌边 · · · · · v
导读　五条判决、一张九格、三条读法 · · · · · x

导论　许家的两张桌子 · · · · · **1**

第一编　一个人：一生在碰撞里长，书里只许好好说 · · · · · **7**
第 1 章　一张说话吃力的嘴：唇腭裂与「被听懂」 · · · · · 8
第 2 章　十五岁那年的纪录片：一个「我们」塌了以后 · · · · · 14
第 3 章　1953 年的一篇报纸文章：用「说出来」去审一个人 · · · · · 20
第 4 章　两位老师、一次绕道：从法兰克福到马堡 · · · · · 26
第 5 章　和所有人吵了六十年：他从每个对手那里拿走了一样东西 · · · · · 31
第 6 章　编末：施塔恩贝格的书房——人生序列表与反差 · · · · · 36

第二编　他接手的题：理性住在哪里 · · · · · **42**
第 7 章　一把椅子的书桌：意识哲学 · · · · · 43
第 8 章　阿多诺的死结：理性就是统治吗 · · · · · 48
第 9 章　这个中心的那片土：米德、奥斯汀、阿佩尔 · · · · · 53

第三编　总纲：一张只放话的桌子——三个号位怎样被收成「互动」 · · · · · **58**
第 10 章　饭桌上的三样：菜、话、座位 · · · · · 59
第 11 章　从书桌搬到圆桌：理性换了住址 · · · · · 65
第 12 章　菜要说成真，座要说成理：收回动作「凭话入座」 · · · · · 70
第 13 章　「你不能不同意，因为你正在说」：施为矛盾与同一支笔 · · · · · 76
第 14 章　本编总账：同出一根——一个互动的三次展开 · · · · · 84

第四编　上编 · 现实界的互动：公共领域——场子有了，门和菜不在 · · · · · **90**
第 15 章　楼下的业主群：十八世纪咖啡馆的三个特点 · · · · · 91
第 16 章　从读者到观众：一个场子是怎样变样的 · · · · · 96
第 17 章　门口那张名单：谁在这片场里有位置 · · · · · 101
第 18 章　菜没上桌：钱、身体、屋子只能被谈到 · · · · · 106
第 19 章　小区先吵，居委会后定：两轨与感应器 · · · · · 111
第 20 章　门铃：阈启——不必开口，也能叩门 · · · · · 116
第 21 章　本编总账：一块社区公告栏 · · · · · 126

第五编　中编 · 自我界的互动：交往行动——我是被说出来的 · · · · · **131**

第 22 章　劝孩子，还是哄孩子：交往行动与策略行动 · · · · · 132
第 23 章　开口就打了四张欠条：有效性声明 · · · · · 137
第 24 章　家里那口老坛子：生活世界 · · · · · 142
第 25 章　零花钱合同：系统殖民生活世界 · · · · · 148
第 26 章　「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我是在交往里长出来的 · · · · · 153
第 27 章　身体说不出话的时候：「长出来的」与「做出来的」 · · · · · 158
第 28 章　本编总账：门框上的身高线 · · · · · 163

第六编　下编 · 理念界的互动：商谈——规矩由互动证成，然后封口 · · · · · 168
第 29 章　全家都点头才算数：两条原则 · · · · · 169
第 30 章　一张谁都没见过的圆桌：理想言谈情境从哪里来 · · · · · 174
第 31 章　只在一层上找交集：道德、伦理与利益 · · · · · 180
第 32 章　真理是欠条兑了现吗：1999 年的一次转向 · · · · · 185
第 33 章　法律的两张脸：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 · · · · · 191
第 34 章　一场没有神父的葬礼：晚年他承认缺了什么 · · · · · 197
第 35 章　本编总账：一锅一起熬的汤 · · · · · 203

第七编　钉子：一列满，两列空——九格表 · · · · · 208
第 36 章　许家的九个格子：三块地乘三个号位 · · · · · 209
第 37 章　凭话相生：业主群、老坛子、议事规则怎样互相改 · · · · · 216
第 38 章　本编总账：二号位＝二号位——这张桌子为什么要自己证明自己 · · · · · 226

第八编　圆桌与八仙桌：与「位置中心」相遇 · · · · · 233
第 39 章　爷爷的八仙桌：座次、差序格局、名分 · · · · · 234
第 40 章　「名不正则言不顺」：位置先于说话 · · · · · 240
第 41 章　同一张九格表量两边：圆桌的零，八仙桌的零 · · · · · 246
第 42 章　本编总账：一张能加座的桌子 · · · · · 252

第九编　SDE 总解构 · · · · · 257
第 43 章　先让他说完：五位辩护人与一位没请到的 · · · · · 258
第 44 章　一张体检单：判词完整版与三层定位式 · · · · · 265
第 45 章　一个根：凭话入座，与两把一样的椅子 · · · · · 275
第 46 章　一张施工单：一根柱子、三根梁、四件替换 · · · · · 282
第 47 章　保底合表、病根与死法 · · · · · 288
第 48 章　向他学、与近邻分界、给 SDE 写死法 · · · · · 295

第十编　身后：多数人在同一张圆桌边吵 · · · · · 304
第 49 章　桌边的人：在二号位里面吵 · · · · · 305
第 50 章　从一号位撬：卢曼的系统，拉图尔的物 · · · · · 310
第 51 章　从三号位撬：墨菲、朗西埃、泰勒——以及他在中国 · · · · · 314

第十一编　AI 时代重读他 · · · · · **319**
第 52 章　「哈贝马斯机器」：找交集被机器做掉了 · · · · · 320
第 53 章　会说话、没有「信」的一方：真诚那张欠条签给谁 · · · · · 325

第十二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 · · · · **330**
第 54 章　教育：一朵的班会 · · · · · 331
第 55 章　健康：一家人面对病 · · · · · 346
第 56 章　个人事业：从例会到「我们队」 · · · · · 361

结语　回到许家的饭桌 · · · · · **376**

参考书目 · · · · · **384**

附录 · · · · · **389**
附录甲　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 · · · · · 389
附录乙　术语对照 · · · · · 391
附录丙　九格速查与判决速查卡 · · · · · 393
附录丁　与本系列各卷及《一张圆桌》稿的对账 · · · · · 395
附录戊　推翻条件、最弱处、公开收窄与改判登记、三项检验 · · · · · 397
附录己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命题登记 · · · · · 403

导 论

许家的两张桌子

◆ 一、搬家那一晚

许峻和陶然搬进新家，是在一个十月的周六。

房子不大，三室一厅。客厅里，陶然早就订好了一张白色的圆桌，四把一模一样的椅子。她说，圆桌好，没有上座下座，一家人平起平坐。

那天下午，许峻的父亲许德厚从老家赶来，车斗里拉着一张八仙桌。桌子是许家老屋里的，黑漆掉了一半，桌面上有一道烫痕，是许峻小时候打翻火锅留下的。老人说：这张桌子吃了四十年饭，不能扔。

十岁的许一朵站在两张桌子中间，问：那我们以后在哪张桌上吃饭？

没有人马上回答。

那天晚上，纸箱子堆了一客厅，一家人坐在圆桌边吃外卖，商量八仙桌的事。许峻说放阳台，陶然说放不下，爷爷不说话，只是用手摸那道烫痕。一朵说：要不两张都用？

这本书会一直回到这一晚。因为这一晚，正好把本书要用的工具全部用一遍。

◆ 二、七个大白话词，在这一晚用一遍

一锅粥。纸箱子堆满客厅的那个下午，什么都在，碗、书、被子、孩子的奖状，全在，只是还没分开。一锅粥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有、还没分开。

正在成形。第一顿饭，谁坐哪儿，还没定。许峻下意识地把爷爷让到靠窗的位置，陶然愣了一下。规矩冒了个头，又站不稳——这一段最有创造，也最危险，一句话说重了，就可能吵起来。

定型。三个月后，一家人吃饭时各坐各的位置，谁也不用想。规矩稳住了，能认出来，能传下去。可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哪天爷爷住院了，这个座位的规矩还会松开。

形状。一样东西长出来、能被认出来的样子。许家后来的吃饭规矩，就是一个形状。

路。一串有先后的不同。第一晚的外卖，第一次吵架，第一次爷爷主动坐到圆桌边——一步一步，顺序不能乱。

土。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爷爷在老家的习惯，陶然娘家的习惯，城里的房子只有这么大，一朵的学校七点半上课——这些缠在一起，推着这个家的规矩往某个方向长。土不是背景，土在推。

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半年后，陶然在圆桌上也留下了一道印子——是一朵写作业时用圆规划的。她没生气，反倒说：这张桌子也开始像咱家的了。长出来的规矩，沉回去，这个家就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了。

七个词全书一套到底。第一次见的读者，只要记住这一晚就够了。

◆ 三、三块地

一件事，在三块地上发生。

第一块是脑子里想的：道理、规矩、制度。「圆桌没有上座下座，所以更平等」，这是一个道理。

第二块是手上碰得到的：房子、桌子、钱、身体。八仙桌有多重，阳台有多大，这是手上的事。

第三块是心里的「我、你、他」：记忆、身份、感情、关系。爷爷摸那道烫痕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一块地，没有人看见。

一件事在一块地上说通了，不等于在另外两块地上也通。许家那一晚，道理上大家都同意「一家人平起平坐」，可八仙桌还堵在门口，爷爷心里还空着一块。这就是「明白了一堆道理，还是过不好」。

◆ 四、三个号位：菜、话、座位

再换一副眼镜。

同一顿饭，可以有三种看法。

盯着桌上的菜看：那儿有一盘红烧鱼，有一碗汤，有一道烫痕。这叫一号位，看的是「那儿有个东西」。

听大家说话：你一句，我一句，这句话接着上一句。这叫二号位，看的是「有件事正在发生」。

看一家人怎样坐在一起：谁挨着谁，谁给谁夹菜，一朵为什么总往爷爷那边靠。这叫三号位，看的是「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

这三种看法，看的是同一顿饭。就像看两个人跳双人舞：盯着一个人的脚，是一号位；看两人怎样配合，是二号位；看整支舞在台上铺开的样子，是三号位。舞步不在甲身上，也不在乙身上，在「跳」这件事里。

三个号位轮流做主，谁也不是老大。哈贝马斯的全部思想，就是让二号位当了老大。　他听得见桌上的每一句话，也把每一句话的规矩写得比谁都细；可桌上的菜，要先被人说成「真」，才算数；桌边的座位，要先被说成「有理」，才算数。

本书后面讲他的每一处，都会回到这三样：菜，话，座位。

◆ 五、一张图纸，一台发动机

图纸只有三行：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三样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

发动机只有三拍：第一拍，张力攒起来；第二拍，张力逼着形状换样子；第三拍，换过的形状回头改写路和土，新的张力又起。

许家那一晚：八仙桌堵在门口，是张力；一家人商量出「八仙桌放阳台，过年搬进来」，是形状换了样子；第二年春节，八仙桌真的搬进了客厅，一朵第一次知道了那道烫痕的来历——这就是回写，它改了这个家的土。

在哈贝马斯那里，第一拍他看得最清楚：一句话被人质疑，就是张力来了。第二拍，他只许换出一种形状：共识。第三拍，他只许话来走：谈出来的理解会沉进土里，可沉进去的只有说过的话。第 44 章会细算这笔账。

◆ 六、他的词，大致对上哪把扳手

他的词	家常的说法	大致对上哪把扳手	差在哪里
交往行动	劝人，而不是摆布人	二号位侧重	只看话，不看菜和座位
有效性声明	开口就打了四张欠条	二号位的判错条款	「真」这一张，是世界进场唯一的窗口
生活世界	家里那口老坛子	土	只供给，在谈话里不被改写
系统（钱与权）	自动售货机	被冻成一号位的路	被当成与互动无关的另一种东西
公共领域	楼下的业主群	现实界里的二号位	门口的名单不写
商谈原则	全家都点头才算数	理念界里的二号位	只在同一层找交集
理想言谈情境	一张谁都没见过的圆桌	正在成形被升为定型的候选接缝	第 30 章核原文

注意一件事：他自己也讲「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它们不是 SDE 的三块地，也不是三个号位。本书第 23 章会先分开，再逐项对照；不能一见「三」就对上。

◆ 七、一张圆桌：先说它对在哪里，再说它错在哪里

全书有一个总比喻：他那张圆桌。

先说它对在哪里。圆桌没有上座下座，谁坐下都一样高；桌上靠的是话，不靠拳头，不靠钱；谁都可以开口，谁说的话都可以被驳。陶然买圆桌的理由，正是他一生的理由。一个家、一个单位、一个国家，要是连这样一张桌子都没有，吵起来就只剩嗓门和拳头。这张桌子，本书要留下。

再说它错在哪里。错三处，每一处都对上他体系里的一根承重梁。

第一处，椅子都一样。圆桌边的四把椅子，出厂就一模一样；可坐上去的人不一样——爷爷耳背，一朵十岁，陶然是刚进门的人。他把坐下之前的那段路，全留在了桌子外面。这一处，第 172 号卷已经判过，叫「两把一样的椅子」，本书接着判。

第二处，桌上只放话，不放菜。在他的圆桌上，一样东西要进来，得先有人把它说成一句话、一个主张。八仙桌堵在门口，它不会说话；可它就在那里，替这个家出了一道题。

第三处，散了席就撤桌。一场谈话结束，达成了一致，桌子就收了。至于这一家人在一次次吵和好之后，长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这个「我们」坐在哪里，他的桌子上没有座位。

三处错，正好对上三个号位：第一处是二号位自己给自己作保，第二处是一号位成了影子，第三处是三号位空着。本书要把圆桌换成一张饭桌：菜、话、座位，三样都在。

◆ 八、每章末尾的两行小账

每章最后有两行。第一行：这一章，他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第二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

第二行问的，就是本书看到的那一处病。读完全书，把五十六行第二行连起来读一遍，你会看见一张桌子是怎样一点一点只剩下话的。

◆ 九、先清掉三个误会

第一个误会：他是个和稀泥的人。不是。他一辈子都在吵，和老师吵，和学生吵，和同行吵，吵了六十年。他要的「共识」，不是各让一步，是被更好的理由说服。

第二个误会：理想言谈情境是他画的一幅乌托邦。他自己说过，那是一把尺子，不是一幅画——用来量现实的讨论差在哪里。本书承认这一点，但第 30 章要查：这把尺子在他笔下，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一块不许追问的地板的。

第三个误会：「交往」就是「社交」。不是。他说的交往，是两个人为了弄清一件事、互相给理由、互相能回嘴的那一种来回。饭局上的推杯换盏，多半不算。

◆ 十、许家会一直陪着你

许德厚、许峻、陶然、许一朵，这一家四口，从这一晚开始，陪你走完全书。每章快结束时，他们会读到这里，说两句。他们不承担任何证据，只是让书里的判断，落到同一家人身上。

至于那两张桌子最后怎么安排的，结语里再说。

第 一 编

一个人：一生在碰撞里长，书里只许好好说

编　序

这一编六章，写他的一生。

本系列写一个人，总先把他的一生写成一条发生序列，再拿它去对照他的学说。这一次的反差格外清楚：他自己的「互动」，是碰出来的——疼过，吵过，被人听不懂过；可他书里的「互动」，是先给定的——人人一开口，就已经签下了四张欠条。

第 1 章写一张说话吃力的嘴。第 2 章写十五岁那年塌掉的一个「我们」。第 3 章写二十四岁那年，他第一次在报上要一个大人物给理由。第 4 章到第 6 章写他的两位老师、六十年的争吵，以及一张人生序列表。

这一编给判决一、判决三供证据，也给第九编的病根供材料。本编写到的史实，与第 172 号卷第一编对齐口径；那一卷写他的「同一」，本编写他的「互动」，材料相同的地方，角度各取一边。

第 1 章

一张说话吃力的嘴：唇腭裂与「被听懂」

> 一句话：一个说话让人听不懂的孩子，后来把「被听懂」当成了理性的住址。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说的话，对方是真听懂了，还是懒得再问？一个动作——有人说不清时，先把他的意思复述一遍，问「是这个意思吗」。一个提醒——「说清楚」是一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多。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见过这样一个孩子。

在快餐店点餐，他踮着脚，对柜台说了一句话。店员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店员皱着眉，又问：你说什么？后面排队的人开始看他。第三遍，他没再开口，伸出手指，指了指菜单上的图片。

从那以后，他点餐都用手指。

你也许就是那个孩子。也许是牙科打了麻药之后，也许是在外地说着家乡话，也许是紧张时舌头打结。那一刻你明白了一件事：一句话的意思，不在我嘴里；在对方耳朵接住的那一刻。 接不住，这句话就等于没说。

哈贝马斯从很小的时候，就天天活在这一刻里。

◆ 二、这个人：土、路、形状

他 1929 年 6 月 18 日生在杜塞尔多夫，在科隆东边一座叫古默斯巴赫的小城长大。父亲是当地工商会的负责人，一个体面、随大流的人〔核：常见传记记载〕。

他生下来就有唇腭裂。出生后不久做了第一次手术，五岁时又做了第二次〔核：他本人 2004 年京都奖演讲《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我思想中两个主题的生平根源》，

大意〕。手术补上了那道缝，可没有把说话完全补好。他说话带着很重的鼻音，有些音发不准。上了学，同学常常听不懂他，有人笑他〔核：同一演讲，大意〕。

这就是他最早的土：一座小城，一个体面的家，和一副说话吃力的身体。

路是一次一次走出来的。说一遍，对方没听懂；再说一遍，换个说法；还是不行，就写下来。写下来的东西，不会被鼻音挡住，不会被打断，不会被笑。据他后来的回忆，他很早就觉得，自己在书面的文字里，比在口头上更自在〔核：同一演讲，大意〕。

一条路走了几十年，长出了一个形状：一个对「被听懂的条件」异常敏感的人。 他知道，理解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有条件，条件会坏，坏了人就被挡在外面。

◆ 三、他后来怎样讲这一段

七十五岁那年，他在日本京都领奖。那篇演讲，他罕见地讲起了自己的童年〔核：2004 年京都奖演讲〕。

他讲了两件事，这里转述大意。

第一件是出生后不久的那次手术。他说，这样的经历也许让人很早就意识到，一个人要靠别人——人和人之间的依赖，是从一开始就在的。

第二件是上学以后。说话听不懂，被排斥，被笑。他说，这让他注意到了语言这个媒介——人与人之间共同的生活，靠它才连得起来；而它一旦出了毛病，一个人就会被关在外面。

他把这两件事，当成自己一生两个主题的来历：一个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一个是沟通的媒介。他没有说自己的理论是从伤口里长出来的；他说的是，这些经历让他对某些事特别敏感〔核：同一演讲，大意；措辞以原文为准〕。

一个哲学家很少这样讲自己。这几页，是理解他全部思想最好的一扇边门。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从自己的身体里学到的，是一件绝大多数哲学家没学到的事：理解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在两个人之间。

几百年来的哲学，大多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对着世界想清楚。笛卡尔一个人在炉子边怀疑一切，康德一个人在柯尼斯堡给理性划界。在他们那里，「懂」是一个人的事：我想明白了，就是明白了。

一个说话吃力的孩子不会这样想。他想明白了，说出来，对方没接住——这算明白了吗？对他来说，「懂」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句话被接住的那一刻。

这就是他后来整个思想的种子：把理性从一个人的书桌，请到两个人中间。 本书第 11 章会专门讲这一步有多了不起。这一步，全书一步不退。

◆ 五、SDE 量一量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这个孩子。

他自己的「被听懂」，是在二号位上长出来的——一次次说，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换说法。可这件事从来不只在二号位上。

一号位上，有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那道缝，那副嘴，那两次手术。它不说话，却每天都在场，替他决定哪些字发得出来、哪些发不出来。

三号位上，有一片场：教室里谁笑他，谁不笑；哪个同学愿意等他把话说完；他在那个班里，是一个什么位置。

三样缠在一起，才长出了那个对「被听懂」异常敏感的人。他的一生，是一号位的身体、二号位的来回、三号位的位置，一起碰出来的。

回写也在：写作的习惯，回头改了他整个人。他后来一辈子以笔为主，文章长、论证密，连和人吵架也多半在纸上吵。

现在，请记住一个反差，全书都要回来：到了书里，这个孩子的三样东西，只剩下了中间那一样。　他后来说，每一个开口说话的人，都已经默认了几条要求：说得让人听懂，说的是真的，说的是自己信的，说话的资格对得上〔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1981，大意〕。这四条写得极好。可它们写的是一个已经会说、已经坐好、已经被听懂的人。那道缝不在里面，那个班级不在里面。

这里有一个本书自己的读法，标「待验」：一个被「听不懂」伤过的人，把「被听懂的条件」写成了人人一开口就具备的装备——这里面，也许有一个愿望：愿望世界上从此没有那道缝。愿望本身很动人；可一个理论里若没有那道缝，那些还说不清的人，就只能在门外等。第九编讲病根时，会回来核对这一条；若找到反证，这一条删去，不影响判词。〔证据层级：本书假说——五条病根里最弱的一条，他本人没有这样说过〕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一个说话结巴的同学。　班上有个孩子，一紧张就结巴，老师点他回答问题，全班安静地等，等得他更紧张。明天可以试：请老师给这样的孩子另开一扇门——允许他把答案写在纸上交上来，算作回答。这不是降低要求，是把「被听懂」的条件，从嘴挪到笔上。

一位带着口音去看病的老人。　医生说话快，老人听了一半，点头说「好」。回家才发现药吃错了。明天可以试：陪老人看病时，出诊室前请医生用两句话再说一遍，你来复述，让老人听第二遍。

打电话给外卖骑手。　你说「放门口」，他说「好」，结果放到了楼下。不是他不认真，是电话那头的风声、车声、他的普通话和你的普通话，都在二号位之外起作用。明天可以试：重要的事，发文字，不只靠电话。

新来的同事。　例会上他一句话没说。散会后你问他，他说「我怕说错」。明天可以试：会前把议题发给他，让他先写下一条想法。有些人不是没想法，是嘴比脑子慢半拍。

你自己。　回想一件你当时没说清、后来一直耿耿于怀的事。不是道理不对，是那一刻你没说出来。明天可以试：把它写下来，给那个人发过去。

你家的孩子。　孩子哭着说不清楚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你越问，他哭得越厉害。明天可以试：先不问，给他一张纸、一盒彩笔，请他画出来。画完以后，你指着画问，他常常就能说了。有时候，一句话要先绕一条别的路，才能被接住。

这些场景有一个共同点：被听懂，要有条件；条件不在每个人身上一样多。　哈贝马斯的书，是从这件事出发的。本书要补的，是他后来写着写着，把这个条件当成了人人都有的东西。

◆ 七、再往下想一步：说不清的人，靠什么进门

一个说不清的人，要让别人知道他的事，有几条路？

第一条路，学会说清。这是他自己走的路：从嘴挪到笔，一辈子写得又长又密。可不是每个人都走得通。一个中风后失语的老人，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一个因为害怕而说不出口的孩子，他们没有这条路可走。

第二条路，找人替他说。家属替病人说，老师替学生说，律师替当事人说。这条路很重要，可它有一个毛病：替人说的人，说的常常是他自己听懂的那一部分。

第三条路，不靠说。婴儿的体温，老人夜里起床的次数，孩子成绩单上突然往下掉的那一截——这些东西不会开口，可它们一直在场。一个细心的家，会在体温过了三十八度五的时候，不等孩子喊难受，就去看医生。

他的学说，几乎把全部力气都放在第一条路上，也承认第二条。第三条路，在他那里没有正式的位置。本书第 20 章要补的门铃「阈启」，就是给第三条路立一个规矩：什么样的信号，不必等谁开口，就可以把门叩开。 叩开以后，怎么办，仍然要讲理——门铃只开门，不结算。

◆ 八、许家读到这里

晚饭后，陶然读完这一章，想起了爷爷。

爷爷耳朵背，还说一口老家话。一朵嫌爷爷「听不懂」，跟他说话越来越少，有什么事都让大人转述。

陶然说：你看，爷爷不是不想跟你说话，是你们之间的那条线，一头有杂音。

一朵想了想，第二天放学，把学校的事写在一张纸条上，字写得很大，放在爷爷的茶杯边。爷爷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在下面写了一行字回她。

那张纸条后来被压在了八仙桌的玻璃板底下。

白话小词典

「被听懂」是什么：一句话被对方接住，意思到了对方那里。不是什么：不是我说得对就一定被听懂；接不接得住，要看两个人之间的条件。

「理解（他用的那个词）」是什么：两个人为了弄清一件事，互相给理由，直到对上。不是什么：不是一个人在脑子里想明白。

带走的话

意思不在我嘴里，在你接住的那一刻——他从一张说话吃力的嘴里学会了这一点，后来却把「接住」写成了人人都有的装备。

小账

小账一：开门——理解搬到两个人之间（二号位）；关门的影子已经出现——那道缝不在他后来的理论里。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他的身体没被说上桌：书里只剩已经会说的人。

第 2 章

十五岁那年的纪录片：一个「我们」塌了以后

一句话：一个少年亲眼看见「我们」可以一起犯下大罪，从此只信两个人之间讲得出来的理由。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允许我说「不」吗？一个动作——下次有人说「咱们都是一家人」，数一数，这句话后面跟着的是一个请求，还是一个命令。一个提醒——防着一种吞人的「我们」，和不让任何「我们」长出来，是两件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公司年会，老板在台上说：「我们是一家人！」台下掌声雷动。

你也在鼓掌。可第二天，你提出要调休，主管说：大家都在加班，你怎么好意思？你想起昨晚那句「一家人」，心里有点凉。

又或者，家族群里有人说：「咱们家的人，从来不这样。」然后所有人都安静了。你本来想说点什么，最后也没说。

那一刻你隐约觉得：「我们」这两个字，有时候是一个怀抱，有时候是一只手，捂住了你的嘴。

哈贝马斯十五岁那年，看见了一只最大的手。

◆ 二、这个人：土、路、形状

他十岁那年，按当时的规定，和几乎所有同龄男孩一样，进了希特勒的少年组织。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十五岁〔核：常见传记记载〕。

那片土是这样的：一座小城，一个随大流适应了那个政权的家庭，一整个国家都在说「我们德意志民族」。一个少年在这片土里长大，没有什么别的「我们」可以比较。

1945 年，战争结束。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纽伦堡审判，在银幕上看到了集中营的纪录片〔核：他本人多次访谈的回忆，大意，具体场合待核〕。

据他后来的讲述，那是一次断裂。他突然明白：自己从小生活在里面的那个「我们」，是一个在政治上犯下了罪行的体系〔核：大意，出处待核〕。

路从这里拐了弯。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战后的日子：很多在那个体系里做过事的人，换了一件衣服，照样当教授、当法官、当官员，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个「我们」塌了，可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

形状就这样长出来了：一个对任何「我们」都本能地起疑的人。 他此后一生，最警惕的就是那种要人放下自己的理由、只管跟着走的共同体。

◆ 三、这一段怎样进了他的学说

这份警惕，后来一路进了他的书。

1986 年，德国有一场著名的争论，叫「历史学家之争」。有几位历史学家主张，德国人应该把那段历史「正常化」，放进一般的历史比较里去看。他站出来激烈反对〔核：常见记载〕。

在这场争论里，他用了一个词：宪法爱国主义。意思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人，不该再靠「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血」凝聚在一起，而该靠对一部宪法的原则的认同——自由、平等、法治、人的尊严〔核：常见记载，概念源自施特恩贝格尔，他加以发展〕。

你看出这里的形状了吗？他不是不要「我们」，他要的「我们」，是由道理结成的——一群人因为认同同一组可以讲出理由的原则，才成了「我们」。 血、土、祖先、共同的伤痛，都不许当「我们」的根。

这是一个少年在一场大塌方之后，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防住的，是一种真实的危险。 一个「我们」一旦大过了每一个人的理由，大过了「我不同意」这句话，它就可以带着所有人一起犯罪，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随大流」。二十世纪用几千万条人命证明了这一点。

他的警惕，守住了很多东西。「被管的人也应当是写规矩的人」，「任何人都可以要求别人给理由」，「少数人可以说不」——这些今天听来理所当然的话，在一个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国家，是一个字一个字重新立起来的。他是立这些字的人之一。

这一条，本书一步不退：一个不许人说「不」的「我们」，本书也不要。

◆ 五、SDE 量一量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那次塌方。

塌掉的，是三号位。三号位看的是「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那个少年原本的位置，是被一个民族共同体排好的：你是德意志的少年，你的位置在队伍里。那片场，吞掉了每个人自己的理由。

塌方之后，他做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把三号位当成危险品，把理性只安放在二号位上——两个人之间，讲得出、驳得倒的理由。至于「我们」，只许由理由结成。宪法爱国主义，就是二号位派生出来的「我们」。

这就是本书说他「二号位中心」的一个病根。第九编会把它列为病根之一：一个吞人的「我们」，让他不再给任何「我们」一把椅子。〔证据层级：1945 年的断裂有本人回忆为据；「不再给任何我们一把椅子」是本书解释〕

可是，防着一种「我们」，和不让任何「我们」长出来，是两件事。

有一种「我们」，不是事先排好的，是碰出来的。一起扛过一场洪水的邻居，一支输了三年终于赢了一场的业余球队，一对吵了十年、终于知道对方哪里碰不得的夫妻——这些「我们」，不是由一组原则结成的，也不是由血缘排好的。它们是在一次次碰撞里长出来的，而且会回头改写里面的每一个人。第 172 号卷把这叫作「我们的理性」。

这样的「我们」，恰恰最不怕别人说「不」——因为它就是由一次次的「不」磨出来的。

在他的学说里，这样的「我们」没有位置。三号位那一列，几乎是空的。第七编的九格表里，你会看见这一列：两格只是从话里派生，一格空着。

◆ 六、再往下想一步：用原则结成的「我们」，缺了什么

用原则结成的「我们」，比用血缘排出来的「我们」好得多。这一点不必犹豫。

可它缺一样东西：来历。

一群人因为认同同一部宪法而成为「我们」——这个「我们」，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在认同之前，他们各自经历了什么，才走到愿意认同的这一步？认同之后，他们一起遇到了什么事，这个「我们」有没有因此变得不一样？

在他的写法里，这些问题不在正题上。原则是先立好的，人一个一个走过来认同它，「我们」就成了。这像一张入会表格：你签了字，就是会员。签字之前你是怎么来的，签字之后你们一起经历了什么，表格上没有栏目。

许家那张八仙桌，就是一张没有表格、只有来历的「我们」。桌面上那道烫痕，是许峻七岁那年打翻火锅留下的，那天全家手忙脚乱，爷爷的手也烫了一个泡。这道痕，没有谁签过字同意它，它是碰出来的；可它比任何一条家规都更能让这一家人觉得「我们是一家」。

用原则结成的「我们」，守得住门，不让人被吞掉。碰出来的「我们」，长得出根，让人真的住进去。一个好的「我们」，两样都要。 他给了前一样，没给后一样。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怎样分辨一个「我们」，是捂嘴的手，还是长出来的家？可以问三句：

第一句，能不能说「不」？ 在这个「我们」里，你说一句「我不同意」，会怎样？

第二句，说了「不」以后，你还在不在？　说完之后，你还是其中一员，还是被悄悄挪到了门外？

第三句，这个「我们」会不会因为你的「不」而改？　你的反对，最后有没有改动它的一点什么？

三句都答「是」，这个「我们」多半是长出来的。

公司的「大家庭」。　用三句问一问。如果说「不」的人被评为「不合群」，这个「一家人」就是一只手。明天可以试：在你带的小组里，专门留一个环节，让人说一件「我觉得我们做错了」的事。

孩子的班级口号。　一朵的班级口号是「团结一心，永争第一」。有个孩子跑步慢，接力赛前被全班埋怨。明天可以试：跟孩子聊一聊，你们班除了争第一，还能因为什么成为「我们」？

家族群。　「咱们家的人从来不这样」这句话一出，群里就静了。明天可以试：私下问一问那个被这句话压住的人，他本来想说什么。

球迷、粉丝、同乡会。　这些「我们」让人温暖，也容易排外。明天可以试：数一数你所在的「我们」，哪一个是你自己选的，哪一个是被排进去的。

一个新成立的业主委员会。　选举那天，大家说好「我们业委会要为全体业主说话」。三个月后，有人发现，常来开会的总是那十几个人。明天可以试：在下一次会上，请每个人说一件自己楼里的事，而不是一件「全体业主」的事。一个「我们」是不是长出来的，要看它里面每一个人的事，有没有被它接住。

你和一个老朋友。　你们认识二十年，吵过三次大架。每一次吵完，你们都更知道对方哪里碰不得、哪里可以放心说。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们之间那个「我们」，是哪一次吵架以后长出来的。

◆ 八、许家读到这里

吃饭时，爷爷又说起了那句话：「我们许家的人，从来不欠别人的。」

陶然放下筷子，没接话。她不喜欢这句话。她觉得，「许家的人」这几个字，一说出来，就把她这个外姓人放在了一个说不清的位置上。

许峻读过这一章，想了想，问父亲：爸，这句话是谁先说的？

爷爷愣了一下，说：你爷爷那年借了队里的粮，还了三年，那三年全家吃的是红薯。这句话，是那三年吃出来的。

陶然抬起头。原来这句话不是一只手，是一道烫痕。

一朵问：那我也是许家的人吗？我妈呢？

爷爷说：你们也吃过这张桌子上的饭。

这句话，比「我们许家的人」长了一截。

白话小词典

「我们」是什么：一群人在同一片场里各有位置，并且觉得这个位置是自己的。不是什么：不一定是由血缘排好的，也不一定是由原则结成的；有一种「我们」，是一起碰出来的。

「宪法爱国主义」是什么：他主张的一种凝聚方式——靠认同宪法的原则成为「我们」，而不靠血缘和民族。不是什么：不是不要共同体，是只许由道理结成共同体。

> 带走的话
>
> **他防住了吞人的「我们」，却也没给长出来的「我们」留一把椅子。**

小账

小账一：开门——任何「我们」都得允许人说「不」；关门——三号位被当成危险品，只准由二号位派生。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我们」只许被说上桌：先认同一组原则，才算「我们」。

第 3 章

1953 年的一篇报纸文章：用「说出来」去审一个人

一句话：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报上问一位大哲学家：你为什么不解释？——这是他第一次把「给理由」当成一把刀。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追问别人「为什么」时，问的是这个人，还是那片让他这样做的土？一个动作——问「为什么」时，再多问一句「这件事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一个提醒——要人给理由，是公共生活的地基；可有些沉默，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去窗口办事，材料被退回来了。你问：为什么不行？窗口里的人说：这是规定。你问：规定为什么这么定？他说：这我管不了，你去问上面。

那一刻，你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憋闷。你要的不是一个「行」字，而是一个理由。一个人有权力管你，却不欠你一个理由——这件事，本身就让人难受。

你想找个人问清楚。可是找谁呢？

二十四岁的哈贝马斯，找到了一个人。

◆ 二、这个人：土、路、形状

战后，他先后在哥廷根、苏黎世、波恩读哲学、历史、心理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核：常见传记记载〕。那时候，德国哲学系里最有分量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年轻的哈贝马斯读海德格尔读得很深，受了他很大的影响〔核：常见记载〕。

1953 年，海德格尔把自己 1935 年的一部讲稿出版成书，叫《形而上学导论》。书里有一句话，说到「这场运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那场运动，指的就是纳粹运动。这句

话，十八年后原样印了出来，没有任何说明〔核：常见记载；该句原文与括注问题，学界有争议，待核〕。

哈贝马斯读到了这句话。

1953 年 7 月，他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意译过来是《与海德格尔一起，反对海德格尔来思考》〔核：发表日期为 1953 年 7 月 25 日，待核〕。

这就是这一段的路：一个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年轻人，拿着从海德格尔那里学来的东西，转过身来，公开质问海德格尔。

长出来的形状是：一个认定「谁在公众面前说话，谁就欠公众一个理由」的人。

◆ 三、那篇文章问了什么

那篇文章问的，这里转述大意。

他问的不只是「海德格尔是不是站到过纳粹那一边」。那件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他问的是：在一场有组织的大屠杀被揭露之后，一位思想家怎么能把这样一句话原封不动地再次印出来，而不给出任何解释？〔核：大意，以原文为准〕

他要的，是一个交代。不是私下的，是公开的；不是对朋友的，是对所有读者的。

据后来的记载，海德格尔始终没有给出人们等着的那个公开交代〔核：常见记载，待核〕。

这篇文章让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德国知识界出了名。更要紧的是，它第一次露出了他一生的一个姿势：把一件事拉到公众面前，要当事人给理由。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挥的第一刀，就挥对了方向。

这一刀用的是发生学的手法。他不问「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不是真理」，他问的是：这句话，是在什么样的土里长出来的——1935 年的讲堂，1953 年的出版社，一个国家战后的沉默——它为什么能不加说明地再印一次？这是在查一块磐石的来历。

更要紧的是，这一刀里有他日后整座学说的第一粒种子：说话的人，欠听话的人一个理由。 一个人一旦在公众面前开口，他的话就不再只是他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有权问一句「凭什么」。后来他把这写成了「有效性声明」：一个人开口，就等于签了几张欠条，其中一张叫「正当」——你说的话，对得上你说话的资格和场合吗？

1953 年的那篇文章，是这张欠条第一次被他拿出来，当众要人兑现。

◆ 五、SDE 量一量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这一刀。

二号位上，他做得很漂亮：一个人说了话，另一个人公开追问，要他兑现他的话。这是二号位的正当程序，谁也挑不出毛病。

再看一号位。那句话之所以能原样再印，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在起作用：一家出版社，一套大学的职位，一批战后照旧在讲台上的教授，一种整个社会不去碰那段历史的默契。这些东西不说话，可它们决定了那句话能不能印出来、印出来以后有没有人追问。

再看三号位。那是一片场：战后德国知识界里，谁和谁是师生，谁欠谁的人情，谁在那个圈子里是什么位置。在那片场里，一个大人物的沉默，是整片场一起维持的。

他的刀，砍向了一个人；可让那个人能够沉默的，是一号位的建制和三号位的场。他要海德格尔「说出来」——仿佛只要这一个人开口，事情就可以在二号位上了结。

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标「待验」：二号位中心，在他二十四岁的第一刀里，已经露了一次面——把一整片土的沉默，收成一个人欠下的一个解释。公平地说，他此后几十年，对战后德国的沉默写过很多、说过很多，远不止这一篇；第 5 章写「历史学家之争」时会回来补上。这里只记下一个姿势：他最先伸手去抓的，总是一句该说而没说的话。

再用本系列的「同一支笔」看一眼：这一刀，是他对前人用发生学的语法——查来历、查时机、查建制。第 13 章会看到，同一支笔在对自己的地基时，换了一种语法。那是后话。

◆ 六、再往下想一步：这个姿势，后来又出现了几次

1953 年这一刀，后来成了他一生反复做的一个动作：在公共场合，点名要人给理由。

1967 年夏天，一名大学生在柏林的示威中被警察枪杀。几天后，在汉诺威的一次大会上，他当面批评学生领袖杜契克，警告说那种不惜代价的行动主义，有滑向「左派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核：常见记载，时间地点待核〕。他后来说，这个词用得太重了〔核：常见记载，待核〕。可他的姿势没变：一场运动再正义，也得在公众面前说清楚它凭什么这样做。

1986 年的「历史学家之争」，他又一次站到报纸上，点名质问几位同行〔核：常见记载〕。第 5 章会细写这一次。

晚年，他为欧洲的将来、为难民、为战争，一次次在报上撰文，要政治人物给出理由〔核：常见记载〕。

七十年里，这个姿势一再出现，每一次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一件事拉到公众面前，要当事人开口。 这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好的姿势，本书敬重它。

本书只在旁边记一笔：一个人被点名以后开了口、道了歉，那片让他沉默的土，并不会因此自动变厚。战后德国真正的改变，除了一场场公开争论，还有教科书一版一版的修改，纪念馆一座一座的建起，一代代人在家里的饭桌上问父母「那时候你在做什么」。这些是一号位的建制和三号位的场，一年一年碰出来的。说出来，是开始；土的改变，还要更长的路。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窗口的那句「这是规定」。　　你有权要一个理由，这一条他替你立住了。明天可以试：问「为什么」之外，再问一句「这条规定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定下来的」。你常常会发现，那个窗口里的人也不知道；让规定一直不被追问的，不是他一个人。

孩子问父母「为什么」。　一朵问：为什么我九点就要睡？陶然说：因为我是你妈。这句话，是在用三号位的位置代替二号位的理由。明天可以试：给一个真正的理由，哪怕只是「因为你明天七点要起床，睡够九个小时，白天才不犯困」。

家长群里的一条通知。　学校通知每人交一份材料，没有说明用途。明天可以试：在群里客气地问一句用途。你会发现，常常有很多家长也想问，只是没人先开口。

单位里一项年年照做的流程。　没人记得它为什么存在。明天可以试：找到最早定下这个流程的那份文件，看一看当初是为了解决什么事。事过境迁，流程还在，这正是「定型」成了「不许追问」的样子。

你自己的沉默。　有没有一件事，你知道该给别人一个交代，却一直没给？明天可以试：先写下来，交代给你自己。

医院的一张告知书。　手术前，护士递来一张告知书，说：签个字吧，都是这样的。你想问清楚上面那条风险是什么意思，后面还有人排队。明天可以试：签字之前，指着你看不懂的那一条，请医生用一句话讲给你听。签字是一张欠条，你有权知道自己欠下的是什么。

◆ 八、许家读到这里

周末，许峻在网上查老家宅基地的事，越查越憋气。当年老屋是怎么分的，他问过父亲好几次，父亲都说：老一辈定的，你别问了。

读完这一章，他又问了一次。这一次，他换了一个问法：爸，我不是要翻旧账，我就想知道，那年是什么情况，让大家那么分？

爷爷沉默了很久，说了一个下午。那一年大伯家添了双胞胎，二叔刚退伍没有房子，老屋只能那么分。没有谁欺负谁，只是那片土就是那么紧。

许峻说：原来不是你们不讲理，是那年的地就那么大。

陶然在旁边听着，心想：换一个问法，人就开口了。问「凭什么」，是要人认错；问「怎么走到今天」，是请人讲来历。

白话小词典

「给理由」是什么：说话的人，向听话的人说明「凭什么」。不是什么：不是说出一个理由就算完——理由要能被追问、被驳倒。

「公共」是什么：一件事一旦影响到很多人，就该拿到大家面前讲清楚。不是什么：不是只有在报纸上、会场上才算公共；一张饭桌上，也有公共的事。

> 带走的话
>
> 他第一次挥刀，就挥对了方向：说话的人欠听话的人一个理由。只是刀只砍向了人，没砍向那片让人沉默的土。

小账

小账一：开门——公开追问、要人给理由（二号位的正当程序）；关门的影子——一片土的沉默，被收成一个人欠的一句话。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建制与场都没上桌：上桌的只有那句该说而没说的话。

第 4 章

两位老师、一次绕道：从法兰克福到马堡

> 一句话：他最重要的第一本书，是在一场「没谈成」的碰撞里长出来的。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最近一次被拒绝，后来长出了什么？一个动作——被退回的东西，别急着扔，先写下「对方到底卡在哪一句」。一个提醒——碰撞不一定谈得成；谈不成，也会长东西。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写了一份方案，熬了三个晚上，交上去。领导翻了两页，说：方向不对，别弄了。

没有讨论，没有理由，就是一句「别弄了」。

你很委屈。那几天，你一遍遍想：要是他能坐下来听我讲十分钟就好了。

可是过了很多年，你也许会发现，那份被退回的方案，后来被你带到了另一个地方，改了一个样子，成了你最拿得出手的一件事。

那一次没谈成的碰撞，长出了东西。

哈贝马斯二十七岁那年，就遇上了这样一次。

◆ 二、这个人：土、路、形状

1956 年，他进了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给阿多诺当助手〔核：常见传记记载〕。

那是一片很特别的土。研究所是战前一群左翼知识分子建起来的，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战后又搬回法兰克福。所长是霍克海默，最有才气的是阿多诺。两个人合写过一本《启蒙辩证法》，下一编第 8 章会讲它。

年轻的哈贝马斯在这里如鱼得水。他读马克思，做经验调查，写书评，写得又快又锋利。阿多诺很欣赏他。

可所长霍克海默不喜欢他。据后来公开的信件，霍克海默在写给阿多诺的信里批评这个年轻人太激进，文章里的革命腔调会给研究所招来麻烦，并且不赞成他在研究所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核：常见记载，霍克海默致阿多诺信，1958 年前后，大意，待核〕。

没有一次当面的长谈，也没有一场公开的辩论。门就这样关上了。

路在这里拐了个弯。他离开法兰克福，去了马堡，找到了法学家阿本德罗特。阿本德罗特是一位在战后西德少见的左翼法学教授。1961 年，他在阿本德罗特门下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核：常见记载〕。第二年，这篇论文出版，就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核：1962 年〕。

几乎同时，海德堡的伽达默尔把他请去当了副教授，那时他的教授资格还没有完全办完〔核：常见记载，待核〕。1964 年，他回到法兰克福，接的正是霍克海默退下来的那个教席〔核：常见记载〕。

形状就这样长出来了：一个在被拒绝之后，换了一片土，把自己的第一本大书写出来的人。

◆ 三、这一段长出了什么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讲的是一件事：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宫廷和家庭之间，长出了一片新的地方。咖啡馆、沙龙、读书会、报纸——一群私人聚在一起，讨论公共的事，靠的不是身份，而是理由。这片地方，他叫它「公共领域」。后来，报纸成了商品，读者成了观众，这片地方又衰落了。第四编会细讲这本书。

这里只看一件事：这本书是在哪些东西的碰撞里长出来的。

法兰克福给了他批判的眼光：现代社会会把好东西变成商品。马堡的阿本德罗特给了他法学和宪法的视野：一个民主国家，要靠公民的讨论来立法。海德堡的伽达默尔，给了他对传统和理解的敬意。三样材料，在一个被法兰克福关在门外的年轻人手里撞在一起。

如果霍克海默当年点了头，他也许会留在研究所，写出另一本书。可历史里没有如果。那一次关门，把他推到了一片更杂、更宽的土上。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在这一段里，做了一件很多人做不到的事：被拒绝以后，没有去证明对方错了，而是去找一片能让自己长的土。

他没有写一本书骂霍克海默。他一辈子对这位老所长，公开说话都很克制。他把力气用在了另一处：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得更完整、更有根据。

这一点，和他后来的理论是一致的：不靠压，不靠骂，靠更好的理由。 他在自己的遭遇里，先守了自己后来立的规矩。

◆ 五、SDE 量一量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这一次绕道。

这件事，几乎没有发生在二号位上。没有一场对话，没有一轮交换理由。霍克海默没有和他坐下来谈，他也没有机会当面说服霍克海默。

它发生在一号位和三号位上。一号位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研究所的经费，一个教席，一纸教授资格，一封私人信件。三号位上，是一片场：研究所里谁是所长、谁是助手，海德堡谁愿意为一个年轻人担保，马堡谁愿意接收一个被法兰克福拒绝的人。

决定他命运的，是位置和建制，不是理由。 可正是这一次不经理由的碰撞，把他推进了一片更宽的土，长出了他的第一本大书。

这就是本书要请你记住的第一个反差：他后来的理论说，一件事该由更好的理由来决定；他自己最要紧的一次转折，却是由菜和座位决定的。理论没有说错——理由应当决定；可理论只写了「应当」，没有写「实际上是什么在推」。一个人的路，是三个号位一起推出来的；他的书里，只剩下了中间那一个。

再往回写一步：这次绕道，回头改了法兰克福。1964 年他回来，接了霍克海默的教席。当年关上的那扇门，被他从外面绕了一圈，又推开了。一次碰撞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了碰撞发生的那片土——这就是回写。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一份被退回的方案。 别急着扔。明天可以试：拿出一张纸，写下三行——对方拒绝的那一刻，卡住的是理由（他不同意我的道理），是东西（预算、时间、人手不够），还是位置（这件事不该由我来提）。三样卡住的地方不同，下一步该找的人也不同。

一次没考上的考试。 孩子没考上想去的学校，哭了一晚。明天可以试：陪他想一想，另一所学校那片土上，有哪些东西是原来那一所没有的。换一片土，不一定是退一步。

一次没谈成的调动。 你想去另一个部门，没批下来。明天可以试：问问自己，是不是把全部力气都花在了「说服那个管事的人」上，而没去看看别的路。

你自己关上过的一扇门。 你有没有拒绝过一个年轻人，没给他理由？明天可以试：补一句理由给他，哪怕晚了几年。

◆ 七、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年轻时，想去南方闯一闯。父亲不同意，一句话：家里就你一个在身边，不许走。

没有讨论。他留了下来，在县城里干了七年，后来才考到省城。

读完这一章，他跟陶然说：那一次我恨了我爸好几年。可要是那年走了，我不会在省城遇见你。

陶然说：那你爸当年是对的？

许峻想了一会儿，说：不是对不对的事。那一年，爸刚做完手术，家里那片土，就那么紧。我是被那片土按住的，不是被他的道理说服的。

一朵在旁边问：那你后来原谅爷爷了吗？

许峻说：原谅这个词不太对。是后来我知道了那一年家里的事，那几年就换了个样子。

白话小词典

「教授资格论文」是什么：在德国当大学教授之前，要另写一部大论文，得到一所大学的认可。不是什么：不是博士论文，比博士论文更大、更难。

「绕道」是什么：一条路走不通，换一片土接着长。不是什么：不是认输，也不是逃跑。

带走的话

他的第一本大书，长在一扇关上的门外面：决定他去向的是位置与建制，他的书里却只写了理由。

小账

小账一：开门——被拒之后不骂、只把理由写得更完整；关门的影子——推动他一生转折的一号位与三号位，没进他后来的理论。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封信、那个教席，自己就在桌上，从没被谁说上来。

第 5 章

和所有人吵了六十年：他从每个对手那里拿走了一样东西

> 一句话：他的理论说要在一场谈话里找到共识；他自己的理论，却是一场场没找到共识的吵架一层一层改出来的。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和我吵得最凶的那个人，改了我什么？一个动作——吵完一架，写下一句「这次我从他那里拿走了什么」。一个提醒——吵架没吵赢，也可能长了一层。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老同学，或者老同事？你们认识二十年，每次见面都要吵。吵政治，吵孩子怎么教，吵钱该怎么花。

每次吵完，谁也没说服谁。

可是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说话的样子，有一半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你反驳他的那些话，也一年比一年更有分寸、更周到。你们从来没吵出过一个共识，可你们都被对方改了。

哈贝马斯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老同学，只不过他同时跟几十个人吵了六十年。

◆ 二、这个人：土、路、形状

先把他吵过的架排一排。每一场，都写一件事：他从那个对手那里，拿走了什么。

对手	大约的年份	吵什么	他拿走了什么
波普尔、阿尔伯特	1961—1969	社会科学该怎样求知，「实证主义之争」	自己的立场必须写得能被检验、被驳倒

对手	大约的年份	吵什么	他拿走了什么
伽达默尔	1967—1971	传统能不能被批判	人总是已经站在一片理解的土里——后来写成「生活世界」
学生运动	1967—1969	行动能不能不讲理由	一场运动也要在公众面前说清凭什么
卢曼	1971	社会是讲理的人组成的，还是一套自己运转的系统	「系统」这个词，他后来整个接了过来
历史学家们	1986	纳粹那段历史能不能「正常化」	宪法爱国主义被磨成了一面旗
德里达	1985—2003	理性还能不能当地基	从对骂到和解，2003 年两人联名写文章
罗尔斯	1995	正义的理由从哪里来	他看清了自己和罗尔斯在结论上碰头、在路上分岔
拉青格	2004	世俗的理性够不够用	晚年开始认真对待宗教留下的东西

〔核：各场争论的年份与大意据常见记载；拉青格即后来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对话于 2004 年 1 月在慕尼黑；与德里达的联名文章 2003 年 5 月发表，均待核〕

这张表就是他的一条路。土，是战后联邦德国的大学、报纸和公共讨论——一个把「公开辩论」当成民主命根子的社会。形状，是一个理论一层一层长出来的人。

◆ 三、1986 年那一场

第 3 章留了一面小旗，说他对战后德国的沉默，远不止写过一篇文章。这里把它拔掉。

1986 年夏天，他在《时代周报》上发表文章，点名批评几位历史学家〔核：文章题目意译为《一种清理损失的方式》，1986 年 7 月，待核〕。那几位学者的主张，大意是：纳粹的罪行，应该放进二十世纪的一般历史里去比较，德国人不必永远背着它。

他的回答，大意是：一个民族如果为了恢复自信，去淡化自己犯下的罪，它就会失去让自己重新站起来的那块地基。德国人能凭什么重新成为一个正派的共同体？只能凭对普遍原则的认同——这就是他说的宪法爱国主义〔核：大意〕。

这场争论吵了一两年，报纸上、电视上，几十位学者卷进来。它没有吵出一个共识。可它改变了很多东西：此后德国公共讨论谈起那段历史，分寸被重新定了一遍。

一场没吵出共识的架，改写了一个国家讨论历史的土。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是二十世纪最会吵架、也最讲吵架规矩的人。

他吵架，很少人身攻击——1967 年对学生领袖那一句「左派法西斯主义」，是有名的例外，他后来也认了用词太重（第 3 章）；他更少说「你这个人动机不纯」，更常做的，是一条一条拆对方的理由，也一条一条摆自己的理由。他会引用对手最强的说法，再去反驳。他会公开承认自己被对手说服的地方。和卢曼吵完，他接过了「系统」这个词；和伽达默尔吵完，他承认人不可能跳出一切传统去批判传统。

他一生都在示范：吵架可以是一种互相成全。

◆ 五、SDE 量一量

用 123 原理量一量这张表。

第一拍，张力攒起来：每一个对手，都在他的理论上顶出一道裂缝。

第二拍，张力逼着形状换样子：他的理论，一次次长出新的一层——生活世界、系统、商谈伦理、法、宗教。

第三拍，换过的形状回写路和土：每一层新东西，都回头改了他整个体系的读法，也改了德国公共讨论的土。

他自己的理论，是 123 原理最好的一个样本：碰出来，升一层，写回去。　而且，这一路上几乎没有一场架是以「达成共识」收尾的。长出来的，不是两个人都认的那一块交集，是一个比原来更厚、更宽的他。

现在请看那个反差。他在书里说，一场讨论的目标，是让参与者在更好的理由面前达成一致。可他自己最重要的收获，从来不是在一致里得到的，而是在不一致里——在一场没有结论的长吵里，被对手一层一层地改出来的。

他的一生，写的是一部碰撞升层的历史；他的书，写的是一张找交集的桌子。

第 172 号卷把这叫作「同一层与升一层」：和和气气找交集，停在同一层；碰出来的，才会升一层。本书接着判，只补一句号位上的话：升层的时候，改变的不只是话（二号位），还有他这个人在那片场里的位置（三号位）——那个被法兰克福关在门外的年轻人，一路吵成了德国的「公共良心」。这个位置，不是说出来的，是吵出来的。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那个老同学。　明天可以试：给他发一条消息，说一句「这些年跟你吵，我学到了什么」。你会发现，你们之间那个「我们」，就是这些架吵出来的。

孩子和你顶嘴。　一朵上了四年级，开始和大人顶嘴。明天可以试：别急着赢。吵完以后，问她一句：刚才你说的那一条，哪一点让我没法反驳？孩子会发现，顶嘴也可以是一种长。

夫妻之间的老问题。　有些架吵了十年，结论还是没有。明天可以试：不要再追求「这次吵出一个结果」，而是回头看，这十年里，你们各自在这个问题上变了什么。

单位里的两个部门。　两个部门互相看不上。明天可以试：让两边各写一页「我们从对方那里学会了什么」，贴在一起看。

吵架的规矩。　明天可以试：下次吵架前，先说一句对方观点里你认为最有道理的那一点。这是他的规矩，照用就好。

◆ 七、许家读到这里

陶然和她的母亲，吵了二十年。吵她的工作，吵她的婚事，吵一朵该不该学钢琴。

读完这一章，陶然把那张表画了一遍，写的是她和母亲。对手：妈。吵什么：钢琴。我拿走了什么：……她停住了。

她想起来，她现在每天陪一朵练二十分钟琴，那个陪的样子——坐在旁边，不说话，只在一朵弹错时轻轻敲一下桌子——是她母亲当年陪她的样子。

她一直以为，她和母亲吵了二十年，什么也没吵出来。原来吵出来的，是她自己。

白话小词典

「升一层」是什么：一场碰撞之后，人或者事变得和原来不一样了，而且回不去了。不是什么：不是吵赢了，也不是找到了双方都认的那一块。

「共识」是什么：在他那里，是参与者被更好的理由说服以后的一致。不是什么：不是各让一步的妥协，也不是没人再说话的沉默。

> 带走的话
>
> 他一生都在吵，吵出了一个一层比一层厚的自己；他的书却只写了一张找交集的桌子。

> **小账**
>
> 小账一：开门——吵架可以互相成全，理由对理由、不攻击人；关门——长出他一生的「碰撞升层」，没写进他的讨论理论。
>
>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他在那片场里的位置，是吵出来的，从来没被谁说上桌。

第 6 章

编末：施塔恩贝格的书房——人生序列表与反差

> 一句话：他的一生是标准的碰撞发生，他的学说却从一张已经摆好的桌子开始。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教给别人的办法，是我自己真正走过的路吗？一个动作——画一张自己的人生序列表，看看哪一步是说服，哪一步是被推着走。一个提醒——一个人的书和他的一生，常常长在两片不同的土里。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遇见过这样一位老师。

他在课上讲：学习要有计划，每天按时复习，不能临时抱佛脚。讲得头头是道。

后来你偶然知道，他自己当年考大学，是在最后一个月里没日没夜翻盘的；他最重要的那本书，是在一场大病之后，一口气写出来的。

他教给你的，是一条干净的路。他自己走的，是一条碰出来的路。

这不是他虚伪。他是真心希望你少走弯路。可你心里会有一个小小的问号：那条干净的路，真的能走到他走到的地方吗？

◆ 二、施塔恩贝格

施塔恩贝格是慕尼黑南边一个湖边小城。

1971 年，他离开法兰克福，来到这里，和物理学家、哲学家魏茨泽克一起主持一个马普研究所，研究「科学技术世界的生活条件」〔核：常见记载〕。他在这里待了十来年。他最重要的一部书，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是在这里写成的，1981 年出版〔核〕。

1983 年，他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一直教到 1994 年退休〔核〕。退休以后，他又住回施塔恩贝格，在湖边的房子里写了三十年。晚年的大书《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两卷，2019 年出版，他九十岁〔核〕。

2026 年 3 月 14 日，他在施塔恩贝格去世〔核：苏尔坎普出版社讣告〕。

一个在书房里写了半个世纪的人。可这间书房里写出来的每一本书，都是从书房外面那些碰撞里长出来的。

◆ 三、一张人生序列表

本系列写一个人，第一编最后总要画一张表：他的一生，是一条怎样的发生序列。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显露出的样子
1929—1944	小城、随大流的家、一副说话吃力的嘴	说不清，被笑，退到纸上	一个对「被听懂的条件」异常敏感的孩子
1945—1953	一个塌了的「我们」，一片沉默的战后	看见集体的罪；二十四岁公开质问海德格尔	一个只信讲得出理由的人
1956—1964	法兰克福研究所、马堡、海德堡	被拒之门外，换土；三样材料撞在一起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个年轻的名字
1964—1971	法兰克福教席、学生运动、实证主义之争、伽达默尔	和老师、学生、同行吵	从批判理论走向语言与理解
1971—1983	施塔恩贝格研究所、卢曼、言语行为理论	一个人把几十年的吵架收成一部大书	《交往行动理论》：理性搬到两个人之间
1983—1994	回到法兰克福、历史学家之争、两德统一	从社会理论走到道德与法	商谈伦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1994—2026	施塔恩贝格的湖边、欧洲、宗教、战争	和德里达和解，和拉青格对话	晚年的「后世俗」与一部两卷的哲学史

〔核：各时段年份据常见传记；具体经历的细节待核〕

从上往下读，这是一条标准的发生序列：每一步，都是在一片具体的土里，被一次具体的碰撞推出来的；每一步长出来的东西，又回头改了下一步的土。

◆ 四、第一个大反差

现在把这张表，和他的学说并排放。

他的一生：　理解是一点一点挣来的；「我们」是塌过、又重新长的；他的位置是被拒绝、被推着、吵出来的；他的理论是在一场场没有共识的争论里升了一层又一层。

他的学说：　每个开口说话的人，都已经默认了几条讲理的要求；讲理的人，坐到桌边时已经长好；一场讨论的目标，是在更好的理由面前达成一致；至于那些推着人走的东西和那片场，在讨论之外。

一生是碰出来的发生，学说是一张先摆好的桌子。

这个反差，和本系列里康德卷、洛克卷看到的同一个形状：他一生的经验在发生，他写下的原理在发现。第 172 号卷在这里写的是「他一生站在碰撞里，理论却把碰撞拿下桌」，本书接着判；本书多记一笔号位上的账——他一生的三样东西都在：菜（身体、建制、信件、教席），话（吵了六十年的理由），座位（一个从门外走到正中的位置）。到了书里，只剩中间那一样当根。

◆ 五、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一个在碰撞里长大的人，要写一张先摆好的桌子?

第一，他要一个不会再塌的地基。　一个亲眼见过「我们」整体塌方的人，最想要的，是一样怎么推都推不倒的东西。碰撞会升层，也会翻车；共同体会长，也会吞人。只有「一开口就已经默认了」的那几条，看起来谁也拿不走。第 2 章记下的那个病根，在这里第二次出现。

第二，器具看不见。　他那一代人讲话、写字、辩论，用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同一套报纸与大学。器具对人人一样，就被约掉了，只剩下「讲理的人一般」。本系列康德卷讲过这件事，叫器具可消。

第三，这是他的手艺。　一个一辈子靠写和吵站起来的人，最熟的就是理由。人总是先看见自己最熟的那一样东西。

这三条是本书的读法，第九编病根一章会逐条核对，标「待验」。

◆ 六、编末总账

本编六章。下面两张清单并排。

看见清单：理解在两个人之间（第 1 章）；一个不许人说「不」的「我们」必须拆掉（第 2 章）；说话的人欠听话的人一个理由（第 3 章）；被拒之后不骂人，只把理由写得更好（第 4 章）；吵架可以互相成全（第 5 章）。

收回清单：那道缝、那副嘴不在他的理论里（第 1 章）；长出来的「我们」也没有椅子（第 2 章）；让人沉默的建制与场，被收成一个人欠的一句话（第 3 章）；推动他一生的位置与建制，不进讨论（第 4 章）；长出他理论的碰撞升层，不进他的桌子（第 5 章）。

本编总判断：

> **他一生三个号位样样都在，碰出来、升上去、写回来；到了书里，只留下中间那一个，还让它自己证明自己。**

下一编，看他接手的是一道什么题——为什么他那一代人，非要把理性从一个人的书桌上搬走不可。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画你自己的表。　明天可以试：照上面那张表，画一张你自己的人生序列表，五行就够。每一行，在「那一步的不同」一栏旁边，标一个字：「说」——这一步是被人说服的；「推」——是被东西、被处境推着走的；「位」——是因为你在某个场里的位置变了。画完你会看到，你的一生，三个字都有。

你教给孩子的办法。　你让孩子「遇事好好商量」。明天可以试：跟孩子讲一件你自己的事，讲你当年不是商量出来的，是碰出来的。孩子需要知道，好好商量是一张桌子，桌子外面还有路。

你带的新人。　你教新人按流程办事。明天可以试：告诉他，你当年是在哪一次出错里，才真正懂了这个流程。

◆ 八、许家读到这里

那天晚上，一家四口各画了一张表。

爷爷的表最短，只有四行，每一行的旁边都是「推」。一朵的表也只有三行：出生，上幼儿园，搬家。旁边写着：推，推，吵。

大家笑了。一朵说：搬家那一行，是吵出来的呀，你们为了桌子吵了一晚上。

许峻看着自己那张表，发现「说」字只有一个，是他说服陶然嫁给他那一回。

陶然说：那一回也不全是说的。是你陪我在医院守了我爸三个晚上。

白话小词典

「人生序列表」是什么：把一个人的一生，按时段写成土、那一步的不同、长出来的样子。不是什么：不是简历，简历只写结果，序列表要写是什么推着走的。

「反差」是什么：一个人一生怎样走，和他书里说人该怎样走，两者对不上。不是什么：不是说他虚伪；多数时候，是他写书时站的那片土，和他走路时踩的那片土，不是同一片。

带走的话

他一生三个号位样样都在，到了书里，只剩中间那一个当根。

小账

小账一：开门——一生是一条标准的碰撞发生序列；关门——学说从一张先摆好的桌子开始，一号位与三号位退到桌外。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他的一生自己上了桌，他的书只让说上来的东西入座。

第 二 编

他接手的题：理性住在哪里

编　序

这一编三章，讲他接手的是一道什么题。

一个思想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接手的，总是前人战场上一道吵了很久、还没吵完的题。本系列第二编的规矩，是要找出吵架双方共有、却没说出口的那个前提。

他接手的这道题，可以用一句大白话问出来：理性住在哪里？

第 7 章讲几百年来的答案：理性住在一个人的书桌上，一个人对着一个世界想清楚。第 8 章讲这个答案怎样被他的老师们判了死刑：理性就是统治。第 9 章讲他从哪几片土里，找到了第三个答案：理性住在两个人之间。

这一编给判决一供证据，也给第三编的总纲打地基。第 9 章加一节「这个中心的那片土」——二号位中心本身，也是在一片具体的土里长出来的。

第 7 章

一把椅子的书桌：意识哲学

> 一句话：几百年来，哲学家都坐在一张只有一把椅子的书桌前，一个人对着一个世界想清楚。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以为「想明白了」的那些事，有没有一件是跟别人对过的？一个动作——下次你确信自己想清楚了，找一个人讲一遍，看他在哪里皱眉。一个提醒——一个人想清楚，和两个人说清楚，不是一回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深夜，你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把一件烦心事想了三个小时。终于，你想通了：就该这么办。你松了一口气，睡了。

第二天早上，你跟家人一讲，才讲了两句，对方就问：那孩子怎么办？你愣住了。昨晚那三个小时里，你没想到这一层。

一个人在书桌前想得再清楚，也只有一把椅子。

◆ 二、这张书桌的来历

这张书桌，在西方哲学里摆了三百多年。

笛卡尔坐在炉子边，把一切都怀疑了一遍，最后剩下一件不能怀疑的事：我在想。一个「我」，对着一个要被弄清楚的世界。本系列笛卡尔卷讲过：他把一个为了方便选的原点，当成了世界的中心。

康德坐在柯尼斯堡的书房里，问：我们怎么能知道世界？他的回答是：世界向我们显现的样子，一半是我们自己的认识形式做出来的。本系列康德卷的判词是：他看见了

现象是「做出来的」，却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那台机器，装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而且人人一样。

胡塞尔又往前走了一步，要把一切放进括号，只看意识里显现出来的东西。本系列胡塞尔卷说：他让一个不许被改写的「看的人」坐在了正中间。

三个人的答案各不相同，可他们用的是同一张桌子：一个主体，对着一个客体。 理性，就是这个主体把客体弄清楚、弄对的能力。

哈贝马斯给这张桌子起了一个名字，叫「意识哲学」，有时也叫「主体哲学」〔核：《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大意〕。

◆ 三、他怎么翻这张桌子

老看法：理性是一个人的能力，看它能不能正确地认识对象、有效地支配对象。

他怎么翻：理性首先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东西的关系，而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向你说一句话，提出一个主张，你可以问「凭什么」，我得给出理由。理性，是在这一来一回里显现出来的。

打个比方：以前的人以为，懂一道菜，就是一个人尝出它的味道；他说，懂一道菜，是你能跟一起吃饭的人说清楚它为什么好吃，对方也可以反驳你。

别误会：他不是说一个人不能思考。他是说，一个人的思考之所以算数，是因为它原则上能拿到两个人之间去经受检验。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张一把椅子的书桌，确实该挪一挪了。

一个人在书桌前想出来的道理，最大的毛病，是它听不见别人。它可以非常严密，却没有一个人能在它推到一半的时候喊一声「等等，你漏了一层」。几百年的哲学史里，很多大错，都是在这样一张书桌上犯下的。

他把理性搬到两个人之间，就是给那张书桌加了一把椅子，让另一个人可以随时喊「等等」。这一步，全书一步不退。

◆ 五、SDE 量一量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那张书桌。

书桌上，有两样东西是先摆好的：一个「我」，一个「东西」。我在这边看，东西在那边等。三个号位里，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读法：一号位（那儿有个东西）被读成了一个先在的客体，三号位（我在这里）被读成了一个先在的主体；两者之间的那个「看」，只是一根连线。

SIO 的看法不同：主体和客体都不是先在的两方，是同一个结构性显露，在不同号位侧重下显出来的样子。就像双人舞，舞步既不在甲身上，也不在乙身上，在「跳」这件事里。

用这把尺子一量，哈贝马斯的那一步就很清楚了：他把中间那根连线——二号位，「有件事正在发生」——拉了出来，放到了最前面。　　书桌上原来先在的「我」和「东西」，现在都要从这一来一回里重新得到它们的位置。

这一步，和 SIO 走的是同一个方向：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区别在于，SIO 让三个号位轮流做主；他让二号位一个号位当了家。这就是本书的根，第三编细讲。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深夜想通的事。　明天可以试：凡是你一个人想通、准备照着去做的大事，先找一个会反驳你的人讲一遍。不找会附和你的人。

孩子的作文。　一朵写作文，自己读觉得很好。明天可以试：让她读给爷爷听，看爷爷在哪一句问「这是什么意思」。

一份只给自己看的计划。　减肥、存钱、学英语，你给自己定了计划，一个人执行，一个人放弃。明天可以试：把计划告诉一个朋友，请他每周问你一次。计划从一把椅子，变成了两把。

一个人做的决定。　你是家里拿主意的人，习惯了一个人想好再宣布。明天可以试：下一个决定，先把两个方案摆出来，请家人各说一句。

◆ 七、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是个会一个人想事的人。搬家、换工作、给父亲看病，他都是一个人在阳台上抽根烟想好，回屋宣布。

陶然读完这一章，把书放在他面前，指了指那句「一个人想得再清楚，也只有一把椅子」。

许峻看了半天，说：那下次你陪我去阳台。

陶然说：阳台太小，放不下两把椅子。

两人都笑了。第二个周末，许峻在阳台上又放了一把小凳子。

白话小词典

「意识哲学」是什么：他给几百年来一种哲学起的名字——一个主体对着一个客体，理性就是把客体弄清楚、弄对的能力。不是什么：不是说这些哲学家只研究意识；是说他们都坐在同一张一把椅子的书桌前。

「主体、客体」是什么：主体是认识的那一方，客体是被认识的那一方。不是什么：在 SDE 里，它们不是先在的两方，是同一场显露在不同号位上显出来的样子。

带走的话

他给一张只有一把椅子的书桌加了一把椅子；本书要问的是，桌上除了话，还该放些什么。

小账

小账一：开门——理性从一个人的书桌搬到两个人之间，拆主客之墙；关门的影子——拆墙之后，只让中间那一格当家。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书桌上的「东西」原来自己就在，到了他这里，要先被说成主张才算数。

第 8 章

阿多诺的死结：理性就是统治吗

一句话：他的老师判了理性死刑，他要从死刑里救出另一半理性——可救人的和判刑的，共用着同一个前提。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骂一样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正用着它？一个动作——批评一件事之前，先问自己站在哪里批评。一个提醒——一条裂缝，常常就是下一个人出生的地方。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单位推行了一套考核办法。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好：有标准，有数字，公平。

三年后，你发现，大家都在为数字干活。病人的满意度调查，护士会提前提醒病人「给个好评」；学生的升学率，老师会劝成绩差的孩子去读别的学校。本来是为了让事情变好的办法，最后把事情变坏了。

你心里冒出一句话：这套办法本身，就是问题。

可你转念一想：不用办法，难道回到拍脑袋？

这个两难，他的老师们想了一辈子。

◆ 二、那本书，那个死结

1944 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美国流亡时，合写了一本书，1947 年正式出版，叫《启蒙辩证法》〔核：常见记载〕。

书里的意思，转述大意是这样的：人类发明理性，本来是为了摆脱神话和恐惧，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可理性一路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算计和控制的工具——控制自

然，控制别人，最后控制人自己。启蒙本想战胜神话，结果自己变成了新的神话。奥斯维辛，就是这种理性走到头的样子〔核：大意，以原文为准〕。

这是一个死结：理性就是统治。　你想用理性去批判统治，可你手里的理性，本身就是统治的工具。

阿多诺后来的许多书，都在这个死结里打转。他越写越悲观，最后只能在艺术的碎片里，找一点没被理性吞掉的东西。

◆ 三、他怎么解这个结

他跟阿多诺学了很多年，可他不肯接受这个死结。

他的办法，是指出老师算漏了一半。在他看来，《启蒙辩证法》说的那种理性——算计、控制、达到目的——只是理性的一种，他叫它「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还有另一种理性，老师们没看见：人和人之间，为了弄清一件事，互相给理由、互相说服的那一种〔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1981，大意〕。

打个比方：一把刀，可以用来砍人，也可以用来切菜。老师们只看见了砍人，就说刀是凶器。他说：刀还有另一种用法。

他还指出了一个更狠的地方：一种把一切理性都判成统治的批判，自己靠什么站着？它要是真的，那它自己也是统治；它要是不是统治，那就说明还有一种理性不是统治〔核：《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五讲，大意〕。这一招，后来成了他顶尼采、福柯、德里达的那把刀，叫「施为矛盾」，第 13 章细讲。

别误会：他没有说阿多诺错了。他说，阿多诺看到的那种病是真的，只是把病当成了全部。

◆ 四、吵架双方共有的那个前提

本系列第二编的规矩，是找出吵架双方共有、却没说出口的那个前提。

一边是守着理性的人，康德、胡塞尔：理性是一个主体正确认识、有效支配客体的能力，它是好东西。

一边是判理性死刑的人，阿多诺、尼采、后来的福柯：理性就是主体支配客体的能力，所以它就是统治。

两边吵得你死我活，可他们共用着一个前提：理性只能住在「一个人对付一个东西」这一种关系里。 所以只剩两条路：守住它，或者拆掉它。

他的出路，是换一个住址：理性不只住在一个人对付一个东西的关系里，还住在两个人之间。 这一步，把死结解开了。

◆ 五、SDE 量一量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这个死结。

死结的两边，都盯着同一对号位：一个先在的主体，一个先在的客体。区别只在于，一边说主体管住客体是好事，一边说这是坏事。

他的出路，是把二号位拉出来当根。这一步走得很聪明，死结真的松开了。

可是，松开以后，他把什么留在了原地?

那个「一个人对付一个东西」的关系，他没有拆，只是划给了另一片地方。 在他后来的书里，工具理性管着「系统」——钱和权力，交往理性管着「生活世界」。两块地，两种理性，各管各的（第五编细讲）。一号位的东西，被整块划给了工具理性；它不再是理性真正的家，只是理性的一个管辖区。

这就是本系列否定序列里说的「传动」：上一环的裂缝，生出下一环。阿多诺的裂缝——理性就是统治——生出了哈贝马斯；哈贝马斯从裂缝里救出了另一半理性，也把一号位留在了裂缝那一边。第 18 章会看到，这一留，让桌上的菜成了影子。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那套考核办法。 用他的办法看：考核本身不是罪，它是工具理性，管得了该管的事。出问题的，是它越界管了本该靠商量的事——病人的真实感受，孩子的去留。明天可以试：把单位的考核项目列出来，一条一条问：这一条，该用数字管，还是该坐下来商量?

家里的「规定」。　一朵每天要打卡阅读三十分钟，她开始只为打卡读书。明天可以试：一周里留一天不打卡，只在饭桌上聊一聊她读到了什么。

你骂的那样东西。　你讨厌手机，可你正在用手机骂手机。明天可以试：别急着全盘否定它，找出它哪一种用法让你难受，只改那一种。

你自己的批评。　明天可以试：批评一件事之前，先写下一句：我站在哪里批评它？我自己有没有在用它？

◆ 七、许家读到这里

一朵的学校搞了一个「好习惯积分卡」，洗碗一分，扫地一分，读书一分。攒够一百分，换一个奖状。

一个月后，陶然发现一朵开始跟她讨价还价：帮爷爷倒水算不算一分？

陶然很生气，想把积分卡撕了。许峻拦住她，说：你看这一章。积分卡管得了「扫地」，管不了「心疼爷爷」。别撕卡，把「帮爷爷倒水」从卡上拿下来就行。

那天晚上，陶然跟一朵说：倒水这件事，不记分，因为它是我们家的事，不是学校的事。

一朵想了想，说：那洗碗呢？

陶然说：洗碗可以记。

白话小词典

「工具理性」是什么：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计算怎样做最有效的那种理性。不是什么：不是坏东西；它越界去管本该商量的事，才出问题。

「死结」是什么：想用一样东西去批判它自己，结果怎么都说不通。不是什么：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是说在原来那个前提下没有答案。

带走的话

他从老师的死结里救出了另一半理性；可一个人对付一个东西的那一半，被他整块划到了桌子外面。

小账

小账一：开门——解开「理性就是统治」的死结，找到理性的第二个住址；关门——一号位整块划给系统，成了理性的管辖区，不是它的家。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东西本身被划到了系统那一边，只能经话进来。

第 9 章

这个中心的那片土：米德、奥斯汀、阿佩尔

一句话：「理性住在两个人之间」，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他站在二十世纪一条路的尽头，这条路叫「语言转向」。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最坚信的那条道理，是从谁那里、哪一年、在什么处境里接过来的？一个动作——给你的一条信念写一段「进货史」。一个提醒——一个中心，也有它自己的出生日期。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有一句口头禅，比如「有话好好说」。你说了半辈子，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有一天，你翻出了父亲当年的日记，发现这句话他也常说。再往上问，爷爷也说。你忽然想：这句话，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我从小在这个家里长出来的？

一个人最坚信的东西，往往有一段自己看不见的来历。

◆ 二、他从哪几片土里接过了这个中心

第 8 章说，他把理性搬到了两个人之间。这个想法，是从几片土里长出来的。

第一片土，是美国的实用主义。　　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讲过一件事：一个孩子的「自我」，不是生下来就有的，是在跟别人的来回里长出来的——他学会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才有了「我」〔核：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大意〕。哈贝马斯非常看重米德。他后来说的「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就是从这里来的（第 26 章）。在米德之前，哲学家皮尔斯还讲过，真理不属于哪一个聪明人，属于一个不断追问下去的「探究者共同体」〔核：常见记载，大意〕。

第二片土，是英国的日常语言哲学。　奥斯汀发现，说话不只是描述世界，也是在做事：说「我保证」，就是在保证；说「我道歉」，就是在道歉〔核：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1962，大意〕。美国的塞尔把这一套发展成了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从这里拿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一句话里，有一个「做」的部分——你开口，就对听的人许下了点什么。后来的「有效性声明」，就长在这里。

第三片土，是他的朋友阿佩尔。　阿佩尔把皮尔斯和语言哲学揉在一起，走得比他还远：他认为，一切讲理的讨论，都预设了一个理想的交流共同体，这个预设谁也绕不过去，是理性最后的地基〔核：阿佩尔《哲学的转型》，1973，大意〕。哈贝马斯接受了这条路的大部分，只是在「最后的地基」这一点上，比阿佩尔收得更谨慎一些〔核：常见记载，待核〕。

再往大里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哲学发生了一次大转向：从研究「意识」，转向研究「语言」。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一个接一个。本系列弗雷格卷、维特根斯坦卷都讲过这条路。

哈贝马斯，站在这条路的尽头。　语言转向走到他这里，从「语言是什么」走到了「人怎样用语言彼此讲理」。

◆ 三、这片土，长出了一个中心

把三片土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件事：它们都把二号位——人和人之间正在发生的那一来一回——推到了前面。

米德说，自我是在互动里长出来的。奥斯汀说，话是在对人做事。阿佩尔说，讲理的共同体是一切知识的前提。

三股力量汇在一个人身上，长出了一个中心：二号位中心。

用本系列的话说，他是被撞出来的：康德给了他形状（普遍的规范要人人都能接受），米德给了他路（在互动里长成的自我），语言哲学给了他土（话是在做事）。三样撞在一起，才有了他。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三片土，每一片都是二十世纪最好的思想。他没有随便挑一片，而是把三片揉在一起，搭出了一个比每一家都更完整的东西：从一个孩子怎样长出自我，到一句话怎样对人许下承诺，到一个社会怎样靠讲理立规矩——一根线串到底。

这是一次真正的碰撞，长出来的是一个典范。 本系列讲「碰撞三级」：三样都活着相撞，才长出典范。他自己的诞生，就是一次三维碰撞。

◆ 五、SDE 量一量：这个中心也有出生日期

本系列有一条纪律：显形不判罪，起源只撤免检。

现在，把这条纪律用到他的中心上。

「理性住在两个人之间」，在他的书里，被写成了一个一开口就已经预设了的东西——你想否认它，你一开口就在用它。它看起来没有来历，是「不可回避的」。

可是这一章刚刚写出了它的来历：它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语言转向、美国实用主义、战后德国的公共讨论，在一个人身上撞出来的。 它有出生日期，有土，有路。

这不是说它错了。这是说，它不能免检。一样有出生日期的东西，就可以问：换一片土，它还长得出来吗？在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身上，在一个说不出口的病人身上，在一片从来不靠「讲理」过日子的共同体里，它还是那个样子吗？

这些问题，第三编开始一个一个问。这里只先把这件事立住：二号位中心，是一场发生，不是一块磐石。 他自己把它当成了磐石——第 13 章会在他的原文里，找那个把正在成形的东西升成定型的词。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给一条信念写进货史。　这是本系列从否定序列里借来的练习。明天可以试：挑一句你最坚信的话，写三行——从谁那里接过来的；哪一年，在什么处境里；它帮你挡过什么，又让你看不见过什么。写完，你不会失去这句话，而是第一次真正拥有它。

孩子的「我觉得」。　一朵说：我觉得女孩子不该学理科。明天可以试：别急着纠正，问她：这句话你是从谁那里听来的?

单位的「一贯做法」。　明天可以试：找出一条单位里人人都认的做法，查一查它是哪一年、因为什么事开始的。

你的「有话好好说」。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家里有没有一件事，是「好好说」说不通、最后是一起做了一件事才通的。

◆ 七、许家读到这里

爷爷有一句话，说了一辈子：「吃亏是福。」

一朵读到这一章，拿着本子去问爷爷：爷爷，「吃亏是福」是谁告诉你的?

爷爷想了半天，说：是你太奶奶。那年村里分地，咱家分到的是坡上的地，你太奶奶说，吃亏是福，坡上的地不淹水。结果第二年发大水，河边的地全淹了。

一朵在本子上写：进货史——太奶奶，1962 年，分地的时候。它帮爷爷挡过：和邻居吵架。它让爷爷看不见过：……

她停下来问：爷爷，这句话让你看不见过什么吗?

爷爷沉默了很久，说：你大伯当年被人欺负，我也跟他说吃亏是福。那一回，我应该去帮他说句话的。

白话小词典

「语言转向」是什么：二十世纪哲学的一次大转弯，从研究「意识里有什么」，转向研究「语言怎样起作用」。不是什么：不是说哲学只研究语法。

「进货史」是什么：一条信念是从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处境里接过来的。不是什么：不是为了推翻它，是为了看清它承重的地方。

> 带走的话
>
> 「理性住在两个人之间」有它的出生日期；有出生日期的东西，可以敬重，不能免检。

小账

小账一：开门——三片二十世纪最好的土撞出一个典范，理性有了第二个住址；关门——这个中心被写成不可回避的前提，出生日期被抹掉。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中心自己的来历没上桌：它要别人都经它入座，自己不排队。

第 三 编

总纲：一张只放话的桌子——三个号位怎样被收成「互动」

编　序

这一编五章，是全书的总纲。

前两编讲了他这个人，讲了他接手的题。这一编要把本书的根摆出来：二号位中心。

第 10 章先讲清楚什么是三个号位：菜、话、座位，同一顿饭的三种看法。第 11 章还他公道：他把理性从书桌搬到圆桌，这一步有多了不起。第 12 章讲他怎样让菜和座位都从话里派生——收回动作「凭话入座」。第 13 章进他的原文，找那支同一支笔：他挥刀砍前人时用的语法，和他给自己立地基时用的语法。第 14 章是本编总账：他的三大核心，是同一个「互动」的三次展开。

这一编给判决一供全部证据。

第 10 章

饭桌上的三样：菜、话、座位

> 一句话：同一顿饭，可以看菜，可以听话，可以看座位；三种看法看的是同一顿饭，谁也不是老大。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今天看一件事，只用了哪一种看法？一个动作——吵架以后，把这件事再用另外两种看法各看一遍。一个提醒——一样东西看不见，不等于它不在；可能只是你站的号位看不见它。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春节，一大家子人吃团圆饭。

饭后，你问三个人：今天这顿饭怎么样？

你母亲说：鱼烧咸了，汤不够热。

你妹妹说：二叔又在饭桌上说我该结婚了，烦死了。

你父亲说：一家人都到齐了，你大伯坐上座，挺好。

三个人说的，是同一顿饭。一个看的是桌上的菜，一个听的是桌上的话，一个看的是一家人怎么坐。

谁说得对？都对。谁说全了？谁也没有。

◆ 二、三个号位是什么

SDE 用三个号位，讲这三种看法。先用大白话，再用它自己的话。

一号位：那儿有个东西。　盯着桌上的菜看。这盘鱼咸不咸，这碗汤热不热，桌面上那道烫痕在不在。你看的，是一样一样可以指出来、可以比出不同的东西。SDE 的话：一号位侧重对比、粒子、真，显出来的是「客体」。

二号位：有件事正在发生。　听桌上的话。二叔说了一句，你妹妹回了一句，你母亲赶紧岔开话题。你看的，是一个过程，一句接着一句，正在往前走。SDE 的话：二号位侧重变化、波、善，显出来的是「互动」。

三号位：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　　看一家人怎么坐。大伯坐上座，孩子们挤在一边，你父亲坐在能看见所有人的地方。你看的，是一片场，每个人在里面有一个位置，这片场整个铺开的样子。SDE 的话：三号位侧重分布、场、美，显出来的是「主体」——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我，是「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

◆ 三、同一支舞，三种看法

最要紧的一句是：三个号位看的是同一样东西。

本书导论讲过双人舞。两个人跳舞：盯着一个人的脚，是一号位；看两个人怎样配合，是二号位；看整支舞在台上铺开的气势，是三号位。舞步不在甲身上，也不在乙身上，在「跳」这件事里。三种看法，看的是同一支舞。

团圆饭也一样。菜、话、座位，不是三件事，是同一顿饭的三种显出来的样子。那道鱼烧咸了（一号位），所以你母亲一晚上不太说话（二号位），所以她坐得离厨房很近、随时准备起身（三号位）。三样缠在一起，拆不开。

所以，客体和主体，不是先放好的两方——一边一个东西，一边一个我。它们是同一场发生，在不同号位上显出来的样子。第 7 章讲的那张一把椅子的书桌，错就错在这里：它把一号位和三号位当成了两样先摆好的东西。

还有一条：三个号位轮流做主，谁也不是老大。　今天这顿饭，你母亲在一号位上最敏感；明天换一顿饭，也许她最在意的是谁没来。一个人、一家人、一个社会，健康的时候，三个号位是轮着显出来的。

◆ 四、他坐在哪一个号位上

现在，把哈贝马斯请到这张饭桌边。

他会听什么？他会听话。

他会非常仔细地听：二叔那句「你该结婚了」，是在劝，还是在压？你妹妹回的那句，是在讲理，还是在赌气？有没有人被打断？有没有人不敢开口？一顿饭里的话，他听得比谁都细，也最会分辨哪些话是讲理、哪些话是摆布。

这是他的看家本领，本书第五编会一样一样讲。

可是，那盘咸了的鱼，他会怎么看？在他那里，鱼要进入讨论，得先有人说一句「鱼咸了」——这句话可以对，可以错，可以被反驳。鱼本身，只以「被说到」的方式在场。

大伯坐上座，他会怎么看？在他那里，这个座位要算数，得有人说出它的理由——「因为大伯是长辈」——这个理由可以被质疑，可以被讨论。座位本身，只以「被说成有理」的方式在场。

这就是本书的根：他坐在二号位上，让一号位和三号位都从二号位里派生。 写成一行：

> **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F（二号位），二号位＝二号位。**

最后那一式，第 12、13 章细讲。

◆ 五、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在三个号位里，二号位是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被欺负的那一个。

很多家庭的饭桌上，只有一号位和三号位：菜做好了，座位排好了，话却不许乱说。上座的人说了算，下座的人闭嘴。一顿饭吃完，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

一个社会也是这样。东西有了，位置排好了，可没有一个地方让人问一句「凭什么」。

他一辈子做的，是给二号位撑腰：话要能说，理由要能问，被管的人要能开口。 在一张只有菜和座位的饭桌上，这是一场解放。本书对这一点，一步不退。

◆ 六、SDE 量一量

问题不在他给二号位撑腰，而在他让二号位当了家。

一个二号位当家的饭桌，会是什么样子?

那盘咸了的鱼，要等有人说出来，才算数。可有的时候，没有人说。你母亲自己知道鱼咸了，可她不说，因为她怕扫兴。鱼咸不咸，于是不进讨论；你母亲一晚上的沉默，于是也没人看见。

大伯的上座，要能讲出理由，才算数。可有的时候，座位本身就是一种话，比任何话都响。你妹妹被二叔催婚，她不敢顶回去，不是因为她没理由，而是因为她坐在孩子那一堆里——那个位置，先替她闭上了嘴。

一号位和三号位不会说话，可它们一直在场，一直在推。 一个只听话的人，听得见每一句话，却听不见那盘鱼和那个座位在说什么。

这就是本书要一编一编拆开的东西。第四编看手上那块地（公共领域）：钱、身体、屋子，只能被谈到。第五编看心里那块地（交往行动）：一个「我」，被说出来以后就长定了。第六编看脑子里那块地（商谈与法）：规矩一被证成，就封了口。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吵完一架以后。 明天可以试：把这件事用三种看法各看一遍。一号位：吵架时，桌上、屋里、手上，有什么东西在起作用？（钱、时间、一张账单、一个没洗的碗。）二号位：我们说了什么，哪一句是理由，哪一句是气话？三号位：吵架时，我们各自站在什么位置上？（婆婆和媳妇，老板和员工，大孩子和小孩子。）三样看完，你常常会发现，真正卡住的，不在话上。

孩子不肯说话。　一朵放学回来，一句话不说。明天可以试：别追着问。先看一号位——书包、作业本上有没有红叉；再看三号位——她今天回来，坐的是不是平时那个位置，是不是离大人远了一点。有时候，孩子的话，写在东西和座位上。

开会时的「一致通过」。　明天可以试：会后回想，谁坐在哪里，谁先开口，谁一句话没说。「一致通过」是二号位上的结果；可它有时候是三号位替大家投的票。

老人的病。　父母身体不好，嘴上总说「没事」。明天可以试：不要只听他说什么，去看他夜里起几次床、饭吃了几口、走路是不是慢了。一号位的东西，常常比话诚实。

你自己最常用的号位。　明天可以试：回想你最近三次和人闹别扭，你盯着的是菜、话，还是座位？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常站的号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就知道自己最容易看不见什么。

◆ 八、许家读到这里

搬家后的第一个周末，许家吃了一顿不太顺的饭。

陶然用三种看法各看了一遍，写在冰箱上的一张便签上：

菜：爷爷做了一盘老家的腊肉，一朵一口没吃。

话：许峻说了一句「爸，城里不兴吃这么咸」，爷爷没接话。

座位：爷爷坐在圆桌离厨房最远的那个位置，一晚上没起身。

她把便签给许峻看。许峻看了半天，说：原来那天不是那句话的事。是那盘腊肉没人吃，爷爷又不知道自己该坐哪儿。

第二个周末，许峻把那张八仙桌从阳台搬了出来，放在圆桌旁边，把腊肉摆在八仙桌上，请爷爷坐在八仙桌的主位上切肉。

一朵吃了一片，说：好咸。又吃了一片。

爷爷笑了。

白话小词典

「号位」是什么：看同一件事的三种侧重——一号位看「那儿有个东西」，二号位看「有件事正在发生」，三号位看「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不是什么：不是三件不同的事，也不是三个人；是同一件事显出来的三种样子。

「二号位中心」是什么：本书给他的根——在三个号位里，只让二号位当家，另外两个号位要经二号位才算数。不是什么：不是说他不知道世界和自我；是说在他那里，它们要先被说出来，才能上桌。

带走的话

菜、话、座位，同一顿饭的三种看法；他把话听得最细，也让菜和座位都得先变成话，才能上桌。

小账

小账一：开门——给最容易被欺负的二号位撑腰，让话能说、理由能问；关门——二号位当了家，一号位与三号位只能经它入座。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鱼和座位一直在桌上，可在他那里，得先被说出来才算数。

第 11 章

从书桌搬到圆桌：理性换了住址

> 一句话：他做成了一件几百年没人做成的事——把理性从一个人的书桌，搬到了两个人中间的圆桌上。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说「我是对的」的时候，愿不愿意让别人来问「凭什么」？一个动作——下次下结论前，说一句「你看我这个理由站不站得住」。一个提醒——一个能被问倒的道理，比一个不许问的道理结实。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小时候，你问父亲一个问题。他说：大人说的，你听着就是。

长大以后，你当了父母。孩子问你一个问题，你张开嘴，差一点也说出了那句话。

你停住了。你想起小时候那种憋闷：不是因为父亲错了，而是因为他不许你问。

一个道理，如果不许人问，它就只是一道命令，披了一件道理的衣服。

这一章讲的，是一个人怎样把「许人问」这件事，变成了理性本身。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一）：理性是可以被问的

老看法：理性是一个人脑子里的能力。一个人有理性，就能想明白事情；想明白了，就对了。

他怎么翻：一个人说他想明白了，这句话本身，就是在对别人提出一个主张。主张就可以被问「凭什么」。他的理性，要在别人问了以后，还能给出理由，才算数。理性不是一个人拥有的东西，是一个主张在别人的追问下站住了的那个样子〔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第一章，1981，大意〕。

打个比方：一个厨师说他的汤好喝，这不算数；一桌人喝了，有人说太咸，他解释为什么这样放盐，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这时候，「好喝」才算站住了。

别误会：他不是说好不好喝由投票决定。他是说，一个主张要算数，得经得起有人来问。

◆ 三、他到底说了什么（二）：错，被写进了理性里

老看法：真理一旦被发现，就是永远的。

他怎么翻：任何主张，今天站住了，明天还可能被一个更好的理由推翻。所以理性从一开始就带着一扇门：我可能错。　在他那里，真理和正当，都是一种「可以兑现的声明」——你今天兑现了，也得准备明天被重新要求兑现〔核：大意〕。

打个比方：一张借条，今天还了钱，借条作废；可你说的每一句重要的话，都像一张永远可以再被拿出来要求兑现的借条。

别误会：这不是说什么都不确定。这是说，确定的东西，也是在一次次被问里确定下来的。

◆ 四、他到底说了什么（三）：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

老看法：规矩是上面定的，下面照办。

他怎么翻：一条规矩要正当，得让被它管住的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看成是写这条规矩的人——至少，是能在写它的讨论里开口、能被它的理由说服的人〔核：《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大意〕。

打个比方：小区的停车规定，如果只是物业贴一张通知，那是命令；如果业主们吵过、投过票、每个人都知道为什么这样定，那才是规矩。

别误会：这不是说每条规矩都要全民公决。是说规矩的来历里，要有被管者的声音。

◆ 五、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章整章都是在还公道。再把这份公道压成三句：

第一，他拆掉了一把独椅子。　几百年里，理性被当成一个聪明人、一个领袖、一个导师可以独占的东西。他把它拆开了：理性不在谁身上，在人与人之间的追问里。从此，没有谁可以说「我就是理性」。

第二，他把「我可能错」装进了理性的地基。　这是一扇永远不锁的门。一个社会有了这扇门，就不会被一个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带着走到悬崖边上。第 2 章讲的那次塌方，他用这扇门挡住了。

第三，他给了被管的人一个名分：作者。　这是现代民主最深的一个根据。它让一个普通人在规矩面前，不只是被管的人，还是有权开口、有权问、有权不被说服的人。

这三句，本书一步不退。后面每一编拆他的地方，都不拆这三句。

◆ 六、SDE 量一量

用本系列的总原则量一量这一步。

西方哲学的发展，是发生对发现的替代：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那块「本来就在那儿」的东西，查出了出生日期。这叫解构。

他这一步，是一次漂亮的解构。昨天那块磐石，是书桌上那个孤零零的、先天就会推理的主体——康德、胡塞尔一路传下来的「一个人就有理性」。他把它查了出来：这个主体，是在人和人的交往里长出来的；它的理性，是在人和人的追问里显出来的。一块磐石，被他显形成了一场发生。

用三个号位说：他把二号位——有件事正在发生——从一根连线，提成了理性的住址。

SIO 走的是同一个方向：拆掉主客之间的墙，承认「互动」不是两个先在东西之间的连线，而是它们一起显出来的地方。所以本书前言说，他对 SDE 是一门近亲。

用 123 原理量一量：他看得最清楚的，是第一拍。一个主张被质疑，张力就来了；张力逼着人给理由，形状就要换。这一拍，他写得比本系列任何一卷写到的哲学家都细。

至于第二拍只许换出哪一种形状、第三拍有没有回头改土，那是下一章的事。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孩子问「为什么」。　明天可以试：当孩子问「为什么」，先别说「大人说的」。说出你的理由，再加一句：「你觉得这个理由站得住吗？」孩子会第一次知道，规矩是可以被问的，也会第一次认真想你的理由。

你是领导。　明天可以试：在下一次布置任务时，说完决定，多说一句「我为什么这么定」，再留两分钟，请大家挑理由里的毛病。你会发现，有人能挑出你没想到的漏洞；你也会发现，被说服的人，干活不一样。

你是被管的人。　业主群、家长群、单位里，有一条你觉得不对的规定。明天可以试：不要骂，去问它的理由。问一次，写下来；问第二次，找几个人一起问。你正在做他说的那件事：被管的人，也来当一回作者。

你认准的一件事。　明天可以试：把你最近最确信的一个判断，讲给一个你知道会反对你的人听，请他全力反驳。站住了，你更确信；站不住，你少走一段弯路。

一句「你看我这个理由站不站得住」。　这句话，在家里说一次，在单位说一次。它会慢慢改变你身边说话的空气。

◆ 八、许家读到这里

一朵九点睡觉的事，家里又吵了一次。

这一次，陶然没说「因为我是你妈」。她说：你每天七点起床，要睡够九个小时，白天才不犯困。你觉得这个理由站得住吗？

一朵想了想，说：站得住。可是周五第二天不上学，这个理由就不管用了。

陶然愣了一下，笑了：那周五可以十点。

一朵高兴地跑去告诉爷爷。爷爷听了，半天说了一句：你们城里的规矩，是吵出来的。

陶然说：不是吵，是问出来的。

白话小词典

「交往理性」是什么：人和人为了弄清一件事，互相给理由、互相能反驳时显出来的那种理性。不是什么：不是「会交往」「会说话」的能力，更不是人缘好。

「可以兑现的声明」是什么：你说出一句话，就等于许下了一张可以被人拿来要求兑现的借条。不是什么：不是说出来就对了；要经得起被要求兑现。

> 带走的话
>
> 他把理性从一个人的书桌搬到了两个人中间，还在里面装了一扇永远不锁的门：「我可能错。」

> **小账**
>
> 小账一：开门——理性在人与人之间的追问里；「我可能错」进了地基；被管者成了作者。这三扇门，全书一步不退。
>
>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本章只记他打开的那一半，这一行留白，下一章来填。

第 12 章

菜要说成真，座要说成理：收回动作「凭话入座」

一句话：他打开了圆桌，却定下一条规矩——任何东西，要先被说成一个主张，才有座位。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身边有没有一样很重要、却从来没人说出口的东西？一个动作——开会时数一数，桌上有多少事，是因为没人提，就当它不存在。一个提醒——没被说出来，不等于不在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父亲生病住院，家里开会商量怎么照顾。

大家都很讲理。哥哥说他工作忙，可以出钱；姐姐说她离得近，可以多去医院；你说你可以请几天假。每个人都给了理由，每个理由都站得住。最后排出了一张值班表，大家都同意了。

可是一个月后，姐姐累垮了。

没有人在会上说过：姐姐的腰不好，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她丈夫常年在外地。这些事，大家都知道。可会上没人提，所以它们没进那张表。

一张讲理讲出来的表，漏掉了没被说出来的东西。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一）：三个世界，都是「说」出来的

他讲过「三个世界」。本书导论提醒过，它们不是 SDE 的三块地，也不是三个号位。这里先把它们摆出来，看看它们是怎么定义的。

客观世界：他说大意是，一切可以对它作出真陈述的东西的总和。

社会世界：一切被正当地规范了的人际关系的总和。

主观世界：说话的人自己才能直接接触的那些体验的总和〔核：以上三条均据《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1981，大意，措辞以原文为准〕。

你看出这三个定义的共同点了吗?

每一个世界，都是从「一句话能对它说什么」来定义的。 客观世界，是能说「真」的那些东西；社会世界，是能说「正当」的那些关系；主观世界，是能说「真诚」的那些体验。世界不是先在那里，等着话去说它；是话能指向哪里，哪里才算一个世界。

老看法：世界先在那儿，话去描述它。他怎么翻：世界在理性里，只以「话能对它提出什么声明」的方式进场。打个比方：一场家庭会议上，只有被人提出来的事，才算「议题」。别误会：他不是说没说出来的东西不存在。他是说，在理性讨论里，它们要先被说出来，才算数。

◆ 三、他到底说了什么（二）：真理，是能被所有人认下的主张

1973 年，他写过一篇讲真理的长文。大意是：说一个主张是真的，就是说，在一场足够理想的讨论里，所有有能力参加的人都会认下它〔核：《真理理论》，1973，大意〕。

老看法：真理是话和世界对上了。他怎么翻：我们没法跳出话去直接对照世界，能做的只是在讨论里检验主张。打个比方：一盘菜咸不咸，不是菜自己说了算，是一桌人尝过、说过、争过以后，都认了。别误会：他晚年修正过这一条，1999 年以后，他承认世界有一种「顶回来」的力量，真理不等于共识。第 32 章会正面处理这一次修正，它很可能让本章的判断收窄一半。

◆ 四、他到底说了什么（三）：我，是被说出来的

他还说，一个人的「我」，是在社会化里长出来的。一个孩子学会说话，学会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学会对别人的要求说「好」或者「不」——就在这些来来回回里，他成了一个有自己主张的人。他借米德的话，叫「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核：《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大意〕。

老看法：人生下来就有一个「我」。他怎么翻：「我」是在交往里长成的。打个比方：一个孩子第一次说「不」，那一刻，他才第一次在家里有了自己的位置。别误会：这一条是他打开的门，第 26 章会先还公道；这里只记一件事——长出「我」的，只剩下了话。

◆ 五、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三步，每一步都有深刻的道理。

我们确实没法跳出一切语言，去直接摸到一个赤裸的世界。本系列康德卷讲过，现象是「做出来的」；他往前走了一步：做现象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头脑，还有人和人共用的语言。

「我」确实是在交往里长出来的。这一条，SDE 完全同意。本系列洛克卷讲过「子宫十个月」：一个人在出生前，就已经在和母亲的身体互动了。

一个主张要算数，确实得经得起众人的检验。一个社会要是连这一条都没有，真理就会被最有权势的那个人垄断。

◆ 六、SDE 量一量：凭话入座

现在，把这三步放回饭桌。

一号位上的菜：那盘鱼，那道烫痕，姐姐那副不好的腰。在他那里，它们要进入理性，得先被说成一句能真能假的话。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 写成一式：一号位＝F（二号位）。

三号位上的座位：姐姐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的处境，这一家人之间谁欠谁、谁护着谁的那片场。在他那里，「我」是被交往说出来的，「我们」是由能讲出理由的原则结成的。座位，要先被说成理，才算数。 写成一式：三号位＝F（二号位）。

两式合起来，就是本书给他的收回动作起的名字：

> **凭话入座。**

任何东西，要上他的桌，都得先拿到一张入场券：一句话，一个可以被检验的主张。拿不到入场券的东西——说不出口的疼，没人提起的处境，一把老椅子背后的四十年——不是被他否认了，是被他安排在了桌子外面，等着有人替它们说话。

这一动作，和本系列几卷有关系，要写清楚：

它和第 172 号卷的「两把一样的椅子」同族：那一卷看的是椅子——坐上桌的人被预设成一样的；本书看的是入场券——只有话能换到座位。椅子，本来就是话的座位。

它和伽达默尔卷的「把三界收进语言一界」相近，但不是一回事：伽达默尔收的是三块地，把手上和心里的事都收进了语言那一块地；他收的是三个号位，把「东西」和「位置」两种看法，收进了「互动」这一种看法。

它和亚里士多德卷的「倒装」同构：本来是菜、话、座位一起长出一顿饭，他把其中一样当成了另外两样的前提。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那张值班表。　明天可以试：家里排任何一张表之前，先不开会，请每个人私下写一张纸条：「我这边有一件别人可能不知道的难处。」纸条收上来，一条一条摆到桌上，再排表。这是在给菜和座位发入场券。

开会的「无异议」。　明天可以试：会议结束前，主持人问的不只是「有没有意见」，而是「有没有哪件事，大家都知道、但今天没提」。

孩子说「没事」。 明天可以试：孩子说没事，你去看他的东西——书包、手机里最常打开的应用、最近常穿的那件衣服。菜不会说话，但它一直在桌上。

一个说不出口的老人。　你母亲从来不说自己孤单。明天可以试：数一数她最近打来的电话，比去年多了几次。一号位的东西，常常先于话。

◆ 八、许家读到这里

许家商量过年回不回老家。

每个人都给了理由。许峻说假期短，来回累；陶然说一朵要补课；一朵说她想回，老家有狗。讲到最后，决定不回了。

爷爷一直没说话。

那天晚上，陶然在阳台上看见爷爷拿着老家那串钥匙，一把一把地摸。

第二天，她跟许峻说：昨天那场讨论，桌上缺了一样东西。

许峻问：什么？

陶然说：爸那串钥匙。它没开口，可它一直在。

那一年，他们提前三天，回了老家。

白话小词典

「凭话入座」是什么：本书给他的收回动作起的名字——任何东西，要先被说成一个主张，才能在理性的桌上有座位。不是什么：不是说他否认世界和自我；是说它们要经一句话才能进门。

「入场券」是什么：本书的比喻，指「一句可以被检验的主张」。不是什么：不是说话好听就能进；是能被问「凭什么」、也能给出理由的那种话。

带走的话

他打开了圆桌，又定下一条规矩：菜要先被说成真，座位要先被说成理——凭话入座。

小账

小账一：开门——世界与自我都在交往里显现，谁也不能独占理性；关门——一号位与三号位只能凭一张「话」的入场券上桌。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鱼、腰、钥匙都在桌上，却要等人把它们说成一句话，才算数。

第 13 章

「你不能不同意，因为你正在说」：施为矛盾与同一支笔

一句话：他最锋利的一把刀，砍的是别人脚下的地；轮到自己脚下，那块地被写成了「一开口就已经站在上面」。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拿来驳倒别人的那一招，敢不敢拿来对准自己？一个动作——写下你最常用的一句「你这是自相矛盾」，再用它问一遍自己。一个提醒——「绕不过去」和「不许追问」，看起来很像，其实是两件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跟一个朋友争论。他说：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对错，都是各人的看法。

你说：那你刚才这句话，是对的，还是只是你的看法？

他愣住了。

你赢了这一回合，心里很痛快。这一招，叫「用你的话打你」：他说出来的那句话，本身就和他要说的意思打架了。

这一章要讲的，是哈贝马斯怎样把这一招练成了一把哲学上最锋利的刀——以及这把刀，最后指向了哪里。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一把刀

这一招，有个名字，叫「施为矛盾」。意思是：你说的内容，和你说这句话这个动作本身所预设的东西，互相打架。

他用这把刀，砍过好几个人。

砍怀疑论者：一个人论证说「道德规范没法被理性证成」。可他在论证，论证就预设了一些规矩——不说谎、不压人、让别人能反驳。他正在用这些规矩，去否认有这样的

规矩〔核：《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所收《商谈伦理》一文，1983，大意；此论证他取自阿佩尔〕。

砍尼采、福柯、德里达：他们用理性去揭发理性，说理性不过是权力、是压制、是一种修辞。可他们在写书、在论证、在要读者被说服——他们用着理性的一切规矩，去宣布理性不成立。一种要把理性连根拔起的批判，自己站在哪里呢〔核：《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大意〕？

本系列《西方哲学 2500 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里，这把刀出现过三次，都在「众刃」一栏里：他是砍别人磐石的那几把刀之一。

这把刀，问的是一个发生学的问题：你站的那块地，是从哪儿来的？　你批判一切，那你脚下这块批判的地，谁给你的？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是一把好刀。　它逼着每一个批判者交出自己的立足点：你不能一边拆掉所有的地，一边自己还站着。这一问，福柯晚年是认真回应过的——他后期转向「主体怎样对待自己」的伦理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回答这一问。本系列否定序列里记过这一笔。

而且，他自己用这把刀时，比他的朋友阿佩尔收得更克制。阿佩尔认为，这一招能给理性找到一块「最终的地基」，谁也驳不倒；他没有跟到底。据常见的研究，他把这一招看成一种「弱的」论证：它只说明我们眼下找不到别的替代，并不证明永远没有替代，它本身也是可错的〔核：常见研究的概括，大意，待核原文〕。

这一处克制，要记在他的账上。

◆ 四、同一支笔

本系列从否定序列那里借来一个装置，叫「同一支笔」：把一个人挥刀砍前人时用的那一句，和他给自己立地基时用的那一句，并排放在一起，看看中间换了什么语法。

挥刀句：对福柯、德里达，他问的是——你脚下站的那块地，从哪里来？这是发生学的语法：查来历，不许免检。

磐石句：对他自己的地基，他说的是——讲理的人在讨论里，不可避免地要预设一些条件：人人可以参加，人人可以提问，没有强制，只有更好的理由说了算。这些预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想否认它们，就得先用它们〔核：《商谈伦理》，1983，大意；德文用词待核〕。

两句并排放，你会看到：对别人，他问「你的地从哪里来」；对自己，他说「我的地，你一开口就已经站在上面了」。

一个是查来历，一个是免来历。同一支笔，换了一种语法。

◆ 五、接缝在哪一个词上

本系列的规矩是：偷运不是一个抽象的倾向，它发生在一个词上——一个还在正在成形里的东西，在这个词上被宣布为定型，并且封了顶。

在他这里，候选的那个词，是「不可避免的」。

他早年讲「理想言谈情境」时，有一种很有分寸的说法，大意是：这是讨论的参与者相互之间的一种假定，它是反事实的——现实中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却又是在讨论中不可避免要做出的〔核：《真理理论》，1973，大意；原文与页码待核〕。

注意这一句里的两个词。

「反事实的」：这是一个留了余地的词。它承认这张圆桌从来没真正摆出来过，它只是一个我们朝着走的方向。这是正在成形的标记。

「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封顶的词。它说，你没法不这样假定，你一开口就已经在这样假定了。它把那张从没摆出来过的桌子，变成了一块谁也绕不过去的地板。

用本系列的五个语法指纹看，这里有两处：一处是「范畴重新归类」——他不说「这些预设被证成了」，而说「它们不属于需要被证成的那一类，它们是一切证成的条

件」；一处是「比较级封顶」——「不可避免」的意思，是「你永远到不了它后面去」，于是它在结构上就查不到来历了。

◆ 六、这一处接缝，本书定到什么程度

本系列有三条认输的教训，第一条是：别读漏正在成形的标记。维特根斯坦写的是「这时我倾向于说」，「倾向于」三个字被读漏，指控就只能降为存疑。

所以这里要老老实实地说：他的原文里，「反事实的」和「不可避免的」是写在一起的。 他没有丢掉那个留余地的词；他晚年也一再说，这些预设是可错的，是「弱的」先验论证。

本书因此只把这一处定为「半升格」：他没有宣布找到了最终的地基；他宣布的是，眼下没有替代。 可「眼下没有替代」这句话，在他后来几十年的书里，一直承担着「不许绕过去」的功能——商谈伦理、民主理论、法律理论，都站在这块地板上，从没回头问过这块地板本身是在哪片土里长出来的（第 9 章已经写出了它的来历）。

核验状态：两段原文目前均为转述，德文用词与页码〔待核〕。核到原文后，若发现他在关键处始终保留了「反事实的」「可错的」这类限定，且这些限定在他的体系里真的起作用，本章的「半升格」降为存疑，判决一收窄一句；若核到的原文里，限定在后来的著作中消失，本章升为已核。无论哪种结果，都照登，不回头改原文。

复查补记（统稿本 v1.2）。原文找到了。据研究文献的转引，那一段说的是：理想言谈情境既不是一个经验现象，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构想，而是讨论中不可避免地、相互做出的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可以、但不必是反事实的」；即使它被反事实地做出，它在交往过程中也是一个「起作用的虚构」；所以他宁愿把它叫作一种「预期」，一种对理想言谈情境的先行把握〔核：《真理理论》，1973，原载 Fahrenbach 编《现实与反思》第 211—265 页，重印于《交往行动理论的预备研究与补充》，1984，第 127—183 页；三处关键词据二手文献转引核实，原书页码待核〕。

两处要照实改正。一，两个词不在「同一句」里，而在同一段的前后两句里。二，「反事实的」不是一个定语，而是「可以、不必」——他连这一点都说得很小心，并且宁愿换一个更像「正在成形」的词：预期。

他后来的书里，这一类限定也一直在起作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整本书，就建在「事实性」和这种理想化的「效力」之间的张力上〔核：《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一章，大意〕；《真理与论证》又把「真」和「证成」分开（第 32 章）。

按本章事先写下的规矩：限定保留，而且起作用——「半升格」降为存疑，判决一收窄一句：二号位被当成了最可靠的一位，但他自己给它留了门。

本书能保留的，只剩上一段的后半句：这扇门，他后来几十年的书里没有回头走过——商谈伦理、民主理论、法律理论，都站在这块地板上，没有问它是在哪片土里长出来的。这一句是本书对它在体系里起的作用的读法，不是他原文的毛病。结果照登，前面几段不回头改。

这一句也要能被推翻，与第 37 章合并登记为一条「门的条件」（附录戊）：若能找到他因为经验研究或世界的顶回，改动了某一条讲理的规则本身——而不只是它的表述——这一句撤回。1999 年的实在论转向，改的是「真」这一种有效性主张的意思，不是讲理的规则本身，本书判它不触发；读者若判它触发，就按这一条执行。〔命题身份：前半为原典，据二手转引；「门自留而不走」为本书解释〕

◆ 七、SDE 量一量：二号位＝二号位

把这一章放回三个号位。

第 12 章写了前两式：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F（二号位）。这一章写的是第三式：

> **二号位＝二号位。**

二号位是自己证明自己的。互动的条件，由互动来担保：你想否认讲理的规矩，你一开口，就已经在讲理了。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闭环，也正是这个闭环，让二号位当了家。一号位和三号位都要从它那里拿入场券；它自己，不用拿。（第六节的复查补记已把这一句收窄：他没有说它自证，他把它当作最可靠的一位，并给它留了门；本书说的「自证」，是它在他后来几十年的书里起的作用。）

SDE 的看法是：三个号位里，没有哪一个能自己证明自己。 话之所以能说，是因为有一副能说话的嘴（一号位）和一片允许你开口的场（三号位）。第 1 章那个说话吃力的孩子，最知道这一点。一个能自己证明自己的二号位，是一个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抹掉了的二号位。

本系列有一条总原则：反身的发生不可自我封顶。SDE 自己也不例外——本书第 48 章会给 SDE 写死法。这里只说一句：一个说「你一开口就已经站在我上面」的地基，是一种最温和、也最难察觉的封顶。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你最常用的那一招。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在争论中最常用来驳倒别人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这是双标」「你这是自相矛盾」「你也不是没做过」。写下来，然后用它问一遍你自己。

家里的「为你好」。 父母常说：我这是为你好，你不听就是不懂事。这一句也是一个闭环：你一反对，就证明你不懂事。明天可以试：说「为你好」之前，先说出你凭什么知道这样对他好。

单位的「大家都同意了」。 会上的规矩是少数服从多数。有人质疑这条规矩，就有人说：那我们投票决定要不要这条规矩。明天可以试：记住，有些规矩的来历，不能用它自己来决定。

一句「这没什么好讨论的」。 明天可以试：下次听到或者说出这句话时，停一下，问：它是真的没得讨论，还是我们不想讨论它的来历？

◆ 九、许家读到这里

一朵最近学会了一句话：你这是自相矛盾！

她用它对付了爸爸（说不许玩手机，自己却在玩），对付了妈妈（说不许挑食，自己不吃香菜），对付了爷爷（说要早睡，自己看电视到十一点）。

大人们都被她说得哑口无言。

陶然读完这一章，问她：那你呢？你说「我们家要讲理」，可你上次输了一局棋，把棋子扔了一地。

一朵脸红了，想了半天，说：那是因为我还小。

陶然笑了：你看，你也给自己留了一块不许问的地方。

一朵说：那你们也有。

那天晚上，一家四口每人说了一件「自己不许别人问」的事。说到爷爷，爷爷说：老家那张八仙桌，谁也不许说它旧。

白话小词典

「施为矛盾」是什么：你说的话的内容，和你说这句话这个动作本身所预设的东西，互相打架。不是什么：不是一般的说话前后不一；它说的是「你一开口，就已经在用你要否认的东西」。

「同一支笔」是什么：本系列的装置——把一个人对别人用的语法，和他对自己用的语法并排放。不是什么：不是说他虚伪；是说一个立足点，对站在上面的人是透明的。

> **带走的话**
>
> 他用一把好刀问每个批判者「你的地从哪里来」；轮到自己，他说「这块地，你一开口就已经站在上面了」。

小账

小账一：开门——施为矛盾之刀，逼每一个批判者交出立足点；关门——对自己的地基用「不可避免」封顶，二号位＝二号位（接缝复查后：存疑——他给这块地板留了门：预期、可错）。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二号位自己不用入场券；它发券，也给自己免了券。

第 14 章

本编总账：同出一根——一个互动的三次展开

一句话：他的三大核心不是三套学说，而是同一个「互动」在手上、心里、脑子里三块地上的三次展开。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身上那几件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是不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一个动作——把你最近的三次烦恼写下来，找一找它们共用的那一个根。一个提醒——根找准了，枝叶才看得清。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个朋友跟你诉苦：工作上，总觉得领导不理解他；家里，总觉得老婆不体谅他；跟父母，也总是说不到一块去。

三件事，听起来毫不相干。

你听了半天，忽然说：你是不是每次都在等别人先开口问你？

他愣住了。三件事，一个根。

◆ 二、他的三大核心

他一生写了四十多本书，可以收成三大核心。

公共领域。1962 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2022 年《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一头一尾，隔了六十年。讲的是：一群私人聚在一起，讨论公共的事，靠的是理由，不是身份。

交往行动。1981 年《交往行动理论》。讲的是：人和人为了弄清一件事而说话，这种行动有它自己的理性；社会就是靠这种行动，一代一代把意义、规范和「我」传下去。

商谈。1983 年的商谈伦理，到 1992 年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讲的是：一条道德规范、一部法律，要正当，得让所有受影响的人在一场讲理的讨论里都能认下。

三大核心，一个讲场子，一个讲人，一个讲规矩。看起来是三套学说。

◆ 三、同出一根：三道关

本书的根，是二号位中心。本系列的规矩是：一个中心要立得住，得过三道关。

第一关，同出一根：三大核心，都能从这个中心推出来。

公共领域，是二号位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搭起来的场子：咖啡馆、报纸、广场，让话可以流动的地方。

交往行动，是二号位在心里「我、你、他」那块地上长出来的东西：人和人在话里互相理解，「我」也在话里长成。

商谈，是二号位在脑子里的道理那块地上立起来的规矩：规范和法律，都要经过一场讲理的讨论，才算正当。

三样都能从「理性住在两个人之间」推出来，一样不落。

第二关，有他自己的话作锚。

他说过，从目的理性到交往理性，是一次范式的转换〔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大意〕；他说过，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耗尽〔核：《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十一讲，大意〕；他说过，个体化是通过社会化完成的〔核：《后形而上学思想》，大意〕；他说过，客观世界是一切可以对之作出真陈述的东西的总和（第 12 章）。四处原话，都指向同一个根。

第三关，能展开：用另一组三视角展开，正好对上三大核心。

中心在三个号位里；展开用三块地。三块地乘上他那一个号位，正好三格：

三块地	他的二号位在这块地上的样子	对上的核心	本书主场
手上碰的（现实界）	场子：咖啡馆、报刊、议会	公共领域	第四编

三块地	他的二号位在这块地上的样子	对上的核心	本书主场
心里的我你他（自我界）	交往：理解、社会化、生活世界	交往行动	第五编
脑子里想的（理念界）	论证：规范的证成、法	商谈	第六编

三关都过了。所以本书的母题可以写成一句话：

> **他的三大核心不是三套学说，而是同一个「互动」在现实、自我、理念三块地上的三次展开。**

◆ 四、为什么不叫它「主体间性」

读过一点哲学的人会问：这不就是「主体间性」吗？他本来就被叫作主体间性哲学的代表人物。

本系列有一道闸门，专门防这种情况：一个中心的名字，要是一换成已有的标签就说完了，它就没有带来新东西。

「主体间性」这个词，说的是理性在两个主体之间。它没有说出下面几样：

第一，二号位＝二号位的那个闭环——互动自己证明自己（第 13 章）。

第二，一号位成了影子、三号位空着——菜和座位要凭话入座（第 12 章）。

第三，三块地上的三格互动互相改写，却只凭话改写——场子、人、规矩，谁也绕不过话（第七编）。

第四，另一种中心的对照——一张按座次摆的八仙桌，站在三号位上（第八编）。

有这四样，「二号位中心」就不是「主体间性」换了个说法。这一点，全书写完后交给别人独立去评，本书自己不打分。

◆ 五、病根：为什么非收成这一根不可

第一编和第二编已经记下了几条病根，这里收在一起，标「待验」：

一，一个吞人的「我们」。十五岁那年的塌方，让他不再给任何「我们」一把椅子，三号位从此是危险品（第 2 章）。

二，一个要推不倒的地基。见过塌方的人，要一样怎么都拿不走的东西；「一开口就已经在了」的那几条，看起来最拿不走（第 6、13 章）。

三，器具看不见。他那一代人讲理用的语言、报纸、大学，对人人一样，就被约掉了，只剩下「讲理的人一般」（第 6 章）。

四，一条路的尽头。语言转向走到他这里，二号位被推到了最前面（第 9 章）。

五，那张嘴。一个被「听不懂」伤过的孩子，把「被听懂的条件」写成了人人都有的装备（第 1 章）。

五条病根，不是五条罪状。它们说的是：他那片土里，长不出「三个号位轮流做主」这个看见。

◆ 六、编末总账

看见清单：理性在人和人之间的追问里（第 11 章）；「我可能错」进了地基（第 11 章）；被管者也是作者（第 11 章）；世界和自我都在交往里显现，谁也不能独占理性（第 12 章）；施为矛盾之刀，逼每个批判者交出立足点（第 13 章）；三大核心同出一根（第 14 章）。

收回清单：菜要说成真，座要说成理——凭话入座（第 12 章）；二号位＝二号位，地基自证、免了入场券（第 13 章）；「反事实的」旁边写上「不可避免的」，一张没摆出来的桌子成了地板（第 13 章，复查后存疑）。

本编总判断：

> **他把理性搬上了圆桌，却让话一样当了门票、当了地板、当了家。**

本编的替换物：一张饭桌。菜、话、座位三样并立，谁也不给谁发入场券。话照样是话，一样也不少讲；只是菜可以自己上桌，座位可以自己长。

下面三编，把这一根在三块地上的三次展开，一编一编拆开看。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你的三件烦心事。　明天可以试：写下最近让你烦心的三件事，一件工作、一件家里、一件自己。然后问：这三件事，卡在菜上、话上，还是座位上？如果三件都卡在同一个号位上，那可能就是你的根。

一个总是「讲不通」的家。　明天可以试：如果你们家总在吵，而且每次都在「讲道理」上吵，也许问题不在道理。去看看桌上有什么东西没人提，看看每个人坐在什么位置上。

你带的团队。　明天可以试：团队里的问题，如果每次都靠开会讨论解决，开完会又重演，那就不是讨论得不够。去看工具、预算、工位（一号位），去看谁和谁是一伙、谁在团队里没有位置（三号位）。

◆ 八、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把自己最近的三件烦心事写在纸上：

工作——新来的领导总否定我的方案。家里——和爸为老家房子的事说不到一块。自己——总睡不好。

陶然看了，说：三件事，你都在等一个「说法」。等领导给你一个说法，等你爸给你一个说法，睡不着也是在脑子里跟自己要一个说法。

许峻说：那我该怎么办？

陶然说：领导那边，你去看看他们部门今年的预算；你爸那边，你陪他回一趟老家，看看那房子；睡觉的事，你别想了，每天晚上跟我下楼走半小时。

许峻说：一样都没讲道理。

陶然说：道理你讲得够多了。

白话小词典

「同出一根」是什么：几件看起来不相干的事，都能从一个根上推出来。不是什么：不是硬把几件事拼在一起；三件里有一件推不出来，就不算。

「母题」是什么：本书一整本要围着转的那一个主题——一个互动的三次展开。不是什么：不是书里的一个话题；它是全书各编的共同来历。

带走的话

三大核心，一个根：同一个互动，在手上搭了场子，在心里长了人，在脑子里立了规矩。

小账

小账一：开门——他把场子、人、规矩三件事，都从「人和人之间讲理」这一根上长了出来；关门——三块地上只长同一格，菜与座位在每一块地上都得凭话入座。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一根柱子插进三块地，三块地上都只放话。

第 四 编

上编 · 现实界的互动：公共领域——场子有了，门和菜不在

编　序

这一编七章，讲他的二号位中心，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长成了什么：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一个场子，一片实实在在的地方——咖啡馆、沙龙、报纸、广场、今天的业主群和评论区。他第一个给这样一个场子写了出生日期，也写了它衰败的过程。这是他打开的一扇大门：场子是长出来的，也会死。

可是在他的写法里，这片场子的价值，全在场子里流动的话上。至于门口站着谁（三号位），桌上摆着什么东西（一号位），不在讨论之内。

第 15 章讲十八世纪咖啡馆的三个特点。第 16 章讲公众从读者变成观众。第 17 章讲门口那张名单。第 18 章讲那些只能被谈到、上不了桌的东西。第 19 章先还公道：他后来的两轨模型，给公共领域装上了「感应器」。第 20 章是本书的建构：一只门铃，叫「阈启」。第 21 章是本编总账。

这一编给判决二供证据。

第 15 章

楼下的业主群：十八世纪咖啡馆的三个特点

一句话：他给「大家一起讲理」的场子写了出生日期：它长在十八世纪的咖啡馆里，有三个特点。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所在的群里，说话的分量是看理由，还是看身份？一个动作——在群里提一件从来没人敢问的事。一个提醒——一个场子不是天生就有的，是一群人一次次在那儿说话，说出来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们小区有一个业主群，五百多人。

平时，群里是卖菜的、找猫的、抱怨快递的。有一天，物业突然宣布涨价。群里炸了。

一开始是骂。骂了一天，有人发了一张表，列出物业这三年的收支；有人查到了本市的收费标准；有人说，我是律师，我们可以这样那样。群里开始有了理由，理由和理由开始碰。

三个星期后，业主们选出了几个代表，去和物业谈。

那三个星期里，你们的业主群，变成了一个十八世纪的咖啡馆。

◆ 二、这个场子是怎样长出来的

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地方。

伦敦有几千家咖啡馆〔核：常见记载，具体数字待核〕。商人、律师、医生、作家，花一个便士买一杯咖啡，就能坐下来读当天的报纸，和不认识的人争论时事。巴黎有沙龙，贵妇人的客厅里，哲学家和银行家一起谈文学、谈政治。德国有读书会和桌边聚会。

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里说，这些地方先是谈文学、谈戏剧，后来就开始谈政治：国王的税该不该这样收，战争该不该打〔核：《结构转型》，1962，大意〕。

这片新地方，夹在宫廷和家庭之间。宫廷是国王的，家庭是私人的；这里是一群私人，聚在一起，讨论公共的事。他把它叫作「公共领域」。

土，是一个正在变化的欧洲：商业兴起，印刷便宜了，识字的人多了，邮路通了，城市大了。路，是一次次的争论，从文学到政治，从咖啡馆到报纸再到议会。形状，是一种新的力量：公众的意见。

◆ 三、他到底说了什么：三个特点

他说，这些场子虽然各不相同，却有三个共同的特点〔核：《结构转型》第二章，大意〕。

第一，不看身份。　在咖啡馆里，一个伯爵和一个书商争论，比的是谁的理由好，不是谁的地位高。至少，大家都假装是这样。

第二，什么都可以问。 以前只有教会和国王才能解释的事——一本书该怎么读，一条法律对不对——现在一群普通人拿来讨论了。

第三，原则上谁都能进。　只要你能读、能说，你就可以加入。这个场子不属于某一个小圈子。

打个比方：一个好的业主群，也有这三个特点。不管你是哪栋楼的、做什么工作的，说话有理就有人听；物业的账可以拿来问；谁都可以在群里发言。

别误会：他没有说十八世纪的咖啡馆真的做到了这三条。他说，这三条是这些场子自己宣称的原则——它们常常做不到，但它们把这三条立成了标准，现实就可以被这个标准来问。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给了一个场子出生日期。

在他之前，人们常常以为，「民主讨论」是人类天生的一种东西，或者是古希腊传下来的一种制度。他说，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公众意见」「舆论」，是在十八世纪一片具体的土里长出来的：咖啡、印刷、邮路、识字、市民的家庭。它有生日，就会有衰败；有衰败，就可以重建。

这是一个彻底的发生学视角。本系列萌芽卷讲过，一个新说法要撬得动，靠的不只是洞见，还要有「落点」——判据、标准、管道。他在 1962 年就把公共领域写成了这样一个落点：一个让话可以流动、可以落地的场子。

这一扇门，全书一步不退。

◆ 五、SDE 量一量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十八世纪的咖啡馆。

二号位上：话在流动，理由在碰，公众意见在长。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格。

一号位上：咖啡本身。那一杯一便士的咖啡，是从殖民地运来的；那张桌子，那份报纸，那条邮路，那所房子。没有这些东西，话流不起来。他也写了这些条件——市场、印刷、家庭——可在他的写法里，它们是「条件」，是让场子成立的背景。话一旦流起来，东西就退到了幕后。

三号位上：谁坐在这张桌边。咖啡馆的门口，女人很少进去，穷人进不起，不识字的人进不去。「不看身份」「谁都能进」，是这片场子宣称的原则；可谁在这片场里有位置、谁没有，不在它讨论的话题里。

他写出了一个场子的生日，却只给场子里的话写了传记；场子里的东西和门口的名单，成了布景。

第 16 章看东西怎样回头改了这个场子；第 17 章看门口那张名单。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你的业主群。　用他的三个特点量一量。明天可以试：在群里注意一次，看有人提出一个好理由时，大家是看理由，还是先看他是哪栋楼的、是不是业委会的人。

家长群。　家长群常常是一个只剩「收到」的群。明天可以试：挑一件大家私下都在议论、群里从没人问的事，礼貌地问一次。你在做十八世纪咖啡馆里的第二件事：把原来不许问的事，拿来问。

单位的内部论坛。　明天可以试：如果你是管事的，在论坛上开一个栏目，规定发言不署职务，只署名字。看看话的分量会不会变。

一个你没进去过的场子。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大家都在讨论事情的地方，你却从来进不去——一个老乡会、一个行业群、一个圈子。它的门，是怎样的？

◆ 七、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在业主群里潜水三年，从没说过一句话。

物业涨价那一回，他看了三天，终于发了一段话：列出了他查到的本市标准，最后加了一句「供大家参考」。

没想到有十几个人回复他。有人私信他，说：你说得有道理，你愿不愿意当代表？

那天晚上，他很兴奋，跟陶然说：我在群里说话，有人听。

陶然说：你发言那天，是不是改了群昵称？

许峻一愣：对，我把「峻峻爸爸」改成了「许峻 七栋」。

陶然说：你看，你自己也知道，话要被听，先得在那个场子里有个位置。

白话小词典

「公共领域」是什么：一群私人聚在一起，靠理由讨论公共事务的场子。不是什么：不是政府，也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地方；咖啡馆、报纸、业主群，都可以是它的一个样子。

「公众意见」是什么：在这样的场子里，经过争论形成的看法。不是什么：不是民意调查的数字，也不是网上转发最多的那一条。

> 带走的话
>
> 他给「大家一起讲理」的场子写了出生日期；可在他笔下，场子里的咖啡和门口的名单，都成了布景。

小账

小账一：开门——公共领域有生日、有土、有路，可以衰败，也可以重建；关门——一号位的东西退为条件，三号位的门不在议题里。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杯咖啡、那条邮路自己就在桌上；在他的写法里，它们只是话的舞台。

第 16 章

从读者到观众：一个场子是怎样变样的

一句话：他看见了东西会回头改写场子——报纸成了商品，读者成了观众；可他只把这看成一种病。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在群里，是在说话，还是在看别人说话？一个动作——一周里，在一个群里认真回一次别人的理由，而不是转发。一个提醒——工具会改人，不只是会坏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们家的家族群，刚建的时候，每天有人聊天。谁家孩子考试了，谁身体不好，大家都在里面说。

几年以后，群里只剩下两种东西：转发的养生文章，和逢年过节的「收到」「新年快乐」表情包。

大家都还在群里，都在看。可是没有人说话了。

一个本来说话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看的地方。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再封建化

1962 年那本书的后半部分，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变化。

十九世纪以后，报纸越来越大，越来越靠广告赚钱。报纸不再是一群人讨论的延伸，而成了一门生意。再往后，有了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公众意见，从一群人争出来的东西，变成了可以被制造、被管理的东西〔核：《结构转型》后半部，大意〕。

他说，公众从「对文化进行讨论的公众」，变成了「消费文化的公众」。人们不再在一起争论，而是各自坐在家里，看别人表演〔核：大意〕。

他给这个变化起了一个很重的名字：再封建化。　在封建时代，国王和贵族在民众面前「展示」自己的权威，民众只是看。现代的政治和商业，又回到了这种样子：在公众面前展示，要的是掌声，不是理由〔核：大意〕。

六十年后，2022 年，他九十三岁，又写了一本小书，讲互联网和社交平台。他说，平台让每个人都能发言，可公共领域也碎成了无数个小圈子，大家各说各的，没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来检验彼此的理由〔核：《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与协商政治》，2022，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看见了一件大多数哲学家没看见的事：东西会回头改写说话的场子。

报纸、广告、电视、平台——这些都是一号位上实实在在的东西。它们不说话，可它们改变了人和人怎样说话。一个本来靠理由流动的场子，被一套商业的、技术的东西，改成了一个靠注意力流动的场子。

这就是本系列说的「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他在 1962 年就写出了一次大规模的回写，而且写得非常具体。

这也是本系列第 120 号卷说他「没赶上生成机器」时的那层意思的前一半：他其实很早就知道，工具会改变公共领域；他没赶上的，只是最新的那一种工具。

◆ 四、SDE 量一量：只准衰败的一条路

那么，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他把这一次回写，只写成了一种衰败。

在他的叙事里，公共领域的路是这样的：十八世纪长出来，达到一个高点；十九、二十世纪被商业和传媒侵蚀，一路往下；要重建，只能靠重新立起讲理的规范——回到那三个特点。

东西回头改写场子，在他那里只有一个方向：变坏。

SDE 的看法是：回写没有预定的方向。东西改了场子，场子也会回头改东西；新的场子里，会长出新的说话方式，有些更坏，有些从来没有过。

举一个例子。今天的直播间里，主播说一句，弹幕刷一片。按他的眼光看，这是典型的「观众」：人们不再争论，只是看、只是刷。可有时候，一场直播里，弹幕里的人互相纠正、互相补充，主播被弹幕里的一个问题问住，第二天去查了资料回来道歉——这是一种新的讲理方式，它不像咖啡馆，却有咖啡馆的一部分精神。

用三个号位说：他看见了一号位（传媒）改写二号位（话），却只把它看成一号位对二号位的侵犯。他没有让一号位成为一个可以和二号位一起长出新东西的伙伴。 在他那里，东西要么是舞台，要么是入侵者。

这是二号位中心在这块地上的一个后果：东西不能自己上桌，所以它一上桌，就只能是来捣乱的。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那个只剩表情包的家族群。 明天可以试：不要抱怨群里没人说话。你先在群里发一张老照片，问一个具体的问题：「这是哪一年？照片里这个人是谁？」一个具体的东西，常常比一句「大家多聊聊」更能让一个场子重新说起话来。

孩子刷短视频。 一朵刷视频，一刷一个小时。明天可以试：别只说「别看了」。挑一个她刚看过的视频，问她：「你觉得这个人说得对吗？哪一句你不同意？」让观众，再当一次读者。

单位的公众号。 单位的公众号只发领导讲话，没人看。明天可以试：开一个「一线来稿」的栏目，让一线员工写一件具体的事。

你自己的一天。 明天可以试：数一数，今天你在各种群和平台上，说了几句自己的话，转发了几条别人的东西，看了多久。三个数字，就是你今天在公共领域里的样子。

一个新工具。　家里第一次用智能音箱，一朵每天跟它说话。明天可以试：别急着担心。观察一周，看它改变了家里人说话的方式没有——变坏了，还是多了什么以前没有的？

◆ 六、许家读到这里

许家的家族群，叫「许氏一家亲」，一百二十人，平时只有表情包。

读完这一章，一朵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老家那张八仙桌，桌面上那道烫痕。她打了一行字：「这道痕是怎么来的，谁知道？」

那天，群里说了三百多句话。

大伯说是许峻七岁打翻火锅；二姑说不对，是更早，是爷爷年轻时候喝醉了打翻的；有人说那张桌子是太爷爷从镇上木匠那里买的，有人说是分家时分来的。说着说着，大家开始讲那些年的事，讲到半夜。

爷爷一句话没打，可他一直开着手机，看到半夜。

第二天早上，陶然跟许峻说：你看，一张照片，比一百个表情包管用。

许峻说：是那道烫痕管用。它自己上了桌。

白话小词典

「再封建化」是什么：他给公共领域衰落起的名字——讲理的公众变成了看表演的观众，公共场合只剩展示。不是什么：不是真的回到封建社会。

「回写」是什么：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不是什么：不只有变坏一个方向；东西改了场子，也可能长出从来没有过的说话方式。

带走的话

他看见了东西会改写说话的场子，却只把这写成了一种病：在他那里，东西要么是舞台，要么是入侵者。

小账

小账一：开门——写出了一次大规模的回写：传媒改写了公共领域；关门——回写只准朝衰败一个方向走，一号位不能当长出新东西的伙伴。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报纸、电视、平台自己上了桌，可在他那里，它们一上桌就只能是捣乱的。

第 17 章

门口那张名单：谁在这片场里有位置

> 一句话：他写了场子里的话，却没写场子的门——谁能进来、谁站在外面，在他的桌上不是一个议题。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在的那个群，谁不在？一个动作——下次开会前，数一数这件事影响到的人，有几个在场。一个提醒——一张桌子讲理讲得再好，也管不到门外。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们村要修路，村里开会商量。来的都是各家的男人。

会开得很好。有人说走东边近，有人说走西边省钱，理由一条一条摆出来，最后大家投票，选了东边。

路修好以后，你母亲说：东边那条路，正好从我们晒谷子的场上穿过去了。

开会那天，没有一个晒谷子的人在场。

那场会讲理讲得很好。可桌子只有那么大，门只开了那么宽。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别人又说了什么

1962 年那本书出版以后，他收到了很多批评。最有名的一篇，是 1990 年美国哲学家弗雷泽写的〔核：弗雷泽《重思公共领域》，1990，大意〕。

她说了三件事。

第一，十八世纪那些咖啡馆和沙龙，从来就不是「谁都能进」。女人基本进不去；穷人、工人、不识字的人，也进不去。「不看身份」这条原则，恰恰是有身份的人才能享受的。

第二，被挡在门外的人，并没有闭嘴。他们有自己的场子：女人的读书会，工人的俱乐部，教会里的小组。弗雷泽把这些叫作「从属的反公众」——被排除在外的人，自己长出来的公共领域〔核：大意〕。在她之前，德国的内格特和克鲁格也写过「无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核：1972，大意〕。

第三，所以，公共领域从来不止一个。好几个场子，彼此竞争、彼此碰撞；只看那一个有身份的人的场子，就看不见公众意见真正是怎样长出来的。

他怎样回应？1990 年，那本书在德国再版，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新序言，承认这些批评基本是对的：他当年写的那个公共领域，确实排斥了女性和下层；公共领域确实是多个的〔核：1990 年新版序言，大意〕。

他改了。这一点，要记在他的账上。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的三条原则，正是批评他的人手里的武器。

弗雷泽怎样批评他？她说：你说「谁都能进」，可女人进不去。她用的，正是他写下的那条原则。一个场子宣称「谁都能进」，这句话本身就成了被挡在门外的人可以拿来敲门的东西。

这是他的理论最有力量的地方：它立下的标准，让现实可以被这个标准问住。

而且，他被批评以后，公开承认了，改了。一个在自己的书里讲「理由面前人人平等」的人，在自己被批评的时候，也守了这条规矩。

◆ 四、SDE 量一量：他承认了什么，没改什么

他承认了门口有名单，承认了场子不止一个。

可是，在他后来的整个理论里，有一件事一直没变：「谁在这张桌边」这件事，是讨论开始以前的条件，而不是讨论本身要处理的议题。

他的商谈原则说：一条规范要正当，得让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在讨论里认下它。这句话很好。可是，谁算「受影响的人」？谁来判定？被挡在门外的人，要怎样才能进门？这些问题，在他的桌子上，要么被假定已经解决了（所有受影响的人都在场），要么要等门外的人自己先说出来——先组织起来，先形成自己的公众，先把自己的事说成一个主张，再来敲门。

用三个号位说：门口那张名单，是三号位上的事——谁在这片场里有一个位置。在他那里，三号位不能自己说话；门外的人要进来，得先拿到二号位的入场券：把自己的处境说成话。

弗雷泽说的「反公众」，其实就是这样一张入场券：被挡在外面的人，先在外面长出一个自己的「我们」，再用这个「我们」的话，去敲大场子的门。

这是一条走得通的路，也是很多人走过的路。可它有一个代价：门外的人，要先付出一场自己的长长的发生，才有资格被这张桌子看见。　晒谷子的女人们要先组织起来、先开会、先推一个会说话的代表——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路已经修好了。

第 172 号卷写过「门口不点名」。本书接着判，只补一层号位上的账：门口的名单不是一句话，是一片场的样子；他的桌子只能听见话，所以名单只好等人说出来。

第 20 章，本书会在这扇门上装一只门铃。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村里修路的会。　明天可以试：任何一件要开会商量的事，会前先列一张表：这件事会影响到谁？表上的人，今天谁在场，谁不在？不在场的，谁来替他们问一句？

家长会。　家长会上来的多是妈妈。明天可以试：如果你是老师，发一份问卷给没来的那一半家长——常常是爸爸，也常常是隔代带孩子的老人。

单位的员工座谈会。　来的都是正式员工。明天可以试：问一问，外包的、实习的、夜班的，他们的事，谁来说？

家里的决定。　　家里决定搬家、换学校、接老人来住。明天可以试：把孩子叫到桌边，把老人叫到桌边。即使他们说不出一个完整的理由，也让他们在场。有些人的位置，要先让他们坐下，他们的话才长得出来。

你所在的「反公众」。　你有没有一个小群，是一群在大场子里说不上话的人自己建的？明天可以试：想一想，这个小群有没有把你们的事，带回到那个大场子里去。

◆ 六、许家读到这里

小区业主代表去和物业谈判，许峻也去了。

回来以后，陶然问：谈得怎么样？

许峻说：很好，大家都讲理，物业也让步了，涨价减了一半。

陶然问：那一楼那几户租房的呢？

许峻愣住了。业主群里只有业主。租房的人不在群里，涨的物业费，最后会算到他们的房租里。

陶然说：你们那张桌子讲理讲得很好。可桌子外面还有人。

第二天，许峻在业主群里发了一条：「下次开会，能不能也请几位租户代表来？」

有人回复：租户又不是业主，凭什么来？

许峻想了半天，打了一行字：「因为他们住在这里。」

他按下发送，才发现，这个理由，他在书里读到过：它不是一句话，是一个位置。

白话小词典

「反公众」是什么：被大场子挡在外面的人，自己长出来的场子（弗雷泽的说法）。不是什么：不是反对公众，是另一个公众。

「门口的名单」是什么：本书的比喻，指一个场子里谁有位置、谁没有位置。不是什么：不是一张真的名单；它常常没写在任何地方，就在那片场的样子里。

带走的话

他听得见桌上的每一句话，却听不见门口那张名单；门外的人，要先长出自己的「我们」，才有资格被这张桌子看见。

小账

小账一：开门——三条原则成了被挡在门外者敲门的武器，被批评后公开改正；关门——「谁在桌边」始终是讨论前的条件，三号位要先换成话才能进门。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晒谷子的场、住在一楼的租户，自己就在；在他的桌上，他们得先被说成一个主张。

第 18 章

菜没上桌：钱、身体、屋子只能被谈到

> 一句话：在他的场子里，钱、身体、屋子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只能以「被谈到」的方式在场；它们一旦自己动起来，就被叫作「系统」。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最近吵的那件事，背后是哪一样不会说话的东西在推？一个动作——吵架时，把桌上、屋里、手上的东西列出来，和理由放在一起看。一个提醒——东西不说话，不等于东西没在判。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对年轻夫妻，为了要不要生二胎，吵了半年。

妻子的理由：一个孩子太孤单。丈夫的理由：两个孩子太累。理由一条一条摆出来，都站得住。吵到最后，谁也没说服谁。

有一天，他们去看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回来的路上，丈夫说：要是住这里，倒也不是不行。

半年的理由没说通的事，一套房子的面积说通了一半。

不是理由不重要。是那套房子，一直坐在他们的桌边，没开过口，却一直在投票。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系统与生活世界

他把现代社会分成了两块。

一块叫生活世界：家庭、朋友、邻里、公共讨论——人和人靠说话、靠互相理解，把日子过下去、把规矩传下去的地方。第 24 章细讲。

一块叫系统：市场和国家的行政。这里的事，不靠说话来协调，靠两样东西：钱和权力。他叫它们「导控媒介」——用不着互相说服，一个价格、一纸命令，就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协调行动〔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1981，大意〕。

老看法：社会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怎么翻：现代社会有一部分已经脱离了人和人之间的说话，自己运转起来了。打个比方：你去自动售货机买饮料，不用跟任何人商量，投币，出货。别误会：他不是说系统是坏东西。他说，没有系统，现代社会一天也转不动；问题只在于它不该越界（第 25 章）。

那么，在公共领域这张桌上，系统里的东西——钱、房子、一个人的身体——怎么进场？

它们只能以「被谈到」的方式进场。　公共领域的作用，是把社会里的问题「提成议题」：有人说出来，有人争论，形成公众意见，再施压给议会和政府〔核：《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大意〕。一套房子太贵，要有人把它说成「房价问题」；一个人的身体被工厂损伤了，要有人把它说成「劳动保护问题」。东西本身不上桌，上桌的是关于东西的话。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看得很准：钱和权力，会绕过说话。

一件事，本来该大家商量，结果一个价格就决定了；一件事，本来该讲理，结果一纸命令就定了。他给这种绕过起了名字，还划了一条线：这件事该归市场和行政，那件事该归大家商量。本系列第 120 号卷说，这把尺子最有用的地方，是它让人一件一件去问：这件事，该归哪一边？

而且，「提成议题」这一步是真的重要。多少苦处，就是因为没人把它说成一个公共问题，才被当成了个人的倒霉。一个人加班猝死，是他自己身体不好；一百个人加班猝死，被人说成「过劳问题」，才进了议会。

◆ 四、SDE 量一量：冻住的互动，与只能被谈到的菜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系统」这个词。

在他那里，系统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它本来也是人和人之间的来往——买卖、管理、服从——可它被钱和权力「冻」住了，变成了不用说话也能自己转的东西。用本书的话说：系统，是被冻成了一号位的互动。它像一台机器，站在那里，不说话，只运转。

这个看法很深，本书同意一半：钱确实是冻住的承诺，一纸命令确实是冻住的服从。可是，冻住的东西就只剩下两种命运吗——要么被说成议题，要么越界侵犯？

SDE 的看法是：一号位上的东西，本来就在推。那套房子的面积，那副被损伤的身体，那张八仙桌，它们不是等着被说成话的材料，也不是只会越界的机器。它们和话一起，长出一件事。那对夫妻的决定，是一套房子、两个人的理由、两个人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一起碰出来的。

在他的桌上，菜只有两个位置：被谈到，或者当系统。被谈到，它就成了话的材料；当系统，它就成了话的对手。它没有第三个位置：和话一起，当一个参与者。

这就是判决二的后一半：场子有了，菜不在。

本系列第 172 号卷在这里写过「世界不上桌」。本书接着判，补一层号位上的账：世界不是一个人，它不会敲门说话；可它一直坐在桌边，用它的重量、它的面积、它的疼，替人投票。一张只听得见话的桌子，会把这些票全算作「无效票」。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要不要生二胎、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接老人来住。这类大事，家里常常吵很久。明天可以试：在桌上放一张纸，左边写各人的理由，右边写「不会说话的东西」——房子多大、存款多少、谁的身体怎样、离单位多远、孩子几点放学。两栏一起看。你常常会发现，右边那栏早就投好了票。

单位里的「这是预算的事」。　　一个好方案被否了，理由是「没预算」。明天可以试：别只争理由。去看看预算表，看看它是哪一年、按什么定的。钱是冻住的承诺，可冻住的东西也有来历。

你的身体。　你总说要早睡，道理你都懂，可你还是睡不着。明天可以试：别再跟自己讲道理了。看看一号位：卧室的光、床垫、手机放在哪里。有时候，身体不听道理，只听东西。

一件被说成「个人问题」的事。　你身边有人因为一件事很苦，大家都说「那是他自己的事」。明天可以试：想一想，如果有十个人都遇到这件事，它还是「他自己的事」吗？把它说成一个公共问题——这是他教我们的，照用。

◆ 六、许家读到这里

老家的房子要不要卖，许家吵了一个月。

许峻的理由：老房子没人住，放着也是烂。许峻大伯的理由：那是祖屋，不能卖。道理都对。

爷爷一直没怎么说话。

有一天，老家的邻居打来电话，说房子后墙下雨漏了，再不修就要塌。

那天晚上，许家的讨论一下子变了。不是谁说服了谁，是那面墙开了口。

陶然跟许峻说：你看，那面墙一直在，它就是不说话。它一开口，就是塌。

许峻说：那我们以后，是不是该早点去看看它？

爷爷在旁边说：墙会说话的，你得常去。

白话小词典

「系统」是什么：他说的市场和行政，用钱和权力协调人，不靠互相说服。不是什么：不是坏东西；是现代社会必需的一部分。本书的读法：它是被冻成了一号位的互动。

「提成议题」是什么：把一件事说成一个公共问题，拿到公众面前讨论。不是什么：不是事情本身；一面漏雨的墙，在被提成议题之前，就已经在塌了。

> 带走的话
>
> 在他的桌上，菜只有两个位置：被谈到，或者当系统；它没有第三个位置——和话一起，当一个参与者。

小账

小账一：开门——看见钱和权力会绕过说话，划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界线；「提成议题」让个人的苦成为公共的事；关门——一号位只能当话的材料或话的对手，不能当参与者。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面墙、那套房子一直在桌边投票，他只数被说出来的票。

第 19 章

小区先吵，居委会后定：两轨与感应器

> 一句话：他晚年给公共领域装上了「感应器」——前端分给外围去发现，后端交给议会去决定；这一格属于他，本书登记一次改判。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身边哪个地方是「先吵」的，哪个地方是「后定」的？一个动作——把一件事从「先吵」的地方带到「后定」的地方去。一个提醒——说一个人没做到某件事之前，先去查他是不是已经做了。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小区里要不要装电梯，是一件大事。

先是业主群里吵，楼道里吵，老人们在楼下的石凳上吵。有人说要装，有人说太吵，有人说一楼不出钱。吵了三个月，说法越来越清楚，几种方案也冒出来了。

然后，居委会召集了一次正式的会议：各楼代表参加，方案摆在桌上，一条一条表决，写进纪要，报给街道。

前一段是乱的、热的、没有规则的；后一段是整齐的、冷的、有程序的。两段接起来，一件事才办成了。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两轨

1992 年，他出版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讲法律和民主。书里有一张很有名的图，常被叫作「两轨模型」〔核：《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七、八章，大意〕。

一轨在外围： 各种非正式的公共领域——报纸、社团、社会运动、街头巷尾的议论。这里的讨论是「野」的，没有规则，谁都可以说，不做决定。它的任务，是发现问题、提成议题、放大压力。

一轨在中心： 议会、法院、政府——正式的程序。这里的讨论有规则，要做决定，要为决定负责。

两轨怎样连起来？他用了一个比方，大意是：外围的公共领域像一个预警系统，带着分布在整个社会里的感应器；它们不专业，却对整个社会的问题都敏感〔核：第八章，大意，措辞待核〕。外围先感到哪里疼，把疼说成议题，传给中心；中心按程序做决定。

他还在更早的时候，1983 年，写过一篇为公民不服从辩护的文章：在一个民主国家，公民在穷尽了正常渠道之后，可以用非暴力的、公开的违法行动，来提醒大家有一个问题没被听见〔核：1983 年关于公民不服从的文章，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一次改判登记

这一章要老老实实先登记一件事。

本书的作者在此前的一部书稿里，曾经这样判他：哈贝马斯只有「讲理」这一个入口，缺少一个在讲理之前发现问题、让问题显出来的前端。

后来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发现这个判断错了。前端，他有。 外围的公共领域就是前端，感应器就是他自己用的词；他还明确区分了「发现问题」和「证成决定」两件事，把前者交给野的、乱的外围，把后者交给整齐的中心。公民不服从，更是给正常说话渠道之外的行动，开了一道窄门。

所以本书在这里公开登记：

> **改判——「给讲理加一个前端」这一格，属于哈贝马斯，不属于本书。**

这一格还给他。本书剩下来的，只是一个更窄的判断，下一节讲。

这次改判，也是他那条规矩的一次兑现：一个主张被更好的理由问倒了，就认，就改。

◆ 四、他的每一个感应器，都是一个会说话的人

那么，改判以后，本书还剩下什么？

再看一遍那张两轨图。外围的感应器是什么？是报纸，是社团，是社会运动，是街头巷尾的议论，是公民不服从的那些人。

每一个感应器，都是一个会说话的人，或者一群会说话的人。

外围发现问题的方式，是有人感到了疼，把疼说出来，说成议题，争出公众意见。公民不服从，也是一群人站出来，用行动「说」：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要从外围进到中心，至少要有一个人，先把它说成一个公共主张。

那些不会说、说不出、来不及说的呢？

一个两岁的孩子在托儿所里被忽视，他不会说。一个中风的老人在养老院里褥疮越来越重，她说不出。一种药的副作用分散在一千个病人身上，每个人都以为是自己倒霉，没人想到要说。一座桥的钢筋一年一年锈下去，桥不会说话。

在他的两轨里，这些东西要进门，得等有人替它们说：家长发现了，记者报道了，医生写了病例报告，工程师写了报告。等到有人说出来之前，门是关着的。

这就是本书剩下的那一格：他给公共领域装了感应器，却要求每一个感应器都会说话。

◆ 五、SDE 量一量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两轨。

他的前端和后端，都在二号位上。前端是野的二号位：七嘴八舌，没有规则；后端是整齐的二号位：有程序，有表决。两轨之间传的，是话。

这是一张很好的图。本书不改它，只在它旁边补一格：一号位上的信号，能不能不经过任何人开口，就叩响前端的门？

托儿所的出勤和体重记录，养老院的翻身记录，药品不良反应数据库里悄悄累积的同一种报告，桥梁传感器上一年一年升高的读数——这些都是一号位上的东西。它们不说话，可它们可以被记录，记录可以被查，可以越过一条事先划好的线。

在他那里，它们是材料，要等人拿去说。本书想问：能不能给它们一个正式的名分——越过事先划好的那条线，门就自己开一条缝，请人来看。 看了以后怎么办，仍然交给他的两轨去讲理。

这就是下一章的门铃。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你身边的「先吵」和「后定」。 明天可以试：想一件你关心的事，找出它「先吵」的地方（群、饭桌、茶水间）和「后定」的地方（会议、制度、签字）。很多事卡住，不是没人吵，是吵的地方和定的地方之间，没有一条路。

把一件事带过去。 明天可以试：把业主群里吵了很久的一件事，整理成一页纸，交给业委会，请他们列入下一次会议。你在做他说的那件事：把外围的议论，传到中心。

你也是一个感应器。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在单位、在小区、在家里，有没有感到一件事不对，却一直没说？说出来，你就是他那张图上的一个感应器。

替说不出的人留意。 明天可以试：你家有老人住在养老院、孩子在托儿所，除了问「怎么样」，多看一眼那些不会说话的记录——体重、饭量、睡眠、翻身。

◆ 七、许家读到这里

一朵班上有个男孩，最近总是一个人坐着。

没有人说他怎么了，他自己也不说。一朵说，他以前挺爱说话的。

陶然想起这一章，问一朵：老师知道吗？

一朵说：老师没问，他也没说。

陶然想了想，给老师发了一条消息，说得很小心：「我家孩子说，某某最近好像不太爱说话，您看是不是可以关心一下。」

几天后，老师回复：谢谢，那孩子家里出了点事，已经和家长谈过了。

陶然跟许峻说：你看，这一次，我当了一个感应器。

许峻说：可要是一朵没注意到呢？

陶然没说话。

白话小词典

「两轨」是什么：他晚年的民主图——外围的公共领域发现问题、提成议题，中心的正式机构按程序做决定。不是什么：不是说外围不重要；外围是整个民主的耳朵。

「感应器」是什么：他自己的比方，指外围公共领域对社会问题的敏感。不是什么：在他那里，感应器是人，是会说话的人和人群；本书要补的，是不会说话的那一种。

> 带走的话
>
> 前端属于他，本书照登改判；本书只剩下一格——他的每一个感应器，都得是一个会说话的人。

小账

小账一：开门——两轨模型：外围发现、中心决定；公民不服从开了一道窄门；本书登记改判，前端归他；关门——感应器只收会说话者的信号。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不会说话的孩子、老人、钢筋，要等有人替它们开口，门才开。

第 20 章

门铃：阈启——不必开口，也能叩门

一句话：本书在他的桌边装一只门铃——一个可以被查的信号，越过事先经大家讲理定下的门槛，门就开一条缝；开门以后怎么办，仍然交给讲理。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家里有没有一件事，要等某个人开口，才会有人管？一个动作——给这件事定一条线：越过这条线，不用谁说，就去看。一个提醒——门铃只开门，不结算。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半夜，厨房的烟雾报警器响了。

你冲出去，发现是锅烧干了。没有人喊「着火了」，是报警器自己响的。它不懂火是什么，它只知道：烟的浓度越过了一条线。

你关了火，开了窗，坐下来想：要是没有它，等你闻到烟味醒过来，会是什么时候？

那条线，是谁定的？是造报警器的人，按大家讲好的安全标准定的。它响了以后，是你来判断：是锅烧干了，还是真着火了，要不要报警。

报警器不替你做决定。它只替你开门。

◆ 二、本书的建构：阈启

本书给这样一种东西起一个名字，叫阈启：越过门槛，开启程序。

写成一句话：

> **一个可以被查的、不经言说的信号，越过事先经公共理由立下的门槛，就自动开启一次复查——只开门，不结算。**

再配一个词，叫立阈：立下门槛。意思是，讲理的工作并没有被取消，而是往上挪了一步——不再在每一件事上等人开口，而是事先讲好一条规矩：什么样的信号，不用任何人说，就可以把门叩开。

这不是本书凭空想出来的。已经有好几个行当，是这样做的。

航空。　很多航空公司会自动分析每一次航班的飞行数据，一旦某个参数越过了事先定下的界线——比如降落时下降得太快——系统就把这次航班标出来，交给专人复查，不需要机组先报告〔核：飞行数据监控，常见的做法，细节待核〕。机组自愿报告的渠道仍然在，两条路并存。

药物警戒。　一种药上市以后，各地的不良反应报告会汇到数据库里。统计上，某一种反应和某一种药一起出现的次数，一旦明显高于预期，就会被当成一个「信号」，交给专家复查〔核：药物警戒的信号检测，常见做法，细节待核〕。

你家的厨房。烟雾报警器。

你家的孩子。　体温过了三十八度五，不等孩子喊难受，就去看医生。这条线，是家长和医生事先讲好的。

◆ 三、五条判准：什么样的门铃才算数

门铃装得不好，会变成另一种祸害：整天乱响，吵得没人再理它；或者响了就罚人，吓得大家把门铃拆了。所以本书给阈启立五条判准，缺一条，就不算阈启。

一，信号要可查。　响铃的依据，要能留下记录，事后能被别人检查。一个人说「我感觉不对」，不算；一张体重记录表，算。

二，门槛要事先经讲理定下。　线在哪里，不是装门铃的人一个人说了算，要让受它影响的人参与讨论、给出理由、能被修改。这正是他的规矩，本书一条不改，只挪到门槛上用。

三，只开门，不结算；门开了，必须有人到。　铃响了，只触发一次复查，不触发处罚、不直接下结论。复查以后怎么办，仍然交给讲理。可「只开门」不等于「开了就算」：立阈的时候，要一起讲好谁来应门、多久之内到。一只响了没人应的铃，比没装还糟——它让人以为有人在管。

四，门槛本身可以重议。　要写明：什么情况下重新讨论这条线，由谁来讨论，结果记在哪里。

五，不替人说话。　铃响了，不能把信号冒充成当事人的主张。一个孩子的成绩往下掉了，门铃只说「请来看一看」，不说「这孩子不想学了」。

删一条件测试：阈启到底多出什么。五条判准，删掉任何一条，阈启就退回一种已有的东西。

删去第一条（信号可查），退回「我感觉不对」：一种说不出凭据的担心，事后无法检查，仍然要有人开口。

删去第二条（门槛事先经讲理、由受影响的人参与定下），退回一张上面发下来的打分表、一套普通的预警系统——这正是第 25 章说的殖民。

删去第三条的前半（只开门，不结算），退回自动决策：铃一响就罚、就判，结算被机器做掉。删去它的后半（门开必有人到），退回一张没人看的计划书：线是一起定的，铃也响了，可到了那一刻，没有人按约定来。

删去第四条（门槛可以重议），退回一条定死的指标：人们开始对着指标表演，指标不再说明问题。

删去第五条（不替人说话），退回代言：信号被说成当事人的主张——这是拉图尔的物的议会，也是一份「数据画像」。

反过来看已有的做法。这一段要写得老实，因为离阈启最近的邻居，比本书初稿以为的多。

航空的飞行数据监控、药物警戒的信号检测，第一、三条齐备，可第二条多由专家定线，受影响的人很少参与，第五条也很少被明文写出。

医院里有一种更近的：早期预警评分。护士定时量体温、心率、呼吸、血压、血氧，每一项按表打分，总分越过一条线，就必须呼叫上级医生或快速反应小组来床边看——病人不必先喊难受〔核：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国家早期预警评分」，2012 年初版、2017 年第二版，大意〕。第一、三条齐备，连「必须有人到」都写进了流程。可线是专家按全国数据定的，病人和家属不参与；第二条仍然不在。

精神科里有一种更近的：联合危机计划。病人在状态好的时候，和家属、医生坐下来，一起写下「我快要不好的时候，会先出现哪几样信号」，以及那时候希望别人怎样做〔核：Henderson 等，《英国医学杂志》，2004，大意〕。这里第二条齐了——线是受影响的人自己参与定的。

防灾里有一类叫参与式预警：社区居民参与定雨量、水位的警戒线，越线就启动事先讲好的行动；有些援助机构还把「越线就放款」写进预案〔核：参与式预警系统综述，Marchezini 等，《地球科学前沿》，2018，大意〕。这里第二条也常常齐了，可越线以后往往直接行动、直接放钱——第三条的「只开门，不结算」，并不在。

他的外围感应器（第 19 章）要有人先开口；审议系统转向把不说话的部分也算进了系统，却没有给它们一扇正式的门。

所以要照实说：阈启的任何一条判准，都不是本书第一个想到的。第二条，联合危机计划和参与式预警已经有了；第三条，早期预警评分已经有了；第五条，航空的「不追责报告」文化有它的一半。本书能说自己多出的，只在一处：

阈启不是一套预警系统，而是讲理规矩的一条延伸条款。预警系统的问题是「怎样更早发现」；阈启的问题是「谁有资格让一件事上桌」。他的答案是：会说话、能给理由的人。本书把这条资格往外扩了一格——一个事先经受影响的人讲理认下的信号，也有这个资格；并且把「必须有人来应门」和「不许替人说话」写进同一条规矩。上面那些

邻居，各自是一件好用的工具；它们都没有说自己在改写「谁能上桌」这条资格。这是本书在这一格上最小的、删不掉的一步——小到只是一句话挪了位置，可它挪的是他整张桌子的入场规则。

◆ 四、最强的一次对质：这是不是系统在殖民生活世界？

这一节先让他来打。

他最担心的，正是这种东西。第 25 章会讲他的「殖民」：本来靠人和人商量的事，被一套自动运转的东西接管了——一张打分表、一个算法、一套指标。一只自动响的门铃，看起来正是这种东西：不用人说话，机器就替人决定了要看谁。

本书的回答分两步。

第一步：门铃不决定，只开门。　殖民的要害，是用钱、用权力、用一套数字，代替了人和人之间的商量。阈启只做一件事：让一件本来要等人开口才能进门的事，提前进门。进门以后，仍然是人和人商量。

第二步：门槛本身，是讲理定下的。　这是阈启和一张普通的打分表最大的不同。打分表是上面发下来的；阈启的门槛，要经过他的那种讨论：受影响的人参加，给出理由，能被驳倒，能被修改。

所以，阈启不是放松他的纪律，而是把他的纪律往上挪了一阶：理由不再在每一件事的门口站岗，而是去给门铃立规矩。

如果一只门铃达不到这两步——它自己下结论，或者门槛是上面一个人定的——那它就是殖民，本书和他站在一边，反对它。

◆ 五、SDE 量一量：一号位的入口

用三个号位看阈启在哪里。

他的两轨都在二号位上。阈启补的，是一号位上的一个入口：东西不必先被说成话，也可以叩门。

第七编的九格表里，现实界那一行，一号位那一格，在他那里是影子。阈启不是把他的圆桌拆了，是在这一格里放一只门铃。

把这一步写成一句规矩，放在他那两条原则的旁边，看得最清楚。

他的商谈原则管的是出口：一条规范要算数，得让所有受影响的人在讲理的讨论里都能认下它（第 29 章）。可他没有单独写一条管入口的原则——一件事凭什么能上桌。在他那里，这一条是默认的：有人把它说出来。

本书给入口补一条，叫**入场原则**：

> 一件事有资格被正式复查，当且仅当：有人把它提出来，或者一条事先经所有受影响的人讲理认下的信号，越过了它的门槛；复查必须有人按约定到场，且不得把信号当作任何人的主张。

前半句「有人把它提出来」，是他的，一字不动。后半句是本书加的。这一加，把他的判词倒过来用：不是「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而是「菜不必先被说成话，也能上桌——只要上桌的规矩是说好的」。

这条原则怎样会错？如果按它装了门铃的地方，上桌的事并没有更早、更多，或者上了桌却被当成了谁的主张——它就只是一句漂亮话。第六节写读数。

还要说清三件事，免得这只门铃被当成本书的全部答案。

第一，它只补了一号位的入口，没有补三号位。　一个「我们」怎样长出来、怎样回头改写成员，那是另一件事，第 172 号卷叫它「我们的理性」，本书第七编再说。

第二，它只开门，结算仍然要讲理。　在要强制别人、要分钱、要定罪的地方，越是后端，越要他。

第三，它自己也会死。下面写它的死法。

◆ 六、一个读数与三条死法

本书给阈启配一个读数，叫显影延迟：从第一个可以被记录的信号出现，到这个问题第一次进入正式的议程，中间隔了多久。

门铃装得好，这段时间应该变短。

「正式的议程」在一个家里是什么，要先说死，不然这个读数谁都能往自己那边读。本书的操作定义是三条：

起点：信号第一次留下可查的记录的那一天——体重表上的那一格，成绩单上的那一次，打卡记录里的那一周。

终点：这件事第一次被写进一张有日期的纸——家庭会议的记录、班会的记录、例会的纪要、复查那一次谈话的一行备注。口头提过不算，嘴上说「我早就注意到了」也不算。

比较：装铃以前，从旧记录里倒推同一类事的显影延迟，几次排成一队，取正中间那一次（中位数）；装铃以后，照同样的起点、终点算。事先写下：缩短到原来的一半以内，算「变短」；缩短不到四分之一，算「没有变短」；中间的，算「说不准」，照实登记，不往好处读。

还有两个数一起记：响了几次，其中几次复查以后发现确实有事（真报率）；响了以后，多久有人到（应门时间）。

已有的数据，已经替阈启挨了几下打。阈启还没有实测，可它的邻居测过不少。本书把这些读数当作间接的检验，照实摆出来：

第一下，打在第二条死法上。医院里的监护报警，研究者统计过：七成二到九成九的报警是假的或者不需要处理的，医护人员因此对报警麻木，这叫「报警疲劳」〔核：Sendelbach 与 Funk，《美国重症护理进阶》，2013，大意〕。一只门铃响得太勤，就会走到这里。所以本书把「真报率」写进读数，把「误报压垮复查」写成死法，不是凭空想的。

第二下，打在第三条判准的后半上。早期预警评分越了线，并不总是有人来；研究者专门给「越线了却迟迟没人叫、没人到」起了名字〔待核：《传入支失败再探：延迟呼叫快速反应小组的国际多中心回顾队列研究》，约 2020 年，作者与刊期待核〕。线定得再好，应门的那一环会断。

第三下，打得最重。联合危机计划——离阈启最近的邻居——做过一次五百六十九人的正式随机试验，结果是：用了计划的一组，被强制住院的比例和没用的一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别；研究者自己的解释是，很多医生把它当成一张例行表格，到了危机那一刻，写好的计划没有被照着做〔核：Thornicroft 等，CRIMSON 试验，《柳叶刀》，2013，已核：两组分别为 18% 与 20%，差别不显著〕。而更早一次小一些的试验，结果是有效的〔核：Henderson 等，2004〕。

本书怎样读这一下？不读成「阈启已经被推翻」——CRIMSON 量的是强制住院，不是显影延迟；也不读成「与本书无关」——它正是「线一起定了、铃也响了、门没人应」的样子。本书的处理是：据此把「门开必有人到」补进第三条判准（本章第三节），并登记一条预测——阈启的检验里，应门时间比显影延迟更早出问题。如果三项检验跑下来，应门时间一直稳定、显影延迟却不缩短，那说明毛病不在应门，在本书更根本的地方。

本书写下三条推翻条件：

一，装上门铃以后，显影延迟没有变短（按上面的操作定义：缩短不到四分之一）。

二，误报多到压垮了复查——人们忙着看假警报，真的问题反而排得更久。事先写下的线：一个学期里真报率低于五分之一，或者应门时间比装铃第一个月拉长一倍以上，就算触发。

三，门铃被拿去追责——谁的记录触发了铃，谁就挨罚——于是人们开始藏记录，连原来会说话的那条路也萎缩了。

三条出现任何一条，阈启降级。

本书目前没有做过实测。这三条，登记为待验；上面三下间接的打，登记为「邻居的读数」，不冒充本书自己的实测。附录戊给出三项谁都可以做的检验：一个家庭的一个学期，一个班级的一个学期，一个单位的一年——各自定一只门铃，照上面的操作定义记下显影延迟、真报率、应门时间，和前一年比。

眼下的证据级别：〔待验机制〕。阈启是一个可检验的方案，还不是已经证成的机制。在三项检验跑出结果以前，本书所有说「门铃能让问题更早上桌」的地方，都只是预测。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孩子的学习。 明天可以试：和孩子一起定一条线——比如某一科连续两次测验比平时低十分以上。越过了，不骂，不罚，就约一次「看一看」的谈话。这条线，要孩子也同意。

老人的身体。 明天可以试：和兄弟姐妹商量，给父母定几条线——体重一个月掉了几斤、夜里起床超过几次、一周没出门。越过了，谁离得近谁就回去看一眼。不用等老人说「不舒服」，他们常常不说。

单位里的新人。 明天可以试：如果你带团队，定一条线——一个新人连续两周没有在任何会上开口。越过了，你约他喝杯咖啡。不是批评，是开门。

你自己。 明天可以试：给自己定一只门铃——连续几晚睡不着，或者连续几天不想见人。越过了，你就去找一个人说说话。自己的门，也可以装铃。

记住第五条。 铃响了，只说「来看一看」，不说「你怎么了」。

◆ 八、许家读到这里

许家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定了三只门铃。

第一只，给一朵：数学连续两次低于八十分，周末约一次「看一看」，只看卷子，不骂人。一朵举手同意，还要求加一条：爸爸也不许骂。

第二只，给爷爷：一周里有三天没下楼，许峻就陪他去公园走一圈。爷爷说：我又不是孩子。陶然说：这不是管你，是给我们装的铃。

第三只，是一朵提的，给爸爸：一个月里加班超过十天，就全家去吃一顿火锅。许峻笑了：这只铃，我同意。

会后，陶然把三条写在一张卡片上，贴在冰箱上。卡片最下面，一朵加了一行字：「三个月以后，再开一次会，看看线要不要改。」

陶然看了很久。一个十岁的孩子，替门铃写了第四条判准。

白话小词典

「阈启」是什么：一个可以被查的信号越过事先讲好的门槛，就自动开启一次复查。不是什么：不是自动处罚，不是机器替人做决定；它只开门。

「立阈」是什么：讲理的工作往上挪一阶——不再在每件事的门口等人开口，而是事先讲好什么信号可以自己叩门。不是什么：不是取消讲理，是给门铃立规矩。

「显影延迟」是什么：从第一个可记录的信号，到问题第一次进入正式议程，中间隔了多久。不是什么：不是问题解决用了多久；它只量门开得多早。

> 带走的话
>
> 在他的桌边装一只门铃：东西不必开口，也能叩门；门开了以后，仍然交给讲理。

小账

小账一：本书的建构——阈启补上现实界一号位的入口，五条判准、一个读数、三条死法，全部待验；它只开门，不结算，他的后端一格不动。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越过门槛的信号自己上桌，只坐一会儿，等人来讲理。

第 21 章

本编总账：一块社区公告栏

一句话：一块好的公告栏，既贴通知，也贴检测单，还贴住户名单——话、菜、座位，都在上面。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小区、单位、家里那块「公告栏」上，贴的只有话吗？一个动作——在上面贴一样不会说话的东西，和一张「谁在这里」的名单。一个提醒——一个场子健康，三样都在墙上。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们小区一楼大厅，有一块公告栏。

上面贴的，大多是物业的通知：停水、停电、交费、请勿高空抛物。偶尔有业委会的公告，几张寻猫启事。

你很少驻足看它。

有一天，你在另一个小区等人，看见他们的公告栏很不一样。左边是通知和讨论意见；中间贴着上个月的水质检测单、电梯维保记录，还有一张红笔圈出的：三号楼二单元墙体裂缝，已报修，某月某日复查；右边是一张手写的表：每栋楼的楼长是谁，新搬来的住户欢迎卡，还有一栏「这个月帮过我的邻居」。

你站在那里看了十分钟。

◆ 二、这一编走过的路

第四编讲的是他的二号位中心，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公共领域。

第 15 章：他给「大家一起讲理」的场子写了出生日期——十八世纪的咖啡馆，三个特点：不看身份，什么都能问，谁都能进。

第 16 章：他看见了东西会回头改写场子——报纸成了商品，读者成了观众；可他只把这写成了衰败。

第 17 章：门口有一张名单，谁在桌边、谁不在，在他那里是讨论开始前的条件，不是讨论的议题。

第 18 章：钱、身体、房子，在他的场子里只能被谈到，或者被当成系统；它们不能当参与者。

第 19 章：他晚年给公共领域装上了感应器，前端属于他，本书登记了改判；本书只剩一格——每一个感应器，都得会说话。

第 20 章：本书在他的桌边装了一只门铃，叫阈启。

◆ 三、编末总账

看见清单：公共领域有生日，会衰败，可以重建（第 15、16 章）；三条原则成了门外的人敲门的武器（第 17 章）；东西会回头改写说话的场子（第 16 章）；钱和权力会绕过说话，该划一条线（第 18 章）；把个人的苦提成公共的议题（第 18 章）；外围发现、中心决定的两轨，公民不服从的窄门（第 19 章）。

收回清单：场子里的东西退为布景，门口的名单不进议题（第 15、17 章）；东西回写场子，只准朝衰败走（第 16 章）；菜只有两个位置：被谈到，或当系统（第 18 章）；感应器都得是会说话的人（第 19 章）。

本编总判断：

> **他在手上那块地上搭起了一个会讲理的场子，却只让话在场子里流动：门口的名单等人说出来，桌上的菜等人谈起来。**

◆ 四、本编的替换物：一块三栏的公告栏

本书给现实互动一件家常的替换物：一块三栏的公告栏。

第一栏贴话：通知、讨论意见、议事的结果。这是他的那一栏，一条也不少。

第二栏贴菜：检测单、维修记录、报警器的记录、越过门槛的信号。它们不说话，但它们自己上墙，每个人路过都看得见，看见了可以去问。

第三栏贴座位：谁住在这里，谁是新来的，谁在这个月帮过谁，谁不在群里但也住在这里。这一栏不是用来讨论的，是用来让人知道：这片场里有哪些人，每个人在哪里。

三栏并排，就是现实界那一行九格：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都在墙上。

◆ 五、保底：在什么条件下他完全对

本系列的规矩是，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

在现实界这一块地上，他的公共领域在下面三个条件下几乎处处成立：该来的人都已经进门，该看的东西都已经能被说清，这片场里的「我们」已经稳定。

一个成熟的议会，一场准备充分的听证会，一次各方代表都到齐、材料都摆在桌上的业主大会——在这些地方，最要紧的就是讲理的质量，他的那三个特点、那几张欠条、那两轨，一条都不能少。

越是要做决定、要强制别人的地方，越要他。越是问题还没显出来、门口的人还没到齐的地方，越不能只剩他。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你们小区的公告栏。　明天可以试：拍一张照片，数一数上面三栏各有多少。只有通知的，你可以建议物业把电梯维保记录贴上去。

单位的公告栏、内网首页。 明天可以试：看看上面有没有一栏「数据」——不是报喜的数字，是需要有人去看的数字。

家里的冰箱。　　冰箱门就是一个家的公告栏。明天可以试：上面贴着作息表（话）吗？贴着体检单、水电费单（菜）吗？贴着一张全家福、一张谁这周负责什么的表（座位）吗？

◆ 七、许家读到这里

许家的冰箱门上，现在贴着三样东西。

左边是一朵的作息表，上面有她自己改过的几处，改的地方写着「某月某日家庭会议通过」。

中间是那张三只门铃的卡片，旁边贴着爷爷上次的体检单，和一朵的数学卷子。

右边，是一朵画的一张图：一张圆桌、一张八仙桌，四个人。她在每个人旁边写了一句话。爷爷旁边写的是：「他会说老家的话。」

陶然看着那张图，想起那天搬家的晚上，一朵问的那句话：我们以后在哪张桌上吃饭？

现在她知道答案了：两张桌子，一块冰箱门。

白话小词典

「三栏公告栏」是什么：本书给现实互动的替换物——话、菜、座位三栏并排。不是什么：不是要把讨论取消；讨论那一栏，一条不少。

「保底」是什么：一个人的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完全成立。不是什么：不是替他辩护，也不是给他打折；是给他的对，画出它该在的那块地。

带走的话

一块好的公告栏，话、菜、座位三栏都在墙上；他那一栏一条不少，另外两栏，本书替他贴上。

小账

小账一：开门——公共领域有生日、两轨、感应器，在强制性决定的后端，越要他；关门——门口的名单、桌上的菜，都要等话来带。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检测单和住户名单，自己上了墙。

第 五 编

中编 · 自我界的互动：交往行动——我是被说出来的

编　序

这一编七章，讲他的二号位中心，在心里「我、你、他」那块地上长成了什么：交往行动。

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一部书——1981 年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的主场。在这里，他回答了几个很根本的问题：人和人为什么能互相理解？一个社会怎样把意义、规矩和「我」一代一代传下去？现代社会出了什么病？

第 22 章讲两种行动：劝人，还是摆布人。第 23 章讲一开口就签下的四张欠条。第 24 章讲生活世界——家里那口老坛子。第 25 章讲系统怎样殖民生活世界。第 26 章讲「我」怎样在交往里长出来。第 27 章讲身体说不出话的时候。第 28 章是本编总账。

这一编给判决三供证据：「我」在一次次交往里长成，这扇门是他打开的；可长定以后坐上桌就不再长，生活世界只供给、不被改写——这是他关上的。

第 22 章

劝孩子，还是哄孩子：交往行动与策略行动

一句话：同样是让孩子吃青菜，一种是让他明白为什么，一种是让他照做就行——他把这两种行动分开，并说前一种才是社会的根。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今天让别人做的事，是在劝，还是在哄？一个动作——下次要人做什么，先把你的真实理由说出来。一个提醒——劝得动一个人，靠的不只是理由，还有你们之间的那个位置。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孩子不吃青菜。

第一种办法：你跟他讲，青菜里有什么，为什么小孩要吃，吃了会怎样。他听了，不太情愿，还是吃了几口。

第二种办法：你说，吃完青菜就可以看动画片。他三口两口吃完了。

第三种办法：你把青菜剁碎了，包进饺子里。他吃得很香，一点也不知道。

三种办法，孩子都吃了青菜。可你心里知道，它们不一样。第一种，孩子知道了一件事；第二种，孩子做了一笔交易；第三种，孩子被你骗了——虽然是好意。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两种行动

他把人和人之间的行动，分成两大类〔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1981，大意〕。

交往行动：以「达成理解」为目标。我对你说一件事，是希望你明白，并且因为明白了而同意。你同意，是因为被我的理由说服了。

策略行动：以「达到目的」为目标。我要你做一件事，理由说不说、说的是不是真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你照做。

策略行动又有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威胁、利诱，你知道我在用手段。一种是隐蔽的：我假装在跟你讲理，其实在操纵你——你以为你被说服了，其实你是被带着走的〔核：大意〕。

老看法：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行动，说话只是工具。他怎么翻：不，人和人之间有一种行动，它的目的就是理解本身；而且，没有这种行动，策略行动也活不下去——骗子要骗人，也得装作在讲真话。打个比方：假币能用，是因为有真币；如果所有钱都是假的，假币也就不值钱了。别误会：他不是说人不能有目的。他说的是，当你想让别人真正同意你的时候，你只能用理由。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给了我们一把分辨劝和哄的尺子。

生活里，劝和哄常常混在一起，我们自己都分不清。销售说「我是为你好」，领导说「这对你的成长有利」，父母说「我都是为你考虑」。他的尺子只问一句：如果对方知道了你真实的理由和手段，他还会同意吗？ 会，就是劝；不会，就是哄。

这把尺子，能用一辈子。

更深的一层是：他说，一个社会最底下的那层根，不是钱，不是权力，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为了理解而说话」。钱和权力可以协调人，可它们协调不出信任，协调不出意义。第 11 章说他把理性搬到了两个人中间；这一章，是那一步落到每一个人的日子里。

◆ 四、SDE 量一量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这两种行动。

策略行动，是把对方当成一号位上的东西——一个可以被推、被拉、被设计的对象。那盘剁碎的青菜饺子，就是这样：孩子被当成了一张需要被填满的嘴。

交往行动，是把对方当成二号位上的伙伴——一个可以和你一来一回、可以反驳你的人。

他把这两种行动分开，本书完全同意。把人当东西摆布，是错的。

可是再看一眼第一种办法：你跟孩子讲青菜的道理，他为什么肯听？

不全是因为你的理由好。一个陌生人讲同样的道理，他多半不听。他听你的，因为你是他妈妈。你们之间有一个位置：他信你，你平时不骗他，你上次说的事后来都兑现了。这是三号位上的东西——你们在这片场里的位置，替你的理由先铺了一段路。

在他的分法里，这段路不见了。劝，被写成了纯粹理由的事：谁的理由更好，谁就说服谁。你们之间的那个位置，要么不在讨论里，要么就得被当成一种「影响」——而影响，离操纵只有一步之遥。

劝得动一个人，靠的不只是话，还有座位。　他的尺子分开了话和东西；可在他的尺子上，座位没有刻度。

第 172 号卷在这里写过「两把一样的椅子」：讲理的两个人被预设为一样的。本书接着判：椅子一样，所以座位就不算数了。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让孩子做一件事。 明天可以试：先问自己一句——如果孩子知道了我真实的理由，他还会做吗？如果答案是「会」，就把理由说出来；如果答案是「不会」，那你要想一想，这件事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你。

销售的「为你好」。　明天可以试：下次有人说「我是为你好」，你问一句：你这样说，自己能得到什么？这不是不信任，是把策略的那一半，摆到桌上来。

你带的团队。　明天可以试：布置任务时，别只说「这对你有好处」。说出真实的原因：老板要什么，时间有多紧，你自己怎么想。被劝动的人，和被哄动的人，干活不一样。

劝老人去医院。　父亲不肯去体检，你讲了一堆道理，没用。明天可以试：别只讲道理。请他最信的那个人——也许是他的老战友，也许是孙女——去说一句。这不是操纵，是承认：劝，也要座位。

一段信任。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最能劝得动的那个人，你们之间的信任是怎样长出来的。那是一段路，不是一个理由。

◆ 六、许家读到这里

一朵不肯去学游泳，全家轮番劝。

许峻讲道理：学会游泳是保命的本事。一朵不听。

陶然讲道理：学会了夏天可以去海边。一朵还是不听。

爷爷没讲道理。他说：我小时候在河里游，一口气能游过河。那年你大伯掉进河里，是我把他捞上来的。

一朵瞪大眼睛：真的?

爷爷说：真的，河边那棵柳树还在，过年回去带你看。

一朵答应去学游泳了。

陶然跟许峻说：爸讲的，不是道理。

许峻说：是道理，只不过是长在一个人身上的道理。

白话小词典

「交往行动」是什么：为了让对方真正明白、并因为明白而同意，才去说的那种行动。不是什么：不是「社交」；饭局上的客套、讨好，多半不算。

「策略行动」是什么：为了让对方照做，理由真不真都无所谓的行动；隐蔽的那一种，叫操纵。不是什么：不是一切有目的的行动；有目的也可以好好讲理。

> 带走的话
>
> 他给了我们一把分辨劝和哄的尺子；可劝得动一个人，靠的不只是话，还有你们之间的那个座位。

小账

小账一：开门——分开交往行动与策略行动，把人当东西摆布是错的，一把分辨劝与哄的尺子；关门——劝被写成纯粹的理由之事，三号位的信任没有刻度。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爷爷那条河、那棵柳树，是自己上的桌；在他的尺子上，它们只能算「影响」。

第 23 章

开口就打了四张欠条：有效性声明

> 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开口认真说一句话，就已经对听的人许下了四样东西；这四张欠条写得极好，可世界只能从其中一张进门。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刚才说的那句话，签了哪几张欠条？一个动作——听别人说话时，在心里对一对那四张欠条。一个提醒——欠条是话的规矩，不是世界的全部。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去医院，医生看了片子，对你说：没什么大问题，回去注意休息。

你走出诊室，心里有一连串疑问：他说的「没什么大问题」，是真的吗？他有资格这么说吗——他是专科医生吗？他是真这么想，还是急着看下一个病人？还有，「大问题」到底指什么？

你没有问出口。可你心里，其实在对一张单子。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四张欠条

他说，一个人认真地说一句话，想让对方明白、并且同意，他就已经默认地对听的人许下了四件事〔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1981；此前的普遍语用学论文，1976，大意〕。

可理解：我说的话，你听得懂。

真：我说的事，是真的。

正当：我说这句话，是对得上我的资格和场合的——我有权这样说，这样说符合我们共同认可的规范。

真诚：我说的，是我真心这样想的。

本书把这四件事叫作「四张欠条」。你一开口，就签下了它们；听的人随时可以拿出任何一张来，要求你兑现：你说是真的，证据呢？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你是真这么想吗？

老看法：说话就是传递信息。他怎么翻：说话同时是在对人许诺；这些许诺，就是人和人能互相信任的根。打个比方：签合同的时候，白纸黑字写着违约怎么办；平常说话，没写，可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别误会：他不是说每句话都要兑现四样。大部分时候，我们默认对方守约；只有出了问题，欠条才被拿出来。

◆ 三、先把两件事分开：他的三个世界，不是三块地，也不是三个号位

四张欠条里，有三张各对着一个世界：「真」对着客观世界，「正当」对着社会世界，「真诚」对着主观世界。

本书导论提醒过：他的三个世界，不是 SDE 的三块地，也不是三个号位。这里摆一张表，把三样东西分开。

他的三个世界	定义（大意）	和 SDE 三块地	和三个号位
客观世界	一切可以对之作出真陈述的东西	不等于现实界：现实界是手上碰得到的一片土，不从「能不能说真」来定义	最近一号位，可一号位不必先被说成真
社会世界	一切被正当规范了的人际关系	不等于理念界：理念界的规矩，也包括没被说成「正当」的习惯与制度	横跨二号位与三号位
主观世界	说话者才能直接接触的体验	不等于自我界：自我界是「我、你、他」缠在一起的一片土，不只是一个人的内心	最近三号位里「我」那一点，缺了「我们」的场

一句话：他的三个世界，都是从「一句话能对它提出什么声明」来划分的；SDE 的三块地和三个号位，不从话来划分。 这正是第 12 章「凭话入座」的另一个样子。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四张欠条，是他留给普通人最好用的一件工具。

第 120 号卷说过，这四条可以直接拿去查一场具体的对话。你听一个人说话，可以一张一张对：听得懂吗？是真的吗？他有资格这么说吗？他是真心的吗？四张对下来，很多事情就清楚了。

更深的一层是：它们有一个很硬的性质——一个人可以违反它们，可他违反的时候，必须装作在遵守。骗子也得装作在说真话。所以这四条不是某一种文化的规矩，是「认真说话」这件事本身带着的。

在一个满是假消息、假视频、假诚意的时代，这四张欠条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 五、SDE 量一量：世界只从一张欠条进门

用三个号位量一量这四张欠条。

四张欠条，全都在二号位上：它们是话的规矩，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许下的。

那么，一号位上的世界，怎样进入这场对话？

只能从「真」这一张欠条进门。　世界要影响讨论，得先有人说出一句关于它的话，这句话可以真，可以假，大家去检验。那张片子上的阴影，要进入你和医生的对话，得先被医生说成一句「没什么大问题」。

可是那张片子，在医生开口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它不需要谁替它签欠条，它就是它。有时候，片子上的东西，比医生的那句话更诚实。

再看三号位。那个医生，是在一家医院、一个科室、一种门诊制度里说这句话的——他一天要看八十个病人，他在这片场里的位置，让他只有三分钟。「真诚」这张欠条，问的是他心里是不是真这么想；可他的三分钟，不在任何一张欠条上。

四张欠条管得住话，管不到让话这样说出来的东西和位置。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看病。　明天可以试：带一张小纸条进诊室，写上四个字：懂、真、权、诚。医生说完，你在心里对一遍，哪一张没对上，就问哪一张。然后，再加一个问题：「片子上的东西，能不能指给我看一下？」——请一号位自己上桌。

孩子说谎。　一朵说作业写完了，其实没写。明天可以试：别只抓「真」这一张。问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常常是她在这个家里的某个位置上，说真话的代价太大了。

网上的一段视频。　明天可以试：转发之前，对一对四张欠条：谁说的？他有资格说吗？是真的吗？他是真这么想，还是为了流量？

孩子的老师。　老师在家长群里说：「你家孩子最近上课不专心。」明天可以试：别急着认，也别急着顶。对一对欠条：老师说的是真的吗——哪几节课、什么表现？老师是真心关心，还是在交差？再多问一句：孩子最近坐在教室哪个位置、同桌换了没有？座位，常常比话先知道原因。

你自己的一句承诺。　明天可以试：你答应了别人一件事，想一想你签了哪几张欠条。签得起，才签。

◆ 七、许家读到这里

爷爷体检，医生说：血压有点高，回去少吃咸的。

回家以后，爷爷照样做腊肉。

许峻急了，跟他讲道理：医生都说了。

爷爷说：那个医生才二十几岁，他懂什么。

陶然在旁边想：爷爷在对欠条。「正当」那一张，他没认——他觉得一个年轻人没资格管他吃什么。

第二个周末，陶然买了一个血压计，放在八仙桌上，每天早上给爷爷量一次，写在本子上。

一个月后，爷爷自己翻着本子说：这几天吃了腊肉，第二天是高一点。

他没再做腊肉。

陶然跟许峻说：医生那句话，爷爷不认；血压计上的数字，他认了。

许峻说：数字没签欠条。

陶然说：所以他才信。

白话小词典

「有效性声明」是什么：一个人认真说话时，默认对听者许下的几件事——可理解、真、正当、真诚。本书叫它「四张欠条」。不是什么：不是法律合同；它是人和人之间不写出来的那本账。

「三个世界」是什么：他按「能对它提出哪一种声明」划分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不是什么：不是 SDE 的三块地，也不是三个号位。

> 带走的话
>
> 四张欠条写得极好，可世界只能从「真」这一张欠条进门；让话这样说出来的东西和位置，不在任何一张欠条上。

> **小账**
>
> 小账一：开门——四张欠条，一把人人可用的对话体检尺，连骗子也得装作守约；关门——世界只经「真」一张入场，三号位的处境不入账。
>
>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张片子、那台血压计自己上了桌；在他那里，它们得先签一张「真」的欠条。

第 24 章

家里那口老坛子：生活世界

一句话：他看见了每一场谈话底下都有一片土，他叫它生活世界；他也写了，每一次理解都在更新这片土——可在他笔下，改这片土的，只有话。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那些「不用说」的规矩，最近有没有哪一条悄悄变了？一个动作——找一条家里的老规矩，问问它是哪一年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提醒——老卤每用一次，也就被改了一次。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家里一定有一口老坛子，或者一锅老卤。

外婆那一辈传下来的。泡菜坛子里的老盐水，卤菜锅里的老汤，一年一年，从没倒掉过。每次做菜，舀一勺出来；每次卤完，又把汤倒回去，加点新料。

没人说得清这坛水里有什么。可每一样菜，从里面出来，都带着你家的味道。

一个家的规矩，也是这样一口坛子：谁先动筷子，过年怎么祭祖，吵架以后谁先开口，客人来了怎么招待。没人写下来，也很少有人讨论。可每一件事，都从这口坛子里舀出来。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生活世界

他给这口坛子起了一个名字，叫生活世界〔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1981，大意；此词出自胡塞尔，他加以改造〕。

他说，每一场谈话，都发生在一片默认的背景上。两个人能听懂对方，能对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有共识，是因为他们共享一大片不用说出来的东西：语言、文化、习俗、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对「我是谁」的感觉。

这片背景，有三个部分：文化（我们共同的知识和解释）、社会（我们共同认可的规矩和归属）、人格（我们每个人在其中长成的那种能力）。

一场谈话里，只有一小块背景会被拿出来讨论——比如「谁先动筷子」这一条，今天有人质疑了，它就成了议题。其余的一大片，仍然在底下，默默地托着这场谈话〔核：大意〕。

他还说：生活世界，是靠交往行动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每一次人和人互相理解，文化就被传一次，规矩就被守一次，一个孩子就长大一点〔核：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看见了土。

第 172 号卷说过：他看见了日子底下那片土。本书同意，而且要说得更重一点：在本系列写过的几十位哲学家里，能像他这样具体地写出「谈话底下有一片土、这片土在托着谈话、这片土是靠谈话传下去的」，是不多的。

这片土不是背景板，它在推：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去，是因为这片土；说不到一块去，常常也是因为两人各带着一口不一样的坛子。

他还看见了土会变。几千年里，神圣的东西——本来谁也不许问的规矩——一样一样被拿出来讨论，被改写。他叫它「神圣的语言化」〔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大意〕。这是一部土的发生史。

他还写得更细。交往行动同时做着三件事：传承并更新文化知识，促成社会整合，塑造人的认同；他为此排过一张三乘三的表——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社会化三个过程，各自向文化、社会、人格三个成分作贡献〔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第六章，大意；各格措辞待核原书〕。这是说：坛子不只被取用，每一次理解，也在往里添。本书初稿把他的坛子写成「只往外舀」，这里先把这笔账改过来（第 37 章登记为收窄四）。

这三样，本书一步不退。

◆ 四、SDE 量一量：只被话改的坛子

那么，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在他笔下，改这口坛子的，只有话。

一场具体的谈话，从生活世界里取出资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解——用来达成共识。它也会把一小块背景拿出来讨论，讨论完，放回去，或者改一改。在一段很长的历史里，这样一点一点的讨论，让生活世界慢慢地变得更理性、更可以被讨论。

可是，谁在改这口坛子？第 172 号卷的回答是：在历史里写出了一半，在谈话里被拒。本书接着判，说得更细一点：在谈话层，他写了改——每一次理解都在更新坛子；被拒的，是不经话的改。

看那锅老卤。每一次卤菜，舀出来的是老汤，倒回去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汤了——它多了这一次肉的油，这一次的香料，这一次火候的轻重。一锅老卤，是一次次被用、一次次被改出来的。改得好，味道越来越厚；改坏了，一锅汤也会馊掉。

用，就是改。 这是 SDE 说的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土变得不一样。

在他那里，谈话更新坛子，靠的是理解：一句话被说出、被听懂、被认下，就沉进了文化、规矩和人格里。他写了传承，也写了更新；他没有写的是：每一次碰撞，都在往坛子里倒东西——而且倒的不只是理由。

那一次吵架以后的沉默，那一道火锅烫出的痕，那个陌生的儿媳第一次在这个家过年——这些东西没被拿出来讨论过，可它们都倒进了坛子。坛子的味道，就这样变了。

用三个号位说：他的生活世界，是二号位的背景库存——它供给话，也在话里被更新。一号位上倒进去的东西（那道痕），三号位上倒进去的东西（一个新成员的位置），不经过讨论，也在改坛子。这些，他的坛子不记账。

◆ 五、再往下想一步：坛子也会坏

老卤会变厚，也会馊。一口坛子被一次次地用、一次次地倒进东西，不一定越来越好。

一个家里，如果每一次吵架都以一方的沉默收场，那口坛子里就会一层一层地积下「不说」。多年以后，这个家的规矩里最深的一条，也许就是「有些事不能提」。没人讨论过这条规矩，它是一次次沉默倒进去的。

他会怎么看这件事？他会说：这是交往被扭曲了——有人被压得不敢开口，理解没有真正发生。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诊断：扭曲的交往。

可他的药方，主要是把被压住的话重新说出来：让不敢开口的人开口，让「不能提」的事被拿出来讨论。这剂药很重要。

SDE 要补的是另一半：坛子的味道，不只靠说出来改。一个一直不说话的家，有时候要先一起做一件事——一起回一趟老家，一起照顾一次病人，一起把老屋收拾出来——新的东西倒进去了，老味道才会慢慢变。有些土，是说不回来的，要一起做回来。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家里的一条老规矩。 明天可以试：找一条家里人人都守、从没讨论过的规矩——比如过年谁家先拜年。问问长辈，这条规矩是哪一年变成现在这样的？你常常会发现，它不是从来如此，是某一年，因为某一件事，悄悄变了。

新成员进门。 家里娶了媳妇、来了女婿、老人搬来同住。明天可以试：别只问「他们要不要适应我们的规矩」，也问问：他们进门以后，我们家的哪些规矩已经变了？坛子里多了什么味道？

单位的「文化」。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们单位那些不成文的规矩，哪一条是某个人来了以后变的，哪一条是某一次出事以后变的。

孩子的学校。　一朵转学后，总说「我们原来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明天可以试：跟她聊一聊，两个学校的「坛子」有什么不一样；再问问她，她到了新学校以后，新学校有没有哪一点，因为她变了。

◆ 七、许家读到这里

许家过年，吵了一次。

陶然娘家的规矩，年夜饭是女儿女婿回娘家吃；许家的规矩，年夜饭是儿子儿媳在婆家吃。两口坛子，碰在了一起。

吵了一晚上，最后定下来：单年在许家，双年在陶家。

那年是单年。年夜饭上，陶然做了一道她娘家的菜，糖醋排骨。爷爷吃了一块，说：甜了。又吃了一块。

第二年是双年，许家的年夜饭，爷爷一个人在老家吃。

第三年又轮到许家。年夜饭上，爷爷自己端出了一盘糖醋排骨，说：我学的，不知道对不对。

陶然愣住了。她忽然明白，许家那口坛子里，从此多了一味甜。没有谁讨论过这件事，是爷爷那一年一个人在老家过年的时候，自己倒进去的。

白话小词典

「生活世界」是什么：他说的每一场谈话底下那片共享的、默认的背景——文化、规矩、人格。不是什么：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它是托着一切谈话的那口坛子。

「神圣的语言化」是什么：他说的一个长期过程——本来谁也不许问的规矩，一样一样被拿出来讨论、被改写。不是什么：不是说宗教消失了；是说规矩的来历，越来越要靠理由。

带走的话

他看见了谈话底下那口坛子，也写了每一次理解都在添它；可在他笔下，添进去的只有说过的话——老卤每用一次就被改一次，倒进去的不只是理由。

小账

小账一：开门——看见了土：每场谈话底下的生活世界，三个再生产过程向文化、社会、人格都作贡献，并在历史里被慢慢语言化；关门——坛子只被话改，一号位与三号位不经话倒进去的东西不记账。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一味甜，没被讨论过，自己倒进了坛子；他的坛子只记被说出来的那几勺。

第 25 章

零花钱合同：系统殖民生活世界

> 一句话：他最有名的一个诊断是：钱和权力这两样不用商量的东西，钻进了本该靠商量的家、学校和医院，把那里的意义掏空了。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有没有哪件事，本来是说好的，后来变成了算好的？一个动作——找一件被数字接管的家事，把它交还给饭桌。一个提醒——越界的方向，不止一个。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在网上看到一个办法：给孩子签一份「零花钱合同」。

洗碗五块，扫地三块，倒垃圾一块，考试进前十名五十块。孩子按合同干活，按月结账。据说，这能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和责任心。

你试了。第一个月，效果很好，孩子抢着洗碗。

第三个月，你让孩子帮奶奶提一下菜篮子。孩子问：这个多少钱？

你愣在那里。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殖民

第 18 章说过，他把现代社会分成两块：靠人和人商量的生活世界，靠钱和权力运转的系统。

他说，两块本来各有各的地盘。系统管经济和行政，很有效；生活世界管家庭、教育、文化、公共讨论，靠的是理解和意义。

现代社会的病，出在系统越了界。钱和权力的逻辑，一步一步钻进了本该靠商量的地方。家里的关系，被算成了账；学校的教育，被量成了分数和排名；医生和病人之

间，被写成了合同和流程；公民和国家之间，被做成了一张张表格和一项项福利〔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1981，大意〕。

他把这个叫作「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殖民的后果是什么？他说，意义会流失，人会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规矩会失去让人信服的力量，人和人之间的纽带会松掉；一个人长成一个完整的「我」，也会变得更难〔核：大意〕。

老看法：钱和规章能把什么都管好。他怎么翻：有些东西，一旦用钱和规章来管，它本身就变了。打个比方：朋友之间请吃饭，你硬要 AA 算到小数点后两位，饭还是那顿饭，朋友已经不是那个朋友了。别误会：他不是反对钱和规章。他反对的是越界。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用的一个社会诊断之一。

它能解释很多我们说不清的难受。为什么孩子学习越来越好，却越来越不快乐？为什么医院的流程越来越规范，病人却越来越觉得没被当成人？为什么单位里的考核越来越细，大家却越来越没干劲？——因为本来靠意义、靠信任、靠商量的事，被换成了靠数字和流程。

而且，它给了一个可以动手的办法：一件一件去问，这件事，该归哪一边？　本系列第 120 号卷说，这个说法的高明之处，是它没有一味地骂系统；边界是一件一件事划出来的，不是一次表态划出来的。

那份零花钱合同，按他的诊断，问题就很清楚了：洗碗可以记账——那是家务的分工，有点像一份工作；帮奶奶提菜篮子，不该记账——那是一家人之间的心疼。把后一种装进合同，就是殖民。

◆ 四、SDE 量一量：越界只有一个方向吗？

那么，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在他的诊断里，越界只有一个方向：系统往生活世界里钻。

生活世界是被殖民的一方，系统是殖民的一方。药方是：守住边界，把系统挡在外面，让生活世界靠商量自己运转。

用 SDE 看，这里是一种路改写了一种土。这种改写是真的，可它不是唯一的一种。土也会改写路。

一个社区里，邻居们发起了一个「时间银行」：你帮我照看半天孩子，我帮你修一次水管，记在一个本子上。这是把人情记成了账，按他的眼光看，有点像殖民。可这个本子，恰恰让一群原来不说话的邻居，开始走动、开始认识、开始有了一个「我们」。一样系统的东西（记账），被生活世界拿来用，长出了生活世界里原来没有的东西。

一家小饭馆，老板把熟客的口味记在一个本子上：谁不吃葱，谁要多放辣，谁家孩子过敏。这是一份「数据」，按说是系统的东西；可它让这家店，有了家的味道。

用三个号位说：他把一号位上的东西（钱、表格、记录），整块划给了系统，所以它们一进生活世界，就只能是殖民者。第 18 章说过：在他的桌上，菜只有两个位置，被谈到，或者当系统。它没有第三个位置：被一个家、一个社区拿来，和话一起长出新的东西。

这里要回头看一眼第 20 章的门铃。按他的殖民论，一只自动响的门铃，会不会是一种殖民？本书在那一章给过回答：门铃只开门，不结算；门槛由讲理定下。现在可以再加一句：阈启不是系统往生活世界里钻，是生活世界自己拿一样东西，给自己多开一扇门。　如果它变成了上面发下来、按数字罚人的东西，那它就是殖民，本书和他站在一起反对它。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零花钱合同。　明天可以试：把合同分成两栏。左栏：可以记账的家务分工。右栏：不记账的家里的事——照顾生病的人、陪老人说话、给妹妹讲故事。右栏的事，不给钱，但每个月在饭桌上说一说。

孩子的分数。　明天可以试：一周里留一天，不问分数，只问一件「今天学到的、觉得有意思的事」。

医院的流程。　家人住院，护士按流程办事，你觉得冷。明天可以试：别怪护士，她也在流程里。你可以在流程之外，给她留一句话：「谢谢，我妈说你扎针不疼。」这不是讨好，是往系统里，倒一勺生活世界的东西。

单位的考核。　明天可以试：如果你是管事的，列出考核的项目，一条一条问：这一项是在管一件工作，还是在管一种心意？管心意的，拿出来。

反过来：一样被你们拿来用的「系统的东西」。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们家、你们小区，有没有一张表、一个群、一个本子，本来是管事的工具，后来反倒让人和人走近了？记下它，这是土在改写路。

◆ 六、许家读到这里

许家也试过零花钱合同。

一朵洗碗五块，扫地三块。第三个月，爷爷让她帮忙穿个针，她问：这个多少钱?

陶然当场想撕合同。许峻按住了她，说：别撕。你看第 25 章。

他们把合同改成了两栏。左栏照旧记账。右栏写的是：「不记账的事」，下面空着。

那个月底，一朵自己在右栏里写了一行：「给爷爷穿针，三次。」旁边画了一个笑脸，没写钱。

陶然看着那一行，想：这张合同，一开始是系统钻进了家；现在，是这个家把合同改成了自己的东西。

白话小词典

「殖民化」是什么：他说的一种现代病——钱和权力的逻辑，钻进了本该靠商量、靠意义维持的地方。不是什么：不是说钱和规章本身是坏的；越界才是病。

「边界」是什么：一件事该归系统管，还是该归生活世界商量，那一条线。不是什么：不是一道一次划好的墙；它要一件一件事去划，而且两边都会越。

> 带走的话
>
> 他看见了钱和权力钻进了家，划出了一条好用的边界；可在他那里，越界只有一个方向，表格和账本进了家，就只能是殖民者。

小账

小账一：开门——殖民诊断：一件一件问「该归哪一边」，解释了意义为何流失；关门——一号位整块划给系统，生活世界不能拿它来长新东西。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本时间银行的账、那本熟客口味的本子，自己上了桌，还让人走近了；在他那里，它们只能算入侵。

第 26 章

「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我是在交往里长出来的

一句话：他说对了一件大事：「我」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和别人的一来一回里长出来的；可在他的桌边，这个「我」一坐下，就长定了。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最近一次「变成另一个人」，是在哪一场碰撞里？一个动作——跟一个老朋友说一句「我这几年变了」，看他怎么说。一个提醒——「我」不是长完了才上桌，上了桌还在长。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当了父母以后，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

以前你不喜欢小孩，现在路上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摔倒，你第一个冲过去。以前你觉得自己的时间最宝贵，现在你可以为了等孩子放学，在校门口站一个小时。

你不是想明白了才变的，也不是有人说服了你。是那个小小的人，一天一天，跟你一来一回，把你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一个「我」，在一段关系里，被长成了另一个「我」。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个体化与社会化

他在这一点上，说得非常好。

他接过米德的思路：一个孩子，是在和别人的互动里，学会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才慢慢有了一个「我」的。社会化，不是把一个人压成社会要的样子；恰恰相反，一个人正是在社会化里，才成了一个独特的人。他借米德的话，叫「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核：《后形而上学思想》所收讨论米德的文章，1988，大意〕。

他还吸收了心理学家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研究：一个人的道德判断，会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怕惩罚，再是守规矩、随大流，最后，有些人会长到能从普遍的原则出发、自己去判断规矩对不对的那一步〔核：《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1983，大意〕。他说，一个成熟的现代人，是一个能在交往里为自己的主张给出理由、也能被别人的理由说服的人。

老看法：人生下来就有一个「我」，社会是后来加在他身上的。他怎么翻：「我」是在社会里长出来的，越是在丰富的交往里长大，越成为一个有自己主张的人。打个比方：一棵树长成什么样子，要看它和风、和雨、和旁边的树怎样一来一回。别误会：他不是说人没有自己，是说自己是长出来的。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一条，SDE 完全同意，而且认为这是他最接近发生学的地方之一。

「我」不是一个先在的东西，而是在一片土里、沿一条路长出来的形状——这正是 SDE 对主体的看法。本系列萨特卷写过「人先被触摸，后来才观看」，洛克卷写过「子宫十个月」：一个人在会说话以前，就已经在和母亲的身体一来一回了。

他在一个哲学家们习惯了从「我思」出发的传统里，把「我」写成了一场发生。第 172 号卷的五位辩护人里，第一位说的就是这一条：主体是学出来的。本书同意这位辩护人。

◆ 四、SDE 量一量：长定以后坐上桌

那么，问题在哪里？

看他的商谈理论里，那张桌边坐着的是谁。

坐在桌边的，是「有能力说话和行动的人」〔核：商谈原则的常见表述，大意〕。什么叫有能力？就是已经长好了：会说话，会给理由，能听懂别人的理由，能对自己的主张负责。这样的人，是社会化的结果。

「我」怎样长成，他写在社会化那一章里；「我」长成以后上桌讨论，他写在商谈那一章里。两章之间，隔着一道门。

在门的这一边，「我」在长；在门的那一边，「我」已经长好了。一场商谈，不再改写坐在桌边的人。它改写的是主张：一个主张被驳倒了，就换一个。人，还是那个人。

第 172 号卷说过：椅子是在童年之后摆好的。本书接着判，补一层号位上的账。

用三个号位说：「我」这一格，在三号位上——「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在他那里，三号位的「我」是从二号位的交往里派生出来的，这一步他写对了；可派生完了，这个「我」就定型了，带着它的主张上桌，桌上发生的一切，只在二号位上来回，不再回头改写三号位。

可是日子里的「我」，是上了桌还在长的。

一对夫妻吵了十年架，每一次吵完，两个人都不是原来的那两个人了。一个人信了教，不是被一个论证说服的，是在一个群体里待了三年，慢慢变的。一个人当了父母，就像本章开头那样，被一个不会说话的小人一点一点改了。这些改变，没有一样是在「一个主张被驳倒」这一个动作里完成的。

一个「我」的长，不只在社会化那一章；它在每一张桌边，都还在长。

再看「我们」。第 2 章说过，他警惕一种吞人的「我们」，只肯要由原则结成的「我们」。第 172 号卷第 21 章之二还专门处理过他自己讲的「我们视角」：在讨论里，参与者会交织出一个共同的视角。本书同意那一卷的分界：那个视角交织出来，讨论一结束就收回，它不是一个有自己的来历、会回头改写成员的「我们」。

所以自我界这一行，三号位那一格，在他那里是「派生」：「我」从交往里长出来，长好了就定下；「我们」只是交织出来的视角。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你变成另一个人的那一次。　　明天可以试：写下你这辈子「变成另一个人」的一两次。旁边写：那一次，是被一个道理说服的，还是被一段关系、一件事改的？

孩子长大。　一朵十岁，每天都在变。明天可以试：别只在她「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着急。想一想，她跟你之间的每一次来回，都在长她，也在长你。

老夫老妻。　　明天可以试：问问你的另一半：「这些年，你觉得我哪里变了？」再问：「是哪一次变的？」你们会发现，改变多半不是在一场讲理的谈话里发生的。

单位里的新人。　明天可以试：别只看新人「成熟了没有」，也看看你们这个团队，有没有因为他来了而变了一点。「我」在长，「我们」也在长。

你自己的一场碰撞。　明天可以试：下次和人争论，结束时不只问「谁对了」，也问一句「我刚才有没有变」。

◆ 六、许家读到这里

陶然刚嫁到许家的时候，觉得爷爷太固执。爷爷也觉得这个儿媳太爱讲理。

十年过去了。

有一天，一朵问陶然：妈妈，你以前也是这样的吗？

陶然问：哪样？

一朵说：说话慢慢的，先听爷爷说完。

陶然愣了一下。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她以前说话很快，什么都要当场争清楚。

她想了很久，想不出是哪一次开始变的。没有哪一场谈话说服过她。是十年里一次次在饭桌边，看着爷爷说到一半停下来找词，看着许峻在两个人中间为难，看着一朵从一个婴儿长到会问这个问题。

她跟许峻说：我是被这个家，一顿饭一顿饭吃成现在这样的。

许峻说：我也是。

白话小词典

「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是什么：他借米德的说法——一个人正是在和别人的互动里，才长成一个独特的「我」。不是什么：不是被社会压成一个模子；越是在丰富的交往里长大，越有自己。

「有能力的言说者」是什么：他的商谈里坐在桌边的那种人——会说话、会给理由、能被理由说服。不是什么：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在上桌以前和上桌以后，「我」都还在长。

> 带走的话
>
> 他说对了「我」是在交往里长出来的；可在他的桌边，「我」一坐下就长定了，桌上改写的只有主张，不再是人。

小账

小账一：开门——「我」是在社会化里长出来的，这是他最接近发生学的地方之一；关门——社会化与商谈之间隔一道门，长定的人上桌，桌上只改主张，不改人。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陶然这十年的改变，自己上了桌；在他那里，它不在任何一场讨论的记录里。

第 27 章

身体说不出话的时候：「长出来的」与「做出来的」

一句话：晚年，他为了一件具体的事——基因改造——认真地回到了身体，写下了一句很像发生学的话：长出来的，和做出来的，不一样。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对孩子的期望，是在等他长，还是在做他？一个动作——这周找一件事，放手让孩子自己长一次。一个提醒——他回到了身体，可身体的分量，仍然要经过话来称。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给孩子报了一堆兴趣班：钢琴、英语、编程、围棋。每一样，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有一天，孩子问你：妈妈，我长大了是要变成什么样子？你设计好了吗？

这句话让你心里一震。你一直以为自己在帮他长；那一刻你想到，你也许是在做他。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人性的未来

2001 年，他七十二岁，出了一本小书，叫《人性的未来》〔核：《人性的未来：走向自由主义的优生学？》，2001〕。

那几年，基因技术突飞猛进。人们开始讨论：父母能不能在孩子出生之前，选择甚至改造孩子的基因——让他更聪明，更高，更健康？

他站出来反对，理由很特别。

他说，一个人要能把自己看成自己人生的作者，有一个很深的前提：他的身体，是长出来的，不是被人做出来的。　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天资、长相、脾气，是从偶然的出生

里来的，他才能对自己说：这是我的，我从这里出发。可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某些特点，是父母事先设计好的，那么在他和父母之间，就多了一种从此无法对等的关系：设计者和被设计者〔核：大意〕。

他在这里用到了一个区分：人是一个身体，人也有一个身体〔核：他引用普莱斯纳的区分，大意〕。我是这个身体——疼的时候，是我在疼；我也有这个身体——我可以打量它、照顾它、改造它。这两层缠在一起，才是一个人。基因改造，把「是一个身体」的那一层，偷偷换成了「被别人有的一个身体」。

他还借用了阿伦特的一个词：出生。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一个新的开端，不是别人计划的延续〔核：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长出来的，和做出来的，不一样」——这句话，几乎就是一句发生学的话。

本系列的总原则说：发现学把世界看成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找到或者被制造的东西；发生学说，东西是在一片土里、沿一条路长出来的。他在晚年，为一件最具体的事，站到了「长出来」这一边。

而且，他看见了身体。第 1 章那个说话吃力的孩子，那道缝，那两次手术——在他前期的书里，身体几乎不见了；到了这本小书，身体回来了，而且被放在了「我」的地基上。

更难得的是，他看见了一种不对等：设计者和被设计者之间的关系，永远无法在一张讨论的桌上被拉平。这是他的理论里，少有的一处承认：有些东西，讲理讲不回来。

这一本小书，本书要记一大笔。

◆ 四、SDE 量一量：身体回来了，可要经过话来称

那么，问题在哪里？

看他反对基因改造的理由，最后落在哪里。

落在：被设计的人，没法在一场对等的讨论里，和设计他的父母平起平坐；他没法把自己看成自己人生的完全作者，因而也就没法作为一个完全平等的参与者，进入那张讲理的桌子。

也就是说，身体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影响了二号位上的对等。身体回来了，可它的分量，仍然是用话来称的。

这不是苛责。在一本讨论法律和伦理的书里，最后落到「对等的参与者」上，是很自然的。可它让我们看到，二号位中心有多深：连身体这样最一号位的东西，在他那里也要经过「能不能平等地参与讨论」这一关，才获得它的意义。

用三个号位说：身体是一号位——那儿有一样东西，在疼、在长、在老。它的意义，不只在于它让一个人能不能平等说话。一个再也不能说话的身体，也有它的分量。

一个失智的老人，已经不认得家人，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还能不能被当作一个「作者」？在他的理论里，这很难回答。可在一个家里，这个问题从来不用回答：他还坐在那里，他的手还会在你握着的时候动一下，他还在这片场里有一个位置。他的身体，替他留着这个位置。

第 20 章的门铃，在这里还有一层意思：给说不出话的身体，留一扇不用开口的门。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孩子的兴趣班。 明天可以试：列出孩子的兴趣班，每一样旁边写一个字：「长」——是他自己长出来的兴趣；「做」——是你替他设计的。不是说「做」的都不对；是说一个孩子也需要有一两样，是完全长出来的。

孩子的长相与天资。 明天可以试：孩子抱怨自己个子矮、嗓音粗、学东西慢，别急着说「以后会好的」。告诉他：这是你的，你从这里出发。

失智的老人。 明天可以试：去看他的时候，别只想着「他还认不认得我」。握他的手，给他放一首他年轻时的歌，看他的脚会不会跟着打拍子。他的身体，还在说话。

你自己的身体。 明天可以试：注意一次你「是这个身体」的时刻——累了、疼了、饿了——别急着用道理压下去。它不是你的工具，它就是你。

残障的朋友。 明天可以试：在一场讨论里，问一问：这个安排，对一个不能走路、看不见、听不见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身体，不必先变成一句话，也应该在桌上。

◆ 六、许家读到这里

爷爷上个月检查出了早期的认知障碍。医生说，会慢慢地记不住事。

家里商量以后怎么办。讲到一半，许峻说：以后爸要是不会说了，他的意思我们怎么知道？

陶然没回答。

那天晚上，一朵拿着爷爷的旧收音机，放了一段老家的戏。爷爷正在打盹，手指头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敲起了拍子。

一朵说：你看，爷爷在说话。

许峻看着父亲的手指，很久没说话。后来他在冰箱门的门铃卡片上，加了第四只：「爷爷不跟着拍子打了，就请医生来看看。」

白话小词典

「长出来的与做出来的」是什么：他在《人性的未来》里的区分——一个人的身体从偶然的出生里长出来，和被人事先设计出来，不一样。不是什么：不是反对一切医疗；他反对的是按父母的偏好去设计孩子。

「是一个身体，有一个身体」是什么：人既是他的身体（疼的时候是我在疼），也有他的身体（可以照顾它、打量它）。不是什么：不是两个身体；是一个人和他身体的两层关系。

带走的话

他在晚年回到了身体，写下了一句很像发生学的话；可身体的分量，最后仍然要经过「能不能平等地说话」来称。

小账

小账一：开门——「长出来的与做出来的不一样」，身体回到「我」的地基，承认有些不对等讲理讲不回来；关门——身体的意义落在二号位的对等上，不能说话的身体仍无正式位置。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爷爷敲拍子的手指自己上了桌；在他那里，它要等人替它说成一句话。

第 28 章

本编总账：门框上的身高线

> 一句话：一个家的门框上，刻着孩子每年的身高——那几道线，是身体、关系和日子一起刻出来的；它是自我互动最好的替换物。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有没有一样东西，记着这个家是怎样一年一年长出来的？一个动作——今年，在门框上刻一道线。一个提醒——「我」是话说出来的，也是日子刻出来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搬家那天，你收拾到最后，站在空空的老房子里，看着门框。

门框上有一排铅笔线，从膝盖那么高，一直到你的肩膀。每一道线旁边，写着一个日期，有的还写着一个名字。那是孩子每年生日那天，靠着门框量的。

你拿手机拍了一张照片。你知道新房子的门框是干净的，一道线也没有。

那一刻你明白：一个家，不只是一群人在一起说话。它是一年一年，被身体、被日子、被一个个站在门框边的时刻，刻出来的。

◆ 二、这一编走过的路

第五编讲的是他的二号位中心，在心里「我、你、他」那块地上长成的东西：交往行动。

第 22 章：他分开了劝和哄。劝，是为了理解；哄，是把人当东西。可劝得动一个人，靠的不只是话，还有座位。

第 23 章：一开口就签下四张欠条：可理解、真、正当、真诚。四张欠条管得住话；世界只能从「真」这一张进门。

第 24 章：每场谈话底下，都有一口老坛子：生活世界。他看见了土；可在他笔下，坛子主要是往外舀的，谈话不大回头改它。

第 25 章：系统钻进了生活世界，他叫它殖民。可在他那里，越界只有一个方向。

第 26 章：「我」是在交往里长出来的，这是他最接近发生学的地方；可「我」一坐上桌，就长定了。

第 27 章：晚年他回到了身体，写下了「长出来的和做出来的不一样」；可身体的分量，仍然要经过话来称。

◆ 三、编末总账

看见清单：劝与哄的分界，把人当东西摆布是错的（第 22 章）；四张欠条，一把人人可用的尺子（第 23 章）；谈话底下有一片土，土在历史里被慢慢地拿出来讨论（第 24 章）；钱和权力会越界，边界要一件件划（第 25 章）；「我」是在交往里长出来的（第 26 章）；长出来的和做出来的不一样，有些不对等讲理讲不回来（第 27 章）。

收回清单：座位在劝里没有刻度（第 22 章）；世界只从「真」一张欠条进门（第 23 章）；坛子只被话改，不记一号位与三号位倒进去的东西（第 24 章）；表格和账本进了家，只能当殖民者（第 25 章）；「我」长定以后上桌，桌上只改主张、不改人（第 26 章）；身体的分量要经过话来称（第 27 章）。

本编总判断：

> **他看见了「我」是在交往里长出来的，却只让话来长它：身体要经过话来称，关系要经过话来算，长定的人坐上桌，桌子就不再长人。**

◆ 四、本编的替换物：门框上的身高线

本书给自我互动一件家常的替换物：门框上的身高线。

那几道线，有三样东西缠在一起。

一号位：那副一年一年长高的身体。它不说话，可它每年都在门框边，留下一道实实在在的痕。

二号位：量身高那一天的话。「站直了！」「又高了一截！」「明年要超过妈妈了。」

三号位：这个家。线画在这个门框上，不在别的门框上；旁边写着名字，写着日期；有的年份，线旁边多了一个名字——一个表弟来住了一年，也被量了一次。

「我」，就是这样被刻出来的：身体长，话说着，家在场。　三样缺一样，那一排线就不成了。

他写出了其中的一样，而且写得最好：「我」在一来一回的话里长成。本书只是把另外两样，刻回门框上。

◆ 五、保底：在什么条件下他完全对

在心里「我、你、他」这块地上，他的交往理论，在下面的条件下几乎处处成立：参与者都是已经长成、能说能听的成年人；他们共享一口大致相同的坛子；他们要解决的，是一件可以说清楚的事。

一场同事之间的项目讨论，一次朋友之间的争论，一场夫妻为了一件具体的事的商量——在这些地方，分清劝和哄、对一对四张欠条、守住生活世界不被钱和权力吞掉，一条都不能少。

越是在成年人之间、在可以说清的事上，越要他；越是面对还不会说、说不出、已经说不了的人，越不能只剩他。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刻一道线。　明天可以试：在你家的门框上，给孩子量一次身高，刻一道线，写上日期。明年再刻。如果你家没有孩子，给你自己刻一道——然后在旁边写一句今年发生的一件事。

家里的「长」。 明天可以试：找一样东西，记着你们家这些年是怎么长出来的——一本相册，一面墙，一棵树，一张旧桌子。跟家人一起看一次。

一个不会说话的家人。 明天可以试：家里有婴儿，有失智的老人，有一只养了十几年的狗——想一想，他们在这个家里的位置，是怎样不经过话，一年一年刻出来的。

◆ 七、许家读到这里

新家的门框，终于有了第一道线。

那是一朵十一岁生日那天。许峻让她靠着门框站直，拿铅笔在她头顶划了一道，旁边写上日期和「一朵」。

一朵说：还有爷爷。

爷爷说：我都缩了，量什么。

一朵不管，拉着爷爷靠在门框上。许峻划了一道，比一朵那道高了一大截，写上「爷爷」。

陶然说：明年还量吗?

一朵说：量。爷爷缩了，也要量。

那两道线，一高一低，刻在新家干干净净的门框上。陶然想，这个家，从今天起开始长了。

白话小词典

「门框上的身高线」是什么：本书给自我互动的替换物——身体、话、家三样一起刻出来的一个「我」。不是什么：不是说话不重要；那一天说的话，也刻在那道线里。

「自我互动」是什么：本书第五编的母题——他的二号位中心，在心里「我、你、他」那块地上展开的样子。不是什么：不是他全部的交往理论；是本书用号位去看的那一面。

带走的话

「我」是话说出来的，也是日子刻出来的：身体长，话说着，家在场——门框上那一排线，三样都在。

小账

小账一：开门——「我」在交往里长成，劝与哄分界，四张欠条，殖民诊断，长出来的不同于做出来的；关门——「我」只让话来长，长定上桌，桌子不再长人。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门框上的线自己上了桌，一道一道，没等谁说。

第 六 编

下编 · 理念界的互动：商谈——规矩由互动证成，然后封口

编　序

这一编七章，讲他的二号位中心，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立起了什么：商谈。

这是他从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的主场：商谈伦理与商谈民主。他要回答的问题是：一条道德规范、一部法律，凭什么能管住所有的人？他的回答是：凭它能在一场所有受影响的人都参加的、讲理的讨论里，被所有人认下。

第 29 章讲他的两条原则：全家都点头才算数。第 30 章讲那张谁都没见过的圆桌：理想言谈情境——本书在这一章查它的出生地。第 31 章讲他怎样把问题分层，只在一层上找交集。第 32 章正面处理他晚年关于真理的一次修正。第 33 章讲法律的两张脸：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第 34 章讲他晚年承认的：在苦难面前，世俗的道理没有话。第 35 章是本编总账。

这一编给判决四供证据：规矩要所有相关者都点头，这是他打开的；只在同一层找交集，约一证成就封口，这是他关上的。

第 29 章

全家都点头才算数：两条原则

> 一句话：他说，一条规矩要算数，得让所有被它管住的人，在一场讲理的讨论里都能认下它。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的哪条规矩，是被它管住的人都认过的？一个动作——下次定一条家规，先问一句「谁会被这条规矩管住」。一个提醒——「所有人都能认下」，要先回答一个问题：谁算「所有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们家定了一条规矩：晚饭时不许看手机。

是你定的。你觉得很有道理，吃饭就该好好说话。

第一个星期，孩子照做了，可一直不高兴。第二个星期，你发现自己也在偷偷看手机——工作群里有事。第三个星期，这条规矩没人再提了。

后来，你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重新定这条规矩。孩子说，周末可以不看，平时她要查作业；你说，工作群的事，可以设成饭后统一回。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难处，最后定下来：周五到周日晚饭不看手机，平时饭后十五分钟再看。

这一次，这条规矩活了一年。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两条原则

他提出了两条原则，这里转述大意〔核：《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1983；《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表述以原文为准〕。

商谈原则：只有那些所有可能受它影响的人，作为一场讲理讨论的参与者，都能够同意的规范，才可以说是有效的。

普遍化原则：一条道德规范要有效，得满足一个条件——如果人人都遵守它，那么它对每一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可能带来的后果和副作用，能够被所有受影响的人不受强迫地共同接受。

打个比方：一条家规，要全家都点头才算数；而且点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想过：这条规矩要是大家都守，对我、对他、对每一个人，会有什么后果。

老看法：规矩的对错，要么看上面怎么定，要么看传统怎么说，要么看一个聪明人怎么推。他怎么翻：规矩的对错，看它能不能在所有受影响的人之间，经得起讲理。别误会：他不是说每一条规矩都要全家开会投票。他说的是一个检验的标准：一条规矩，原则上能不能让所有受它管的人都认下。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不靠压，也能立规矩。 这是第 172 号卷判决二左列写下的遗产，本书照接。

这一条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它同时挡住了两样东西。它挡住了「上面说了算」：一条规矩不能只因为是领导定的、家长定的就算数。它也挡住了「多数说了算」：一条规矩不能只因为大多数人喜欢就算数，它还得让少数人也能认下，至少是能在讲理之后认下。

康德说过，一条道德规则，要能成为人人都愿意遵守的普遍法则。他把这句话从一个人的脑子里，搬到了所有人之间：不是「我」能不能设想人人都这样做，而是「我们」能不能都同意人人都这样做。

本系列康德卷说，康德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装进了每个人的头脑里。这一章，他把那台机器从头脑里搬了出来，放到了一张大家都能坐下的桌上。

◆ 四、SDE 量一量：谁算「所有人」，同意长什么样

那么，问题在哪里？有两处。

第一处：谁算「所有受影响的人」？

一条家规，受影响的是全家；可是住在家里的保姆算不算？周末来住的外婆算不算？还没出生、将来要住在这个家里的弟弟算不算？

一条城市的规划，受影响的是市民；可是明年才搬来的外地人算不算？下游那个城市的人算不算？五十年后的人算不算？

他的原则说得很清楚：所有受影响的人。可是谁受影响、影响多大、谁有资格作为参与者上桌——这些问题，恰恰不能由这场讨论本身来回答，因为讨论还没开始，名单就得先有。第 17 章说过，门口那张名单，在他那里是讨论开始以前的条件。这一章是同一件事，在脑子里的那块地上又出现了一次。

第二处：同意，只有一种样子吗？

他的原则里，规矩有效的标志，是「所有人都能同意」。同意，是二号位上长出来的一种形状：一场讲理的来回，最后收拢成大家都点头。

可一条活下来的家规，常常不是这样长出来的。本章开头那条「周五到周日不看手机」，是讲理讲出来的一半，也是试出来的一半——试了三个星期，失败了，大家的日子（一号位上的工作群、作业）替这条规矩投了一次反对票；再定一次，这次是大家各自的处境（三号位上的位置）都摆到了桌上。

用 123 原理说：张力攒起来（规矩没人守），形状换了样子（新规矩），回写路和土（全家说话的方式变了）。「大家都同意」，只是这一轮发生里的一站，不是它的全部。

他写的，是同意这一站；本书要补的，是同意之前的那次失败，和同意之后的那一年。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定家规之前。　　明天可以试：先列一张表：这条规矩，会管住谁？谁在桌边，谁不在？不在的，谁来替他们想一想？这一步，就是他的商谈原则的第一步。

「大家都同意了」。　明天可以试：一条规矩定下来一个月以后，再开一次会，问一句：这条规矩，活得怎么样？同意，不是终点。

单位的制度。　明天可以试：如果你参与制定一项制度，按普遍化原则问一遍：要是人人都照这个做，对每一类人会有什么后果？尤其问问：对最弱的那一类人呢？

孩子班上的班规。　明天可以试：问问孩子，班规是谁定的？有没有同学不同意？不同意的人，后来怎样了？

一个还没出生的人。明天可以试：家里要做一个管很多年的决定——买房、换城市、装修老屋——问一句：五年后、十年后住在这里的人，今天谁替他想？他们不在桌边，可这条规矩将来管的，恰恰是他们。

一条你不同意、却一直在守的规矩。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为什么一直守着它？是被说服了，是怕，还是因为你在那个地方的位置，让你没法不守？

◆ 六、许家读到这里

许家定过一条规矩：爷爷的房间，孩子不许随便进。

那是许峻定的，理由是老人要安静。全家都点了头，爷爷也点了头。

后来有一天，爷爷在房间里摔了一跤，躺了半个小时，才被一朵发现——一朵是违反规矩，偷偷进去拿糖的。

那天晚上，全家重新坐下来，讨论这条规矩。

爷爷先开口：当初我点头，是怕麻烦你们。其实我不嫌孩子吵。

许峻愣住了。当初全家都同意，可爷爷的同意，是在他那个位置上的同意——一个怕给儿女添麻烦的老人的同意。

新规矩是一朵提的：放学回来，先进爷爷房间说一句「我回来了」。

白话小词典

「商谈原则」是什么：一条规范要算数，得让所有受它影响的人，在讲理的讨论里都能同意。不是什么：不是投票，也不是多数决；少数也要能认下。

「普遍化原则」是什么：一条道德规范，要看人人都守它的后果，能不能被所有受影响的人不受强迫地共同接受。不是什么：不是说所有人真的都坐下来谈过；它是一个检验的标准。

> 带走的话
>
> 他让规矩不靠压也能立起来：全家都点头才算数；可谁算「全家」要先定好，点头也只是一轮发生里的一站。

小账

小账一：开门——不靠压、也不靠多数就能立规矩，把康德的机器从头脑里搬到了桌上；关门——「所有受影响的人」名单先定，同意被当成规矩长成的唯一形状。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爷爷那一跤自己上了桌，替那条规矩投了反对票；他的原则只数点头。

第 30 章

一张谁都没见过的圆桌：理想言谈情境从哪里来

一句话：他说，讲理的人都默认了一张理想的圆桌——人人能进，人人平等，什么都能问，没有强迫；本书的读法是：这张圆桌很可能有一个出生地，十八世纪的咖啡馆〔本书解释，待验〕。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心里那张「理想的样子」，是从哪一个真实的地方来的？一个动作——把你心中一件事的「理想状态」写下来，再写它最像你见过的哪一个地方。一个提醒——一把尺子也有它的出生地；知道了出生地，尺子照样能用，只是不再免检。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心里有一个理想的家庭会议的样子：每个人都能说，没有人被打断，大人和孩子一样平等，吵完以后大家都心服口服。

你家从来没开过这样的会。可每次开会开砸了，你都会拿这个样子来比：今天是谁不让人说话，今天是谁用大人的身份压人。

你从没见过那样的会，却一直在用它量你们家的每一次会。

这个样子，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是你小时候在一个同学家里吃饭，看见他们家的饭桌上，爸爸会认真听孩子说话。也许，是你读过的一本书，看过的一部电影。

你心里那张理想的桌子，有一个出生地。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理想言谈情境

1970 年代初，他提出了一个说法，叫「理想言谈情境」〔核：《真理理论》，1973；此前 1971 年的高斯讲座，大意〕。

意思是：人们真正在讲理的时候，心里都默认了一种理想的对话条件。后来他把这些条件归成几条，常见的说法大意是：〔核：各处表述不一，此据常见概括，待核〕

一，谁都能进：任何有能力说话的人，都可以参加。

二，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提出主张、提出质疑。

三，什么都能问：任何主张都可以被拿出来讨论，没有哪一条不许碰。

四，没有强迫：让人同意的，只能是更好的理由，不能是权力、金钱、威胁；每个人说的，都是自己真心想的。

第 13 章讲过，他说这种情境是「反事实的」——现实中从没完全实现过——又是在讨论中「不可避免」要默认的。这一章不再重复那一处接缝，只问一件事：这四条，是从哪里来的?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是一把好尺子。

第 172 号卷的五位辩护人里，第三位说的就是这一条：那是一把尺子，不是一幅画。本书同意这位辩护人。

一把尺子的用处，是量现实差在哪里。你们家的会开砸了，拿这四条一量：是有人没被叫来（第一条），是大人压了孩子（第二条），是有件事不许提（第三条），还是有人在用威胁（第四条）？一下就清楚了。

而且，他后来一直在纠正别人对这把尺子的误读。据常见的研究，他晚年很少再用「理想言谈情境」这个词，正是因为它总被人读成一幅乌托邦的画；他更愿意说「理性讨论的语用预设」〔核：常见研究的概括，待核〕。

这一处谨慎，要记在他的账上。

◆ 四、SDE 量一量：这把尺子的出生地

现在，把这四条，和第 15 章讲过的十八世纪咖啡馆的三个特点，并排放在一起。

咖啡馆的三个特点（1962 年）	理想言谈情境的条件（1970 年代以后）
原则上谁都能进	谁都能进
不看身份	人人平等
什么都可以问	什么都能问
（靠理由，不靠身份和权力）	没有强迫，只有更好的理由

你看出来了吗？这四条，和那三个特点，几乎是一一对上的。

按本书的读法：1962 年，他在一片具体的土里——十八世纪伦敦的咖啡馆、巴黎的沙龙、德国的读书会——看见了一种场子，写下了它自己宣称的原则。十年以后，这几条原则，脱掉了咖啡馆的外衣，被写成了「一切讲理的人都不可避免要默认的条件」。

一个场子的原则，变成了理性本身的条件。一个有出生地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没有出生地的东西。

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标「待验」。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他早期的公共领域研究和后来的商谈理论之间有连续性〔核：待核，如卡尔霍恩等人的讨论〕；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太多，只多走了一步：把这条连续性，读成一块磐石的出生地。

这一读法怎样被检验。它有一个很强的竞争解释：这四条可以不经过咖啡馆，直接从康德的普遍法则和阿佩尔的交往共同体推出来（第 48 章死法四）。两种解释预测不同的证据：若出生地读法对，他在 1970 年代写下这四条时，应当有迹可循地回到《结构转

型》里的咖啡馆特点；若竞争解释对，这四条在阿佩尔等人那里、在 1962 年以前就已经独立成形。本书还没有做这一步文献比对，所以这里只写「很可能」，不写「查到」。

用本系列的话说：在咖啡馆的时候，这几条还在正在成形里——它们是一个具体场子的具体宣称，常常做不到，门口还站着一群进不去的人（第 17 章）。到了理想言谈情境，它们被宣布成了定型——不再是一个场子的原则，而是理性本身的地基；而第 13 章那个「不可避免」，给它们封了顶。

这并不是说这四条错了。 它们是很好的原则，本书在第四编里一条不少地保留了它们。本书要说的只是：它们有出生地，所以不能免检。

知道了出生地，就可以问：换一片土，它们还长得出来吗？在一个按座次吃饭的家里（第八编），在一群还不会说话的人中间，在一个靠一起干活、而不是靠一起说话过日子的村子里——这四条，还是「不可避免」的吗？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你心里那张理想的桌子。 明天可以试：写下你心中「理想的家庭会议」或者「理想的团队讨论」是什么样子。然后写一句：它最像你见过的哪一个真实的地方？知道了它的出生地，你就知道，别人心里的那张桌子，也许来自另一个地方。

拿尺子量一次会。 明天可以试：家里或单位下一次开会后，用那四条量一量：谁没进来？谁压了谁？什么事没敢提？有没有人被逼着同意？

别人的尺子。 明天可以试：跟一个和你很合不来的人聊一聊，他心中理想的讨论是什么样子。你可能会发现，他那张桌子，长在一个和你完全不同的地方。

一次「开放讨论」的会。 领导说：今天大家畅所欲言，没有对错。明天可以试：会后想一想，这张「畅所欲言」的桌子，是按哪一张理想的桌子摆的？它最像的，也许是领导年轻时在某个地方见过的一场会。知道了这张桌子的出生地，你就知道它会漏掉谁——比如那些从来没见过这种会、不知道「畅所欲言」要怎么说的新人。

孩子的「公平」。 一朵总说「这不公平」。明天可以试：问她，她心里的公平是什么样子，是从哪里学来的——学校？动画片？还是某一次分蛋糕？

◆ 六、许家读到这里

陶然心里一直有一张理想的桌子：全家人平起平坐，孩子和大人一样说话，什么都能拿出来讨论。

读完这一章，她写下了这张桌子的出生地：大学时室友家。室友的父母是老师，吃饭时会认真问女儿的看法，一家人争论起来像开研讨会。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饭桌，她羡慕了很多年。

她又问许峻：你心里理想的饭桌是什么样?

许峻想了想，说：过年的时候，老家的八仙桌，一家子挤在一起，爷爷坐上面，大人喝酒，小孩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谁也不跟谁讲理，热闹。

两人对看了一眼，都笑了。

陶然说：原来我们俩心里，是两张桌子。

许峻说：一张是你室友家的，一张是我老家的。

一朵在旁边说：那我心里的，是我们家现在这两张。

白话小词典

「理想言谈情境」是什么：他早年的说法——讲理的人都默认的一种理想对话条件：谁都能进，人人平等，什么都能问，没有强迫。不是什么：不是一幅乌托邦的画；他说它是量现实的尺子。

「出生地」是什么：一样看起来「本来就该这样」的东西，最早是在哪一片具体的土里长出来的。不是什么：不是为了推翻它；是为了不让它免检。

带走的话

那张谁都没见过的圆桌，很可能是有出生地的——按本书的读法，它长在十八世纪的咖啡馆里，后来脱掉外衣，成了理性本身的地板（本书解释，待验）。

小账

小账一：开门——一把好尺子，量出现实的讨论差在哪里，他晚年还一再纠正把它读成乌托邦的误读；关门——一个场子的原则被写成理性本身不可避免的条件，出生地被抹掉（本书读法，待验）。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咖啡馆自己上了桌；到了理想言谈情境，它的原则上了桌，咖啡馆本身被请了出去。

第 31 章

只在一层上找交集：道德、伦理与利益

一句话：他把人们争论的问题分成几层——什么对所有人都公正，什么对我们是好的，什么对我有利——只有最上面那一层，他认为能讲出所有人都认的道理。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最近吵的那件事，是在争「公不公平」，还是在争「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一个动作——吵架时先问一句：我们在哪一层上吵？一个提醒——最难谈、最要紧的，常常在下面那一层。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差，家里要商量：爷爷以后住哪儿？

一开始，大家谈的是公平：兄弟三个，谁出多少钱，谁出多少力，怎么轮才公平。这一层，谈得很顺，很快就排好了。

可排好以后，还是有人不高兴。大伯说：让老人住养老院，我们老许家丢不起这个人。三叔说：现在谁家不是这样，住养老院才是对老人负责。许峻说：我想让爸跟我们住，一朵需要爷爷。

这一层，怎么也谈不拢。

公平那一层，谈得清；「我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那一层，谈不清。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问题的分层

他把人们在讨论中面对的问题，分成了几类〔核：《商谈伦理的阐释》，1991；《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大意〕。

实用的问题：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怎么做最有效。比如：从哪条路去医院最快。

伦理的问题：对我、对我们来说，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我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我们希望老人怎样过晚年。

道德的问题：什么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不管他是谁、属于哪个群体。比如：兄弟之间怎样分担才公平。

还有一类是利益的讨价还价：各方利益不同，谈不出一个人人都认的道理，只能互相让步，达成妥协。

他认为，这几类问题，讲理能走到的地方不一样。道德问题，原则上可以在所有人之间讲出一个都能认下的答案。伦理问题，只能在一个具体的群体、一段具体的生活里讲，出了这个群体，就讲不通了。利益问题，只能靠公平的妥协。所以，他说，公正比好的生活优先：先把大家都认的那一层守住，至于每个家、每个群体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各自去定〔核：大意〕。

老看法：道德就是一个群体的好生活。他怎么翻：一个多元的社会里，不同的群体对好生活有不同的看法，能让所有人都认下的，只有公正这一层。打个比方：一栋楼里住着信仰不同、习惯不同的人家，大家能谈拢的，是公共楼道怎么打扫、电梯费怎么分；每家屋里怎么过，各过各的。别误会：他不是说伦理问题不重要，他说的是它们没法在所有人之间谈出一个共同答案。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在一个人人都不一样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很聪明、也很谦虚的安排。

它让一个社会不必先统一大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就能共同生活。你信这个，我信那个；你家这样过年，我家那样过年——都可以，只要大家在公正这一层上守住共同的底线。

它也挡住了一种危险：一个群体把自己的好生活，当成所有人都该过的生活，强加给别人。第 2 章那次塌方，正是一个群体把自己的「我们」，强加给了所有人。

这一层底线，本书一步不退。

◆ 四、SDE 量一量：交集在一层，「我们」在下一层

那么，问题在哪里？

第 172 号卷把这一处叫作「筛子」：他把想法那块地以外的张力筛掉，只在同一层找两人都认的那一块。本书接着判，只从号位上补一层账。

看他的分层是按什么排的。按的是一句话能在多大范围的人里被认下。 能在所有人之间认下的，放在最上面，叫道德；只能在一群人里认下的，放在中间，叫伦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放在最下面，叫利益。

这是用二号位的尺子，给所有问题排了座次：越是能被所有人的话认下的，越是理性的；越是和一个具体的「我们」、一个具体的处境缠在一起的，越往下放。

用三个号位看，中间那一层——「我们是谁，我们想过什么日子」——正是三号位的问题：我在这片场里有一个什么位置，我们这片场是一片什么样的场。最下面那一层——利益——常常是一号位的问题：钱、房子、身体、时间。

在他的分层里，三号位的问题，被放到了「只能在一群人里讲」的位置；一号位的问题，被放到了「只能讨价还价」的位置。 只有二号位能在所有人之间讲通的那一层，被放在了最上面，叫作最理性的。

这又是一次凭话入座：能被最多人的话认下的，坐最高的座位。

可是日子里，最要紧、最难的，常常恰恰在下面那一层。许家兄弟三个，公平那一层很快就谈完了；真正卡住的，是「我们老许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这一层谈不拢，公平那一层排得再好，大家心里还是不服。

SDE 的看法是：下面那一层，不是讲不通，是不能只靠讲。 一个「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不是靠找交集找出来的，是靠一起碰出来的——一起照顾一次老人，一起吵一次、和好一次，一起过几个年。碰着碰着，一个新的「我们」长出来了，这个「我们」对「好的日子」有了一个原来谁也没有的答案。

第 172 号卷把这叫作「升一层」：碰撞里长出来的共同性，会升一层；一直和和气气找交集的，停在同一层。他的分层，是一层一层往上排座次；可它没有给「升一层」留一个位置：在他那里，层是按能被多少人认下来排的，不是按一起走过多少路长出来的。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先问在哪一层上吵。　明天可以试：家里吵架时，停下来问一句：我们现在吵的，是「公不公平」，是「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还是「谁吃亏谁占便宜」？三层吵法不一样。公平那一层，可以讲理；日子那一层，要一起过；利益那一层，要公道地让步。

老人住哪儿。　明天可以试：如果你家也在商量这件事，公平那一层排好以后，别急着散会。问每个人一句：你心里希望爸妈的晚年是什么样子？这一层谈不拢，不要紧，先一起带老人去看一次养老院，也一起在家里住一周试试。有些答案，是走出来的。

孩子选学校。　明天可以试：分数、距离、学费是一层；「我们希望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另一层。后一层，要孩子也在场。

单位里的「价值观」。　明天可以试：公司墙上贴的价值观，是谁定的？是一群人一起经历了什么以后长出来的，还是开会找交集找出来的？

◆ 六、许家读到这里

爷爷住哪儿的事，许家兄弟三个谈了三个月。

钱和力，第一个星期就分清了。「我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三个月也没谈拢。

后来，大伯提议：先不谈了，今年过年，三家人都回老家，陪爸住一个月。

那一个月，三兄弟轮流给爷爷做饭、洗澡、陪他散步。大伯发现，爷爷夜里要起三次，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三叔发现，爷爷其实很想去镇上的老年活动中心下棋；许峻发现，爷爷跟一朵在一起时，话最多。

一个月后，没有人再开会。事情自己有了样子：平时爷爷住许峻家，一朵放学陪他；每周三天去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下棋；过年回老家，三家轮流。

大伯说：这不是谈出来的。

三叔说：是住出来的。

爷爷说：是你们一起吃了一个月的饭，吃出来的。

白话小词典

「道德、伦理、利益」是什么：他给问题分的几层——对所有人都公正的（道德），对我们来说好的（伦理），各方讨价还价的（利益）。不是什么：不是说下面的层不重要；他说的是讲理能走到的范围不一样。

「公正优先于好的生活」是什么：先守住所有人都能认下的底线，每个群体怎样过日子，各自去定。不是什么：不是说好的生活不要紧；是说它没法强加给别人。

带走的话

他把问题分了层，按能被多少人的话认下来排座次；可一个「我们」想过什么日子，不在交集里，在一起走过的路里。

小账

小账一：开门——分层让一个多元社会不必统一信仰也能共同生活，公正的底线挡住了吞人的「我们」；关门——三号位与一号位的问题被排在讲理能及的下层，没有给「升一层」留位置。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一个月的饭自己上了桌，吃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分层里，这个答案没有座位。

第 32 章

真理是欠条兑了现吗：1999 年的一次转向

一句话：他早年说，真理是在理想的讨论里大家都会认下的主张；晚年他改了口：世界会在我们做事的时候顶回来，真理不等于共识——本书在这一章公开收窄一处判断。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最近一次被事情「顶回来」，是哪一次？一个动作——这周做一件事之前，先写下你预料的结果，做完再对一对。一个提醒——一本书给别人写推翻条件，自己碰到了，也要认。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全家讨论周末去哪儿玩。你们查了攻略，看了评价，讨论得很充分，最后一致同意：去郊外那个湖边野餐。

周六早上出门，下起了大雨。

那一刻，你们讨论得再好、同意得再一致，都没有用。雨不参加讨论，可它投了决定性的一票。

你们坐在车里，看着雨，谁也没说话。然后一朵说：那我们去看电影吧。

一个讨论出来的结论，被世界顶了回来。你们换了一个。

◆ 二、他早年怎么说

第 12 章讲过，1973 年，他写过一篇讲真理的长文。大意是：说一个主张是真的，就是说，在一场足够理想的讨论里，所有有能力参加的人都会认下它〔核：《真理理论》，1973，大意〕。

这种说法，常被叫作「共识论」的真理观。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们没法跳出语言去直接摸到世界，能做的只有在讨论里检验主张；那就把真理放在讨论里——一个主张经得起所有人、所有理由的检验，它就是真的。

本书在第 12 章把这一条列为「凭话入座」的证据：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写成一式，一号位＝F（二号位）。

◆ 三、先让他的辩护人和批评者都来

这一条，不止本书在挑。

他的朋友和学生里，就有人批评它。大意是：就算在最理想的讨论里，所有人都同意了一件事，它仍然可能是错的——几百年前，最有学问的人都同意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个主张之所以是真的，不是因为大家都会同意它；恰恰相反，是因为它是真的，大家才应当同意它〔核：常见研究对共识论的批评，如韦尔默、拉丰等，待核〕。

他听进去了。

1999 年，他七十岁，出版了《真理与论证》〔核：《真理与论证》，1999〕。在这本书里，他改了口。大意是这样的：

真理和「被证成」不是一回事。　一个主张在今天的讨论里站住了，只是说明它今天被证成了；它是不是真的，还要看世界。

世界会顶回来。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做事，靠的是一大堆默认的对世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多数时候管用，可有时候事情做砸了，世界不照我们想的走——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的看法错了。世界不是讨论出来的，它在我们做事的时候，自己顶回来〔核：大意，他称自己的立场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实在论」或「弱自然主义」，待核〕。

可是，道德不一样。　　他同时强调：说一条道德规范「正当」，和说一个主张「真」，不是一回事。道德规范后面，没有一个会顶回来的世界；它的正当，仍然只能在讨论里、在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认下里来确定〔核：大意〕。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一个七十岁的哲学家，修改了自己二十六年前的核心主张。 这件事本身，就是他那条规矩最好的兑现：一个主张被更好的理由问倒了，就认，就改。

而且，他改得很准。「世界在我们做事的时候顶回来」——这句话，几乎就是本书第 18 章说的那句：东西不说话，可它一直在投票。

这一次，他让菜自己上了一次桌。

◆ 五、公开收窄：本书在这里认什么

本书在导读里写过第一条推翻条件：如果在他的成熟著作里，能找到一处，他把世界本身写成不经任何人的主张就能约束讨论的东西，判决二、判决五要收窄；并且说过，1999 年的转向很可能碰到这一条的一半。

现在来报账。

碰到了。 在「真」这一格上，他 1999 年以后承认了：世界有一种不经讨论、在行动中顶回来的力量；真理不等于任何一场讨论的结果。

所以本书在这里公开收窄，写明收窄前后两句：

收窄前（第 12 章、导读）：在他那里，一号位只以「被说成真」的方式进场；一号位＝F（二号位）。

收窄后：在「真」这一格上，1999 年以后，一号位部分交还给了世界——世界在人做事的时候自己顶回来；可在讨论的桌上，它仍然要被说成一个主张、经过检验，才进入理性的账。在「正当」这一格上，他没有让步：规范后面没有会顶回来的世界。

判词也跟着收窄一句：在判词里加上「在讨论的桌上」几个字。在讨论的桌上，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在日子里做事的时候，菜会自己顶回来——这一点，他晚年承认了。

这次收窄，登记进附录戊。

◆ 六、SDE 量一量：收窄以后，还剩什么

收窄以后，本书的判断还剩下什么？

第一，世界顶回来的地方，在他那里是「行动」，不是「讨论」。 他承认世界会在我们做事时顶回来；可顶回来以后，要重新讨论、重新形成主张，才进入真理的账。雨下了，是在周六早上的车里；雨成为「今天不宜野餐」这个真的主张，要等一家人坐在车里说出来。一号位有了一扇侧门，走进来以后，还是要到二号位的桌上去登记。

第二，在规范那一格上，一号位仍然空着。 他说道德规范后面没有一个会顶回来的世界。可日子里的规矩，是会被顶回来的。第 29 章那条「爷爷的房间孩子不许进」，是被爷爷那一跤顶回来的。那一跤不是一个「真」的主张被推翻了，是一条「正当」的规矩被世界否决了。在他的分法里，这一跤要么是事实问题（归「真」），要么得被说成一个新的理由（归「正当」）；它自己，没有第三种身份。

第三，三号位没有动。 这一次转向，只动了一号位。「我们」那一列，照旧。

用三个号位说：1999 年的转向，给一号位开了一扇侧门，只开在「真」那一间；「正当」那一间和三号位那一列，门还关着。

这就是收窄以后的判断：判决五的「一号位只剩影子」，改为「一号位在『真』一格部分交还世界，其余仍是影子」。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被顶回来的那一次。 明天可以试：想一件你们讨论得很充分、最后却被事情顶回来的事——一次旅行，一笔投资，一个教孩子的办法。写下来：顶回来的是什么？是雨，是市场，还是孩子的身体？

先写预料，再对结果。 明天可以试：这周做一件事之前，写下你预料的结果；做完以后对一对。这是让世界有机会顶你一下。

家里的规矩被顶回来。　　明天可以试：找一条家规，想一想它有没有被日子顶回来过。被顶回来的时候，你们是改了规矩，还是找了一个理由把它圆过去?

孩子的作息表。　明天可以试：你和孩子讨论好的作息表，执行两周以后，看看孩子的身体怎么说——是不是早上起不来，是不是下午犯困。身体的反应，是作息表被世界顶回来的地方。别只在桌上改，也看身体改。

认一次错。　明天可以试：找一件你以前坚持、现在知道错了的事，跟相关的人说一句「那件事我当时想错了」。他七十岁改口，你也可以。

◆ 八、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读完这一章，想起一件事。

一朵刚上一年级时，全家讨论过要不要让她学奥数。那次讨论很认真：看了资料，问了老师，一家人都同意：学。

学了一年，一朵每次去上课前都肚子疼。医生查不出毛病。

后来他们停了奥数。肚子疼也停了。

许峻跟陶然说：那一次，我们讨论得很好，大家都同意。可一朵的肚子，没参加讨论。

陶然说：它参加了，只是它不说话，它疼。

许峻说：那本书里说，哈贝马斯七十岁才承认，世界会顶回来。

陶然说：一朵七岁就教会我们了。

白话小词典

「共识论的真理观」是什么：他早年的说法——一个主张是真的，就是在理想的讨论里所有人都会认下它。不是什么：不是说大家投票决定真假；他说的是理想条件下的检验。

「实用主义的实在论」是什么：他晚年的立场——真理不等于被证成，世界会在人做事时自己顶回来。不是什么：不是回到「真理就是和世界对上」的老看法；他仍然认为，顶回来以后，要在讨论里重新检验。

「公开收窄」是什么：本书自己的判断下得太宽了，碰到了反证，就把它收窄，并写明前后两句。不是什么：不是悄悄改掉；也不是推翻整个判词。

> 带走的话
>
> 他七十岁改了口：世界会在人做事时顶回来。本书照登收窄——在「真」这一格，菜会自己上桌；在「正当」这一格和「我们」那一列，门还关着。

小账

小账一：开门——1999 年真理与证成分开，世界在行动中顶回来，一号位在「真」一格部分交还世界（本书据此公开收窄）；关门——「正当」一格后面没有世界，顶回来的仍要回到讨论桌上登记。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场雨、那阵肚子疼自己上了桌；在他那里，雨可以顶回来，肚子疼要先被说成一个理由。

第 33 章

法律的两张脸：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

一句话：他说，一部法律有两张脸：一张是强制——不守就罚；一张是正当——它是被管的人自己写的；这是他留给今天最重要的一条回写通道。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守的那条规矩，我觉得自己是它的作者吗？一个动作——找一条管你的规矩，去查它是怎么定出来的，你有没有地方说话。一个提醒——一条回写的路，只从一头往另一头走，还不够。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小区出了一份《文明养犬公约》：遛狗必须拴绳，狗粪必须清理，晚上十点以后不许在楼道里遛狗。

第一版是物业贴出来的。很多养狗的人不服：凭什么？谁定的？有人照样半夜遛狗。

后来业委会开了几次会，养狗的、不养狗的、怕狗的老人、有小孩的家长，都来了。吵了几轮，改了几条：晚上十点改成十一点，增设了两个狗粪箱，允许在小区东边那块空地放绳子。

第二版贴出来，条文和第一版差不多，可大家守得多了。有个养狗的大哥说：这是我们自己定的。

两份公约，写的差不多，一份是被贴在墙上的命令，一份是大家自己的规矩。

◆ 二、他到底说了什么：法律的两张脸

1992 年，他出版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本讲法律和民主的厚书〔核：1992〕。

书名就说了他要讲的事：法律站在「事实」和「规范」之间。

一张脸是事实：法律是强制的。你不守，会被罚款、被抓。警察、法院、监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一张脸是规范：法律要求被认为是正当的。一个社会的人守法，不只是因为怕罚，还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法是对的、是该守的〔核：大意〕。

两张脸怎样合在一起？他的回答是：一部法律要正当，被它管住的人，得能同时把自己看成它的作者。 公民不只是法律的对象，也是法律的写作者——通过选举、通过公共讨论、通过议会的程序〔核：大意〕。

他还说，个人的自由（私人自主）和一起立法的自由（公共自主），是同时长出来的，谁也不先于谁：没有个人的自由，人就不能自由地参加讨论；没有一起立法，个人的自由就没有保障〔核：他称之为两者「同源」，大意〕。

打个比方：那份养犬公约，第二版之所以被守，不是因为罚得更重，而是因为养狗的人，觉得自己也写了它。

老看法：法律就是国家的命令，守法就是服从。他怎么翻：法律之所以能管住人而不变成暴力，是因为它来自被管的人自己。别误会：他不是说每条法律都要全民投票。他说的是，法律的来历里，要有一条被管者说话的通道。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是本书在前言里说过一步不退的那一条。

这是一条回写的通道：公民的议论，经过公共领域和议会，写成法律；法律回头管住公民。管住他们的，是他们自己写的东西。

用 SDE 的话说，这是一条真正的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法律），回头改写土（公民的生活）；而这个长出来的东西，本来就是从这片土里长出来的。

在一个人人都能开口、人人都有投票权、人人都能在公共领域里说话的社会里，这条通道是一个社会不变成暴政的根本保障。

◆ 四、SDE 量一量：一条单向的传送带

那么，问题在哪里?

看这条通道怎样走。

他的两轨（第 19 章）：外围的公共领域发现问题，形成意见；意见变成一种「交往的力量」，施压给议会；议会按程序立法；法律交给行政去执行。从议论，到法条，到执行。　他把法律比作一种连接：它把生活世界里人和人说出来的东西，翻译成系统能执行的语言〔核：大意〕。

这条路，是一条单向的传送带。

话，从生活世界流向法律。法律，从议会流向行政。

那么，法律执行以后，它在日子里长成了什么样子，又怎样回头改写说话的人和他们说话的土?

在他那里，这一段主要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正常的」——法律被守，公民继续在公共领域里讨论，下一轮再改法律；一种是「病态的」——法律越界，把本该靠商量的地方管得太死，他叫它「法律化」，是系统殖民生活世界的一种（第 25 章）。

一条好的回写，应该是双向的：　法律执行下去，改了人们的日子；日子里长出了新的习惯、新的「我们」、新的难处；这些东西回头改写下一轮的讨论，甚至改写讨论的规矩本身。

那份养犬公约，第二版贴出来一年以后，小区里多了一个「遛狗群」，养狗的人互相提醒拴绳，还自发组织了周末清理空地。这是法律回写出来的一个新「我们」。它不在他的传送带上：它不是一个「意见」，没往议会送；它也不是「法律化」的病，它是好东西。

用三个号位说：他的传送带，在二号位上跑——话变成法，法变成执行。法律的另一张脸——强制——在一号位上：警察、罚款、监狱。他写清楚了两张脸怎样合在一起。可法律还有第三张脸：它在一群人守它的样子里活着，在三号位上。 一条法活不活，要看有没有一群人觉得它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是守法守出来的，不是讨论出来的。

他给法律画了两张脸，没画这第三张。

◆ 五、再往下想一步：守法守出来的「我们」

为什么法律要有第三张脸？

想一想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最早是一条被写下来、被强制执行的法。可是在一个城市里，它真正活起来的样子，不在法条里，而在路口：半夜十二点，路上一辆车也没有，一个人仍然在红灯前停下。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他停下，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人都这样。

这条法，在这一刻，已经不靠强制（第一张脸），也不靠他想起了这条法当年是怎样经过讨论定下来的（第二张脸）。它靠的是一片场：这里的人都这样，我是这里的人。

一条法，被一群人守了很多年，就长出了这样一个「我们」。这个「我们」，是法律回写出来的；它回头又让这条法变得更结实——比任何罚款都结实。

反过来，一条法如果只有强制和正当两张脸，没有长出这一张，它就很脆。强制一松，大家就不守了；讨论一变，它就被推翻了。

他的理论能解释一条法为什么应当被守；它不太能解释一条法为什么真的被守了很多年。后一件事，在三号位上。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你守的一条规矩。 明天可以试：找一条管着你的规矩——单位的考勤、小区的公约、学校的校规——查一查它是怎么定出来的，你有没有地方说话。没有的话，想一想：要开一条什么样的通道?

小区公约。 明天可以试：如果你们小区在定公约，去参加一次会。你会发现，去了的人和没去的人，对同一条公约的感觉很不一样。

孩子的班规。 明天可以试：问问孩子，班规是谁定的？孩子们有没有参与？参与了的班规和没参与的，孩子守得一样吗?

一条法的第三张脸。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一条规矩，定得很普通，却因为大家一起守，长出了一种「我们」的感觉——比如一个排队的习惯，一个垃圾分类的楼。那是法的第三张脸。

反过来走一次。 明天可以试：一条规矩执行了一段时间，去问问被它管的人：它让你的日子变成了什么样？把这些话带回到定规矩的地方去。这是让传送带倒转一次。

◆ 七、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当上了小区的业主代表，第一件事就是改养犬公约。

改完以后，他很得意：这一次，大家都参与了。

陶然问：一楼的刘奶奶呢？她怕狗，可她不上网，也不来开会。

许峻愣了一下，说：她可以来的。

陶然说：她不会来的。她七十多了，腿不好。

一年后，遛狗群的人发现，刘奶奶每天早上七点下楼买菜，于是大家约好，早上七点到七点半，谁也不在楼门口遛狗。

这一条，不在公约里。是遛狗的人自己在群里定的，没开会，没投票。

刘奶奶不知道这件事。她只知道，这一年早上下楼，再也没被狗吓着过。

许峻后来跟陶然说：公约是我们写的；这一条，是守公约守出来的。

白话小词典

「法律的两张脸」是什么：他说法律一面是强制（事实），一面要求正当（规范），两面合在一起。不是什么：不是说法律一半好一半坏；两张脸要同时在，法律才站得住。

「被管者也是作者」是什么：一部法律要正当，被它管住的人得能把自己看成它的写作者。不是什么：不是说每个人都亲手写过每一条法；是说法律的来历里有被管者说话的通道。

带走的话

他给法律画了两张脸：强制与正当，并开了一条从议论到法条的回写通道；可这条通道只往一个方向走，法律在一群人守它的样子里长出的那张脸，他没画。

小账

小账一：开门——被管者也是作者，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同源，一条真正的回写通道，全书一步不退；关门——传送带在证成层同源、在因果层单向，法律回写日子的正常一面不入账，第三张脸（守法守出来的「我们」）不在。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早上七点那半小时自己上了桌；它没走传送带，也不是病。

第 34 章

一场没有神父的葬礼：晚年他承认缺了什么

> 一句话：晚年，他在一场葬礼上看见了世俗理性的一处空缺——在死亡和苦难面前，讲理的话不够用；他的办法，是请宗教把它的话「翻译」过来。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最难的那几次，帮到我的是道理，还是别的什么？一个动作——下次有人遇到大难，先去，先坐下，少说话。一个提醒——有些难处，要先在，再说。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的一个朋友，家里老人走了。

你去看他。一路上，你想好了很多话：节哀，老人是喜丧，走得没受罪，你已经尽力了。

进了门，看见他坐在那里，眼睛红肿。你一句也没说出来。你在他旁边坐下，拍了拍他的背，坐了一个小时，帮他叠了一会儿纸钱，走了。

后来他跟你说：那天你来，我好受多了。

你一句道理也没讲。

◆ 二、他看见了什么

据常见的记载，1991 年，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去世。弗里施一生不信教，可他生前安排，让自己的葬礼在苏黎世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但不要神父主持，不要宗教仪式，只由朋友们读几段文字〔核：常见记载，细节待核〕。

哈贝马斯去参加了。很多年后，他写文章回忆这件事〔核：《对缺失之物的意识》，2008 年前后，大意，篇名与年份待核〕。他说，这场葬礼让他看

到了一件事：一个不信教的现代人，在告别一生的时候，仍然需要一个地方、一种形式，来安放这件事；而世俗的理性，没有给他准备好这样的东西。弗里施只好借一座教堂，把里面的神父请出去。

他说，现代的世俗理性，对于人生里那些最沉重的时刻——死亡、苦难、失败、罪疚——缺乏一种力量：它讲得清规矩对不对，却说不出让人在这些时刻站得住的话〔核：大意〕。

2001 年，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后不久，他在一次领奖演讲里说：世俗社会要学会认真对待宗教；宗教传统里，保存着一些世俗语言还没能表达的意义〔核：2001 年德国书业和平奖演讲《信仰与知识》，大意〕。2004 年，他和后来成为教宗的拉青格枢机进行了一场对话，讨论世俗国家是否需要它自己无法产生的前提〔核：2004 年 1 月，慕尼黑，大意〕。

◆ 三、他的办法：翻译

那么，世俗理性缺的东西，怎么补？

他的办法，叫「翻译」。

大意是：信教的公民，在非正式的公共领域里——报纸、街头、社区——可以用宗教的语言说话，说出他们在信仰里看到的东西。世俗的公民，也应当认真听，而不是一听到宗教的话就关上耳朵。可是，一旦进入正式的程序——议会、法院、政府——就只能用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世俗理由。所以，宗教里有价值的东西，要被「翻译」成世俗的理由，才能进入法律〔核：常见概括，大意，他称之为「制度翻译的附加条款」，待核〕。

打个比方：一个信佛的居民，在业主群里说「杀生不好」，大家可以听；可业委会要定一条「小区里不许捕杀流浪猫」，理由得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比如动物保护的法规、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而不能只是「杀生不好」。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一个一辈子相信理性的人，在晚年公开承认：理性有它够不着的地方。 这需要很大的诚实。

第 172 号卷在这里说，这是他最诚实的地方之一。本书同意。

而且，他的翻译办法，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它不让宗教垄断公共生活，也不让世俗理性把宗教关在门外。信教的人可以说话，不信教的人可以听，最后进入法律的，是大家都能认的理由。

这一条底线，本书不退：在要强制所有人的地方，理由得是所有人都能认的。

◆ 五、SDE 量一量：又一次凭话入座

那么，问题在哪里？

看他的办法：宗教里的东西，要被翻译成理由，才能进入正式的程序。这是他在难处面前给出的药方。

这又是一次凭话入座。 宗教里那些帮人站得住的东西，要先被说成一句所有人都能认的话，才有正式的座位。

可是，回到弗里施的葬礼。那天真正帮到人的，是什么？

是那座教堂——一号位上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高高的穹顶，冷冷的石头，几百年里无数人在这里告别过。

是那些来的人——三号位上的一片场，一群人坐在一起，在同一个时刻，为同一个人安静下来。

是那几段被读出来的文字——二号位上的话。

三样缺一样，那场葬礼就不成。弗里施借的，不是宗教的理由，是宗教的地方和宗教聚人的方式。 他需要一号位和三号位，不只是二号位。

第 172 号卷判决五写的是：困难处退场——到了真正难的时候，他的办法给不出指导。本书接着判，补一层号位上的账：难处之所以难，是因为它常常不在二号位上。 一个人走了，是一号位的事：一副身体不在了。一个家要重新站起来，是三号位的事：这

片场里空了一个位置，剩下的人要重新找自己的位置。讲理的话，在这两件事面前，能做的很少。

他看见了这一处空缺，这是他的诚实；他的药方，仍然是把空缺里的东西翻译成话，这是他的中心。

SDE 的看法是：在难处，先在，再说。　先去，先坐下，先一起叠纸钱、一起守夜、一起把老人的衣服收好——一号位和三号位先接住；话，后来再说，而且不一定要说成理由。

◆ 六、再往下想一步：翻译会丢掉什么

翻译，总会丢掉一点东西。

一句「杀生不好」，翻译成「动物保护的法规」「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意思大致对上了。可那个信佛的居民心里的东西——对一条命的敬畏，每次看见流浪猫时心里那一下疼——翻译过去以后，就不见了。进入法律的，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留在门外的，是他为什么真正在乎这件事。

他知道这一点。他说，翻译要认真，世俗的一方也要学着去听，不能只要结论、不要来历〔核：大意〕。这是很好的态度。

可翻译这个办法本身，就是二号位的办法：一样东西要进门，得先变成一句话。那些翻不过来的——一座教堂的穹顶，一场守夜的安静，一群老人在院子里坐的一下午——就只能留在门外，等下一次有人试着翻译。

有些东西，不是翻译得不够好，是它本来就不是话。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朋友遇到大难。　明天可以试：少准备话，多准备时间。去了，坐下，看看能帮什么手上的忙。话，等他先开口。

家里有人走了。　明天可以试：别急着讲「节哀」「想开点」。一起做一件事：整理照片，收拾遗物，一起做一道他爱吃的菜。难处要先在一号位和三号位上接住。

孩子第一次遇到死亡。　一朵养的仓鼠死了，她哭了一晚上。明天可以试：别急着讲「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陪她在楼下找一个地方，把仓鼠埋了，让她选一块石头放在上面。一个仪式，比一个道理更能让孩子站住。

你自己最难的那一次。　明天可以试：回想一下，你最难的那一次，是什么帮你站住了？是一个道理，还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件一起做的事？

单位里有人遇到变故。　明天可以试：别只在群里发「节哀」。去送一次饭，或者替他值一个班。

◆ 八、许家读到这里

爷爷的老战友去世了。爷爷坚持要回老家送他。

许峻陪他去了。葬礼在村里办，没有什么讲究：一口棺材，一张遗像，一群老人坐在院子里，吃一碗面。

没有人讲话。老人们坐着，有人抽烟，有人发呆。偶尔有人说一句：那年修水库，他一个人扛两袋水泥。

爷爷坐了一下午。

回城的路上，爷爷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一起坐了一下午。

许峻问：那您好受点了吗？

爷爷说：好受了。都在那儿。

许峻想，那一下午，没有一句话是理由，可每个人都被接住了。

白话小词典

「翻译条款」是什么：他晚年的主张——宗教的话可以在非正式的公共领域里说，进入正式程序时要翻译成人人都能接受的世俗理由。不是什么：不是禁止宗教说话；是说正式的法律要靠大家都能认的理由。

「先在，再说」是什么：本书对难处的建议——一号位和三号位先接住（在场、一起做事、仪式），话后来再说。不是什么：不是说话不重要；是说在最难的时候，话常常不是第一样。

带走的话

他在一场葬礼上看见了世俗理性的空缺，这是他的诚实；他的药方仍是把空缺里的东西翻译成话，这是他的中心。

小账

小账一：开门——公开承认世俗理性在死亡与苦难面前够不着，认真对待宗教；关门——药方仍是翻译成理由才能正式入座，难处的一号位与三号位没有正式位置。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座教堂、那一下午的院子，自己上了桌；在他那里，它们要被翻译成理由才算数。

第 35 章

本编总账：一锅一起熬的汤

一句话：一锅汤的味道，不是找出每个人都能接受的那一种，而是一起熬出一个原来谁都没有的味道——这是理念互动最好的替换物。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一起「熬」出来的，而不是「谈」出来的？一个动作——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做一锅汤，每人放一样东西。一个提醒——交集是找到的，新味道是熬出来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过年，一大家子人一起做一锅汤。

外婆说要放火腿，妈妈说要放冬笋，爸爸说要放一点胡椒，孩子说要放玉米。如果按「找交集」的办法：大家都同意放什么？也许只剩下白水和盐。

可那天，谁也没开会。外婆放了火腿，妈妈放了冬笋，爸爸偷偷撒了胡椒，孩子扔进去一根玉米。熬了三个小时，端上桌，每个人喝了一口，都说：好喝。

那锅汤的味道，不是任何一个人原来想要的。它是一起熬出来的。

◆ 二、这一编走过的路

第六编讲的是他的二号位中心，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立起来的东西：商谈。

第 29 章：全家都点头才算数。不靠压也能立规矩；可谁算「全家」要先定好，点头也只是一轮发生里的一站。

第 30 章：那张谁都没见过的圆桌。它是一把好尺子；本书查到了它的出生地——十八世纪的咖啡馆（本书读法，待验）。

第 31 章：只在一层上找交集。道德、伦理、利益，按能被多少人认下来排座次；「我们想过什么日子」被排到了下层。

第 32 章：真理是欠条兑了现吗？他七十岁改口：世界会在做事时顶回来。本书公开收窄一处：在「真」这一格，一号位部分交还世界。

第 33 章：法律的两张脸：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一条真正的回写通道；可它是一条单向的传送带。

第 34 章：一场没有神父的葬礼。他承认世俗理性在难处够不着，药方是翻译。

◆ 三、编末总账

看见清单：不靠压、也不靠多数就能立规矩（第 29 章）；一把量现实讨论的好尺子（第 30 章）；分层让多元的社会能共同生活（第 31 章）；真理与证成分开，世界会顶回来（第 32 章）；被管者也是作者，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同源（第 33 章）；承认世俗理性有够不着的地方（第 34 章）。

收回清单：名单先定，点头是唯一的形状（第 29 章）；一个场子的原则被写成理性本身的地板，出生地抹掉（第 30 章，待验）；按能被多少人认下排座次，不给升一层留位置（第 31 章）；「正当」一格后面没有会顶回来的世界（第 32 章）；传送带在因果层单向（证成层同源），守法守出来的「我们」不入账（第 33 章）；难处的药方仍是翻译成话（第 34 章）。

本编总判断：

> **他在脑子里那块地上，让规矩由所有人的话来证成——这是一个社会不变成暴政的根；可规矩一证成就封了口，只在同一层找交集，不在一起熬的锅里升一层。**

◆ 四、本编的替换物：一锅一起熬的汤

本书给理念互动一件家常的替换物：一锅一起熬的汤。

一号位：锅里的东西——火腿、冬笋、玉米、水、火候。它们不说话，可它们在锅里互相改味道。

二号位：熬汤的时候说的话——「再放点盐？」「太淡了。」「别动，还没好。」一来一回，有争执，有尝，有改。

三号位：谁在灶台边——外婆掌勺，妈妈打下手，孩子被赶出去又溜回来。这一锅汤，是这一家人的汤；换一家人，同样的料，熬不出同样的味道。

一起熬出来的味道，不是交集，是一个新的东西。　第 172 号卷说的「升一层」，放在锅里，就是这个意思：熬之前，谁也没有这个味道；熬之后，这一家人多了一样共同的东西，而且回不去了——明年再熬，就会从这个味道出发。

他那一层——所有人都能认下的规矩——一样也不扔。它放在锅边，当护栏：不许往锅里放毒，不许一个人把锅端走，不许不让别人尝。护栏之内，味道要熬。

◆ 五、再往下想一步：汤也会熬糊

一起熬，不保证熬出好味道。

锅里的东西放错了，火候没看住，有人趁别人不注意倒进去一大勺酱油——汤会糊，会咸，会没法喝。一群人一起熬出来的「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坏的「我们」：一个排外的小圈子，一个互相包庇的团队，一个把错事越做越顺手的家。

这正是他最担心的事，也是他留下的那几条规矩最有用的地方。不骗，不压，给理由，让人能回嘴——这些规矩，放在锅边，就是在防汤熬糊：谁都可以尝一口，谁都可以说「太咸了」，谁都不能一个人把锅端走。

所以本书的替换，不是用熬汤代替他的规矩，而是把他的规矩从「汤的全部」挪到「锅边的护栏」上。汤要熬，护栏要在。没有护栏的熬，会熬出一锅吞人的「我们」——那正是他十五岁那年看见的；只有护栏没有熬，锅里就只剩白水和盐。

◆ 六、保底：在什么条件下他完全对

在脑子里的这块地上，他的商谈理论，在下面的条件下几乎处处成立：要定的是一条管住所有人、要强制执行的规则；受影响的人都已在场或有人代表；这条规则要跨过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一部法律，一项公共政策，一条要强制所有人遵守的规定——在这些地方，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认下，是最低的要求；翻译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是必须的门槛；他的每一条，都不能少。

越是要强制所有人的地方，越要他；越是一个家、一群人要一起找到「我们想过什么日子」的地方，越不能只剩他。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一起熬一锅汤。　明天可以试：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做一锅汤或者一顿饭，每人决定放一样东西，不许否决别人。做完一起吃。吃完聊一聊：这个味道，是谁想要的?

家里的「规矩」与「味道」。 明天可以试：把家里的事分成两类——一类是规矩（作息、安全、钱），要讲理、要大家都认；一类是味道（怎么过节、怎么度假、家里是什么气氛），要一起熬。两类别混着办。

团队的「文化」。　明天可以试：如果你带团队，别开会讨论「我们的团队文化是什么」。带大家一起做完一个难项目，项目结束后再问：我们这个团队，现在是什么味道?

◆ 八、许家读到这里

那个周末，许家熬了一锅汤。

爷爷放了老家带来的腊肉，陶然放了她娘家的做法——几颗红枣，许峻放了一把香菜——被一朵抗议，又捞出去一半，一朵放了一个西红柿。

熬了两个小时，端上桌。咸、甜、酸、香，什么味都有。

爷爷喝了一口，说：怪。又喝了一口。

陶然喝了一口，说：怪。又喝了一口。

一朵说：这是我们家的汤。

许峻说：那明年过年，还这么做？

一朵说：明年我要放两个西红柿。

白话小词典

「一锅一起熬的汤」是什么：本书给理念互动的替换物——锅里的东西、熬汤时的话、灶台边的人，一起熬出一个原来谁都没有的味道。不是什么：不是不要规矩；他的规矩放在锅边，当护栏。

「护栏」是什么：本书对他的商谈规则的位置安排——不骗、不压、给理由、让人能回嘴，这些都留下，挪到两边保护熬汤的过程。不是什么：不是降低他的规则；是给它们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 带走的话
>
> 交集是找到的，新味道是熬出来的；他那一层规矩一样不扔，放在锅边当护栏，护栏之内，味道要熬。

小账

小账一：开门——规矩由所有受影响者的话来证成，被管者即作者，是一个社会不变成暴政的根；关门——一证成就封口，只在同一层找交集，不在锅里升一层。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锅里的火腿和冬笋、灶台边的一家人，自己上了桌，熬出了一个谁也没说过的味道。

第 七 编

钉子：一列满，两列空——九格表

编　序

这一编三章，是全书的钉子。

前面三编，把他的二号位中心，在三块地上一编一编地拆开：手上的公共领域，心里的交往行动，脑子里的商谈。每一编都有自己的看见和收回。

这一编要把三编钉在一起，钉在一张表上：三块地乘三个号位，九个格子。

第 36 章画这张表：他占了哪一列，另外两列是什么——派生、影子，还是空着。第 37 章看他占的那一列里，三格之间怎样互相改。第 38 章问最深的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二号位要自己证明自己。

这一编给判决五供证据：三块地上都有互动，这是他打开的；三格只凭话相生，一号位只剩影子（「真」一格部分交还世界），三号位一列两格派生、一格空着，这是他关上的。

第 36 章

许家的九个格子：三块地乘三个号位

> 一句话：把三块地和三个号位交叉，画一张九格表；许家的九格都满，他只占了中间一列。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的九格里，哪几格是空的？一个动作——照着本章的表，给你家画一张九格表。一个提醒——一张表里空着的格子，比填满的格子说得多。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请人给你家做一次「体检」。不是身体的体检，是家的体检。

他问你：你们家在钱和房子上，怎么样？你说：还行。

他问：你们家说话怎么样？吵不吵架，能不能讲理？你说：能讲理，就是有时候讲不通。

他问：你们家每个人，在这个家里觉得有自己的位置吗？你愣了一下，说：这个……没想过。

三个问题问完，他又换了一个角度问：在规矩上、在日子上、在每个人心里，你们家分别是什么样子？

你发现，你对自己的家，只熟悉其中几格。

◆ 二、九格表是什么

本书用两组三视角，交叉成一张九格表。

一组是三块地：脑子里想的（理念界：道理、规矩、制度），手上碰的（现实界：身体、东西、地方、钱），心里的「我、你、他」（自我界：记忆、身份、情绪、关系）。

一组是三个号位：一号位看「那儿有个东西」，二号位看「有件事正在发生」，三号位看「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

三乘三，九个格子。

先说清楚一件事：这张表，不是 SDE 的 SIO 九宫格——那一张是规范、模态、价值三根轴，各分三个号位；这一张是三块地乘三个号位，专门用来量一个人的中心在哪里。它也不是他的三个世界（第 23 章分过）。

◆ 三、许家的九格

先画许家的。

	一号位：那儿有个东西	二号位：有件事正在发生	三号位：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
现实界（手上）	两张桌子、那道烫痕、爷爷的血压计、冰箱门	业主群里的讨论、物业谈判、养犬公约的会	谁住在这个小区，刘奶奶早上七点下楼，一楼的租户
自我界（心里）	爷爷敲拍子的手指、一朵的肚子疼、门框上的线	劝一朵学游泳、四张欠条、陶然和母亲吵了二十年	陶然在许家的位置，一朵「我是许家的人吗」，爷爷的老战友们
理念界（脑子里）	冰箱上的三只门铃卡片、零花钱合同的两栏	九点睡觉的理由、家规怎么定、爷爷住哪儿的公平账	「我们老许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那锅汤的味道

九格都有东西。每一格里的东西，都在前面的某一章出现过。

一个活的家，九格都满，而且三个号位轮流做主。 有的时候，一号位最要紧——爷爷那一跤；有的时候，二号位最要紧——九点睡觉的理由；有的时候，三号位最要紧——爷爷在老战友的葬礼上坐了一下午。

◆ 四、他的九格

再画他的。每一格，写明它在他那里是「他占」「派生」「影子」还是「空」，并注明本书在哪一章讲过。

	一号位	二号位	三号位
现实界	影子：系统（钱与权，被冻住的互动）；身体与物只以「被谈到」在场（第 18 章）	他占：公共领域——咖啡馆、报刊、两轨（第 15、19 章）	空：门口的名单，谁在场里有位置，不在议题之内（第 17 章）
自我界	影子：身体的分量要经过「能否平等说话」来称（第 27 章）	他占：交往行动、四张欠条、生活世界（第 22—24 章）	派生：「我」从交往里长出，长定上桌；「我们」只是交织出的视角（第 26 章）
理念界	派生，部分交还：「真」一格 1999 年后世界会顶回来；「正当」一格后面没有世界（第 32 章）	他占：商谈原则、分层、法律的两张脸（第 29、31、33 章）	派生：「我们是谁、想成为谁」在伦理—政治商谈里被讨论出来——「我们」是题目，不是一方；有自己理性、会回头改写成员的「我们」仍空（第 31、35 章）

他占的，是中间一列，二号位。

把他放到本系列量过的几位旁边，一看就明白：罗尔斯占的是一列（自由），霍布斯和柏拉图占的是一行（自我、理念）。哈贝马斯占的，也是一列：二号位。　他在三块地上都有东西，可在每一块地上，都只长同一个号位。

◆ 五、空格与影子

看两边那两列。

一号位那一列，是影子。　东西在，可它们不能自己上桌：在现实界，它们要么被谈到，要么当系统；在自我界，身体要经过话来称；在理念界，「真」一格他晚年开了一扇侧门，「正当」一格仍然关着。

三号位那一列，两格派生，一格空着。自我界的「我」，是从交往里派生出来的——这一格他写得好，只是长定就不再长。理念界的「我们」，也有一个派生的座位：他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里讲「伦理—政治商谈」，一个政治共同体在那里讨论「我们是

谁、想成为谁」〔核：《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四章，大意〕。可这个「我们」是讨论的题目，不是讨论的一方：它没有自己的理性，也不回头改写成员；在他的排座里，它还坐在道德的下首（第 31 章）。本书初稿把这一格记为「空」，统稿时改为「派生」（附录戊收窄六）。现实界的门口名单，在他的表上仍是空的。

这里要说清「影子」和「空」的分别，免得读者以为本书说他什么都没看见。影子，是他看见了、写了，但只让它以别的号位的身份出场——身体出现了，却是作为「平等说话」的条件出现的。空，是在他的体系里，这一格没有一个正式的位置——门口的名单要等人说出来，才成为议题；一个会改写成员的「我们」，他不给它一张椅子。

本书在第 20 章补的门铃「阈启」，放在现实界一号位那一格：让影子多一扇门。第 172 号卷的「我们的理性」，放在理念界三号位那一格：让那个只被讨论的「我们」，长出自己的理性。这两样，本书在总解构编再合在一起说。

◆ 六、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中间那一列，他填得比任何人都满。

本系列写过的几十位哲学家里，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把「有件事正在发生」这一格，在三块地上都写得这么细：公共领域的生日、交往的欠条、商谈的程序、法律的两张脸。第 10 章说过，二号位是三个号位里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被欺负的那一个。他给它撑了一辈子的腰。

一张九格表，要有人把中间一列填满，才能看出两边缺什么。　他填满了中间，两边的空，才第一次清清楚楚地露了出来。

◆ 七、四个中心，一张表

把本系列用这张九格表量过的几个人，放在一起看，会看得更清楚。

哲学家	主题	占哪一行或一列	一句话
罗尔斯	正义论	自由一列（意义三视角乘三块地）	三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霍布斯	国家论	自我一行（三块地乘意义三视角）	现实和理念都从一个我派生
柏拉图《理想国》	城邦	理念一行	现实是影子，自我是材料
哈贝马斯	规范的效力从哪里来	二号位一列（三块地乘三个号位）	三块地上只长互动这一格

四个人，四种中心。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各占一列，霍布斯和柏拉图各占一行。〔本表中罗尔斯据本系列第 104、147 号卷，霍布斯据第 146 号卷；柏拉图《理想国》一行据本系列的写作方法论，以该卷成书为准。〕

有意思的是，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当年在结论上常常碰头（第 172 号卷第 26 章写过）：两个人都要一个多元的社会能公正地共同生活。可在这张表上，他们占的是两张不同的表：一个在意义三视角上立了自由，一个在三个号位上立了互动。结论碰头，中心不同。1995 年那场著名的交锋，用这张表看，吵的其实是这件事（本书读法，待验）。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给你家画一张九格表。　明天可以试：照许家那张表，画一张你家的。每一格写一两样东西。写不出来的格子，打一个问号。

看问号在哪一列。明天可以试：画完以后，看问号集中在哪一列。集中在一号位——你们家可能不大留意东西、身体、钱在推；集中在二号位——你们家可能不大说话，或者说话不讲理；集中在三号位——你们家可能有人觉得自己没有位置。

给你的团队画一张。　明天可以试：把你的团队放进九格：一号位写工具、预算、工位；二号位写开会、沟通、决策；三号位写谁和谁一伙、谁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这个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

给你自己画一张。明天可以试：你自己也可以画——脑子里、手上、心里，三块地；东西、事情、位置，三种看法。看看你是不是也有一个「中心」，一列很满，另外两列很空。

◆ 九、许家读到这里

一朵照着书上的表，给自己画了一张九格。

大部分格子她都填了。只有一格，她想了很久，最后打了一个问号：自我界，三号位。

陶然问她：这一格为什么空着？

一朵说：我不知道我在班上算什么。我有朋友，可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们班」的。

陶然没急着说话。那天晚上，她给一朵的班主任发了一条消息，问能不能让一朵在下个月的班级活动里负责一件事。

一个月后，一朵负责了班级的图书角。

她把那个问号划掉，写上了三个字：图书角。

白话小词典

「九格表」是什么：本书用三块地乘三个号位画出的一张表，用来看一个人的中心在哪里。不是什么：不是 SDE 的 SIO 九宫格，也不是他的三个世界。

「影子与空」是什么：影子是看见了、写了，但只让它以别的号位的身份出场；空是体系里这一格没有正式的位置。不是什么：不是说他什么都没看见；影子和空，是两种不同的缺。

> **带走的话**
>
> 九格表上，他把中间一列填得比谁都满；两边的空，也因此第一次清清楚楚地露了出来。

> **小账**
>
> 小账一：开门——二号位一列在三块地上都填满，给最容易被欺负的那一格撑了一辈子腰；关门——一号位一列是影子（「真」一格部分交还），三号位一列两格派生、一格空着。
>
>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许家的九格自己都上了桌；他的表上，只有中间一列有椅子。

第 37 章

凭话相生：业主群、老坛子、议事规则怎样互相改

一句话：他占的那一列里，三格——公共领域、交往行动、商谈与法——其实互相改写：交往更新坛子，法律与人的自由同源；可每一条回写都经过话，唯有讲理的规则本身，不许被土改写。本书把这叫作「凭话相生」。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在业主群里定的事，有没有改变我们家饭桌上的说话方式？一个动作——找一件在一个地方定下的事，看它在另外两个地方长出了什么。一个提醒——能被日子改的，常常只是说出来的那一部分；没说出来的，要另找一扇门。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小区装电梯的事，业主群里吵了三个月，最后定了。

那三个月，你们家的饭桌上也天天在说这件事。许峻说一楼不该出钱，陶然说一楼也会用到电梯，爷爷说他们那一辈人不讲这些，一朵问什么叫「公摊」。

电梯装好以后，你发现一件事：你们家说话的方式变了。以前家里商量事，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大家习惯了先说自己的理由，还会问「那一楼的人怎么想」——这个习惯，是从业主群的三个月里带回来的。

后来，家里又商量给爷爷装一个扶手。一朵说：我们先在家里投个票吧，像业主群那样。

一件在业主群里的事，改了家里的饭桌；家里饭桌上长出来的习惯，又回头改了下一件家事的定法。

三个地方，缠在了一起。

◆ 二、他的三格怎么连

先看他的三格怎么连。他并不是没写连接，写得还不少。

生活世界供给公共领域。　他说，公共领域扎根在生活世界里：人们在家里、在朋友间、在社团里遇到的问题，被带到公共领域，成为议题〔核：《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八章，大意〕。

公共领域传送给法律。　第 19 章、第 33 章讲过：外围的议论形成交往的力量，施压给议会，写成法律。

法律连接系统与生活世界。　第 33 章讲过，他把法律比作一种翻译：把生活世界里说出来的东西，翻译成系统能执行的语言。

反方向的连接，他也写了，但主要写成病。　系统越界进入生活世界，是殖民；法律把本该商量的事管得太死，是法律化（第 25 章）。

所以，他的三格是连着的：一格供给另一格，一格传送给另一格，一格翻译给另一格。

这是本书开写时的读法：三格之间，是一条大致单向的传送带，反方向只记病。下面要让他自己来打这个读法。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把三块地连起来了。　很多哲学家只写一块地：只写伦理的，不管政治；只写政治的，不管日常生活；只写日常生活的，不管法律。他从一个人在家里怎样说话，一直写到一个国家的宪法怎样正当，一根线串到底。

第 9 章说过，这是一次真正的碰撞长出来的典范。本书同意。

◆ 四、先立判准：什么才算「互相生成」

导读里写下的第三条推翻条件，原话是：如果他的三大核心之间有互相生成的论述——公共领域回头改写生活世界的土，生活世界回头改写商谈的规则——那么判决五错。

初稿报账时，本书只数了三类反向连接：殖民与法律化，是病；「神圣的语言化」，在历史层，单一方向；公民在讨论里学会更好地讲理，仍在二号位。据此写下「未触发」。

这笔账记早了。他自己最成体系的那几处反向论述，没有被请上桌。所以这一节先补一道工序：写下什么才算「互相生成」。三条，缺一条不算。

一，不是病。反方向的那一支，在他那里是正常运转，不是被当作殖民、扭曲来记的。

二，是正式结构。它出现在他成熟理论的骨架里，不是一处顺带的话。

三，改的是内容。反方向的改动，改的是另一格里的东西本身——知识、规范、人——而不只是影响它能不能落实。

要老实说一句：这三条判准，是在反例被提出以后才补立的。事后立的判准，容易被写得正好放过自己；读者可以拿这一句，去查本书下面的每一笔账。

事前与事后，分开记。三条判准里，前两条不是新立的：「不是病」，本章第二节原来的读法已经用它把殖民、法律化记成了病；「是正式结构」，导读第一条推翻条件写的就是「在他的成熟著作里」。只有第三条——「改的是内容，而不只是落实」——是反例提出以后才写下的，而恰恰是这一条，让下面的第二支箭头不触发。所以本书再做一次删判准测试：拿掉第三条，第二支箭头就触发，「唯一单向处」不在，判决五改为「三格凭话全相生」。本书保留第三条，是因为它守的正是第 13 章那块地板上「认识」与「效力」之分；读者若认为这是在移动门柱，就按拿掉第三条的结果读——判词「只许话上桌」仍然不动，因为连全相生，也是凭话相生。

◆ 五、三支箭头：交往改坛子，坛子改规则，法改人和场子

第一支箭头：交往回头改坛子

先看他怎样写交往和生活世界的关系。

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讲「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那一章里，他说：交往行动同时做着三件事——在「互相理解」这一面，它传承并更新文化知识；在「协调行动」这一面，它促成社会整合、结成团结；在「社会化」这一面，它塑造人的认同〔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第六章，1981，大意；措辞以原文为准〕。

他还把这件事排成了一张三乘三的表：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社会化三个过程排一边，文化、社会、人格三个成分排另一边，九个格子里，写的是每一个过程给每一个成分的贡献〔核：同上，各格措辞待核原书〕。国内的研究，也把这一层读作生活世界与交往行动之间的「互补关系」〔核：王凤才，2024，《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篇名待核原刊〕。

这是说：一场场理解，不只是从坛子里取水，也在给坛子添东西——添知识，添规矩，添一个个长成的人。

还有更早的一处。第 15 章讲过十八世纪的公共领域。在《结构转型》里，市民家庭的私人领域先养出了一种新的「内心」，这种内心在文学的公共领域里被读、被谈；谈出来的东西，又回头改了人们怎样理解自己的家、怎样理解自己〔核：《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大意〕。

按三条判准查：不是病——这是他笔下生活世界正常的再生产；是正式结构——那张表是《交往行动理论》的骨架之一；改的是内容——被更新的，是知识、规矩和人本身。

第一支箭头，触发。本书原来说他的坛子「只往外舀」，在这里说错了。他写了：坛子每被用一次，就被添一次（第 24 章已据此改过）。

第二支箭头：坛子回头改规则

再看反方向的另一半：生活世界能不能回头改写商谈的规则？

他确实写过生活世界对商谈的托举。他有一个说法：一种只讲普遍原则的道德，要在现实里站得住，需要「迎合它的生活形式」——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家里、什么样的社群里长大，决定了他遇事时肯不肯、会不会去讲理〔核：《商谈伦理》末节及《商谈伦理的阐释》，大意，出处待核〕。

按三条判准查：不是病，是正式结构——这两条都过了。第三条过不去。在他那里，生活世界改的是规则能不能落地：土好，规则就站得住；土坏，规则就悬空。可规则本身——人人可以参加，人人可以提问，没有强迫，只让更好的理由说了算——不因为土的样子而变得更对或更错。它的效力，来自「你一开口就已经在用它」，不来自任何一片土。

第二支箭头，不触发。

还要预先登记一种结局：如果读者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一处，他承认生活世界的变化会改写商谈规则本身的有效性，那么这一支也触发。那时「唯一单向处」不在了，判决五改为「三格凭话全相生」，判决一再收窄一句。这一条已写进附录戊，等着。

第三支箭头：法回头改人和场子

第三支，是第 33 章留下的。

第 33 章已经记下他的一个看见：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同源」——没有个人的自由，人就不能自由地参加讨论；没有一起立法，个人的自由就没有保障。两样互为前提，谁也不先于谁。

他在 2001 年还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宪政民主里「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条原则的矛盾。他的回答是：把立宪看成一个跨越几代人、会自我纠正的学习过程——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立下的宪法里，重新读它、补它、改它〔核：《宪政民主：自相矛盾原则的悖论性结合？》，2001，大意〕。

按三条判准查。「同源」不是病，是正式结构；但它说的是证成层的互为前提：讲一条权利凭什么成立时，两样要一起讲。它不是说，法律执行下去，日子会反过来长出新东西。「学习过程」不是病，是正式结构，也改内容；可它走的路，仍然是一代代人在讨论里重新解释宪法——是那条从议论到法条的通道，一遍一遍地走。

第三支箭头，触发一部分：在证成层，两头同源；在因果层，那条传送带仍然主要朝一个方向走。第 33 章说的第三张脸——守法守出来的「我们」，早上七点那半小时——在他这里，仍然没有正式位置。判决四因此加半句：传送带在证成层同源，在因果层单向。

◆ 六、结算：不缠，收缩到了一个点上

三支箭头查完，结算如下。

推翻条件三，触发一部分。第一支（交往改坛子）触发；第二支（坛子改规则）不触发；第三支（法改人和场子）在证成层触发。本书原来的「三格不缠」下宽了，照登收窄，记为收窄四（附录戊）。

可是请看，收窄以后剩下的是什么。

他那一列三格，确实互相改写：交往更新坛子，坛子养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写成法律，法律在证成上与人的自由同源，又在一代代的解释里被改。三格之间，不是一条死的传送带。

只有一样东西不许被改：讲理的规则本身。坛子能改规则能不能落地，改不了规则对不对。全列唯一的单向处，就在这里。

这个点，本书前面见过两次。第 13 章：「你一开口，就已经站在上面了」。第 38 章：二号位＝二号位。「不缠」没有消失，它从三格之间，收缩到了那块被他当作最可靠的地板上——第 13 章的复查说，那块地板，他自己留了一扇门。

再看回写走的是什么路。交往更新坛子，靠的是一次次理解；公共领域写成法律，靠的是议论；宪法被一代代改，靠的是重新解释。每一条回写，都经过话。第 24 章许家

那一味甜——爷爷一个人在老家过年时，自己倒进坛子里的东西——在他的表上仍然没有位置；许家投票改了家规，在他的表上有位置。

所以，判决五的这半句，本书改写成一行：

> **三格相生，但只凭话相生；唯有讲理的规则本身，不许被土改写。**

这一次收窄，没有让本书的根变软，反而让它硬了一点。第 45 章说，他所有的收回，追到一个根：只有能被说出来的，才算在场。原来以为，这个根让三格各过各的；现在看清了，三格是互相改的，只是连「互相改」也要凭话入座。

SDE 的看法照旧：三样东西互相生成，不只经过一种介质。菜可以自己倒进坛子，座位可以自己长出来，一场爷爷一句话没说的家庭会议，也会被他走的一圈改掉结论。这一层，在他那一列里仍然没有；这一层，才是剩下的那一格空。

这一点，最先要挨打。「唯一单向处」现在是本章最硬的一句，它最强的对手就在他自己那里。他始终说，讲理的规则是「理性重构」出来的，而重构是可错的：它要接受语言学、发展心理学这些经验研究的检验，检验不过就得改〔核：《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所收论重构科学一文，1983，大意〕。第 13 章复查到的原文也是这个方向：那个理想的假定「可以、但不必是反事实的」，他宁愿叫它「预期」。

那么，生活世界能不能借「被研究」这条路，绕回来改写规则？本书的回答是：被修正的，是我们对规则的认识——哪几条算，怎样表述；规则的效力从哪里来，没有变，仍然来自「你一开口就已经在用它」。所以「唯一单向处」照旧成立，只是要写准：它不是一块「自证」的地板，而是一块被他当作最可靠、并自己留了一扇门的地板——那扇门，就是可错的重构。

这一条与第 13 章那一句合并登记为一条「门的条件」（附录戊）：若能找到他因为经验研究或世界的顶回，改动了某一条讲理的规则本身——而不只是它的表述——那么唯一单向处不在，判决五改为「三格凭话全相生」，判决一「他后来没有回头走这扇门」也一并撤回。〔命题身份：唯一单向处为 SDE 推导〕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一件在外面定下的事。 明天可以试：找一件在单位、小区、学校定下的事，看看它有没有改变你家里说话的方式。如果有，写下来。这是三格在你家缠在一起的证据。

一个家里长出来的习惯。 明天可以试：找一个你们家的好习惯——比如先听完再说、吵完以后一起吃饭——想一想，它有没有被你带到单位、带到业主群里去。

一条规矩的来回。 明天可以试：找一条单位的制度，看它执行一年以后，大家的工作习惯变了什么；再看这些变化，有没有被带回到下一次修改制度的会上。如果没有，你可以做第一个把它带回去的人。

孩子从学校带回来的规矩。 一朵从学校学会了「发言要举手」，回家吃饭也举手。明天可以试：别笑她。看看这个从学校带回来的习惯，在你家长成了什么——也许它让爷爷第一次有机会把话说完。学校、家、饭桌，就这样缠在一起。

你身上的三格。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脑子里的道理、手上的日子、心里的关系，是怎样互相改的——是只靠说（想通了一个道理，才去改日子），还是也靠做（先过了一段不一样的日子，道理才跟着变）？一个人最累的时候，常常是只剩下一种改法。

一条改不动的规矩。明天可以试：找一条家里或单位里「日子怎么变都不许动」的规矩——比如「有话当面说」。问一问：日子改的，是它能不能做到，还是它对不对？分得清这两样，就知道哪些该跟着日子调，哪些该守住。

◆ 八、许家读到这里

许家给爷爷装扶手的事，一朵提议先投票。

投票结果是：装。

可是，装在哪里？一朵说装在厕所，许峻说装在床边，陶然说装在门口。三个人又吵了起来。

爷爷一直没说话。最后，他站起来，慢慢走了一圈：从床边到门口，从门口到厕所。走到厕所门口时，他扶了一下门框。

一家人都看见了。

扶手装在了厕所门口。

那天晚上，一朵在日记里写：我们家定事情，要投票，也要看爷爷走一圈。

陶然看了这句话，想：投票是业主群里学来的，大家说出了理由，家规跟着改了——这一样，那个德国人的表上有位置。看爷爷走一圈，是我们家自己长出来的，没人说一句话，结论就改了——这一样，他的表上没有位置。两样一起，才是我们家的规矩。

白话小词典

凭话相生。是什么：本书收窄以后对他那一列三格关系的判断——公共领域、交往行动、商谈与法互相改写，但每一条回写都经过话；唯有讲理的规则本身，不许被土改写。不是什么：不是说三格各过各的——那是本书收窄前的读法「三格不缠」，已登记收窄；也不是 SDE 说的三维纠缠——纠缠不只经过一种介质。

唯一单向处。是什么：收窄以后，他那一列里唯一不许被反向改写的地方——讲理的规则本身的有效性。土能改它落不落地，改不了它对不对。不是什么：不是新找出的一处毛病；它就是第 13 章、第 38 章那块被他当作最可靠、自留一扇门的地板。

带走的话

他那一列三格其实互相改写：交往更新坛子，法律与人的自由同源；可每一条回写都经过话，唯有讲理的规则不许被土改——「不缠」收缩到了一个点上。

小账

小账一：开门——交往更新坛子，三个再生产过程向文化、社会、人格都作贡献；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同源，立宪是跨代的学习过程；关门——一切回写凭话相生，讲理的规则本身是全列唯一单向处（推翻条件三触发一部分，登记为收窄四）。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投票被说上了桌，改了家规；爷爷那一圈自己上了桌，也改了家规——他的表上，只有前一样的位置。

第 38 章

本编总账：二号位＝二号位——这张桌子为什么要自己证明自己

一句话：他的二号位不从别处拿入场券，它自己给自己作保；本书在这一章把这一式拆开，并给它写出它在什么条件下完全成立。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最信的那一条，是不是在给自己作保？一个动作——找一条「不用证明」的家规，问它靠什么站着。一个提醒——一样东西自己证明自己，常常是因为它的另外两条腿，被当成了常数。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问一个老员工：这个流程为什么要这样走？

他说：因为流程就是这样定的。

你又问：那当初为什么这样定？

他说：因为要按流程办事啊。

你发现，你们在一个圈里转。流程证明流程，规矩证明规矩。

你没法反驳他，可你心里知道，这个圈，是在哪里被偷偷剪断了。一个流程，总是在某一年、因为某件事、由某些人定下来的；它有一个出生日期。说「流程就是这样」，是把出生日期抹掉了。

◆ 二、这一编钉住了什么

第七编三章，把前面三编钉在一张表上。

第 36 章：九格表。他占二号位一列；一号位一列是影子（「真」一格部分交还世界）；三号位一列，两格派生，一格空着。

第 37 章：凭话相生。他那一列的三格互相改写，但每一条回写都经过话；唯有讲理的规则本身，是全列唯一的单向处——这一章要问的，正是这一处。

这一章要问最深的那一个问题：中间那一列，靠什么站着？

◆ 三、他的回答：你一开口，就已经站在上面了

第 13 章讲过他的回答。

二号位的条件——谁都能进、人人平等、什么都能问、没有强迫——是讲理的人「不可避免」要默认的；你想否认它们，你一开口，就已经在用它们了。

所以二号位不需要从一号位那里拿证明（世界说它对），也不需要从三号位那里拿证明（我们这群人认它）。它自己证明自己。写成一式：

> **二号位＝二号位。**

第 13 章查过这一式的接缝：「反事实的」旁边写上了「不可避免的」，本书开写时定为半升格，复查原文后降为存疑：他给那块地板留了门。第 30 章查过这把尺子的出生地：十八世纪的咖啡馆，本书读法，待验。

这一章不再重复那两处，只问：为什么他需要这一式？

◆ 四、为什么需要：一块不会塌的地

第 6 章和第 14 章记下过几条病根，这里只收成一句：

一个见过「我们」整体塌方的人，要一块怎么都拿不走的地。

一号位上的东西会变——传媒会变坏，身体会老，钱会越界。三号位上的「我们」会吞人——十五岁那年他亲眼看见过。只有二号位那几条，看起来谁也拿不走：你要拿走它，就得先用它。

所以他让二号位自己给自己作保。这不是他的失误，是他那片土里最合理的一个选择。 本系列的总原则说：讲述一场发生，有三件事省不掉——选条件、切路径、裁真；三

件都只能预设，预设用久了就硬化成新的磐石。他的磐石，就是这三件事都在二号位上完成：条件是讲理的条件，路径是讲理的程序，裁真是讲理的共识。

◆ 五、SDE 量一量：没有哪一个号位能自己证明自己

SDE 的看法是：三个号位里，没有哪一个能自己证明自己。

话之所以能说，是因为有一副能说话的嘴，一种共用的语言，一张能坐下来的桌子——这些在一号位上。话之所以有人听，是因为说话的人在这片场里有一个位置，听的人觉得「他是我们中的一个」——这在三号位上。

第 1 章那个说话吃力的孩子，最知道这件事：他的二号位，是一号位的那道缝和三号位的那个班级一起托着的；托不住，话就等于没说。

所以 SDE 给三个号位写的，不是一个中心，是一张图纸。本书照 SDE 的三大方程，写成号位的样子：

> **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二号位＝G（一号位，三号位）；三号位＝H（一号位，二号位）。**

三样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菜在桌上，是因为有人在说、有一家人在；话能说，是因为有菜、有一家人；一家人在，是因为一起吃过这些菜、说过这些话。

他的写法，是这张图纸的一种特殊情形：把中间那一式里的一号位和三号位拿掉，让二号位只由它自己决定。

◆ 六、保底：在什么条件下，二号位＝二号位完全成立

本系列的规矩是：把他的核心论断，收为发生的一个极限情形，而不是宣判作废。

二号位＝二号位，在什么条件下完全成立？

当一号位和三号位都已经稳定到可以当作常数的时候。

也就是说：桌上的东西都已经摆好，都能被说清，不会突然顶回来；桌边的人都已经坐好，都是能说能听的成年人，都承认彼此是「我们」中的一员，这个「我们」的边界不会在讨论中变。

在这种条件下，一号位和三号位不再变化，它们在图纸里就可以被约掉——就像本系列康德卷说的「器具可消」：对所有人都一样的东西，比较时可以消去。约掉以后，剩下的就只有二号位：二号位＝G（常数，常数），也就是二号位只由它自己决定。

一个成熟的议会，一场准备充分的听证会，一次材料齐全、代表到齐的业主大会，一个学术共同体里两位同行的争论——在这些地方，这个条件大致成立。在这些地方，他的理论不是近似，是精确的。

他的二号位中心，是三个号位相生在一号位和三号位都成为常数时的极限情形。 就像牛顿力学之于相对论：在速度远小于光速时，一点不差；可是把这个条件当成了全部，就会在高速的地方出错。

他错在哪里？错在把这个极限情形，当成了理性的全部。 一个婴儿，一个失智的老人，一个刚进门的媳妇，一个还没组织起来的受害群体，一场还没被说出来的灾难——在这些地方，一号位和三号位都在剧烈地变，不是常数；在这些地方，二号位自己证明不了自己。

再往下想一步：帐篷与地基

打个比方。

一场地震以后，废墟上要先搭帐篷。帐篷要快，要轻，要每一顶都一样，要谁都能进。帐篷里怎么分配水和药，要大家坐下来讲理，谁也不许仗着力气大多拿。在废墟上，他的圆桌就是最好的帐篷。

可人不能在帐篷里住一辈子。住了几年，有人开始在帐篷旁边种菜，有人把几顶帐篷连起来，有人搭起了一间小屋。慢慢地，帐篷变成了村子：有了路，有了井，有了祠堂，有了一群一起经历过地震的人。

这个村子不是讨论出来的，是一起住出来的。

帐篷的规矩，要留着：谁都能进，谁都能说话，谁也不许多拿。可村子的地基，是菜和座位一年一年长出来的——一口井，一条路，一群知道彼此是谁的人。

本系列霍布斯卷用过一个相近的替换：帐篷换成村子。本书用它，是想说：他那一代人，是在废墟上搭帐篷的人；他们的后人，要在帐篷旁边长村子。

◆ 七、编末总账

看见清单：他把二号位在三块地上都填满（第 36 章）；把三块地一根线连到底（第 37 章）；他的二号位＝二号位，在菜和座位都稳定时完全成立（第 38 章）。

收回清单：一号位一列是影子、三号位一列一格空着、两格只是派生（第 36 章）；三格只凭话相生，讲理的规则是唯一单向处（第 37 章）；二号位给自己作保，把另两条腿当成常数（第 38 章）。

本编总判断：

> **他把中间一列填得比谁都满，又让这一列自己给自己作保；可一列能自己站着，是因为两边的菜和座位，被当成了不会动的常数。**

本编的替换物：一支双人舞。盯着一个人的脚，是一号位；看两人怎样配合，是二号位；看整支舞在台上铺开，是三号位。舞步不在甲身上，也不在乙身上，在「跳」这件事里。他看的是配合，看得最细；本书只提醒：配合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有两双脚，和一个舞台。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一条「不用证明」的规矩。　明天可以试：找一条家里或单位里「本来就该这样」的规矩，问三句：它靠什么东西站着（一号位）？靠什么人站着（三号位）？把这两样拿走，它还站得住吗？

一场很好的讨论。　明天可以试：下次你参加一场很顺利的讨论，事后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桌上的材料都齐了、桌边的人都熟了？换一群不熟的人、一份没准备好的材料，同样的讨论规则，还灵不灵？

一个刚组建的团队。　明天可以试：新团队第一次开会，别急着定规则、讲流程。先让每个人说一说自己手上有什么（工具、资源、时间），再说一说自己在原来的团队里是什么位置、到这里想做什么。菜和座位先摆上桌，讨论的规矩才有地方落。

一次很失败的家庭会议。　明天可以试：回想一次你们家开砸了的会。当时是话出了问题，还是桌上的东西（钱、时间、一个人的病）没摆出来，还是有人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没有位置？三样里，常常不是话。

孩子的「讲道理」。　明天可以试：孩子吵着「你要讲道理」时，想一想：你和他之间，菜（他困了、饿了）和座位（他觉得自己在家里有没有被重视）是不是稳的？不稳的时候，讲道理讲不通，不是道理不对。

◆ 九、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问陶然：你说，我们家的规矩，哪一条是自己证明自己的？

陶然想了想，说：「一家人要好好说话」。

许峻说：这不是挺好的吗？

陶然说：挺好的。可你记不记得，搬家那一晚，我们在圆桌边好好说话，说了一晚上八仙桌的事，什么都没说成。后来是你把八仙桌搬出来，让爸坐在上面切腊肉，这事才成了。

许峻说：那一晚上，爸没说话。

陶然说：他不用说。那张桌子在，他在，话才有地方落。

白话小词典

「二号位＝二号位」是什么：本书对他地基的写法——互动的条件由互动自己证明。不是什么：不是说他的道理是循环论证的笨错误；是说他把二号位的另外两条腿，当成了常数。

「极限情形」是什么：一个理论在某些条件下完全成立，这些条件一变，它就只是近似。不是什么：不是说这个理论错了；是给它的对，画出它该在的那块地。

带走的话

二号位能自己站着，是因为两边的菜和座位被当成了常数；常数的地方，他一点不差；会动的地方，他不能只剩自己。

小账

小账一：开门——二号位在三块地上填满；在菜与座位都稳定时，他的理论不是近似，是精确；关门——把极限情形当成全部，二号位替自己作保。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托着他那一列的菜和座位，一直在桌上，只是被当成了不会动的常数。

第 八 编

圆桌与八仙桌：与「位置中心」相遇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把他的中心，和另一种中心放在一起量。

本系列的规矩是：用同一把尺，量两边。第 172 号卷在这里请来的是格义与禅宗；本系列罗尔斯卷请来的是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霍布斯卷请来的是《大学》的「修身」。本书请来的，是家家户户都见过的一张桌子：八仙桌。

八仙桌有座次：上座、下座，主位、客位，谁先动筷子，菜往谁面前放。本书用它代表另一种中心——三号位中心：先定每个人在这片场里的位置，话和菜，都跟着位置走。

先说清楚三件事。

第一，这个对照中心，经作者认可，立为本编的对照。

第二，本编用到的中国材料——《论语》的正名，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梁漱溟的伦理本位——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 八仙桌不等于儒家，儒家也有谏诤，有「和而不同」；本编说的，只是一种很常见的过日子的方式。

第三，不判谁赢。　两张桌子，各有各的零。本书不拿中国去赢西方，也不拿西方去救中国。

第 39 章写八仙桌。第 40 章写位置先于说话。第 41 章用同一张九格表量两边。第 42 章是本编总账。

第 39 章

爷爷的八仙桌：座次、差序格局、名分

> 一句话：八仙桌上，先定座位，再动筷子，再说话——这是另一种中心：三号位中心。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吃饭，是先有座位，还是先有话？一个动作——过年吃饭时，留意一次谁坐哪里、谁先动筷子。一个提醒——一个座位，也能说话；它说的，常常比话还多。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过年回老家，一大家子人吃团圆饭。

还没入座，你就知道自己该坐哪里。爷爷奶奶坐上座，正对着门；大伯二伯坐两边；你们这些晚辈，坐下首，背对着门。小孩子另开一桌。新来的媳妇，第一年被让到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不知道该挨着谁。

爷爷不动筷子，谁也不动。第一杯酒，先敬爷爷。桌上最好的那道菜，放在爷爷面前。

整顿饭，没有人讨论过这些规矩。可每个人都知道。

◆ 二、这张桌子是什么样的

八仙桌是方的，一边坐两个人，一桌八个。它有上下：一般以面对门、或者靠北的一边为上座，主人或长辈坐；两侧按辈分、亲疏排开；背对门的一边，是下座〔核：各地习俗不一，此为常见说法〕。

座位一定，很多事就跟着定了。谁先动筷子，谁先说话，敬酒的顺序，菜放在哪里，饭后谁收拾。

1947 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用了一个比方来说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像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里，水面上推出一圈一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自己那圈波纹的中心；波纹推出去，关系越远越淡。他把它叫作「差序格局」〔核：费孝通《乡土中国》，1947，大意〕。每个人知道自己在哪一圈，也知道别人在哪一圈；该对谁亲、对谁敬、对谁让，都跟着圈走。

再往前，孔子讲「正名」：名分要先摆正〔核：《论语·子路》，下一章细说〕。梁漱溟说，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人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在一张关系的网里，每个人按自己在网里的位置，对别人有一份义务〔核：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大意〕。

这张桌子，就是这张网，放在一顿饭上。

◆ 三、用号位看：三号位中心

用三个号位看八仙桌。

一张八仙桌上，最先定下来的，是三号位：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　谁是长辈、谁是晚辈，谁是主、谁是客，谁是自家人、谁是新来的——这些先定。

话，跟着座位走。上座的人先说，下座的人少说；长辈说的话，晚辈不好当面顶。话的分量，先看是谁说的，再看说的是什么。

菜，也跟着座位走。好菜放在上座面前，鱼头对着贵客，最后一块肉留给老人。菜摆在哪里，不看菜本身，看它对着谁。

写成一式：

> **一号位＝F（三号位），二号位＝F（三号位），三号位＝三号位。**

最后那一式：座次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老祖宗就是这样定的，因为规矩就是规矩。座位，自己给自己作保。

这和他的圆桌，正好是对称的：他让话当家，座位和菜跟着话走；八仙桌让座位当家，话和菜跟着座位走。

再说一遍：八仙桌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也不是儒家的全部；本编只用它作对照。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八仙桌。

一张有座次的桌子，给每个人一个家。

第 2 章说过，哈贝马斯最怕的，是一个吞人的「我们」。可反过来，一个人要是哪一圈波纹里都没有，他也会很苦——没有人等他吃饭，没有一个位置是他的，过年不知道该回哪里。八仙桌给每个人一个位置：你是谁家的人，你坐在哪里，有人会给你夹菜。

它也让照顾有了方向。　知道谁是长辈，就知道该先照顾谁；知道谁是孩子，就知道该让着谁。一个老人在八仙桌上坐上座，不是因为他讲理讲得最好，是因为这个家欠他一辈子。

它还给人一种不用说出来的安稳。　不是每件事都要讨论。一家人坐下来吃饭，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那顿饭就能吃得很安心。第 24 章说过，生活世界是一口老坛子；八仙桌的座次，就是这口坛子里最深的那一味。

◆ 五、SDE 量一量

那么，八仙桌的问题在哪里？和圆桌对称：三号位当了家，另外两个号位要跟着它走。

话跟着座位走，于是坐在下座的人，有理也不好说；媳妇、孩子、外人，说了也不算。第 40 章细讲。

菜跟着座位走，于是一件事的真假，有时候要让位于它对着谁。老人说的一件事不对，也不好当面说不对。

座位自己给自己作保，于是一个座位从哪一年、因为什么事定下来的，也被抹掉了——就像第 38 章那个「流程就是这样定的」。

圆桌和八仙桌，是两种中心，犯的是同一种病：一个号位当了家，自己给自己作保。

◆ 六、再往下想一步：八仙桌上的座位，也会长

八仙桌上的座位，是不是永远不变?

不是。它也会长，只是长得慢。

爷爷年轻时，坐的是下座；他父亲走了以后，他坐到了上座。一个媳妇刚进门，坐在不上不下的位置；二十年后，她成了婆婆，坐到了主位。一个孩子从小桌挪到大桌，是他长大的那一年。

座位的长，是熬出来的：熬年头，熬辈分，熬到上一辈人走了。

这和圆桌的「说出来」，是两种不同的长法。圆桌上，一个人要有分量，得说得好；八仙桌上，一个人要有分量，得熬得久。

SDE 看这两种长法：一个只在二号位上长，一个只在三号位上长。一张能长的桌子，座位也可以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事而长——一个晚辈在家里最难的那一年扛起了这个家，他的座位，不必等熬到年头。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过年的座次。　明天可以试：过年吃饭时，留意一次：谁坐哪里，谁先动筷子，菜往谁面前放。然后问自己：这张桌子上，我的位置，让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新成员的位置。　家里来了新媳妇、新女婿，第一年坐哪里? 明天可以试：主动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并跟他们说一句：「这是你的位置。」一个人先有了位置，话才长得出来。

单位的饭局。　明天可以试：留意一次单位饭局的座次。看一看，谁的话在桌上最有分量，是因为他的理由好，还是因为他坐的位置。

孩子在家里的位置。　明天可以试：问问孩子：你觉得你在我们家，是一个什么位置？他的回答，也许会让你吃一惊。

◆ 八、许家读到这里

爷爷的八仙桌，第一次在新家摆开，是那年的除夕。

爷爷很自然地坐到了面对门的那一边。许峻和陶然坐两侧。一朵本来要挨着妈妈，爷爷招手：来，坐爷爷旁边。

一朵坐了过去，是上座的另一个位置。

陶然愣了一下。在她娘家，孩子是不上座的。

爷爷说：她是我们家最小的，也是我们家最金贵的。

那一顿饭，爷爷一直在给一朵夹菜。一朵后来跟妈妈说：在八仙桌上，我比在圆桌上大。

陶然说：在圆桌上，你说话比在八仙桌上大。

白话小词典

「差序格局」是什么：费孝通的说法——每个人都是一圈圈关系波纹的中心，关系越远越淡，按亲疏远近待人。不是什么：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公共的规矩；是说人际关系的底色是一圈一圈的。

「三号位中心」是什么：本书为对照所立的中心——先定每个人在场里的位置，话和东西都跟着位置走。不是什么：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它是一种常见的过日子的方式。

带走的话

八仙桌先定座位，话和菜跟着座位走——一张给每个人一个家的桌子，也是一张让座位自己给自己作保的桌子。

小账

小账一：开门——位置给人归属，让照顾有方向，让一顿饭不用讨论也能吃得安心；关门——三号位当家，话与菜跟着座位走，座位自证。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在八仙桌上，话和菜要先被安排上座，才算数。

第 40 章

「名不正则言不顺」：位置先于说话

一句话：两千多年前，孔子说了一句话，把位置放在了说话的前面；八仙桌上，话常常被压成了「给面子」，菜常常按辈分上。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最近一次没说出口的话，是因为没理，还是因为不在那个位置上？一个动作——下次开口前，想一想你是在说一件事，还是在维护一个位置。一个提醒——面子保护关系，也会堵住道理。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刚进单位，第一次开会。

领导说了一个方案，你发现里面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你想说，可你看了看四周：比你资历老的人都没说话。你想，也许是我看错了；也许他们都看出来了，只是不说。

你没说。

散会以后，一个老同事悄悄跟你说：你看出来了吧？那个数字不对。

你问：那你为什么不说？

他说：领导的方案，当着那么多人，你让他怎么下台？

◆ 二、那句话

《论语》里记着孔子的一句话，大意是：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说话不顺，事情就办不成〔核：《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句话有很多种解释，本书只取一层最朴素的意思：在说话之前，先要把每个人的位置摆正。 位置对了，话才说得出、说得通；位置不对，话说出来也不顺。

这和哈贝马斯正好是对着的。他说，讲理的时候，要把每个人的位置都拿掉——不看身份，人人平等，只看理由。孔子这句话说：先看位置，位置正了，话才顺。

两句话，一个说「位置之后才有话」，一个说「话之前要拿掉位置」。

◆ 三、话被压成「给面子」

在一张以位置为中心的桌子上，话会变成什么样?

很多时候，话的用处，不在说清一件事，而在维护一个位置。

给面子：领导的方案有错，不当面说，私下说；长辈说的话不对，不顶撞，笑一笑过去。话在这里，是为了让坐在高位的人「下得来台」。

留面子：一件事明明谈崩了，大家还要说「今天谈得很愉快，下次再聊」。话在这里，是为了让每个人的位置都不受损。

争面子：两家人为了一桩婚事的彩礼争来争去，争的不全是钱，是「我们家在你们家眼里是什么位置」。

用三个号位说：二号位被压成了三号位的工具。　话不是为了在两个人之间弄清一件事，而是为了在这片场里维护各自的位置。

◆ 四、菜按辈分上

一号位上的东西，在这张桌上也跟着位置走。

好菜放在长辈面前，最大的那块肉留给家里的顶梁柱。这很好，是一种敬，一种照顾。

可它有另一面：一件事的真假，有时候也要看它对着谁。　爷爷说老家的房子当年是太爷爷买的，其实是分家分来的；大家都知道，可没人说。老人说的事，就算不对，也不好当面说不对。

一个病人的检查结果不好，家里人商量：要不要告诉老人？有时候决定不告诉，理由是：他是长辈，受不了。一件真事，因为它对着一个位置，被藏了起来。

用三个号位说：一号位被三号位遮住了。 看人不看事，人情大过事实。

◆ 五、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这张桌子。

面子，是一种很深的体贴。

不当着众人的面指出领导的错，给他一个私下改正的机会——这不全是懦弱，也是一种不让人当众受辱的善意。不当面顶撞一个老人，让他在一个家里保有尊严——这不全是虚伪，也是对一个一辈子为这个家付出的人的敬。

而且，中国的传统里，从来不只有面子。 同一部《论语》里，孔子也说过：君子和而不同〔核：《论语·子路》〕——和睦，但不必意见相同。历代有谏官，有直言的臣子，有「当仁不让于师」。八仙桌不是中国传统的全部；本书说的，只是一种很常见的倾向。

◆ 六、SDE 量一量

圆桌和八仙桌，在号位上是对称的。

圆桌上：二号位当家。位置要先被拿掉，或者先被说成理由，才算数；东西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

八仙桌上：三号位当家。话要先被安排在位置上，才算数；东西要先对着一个位置，才算数。

一个压着座位，一个压着话。

在圆桌边，一个刚进门、还没学会讲理的媳妇，很难被看见——她得先会说。在八仙桌边，同一个媳妇，有了一个位置——可她说的话，常常不算，她得先熬到上座。

两张桌子都给了她一样东西，也都拿走了她一样东西。

◆ 七、再往下想一步：面子与欠条

把第 23 章的四张欠条，拿到八仙桌上看一看。

「可理解」这一张，在八仙桌上照样要：话得让人听懂。

「真」这一张，在八仙桌上常常被放软：一件事的真假，要看它对着谁。

「正当」这一张，在八仙桌上最硬，只是它问的不是「你的理由站得住吗」，而是「你在这个位置上，该不该说这句话」。

「真诚」这一张，在八仙桌上最复杂：一个晚辈给长辈留面子，心里明明不同意，嘴上说「您说得对」——这不真诚吗？也许他真诚地在乎这个老人，只是不真诚地同意这件事。

所以，八仙桌上不是没有欠条，是欠条的分量排了座次：「正当」压着「真」，「位置」压着「理由」。圆桌上，四张欠条平起平坐；八仙桌上，四张欠条也坐在一张有上下座的桌子边。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那个没说出口的错误。　明天可以试：下次在会上发现领导方案里有错，不必当众说，也不必完全不说。会后单独找他，先说一句「您看这个数字我是不是理解错了」。这是在面子和道理之间，找一条两边都不丢的路。

长辈说错的事。　明天可以试：老人说错了一件事，别当众纠正，也别一直不说。找一个只有你们俩的时候，拿出一张老照片、一份旧文件，让东西自己说话。

要不要告诉老人病情。　明天可以试：别只在兄弟姐妹之间商量。问问老人自己：「如果有一天您生了重病，您想知道吗？」让他在自己的事上，有一个说话的位置。

孩子顶嘴。　明天可以试：孩子顶嘴时，先别说「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听一听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认；没道理的，讲。别让座位替你赢。

◆ 九、许家读到这里

年夜饭上，爷爷又讲起了老家那张八仙桌的来历：是你太爷爷从镇上买的，花了两块大洋。

一朵刚要开口，陶然在桌子底下碰了碰她的手。

饭后，一朵问妈妈：可是二姑奶奶在群里说，那张桌子是分家分来的呀。

陶然说：我知道。

一朵说：那为什么不告诉爷爷？

陶然想了想，说：因为那是他的桌子，他在这张桌子上坐了四十年。

一朵说：那真的不重要吗？

陶然说：重要。明天，你拿着二姑奶奶发的那张老照片，去问爷爷：这张照片里的桌子，是哪一年的？

第二天，爷爷看着照片，看了很久，笑了：我记错了，是分家分来的。那年我十二岁。

他没丢面子。是照片说的。

白话小词典

「名不正则言不顺」是什么：孔子的话，本书取一层朴素的意思——说话之前，先要把位置摆正。不是什么：不是说只有位置高的人能说话；它有很多种解释。

「面子」是什么：一个人在一片场里的位置和尊严，话常常被用来维护它。不是什么：不全是虚伪；它也是一种不让人当众受辱的体贴。

带走的话

一张桌子压着座位，一张桌子压着话：在圆桌边你得先会说才被看见，在八仙桌边你得先熬到上座，话才算数。

小账

小账一：开门——面子是一种体贴，位置给话一个安稳的去处，传统里也有和而不同与谏诤；关门——二号位被压成维护位置的工具，一号位被人情遮住。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张老照片自己上了桌，替一个晚辈把话说了。

第 41 章

同一张九格表量两边：圆桌的零，八仙桌的零

> 一句话：把圆桌和八仙桌放进同一张九格表，一个满在中间一列，一个满在右边一列；各有各的零。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更像哪一张桌子？一个动作——给你家画两张九格表：一张照圆桌，一张照八仙桌，看哪几格是零。一个提醒——一样东西缺一样，常常不是少了一点，是整个乘出来是零。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们家有两种人。

一种是讲理的：什么事都要说清楚，理由摆出来，谁有理听谁的。你妻子是这样的。

一种是讲位置的：什么事先看是谁说的，长辈说了算，自家人向着自家人。你父亲是这样的。

两种人在一个家里，吵了很多年。讲理的人觉得讲位置的人不讲理；讲位置的人觉得讲理的人不懂事。

你夹在中间，觉得两边都对，两边又都缺了点什么。

◆ 二、两张表

把两张桌子，放进同一张九格表。

先画圆桌（他的，第 36 章的表，这里压成一个字一格）：

	一号位	二号位	三号位
现实界	影	满	空

	一号位	二号位	三号位
自我界	影	满	派
理念界	影（「真」部分交还）	满	空

再画八仙桌：

	一号位	二号位	三号位
现实界	影：东西跟着座次摆，菜往上座放	派：话按座次说，下座少说	满：谁坐哪里、谁是自家人
自我界	影：人情遮住事实，看人不看事	派：话被压成面子	满：辈分、名分、我是谁家的人
理念界	影：一件事的真假要看它对着谁	派：规矩的理由是「老祖宗就这样」	满：礼、伦理本位、差序格局

一张满在中间一列，一张满在右边一列。两张表里，一号位那一列，都是影子。

◆ 三、圆桌的零

圆桌的零在哪里？

在三号位那一列。

一个人要被这张桌子看见，得先会说话、先拿到入场券。一个还不会说、说不出、不敢说的人，在这张桌上是零。

一个新来的人，一个受了伤的人，一个在一片场里没有位置的人，圆桌对他说：你说吧，我们都平等。可他连自己是谁、属于哪里都还不知道，他说什么？

圆桌的零，是没有位置的人。

◆ 四、八仙桌的零

八仙桌的零在哪里？

在二号位那一列。

一个人有了位置，可他坐在下座；他说的话，有理也不算。一个媳妇、一个孩子、一个外人，在这张桌上有位置，可他们的话是零。

更深的零是：这张桌上的规矩，没法被下座的人改。座次自己给自己作保，老祖宗定的，谁也不能问。

八仙桌的零，是有位置、却没有话的人。

◆ 五、两边都有的零

还有一个零，两张桌子都有：一号位那一列。

在圆桌上，东西要被说成真，才算数；在八仙桌上，东西要对着一个位置，才算数。两边，东西都不能自己上桌。

第 32 章说过，他晚年给一号位开了一扇侧门，在「真」那一格。八仙桌上，一号位也有一扇侧门：老照片、老房契、一面漏雨的墙——东西自己说话的时候，连上座的人也得听。第 40 章爷爷那一句「我记错了」，就是从这扇侧门进来的。

◆ 六、SDE 量一量：缺一样，乘出来是零

本系列有一条纪律：意义三律是乘法，不是加法——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只吸不呼是一锅粥，只呼不吸是僵。

本书不把三个号位直接写成乘法，免得把两套尺子混成一套。可有一个相近的道理，可以借来用一次：一片场要活，三个号位都得大于零。

一个家，话再好，要是有一个人在这个家里没有位置，对他来说，这个家的「好好说话」就是零。一个家，座位再稳，要是有一个人永远不能开口，对他来说，这个家的「一家人」就是零。一个家，话和座位都在，要是桌上的东西——钱、房子、一个人的病——永远不能自己上桌，那这个家早晚会被一件不说话的东西压垮。

圆桌和八仙桌，各让一个号位当家，另一个号位就成了零；两张桌子，都让一号位当影子。

SDE 的位置，不是站在哪一边，是三样并立：菜、话、座位，谁也不当家，谁也不是零。

还要说一句，免得本书自己也犯病：三样并立，也可能被做成一个新的中心——把「平衡」本身当成不许问的磐石。第 48 章给 SDE 写死法时，会回到这一句。

◆ 七、再往下想一步：为什么不判谁赢

读到这里，有的读者会想：说来说去，还是八仙桌好——有人情味，有归属感；也有的读者会想：还是圆桌好——讲道理，人人平等。

本书不判。理由有三。

第一，两张桌子各护住了一样真东西。　圆桌护住的，是一个人可以对任何人说「凭什么」；八仙桌护住的，是一个人在这世上有一个家。这两样，人都需要，少了哪一样都活不好。

第二，两张桌子长在两片不同的土里。　圆桌长在一个经历过极权、传统崩塌、人和人互不相识的现代欧洲；八仙桌长在一个几千年靠家族、靠村落、靠熟人过日子的乡土中国。拿一片土里长出来的桌子，去判另一片土里长出来的桌子，是把自己的土当成了天经地义。

第三，今天的中国人，两张桌子都在用。　在单位开会，坐的是圆桌；过年回家，坐的是八仙桌；在业主群里，学着坐圆桌；在家族群里，还是八仙桌。一个人每天在两张桌子之间来回，比任何一张桌子都复杂。

本书要做的，不是替读者选一张，而是让读者在每一张桌子边，都知道这张桌子的零在哪里。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给你家画两张表。　明天可以试：照本章的两张表，给你家各画一张。看你家更像哪一张，零在哪几格。

单位里的两张桌子。　明天可以试：留意一次单位里的正式会议和会后的饭局。会上是圆桌，饭局是八仙桌。很多事，会上没说通，饭局上定了；也有很多事，饭局上定了，会上又被推翻了。看一看，你们单位的哪些事，在哪张桌子上定。

找到那个零的人。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在你家里、在你们单位，谁是那个「零」——没有位置的人，或者有位置没有话的人。这周找他说一次话，或者给他一个位置。

夹在中间的你。　明天可以试：如果你像本章开头那样，夹在讲理的人和讲位置的人中间，别急着站队。在讲理的人面前，替讲位置的人说一句「他不是不讲理，他是在护着这个家」；在讲位置的人面前，替讲理的人说一句「她不是不懂事，她是想让每个人都能说话」。

让东西说话。　明天可以试：两边吵不下去的时候，找一样东西摆到桌上——一张账单、一份体检报告、一张老照片。东西，是两张桌子都绕不过去的。

一个人的两张桌子。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自己——在单位，你更像坐在圆桌边，还是八仙桌边？在老家呢？在自己的小家呢？一个人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坐着不同的桌子；知道自己此刻坐在哪一张，就知道此刻容易漏掉谁。

◆ 九、许家读到这里

陶然照着书，给许家画了两张九格表。

在圆桌那张表上，三号位那一列，她写了一个名字：爷爷。「刚搬来时，他在这个家没有位置，我们讲了一晚上理，他一句话没说。」

在八仙桌那张表上，二号位那一列，她写了一个名字：自己。「刚嫁过来那几年，我在爸面前，说什么都不算。」

许峻看了很久，说：原来我们家，两张桌子都有零。

陶然说：而且零的人还不一样。

一朵凑过来看，在两张表下面各写了一行字：「圆桌：要给爷爷一个位置。八仙桌：要让妈妈说话。」

白话小词典

「零」是什么：本书借来的说法——一片场里，某一个号位完全落空，对某一类人来说，整片场就等于没有。不是什么：不是说这张桌子一无是处；是说它有一类人接不住。

「三样并立」是什么：菜、话、座位，谁也不当家，谁也不是零。不是什么：不是三样平均用力；有时候一样最要紧，但不能让它自己给自己作保。

> 带走的话
>
> 圆桌的零是没有位置的人，八仙桌的零是有位置却没有话的人；两张桌子都让东西当影子。

小账

小账一：开门——两张桌子各把一个号位填满，一个护住话，一个护住位置；关门——各让另一个号位成了零，都让一号位当影子。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一张账单、一张老照片，是两张桌子都绕不过去的东西。

第 42 章

本编总账：一张能加座的桌子

一句话：许家最后的办法，是把圆桌的桌面架在八仙桌上——一张能加座的桌子：座位是长出来的，话谁都能说，菜自己上桌。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的桌子，来了新人，能不能加一把椅子？一个动作——下次家里来客，看看是谁去搬椅子、椅子放在哪里。一个提醒——不判谁赢，是因为赢的不是哪一张桌子，是能长的那一张。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过年人多，家里的方桌坐不下。

你家的老办法是：从床底下拖出一块大圆桌面，往方桌上一架，一张八人桌，一下子能坐十二个。

你一定见过这样的桌子。方桌做底，圆面做顶。底下是老的，上面是新的。

来了人，往里挤一挤，再加一把椅子。

◆ 二、这一编走过的路

第八编把他的圆桌，和一张八仙桌放在一起量。

第 39 章：八仙桌先定座位，话和菜跟着座位走——另一种中心，三号位中心。它给每个人一个家，也让座位自己给自己作保。

第 40 章：名不正则言不顺——位置先于说话。话被压成面子，菜按辈分上。面子是一种体贴，也会堵住道理。

第 41 章：同一张九格表量两边。圆桌的零，是没有位置的人；八仙桌的零，是有位置却没有话的人；两张桌子，都让东西当影子。

◆ 三、编末总账

圆桌的看见：理性在人和人之间，谁都能问，被管者也是作者。圆桌的收回：座位要先被说成理，没有位置的人是零。

八仙桌的看见：每个人有一个位置，照顾有方向，一顿饭不用讨论也能吃得安心。八仙桌的收回：话要先被安排在位置上，有位置没有话的人是零。

两边共同的收回：东西不能自己上桌。

本编总判断：

> **圆桌护住了话，八仙桌护住了座位；两张桌子各有一个零，也都让菜当影子——SDE 不判谁赢，只要一张三样并立、座位还会长的桌子。**

◆ 四、本编的替换物：一张能加座的桌子

本书给这一编一件家常的替换物：一张圆面架在方桌上的、能加座的桌子。

它有方桌的底：每个人有一个位置，长辈有长辈的座，孩子有孩子的座。这是八仙桌留下的。

它有圆面的顶：坐上来的人，都在一个圈里，谁都可以说话，谁都可以问「凭什么」。这是他留下的。

它还有一样两张桌子都没有的东西：能加座。　　来了新人，往里挤一挤，加一把椅子。座位不是出厂就定好的，也不是熬出来的，是这一家人一年一年、一个人一个人长出来的。今年多了一个女婿，明年多了一个孙子，后年爷爷走了，他那把椅子空着，过年时仍然摆着一副碗筷。

桌上还有菜：那锅一起熬的汤，那盘腊肉，那道烫痕。它们不用等人说，也不用对着谁，它们就在桌上。

三样并立：菜自己上桌，话谁都能说，座位还会长。

◆ 五、同一把尺，也量本书自己

本系列的纪律是：同一把尺，也量本书自己。

本书自己偏哪一个号位?

诚实地说，本书前面几编，最用力补的，是一号位：第 18 章的「菜没上桌」，第 20 章的门铃，第 32 章的收窄。本书在三号位上补的——「我们的理性」——大半是接着第 172 号卷判的，本书自己的建构不多。

所以本书也有一个偏：偏向一号位的入口。 读者读到本书的门铃时，也可以问：一个只装门铃、不管座位的家，会不会变成一个到处是报警器、却没有人坐下来的家?

这个问题，本书留给第 48 章，给 SDE 和本书自己写死法时回答。

◆ 六、再往下想一步：桌子会不会太挤

一张能加座的桌子，会不会有一天挤得坐不下?

会。过年时，十二个人挤在一张桌边，胳膊碰胳膊，有人只能坐在角上夹不到菜。一个「我们」，也不能无限地大下去。

所以能加座，不等于没有边。本系列加缪卷讲过一件事：一个新长出来的「我们」，会回头改写自己的成员边界——谁算我们，谁不算。一张能长的桌子，边界本身也是长出来的：今年加两把椅子，明年也许要再支一张小桌；有人搬走了，椅子撤下来，碗筷还留一副。

边界是长出来的，不是一次定死的。 圆桌的边界，是讨论之前的名单；八仙桌的边界，是老祖宗定的辈分；能加座的桌子，边界是这一家人一年一年碰出来的。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加一把椅子。 明天可以试：下次家里来了一个新人——新女婿、新邻居、孩子的同学——主动去搬一把椅子，放在桌边，说一句：「坐这儿。」

空着的那把椅子。　明天可以试：家里有人走了，过年时，给他留一副碗筷。一个位置空着，这个家的「我们」还在。

团队的桌子。　明天可以试：你的团队来了新人，别只给他一个工位（座位），也在第一次会上请他说一件事（话），再给他一份能看到全局的资料（菜）。

你心里的桌子。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心里那张理想的桌子，是圆的，是方的，还是能加座的?

◆ 八、许家读到这里

那年春节，许家最后是这样安排的：

八仙桌放在客厅正中，上面架着那张白色圆桌的桌面。圆面比方桌大一圈，正好能坐十个人。

爷爷还是坐面对门的位置。一朵挨着他。许峻和陶然坐两边。大伯一家、二姑一家从老家来了，往里挤一挤，又加了四把椅子。

桌面上，是那锅熬了两个小时的汤，还有腊肉、糖醋排骨、一盘西红柿炒蛋——一朵做的。

吃到一半，爷爷用筷子敲了敲圆桌面，说：这张桌子好，底下是老的，上面是新的。

一朵问：那那道烫痕呢？被盖住了。

爷爷说：没盖住，在底下，托着呢。

白话小词典

「能加座的桌子」是什么：本书给第八编的替换物——方桌做底、圆面做顶、座位还会长的桌子；菜、话、座位三样并立。不是什么：不是两张桌子各取一半；它多出来的，是「能加座」。

「同一把尺量自己」是什么：本系列的纪律——拿去量别人的尺子，也要量一次自己。不是什么：不是自我批评的客套；是真的写出本书偏在哪里。

带走的话

方桌做底，圆面做顶，座位还会长：菜自己上桌，话谁都能说——不判谁赢，只要一张能长的桌子。

小账

小账一：开门——两张桌子各护一样，圆桌护话，八仙桌护座位；本书也量了自己：偏向一号位的入口；关门——各有一个零，都让菜当影子。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道烫痕在圆面底下托着，没有人说，它一直在。

第 九 编

SDE 总解构

编　序

这一编六章，是全书的总解构。

前面八编，一编一编地拆：他这个人，他接手的题，他的中心，中心在三块地上的三次展开，一张九格表，一张八仙桌。这一编要把所有的拆，收成一本总账。

本系列总解构编的次序，是这样的：先请辩护人替他把话说足，再给出判词的完整版和一张体检单，再把所有的看见和收回收成一个根，再换梁，再保底、查病根、写死法，最后与近邻画分界线，并给 SDE 自己写死法。

第 43 章先请辩护人。第 44 章是判词完整版与三层定位式。第 45 章收成一个根。第 46 章是一张施工单：三根梁，四件替换。第 47 章是保底合表、病根与死法。第 48 章是向他学、与近邻分界、给 SDE 写死法。

这一编给五条判决和判词，做最后的检验。

第 43 章

先让他说完：五位辩护人与一位没请到的

一句话：总解构开头，先请最硬的几位辩护人替他把话说足；本书一条一条回应——哪里认，哪里收窄，哪里站得住。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最近批评的那个人，他最好的辩护人会怎么说？一个动作——下次批评一个人之前，先替他写一段最好的辩护。一个提醒——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跟朋友抱怨你的领导：他从来不听意见，一意孤行。

朋友听完，问了你一句：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这样?

你说：他就是这种人。

朋友说：我认识一个人，在他手下干过。他说，那个领导以前很听意见，后来有一个项目，大家七嘴八舌，拖了一年没做成，公司差点垮了。从那以后，他才变成这样的。

你愣住了。你批评的，也许是对的；可你没听到他最好的辩护。

◆ 二、为什么要先请辩护人

本系列的规矩是：总解构的第一件事，是请几位最硬的辩护人，替被拆的人把话说足。说足了，再回应。

理由很简单：一个判断，只有挨过打，才配站在书的第一页。 拆得太顺，常常是因为对手挑得太弱。

本书请五位。每一位都用他自己的著作、或者研究他的学者常说的话来辩护。每一位之后，本书写明：认，收窄，还是站得住。

◆ 三、五位辩护人

第一位辩护人：「主体是长出来的，他写过」

辩护：你们说他让「我」长定以后坐上桌。可他明明写过「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写过米德，写过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写过人的一生都在学习。他怎么会认为「我」是先在的?

回应：认。 第 26 章整章先还了这份公道：「我」在交往里长出来，这是他最接近发生学的地方之一。本书没有说他把「我」写成了先在的。

本书判的是另一件事：在他的商谈里，坐在桌边的，是已经长成的「有能力的言说者」；桌上的讨论，改写主张，不改写人。 社会化那一章和商谈那一章之间，隔着一道门。

这位辩护人说的，在门的这一边成立；本书说的，在门的那一边。站得住。

第二位辩护人：「理想言谈情境是一把尺子，不是一幅画」

辩护：你们把理想言谈情境当成了他对现实的描写。可他一再说，那是反事实的，是一把量现实讨论差在哪里的尺子。他晚年甚至不怎么用这个词了，就是怕人误读成乌托邦。

回应：认。 第 30 章已经写明：这是一把好尺子，本书不说他画了一幅乌托邦。

本书判的是另外两件事：一，这把尺子在他笔下，旁边写上了「不可避免的」，从一把可以换的尺子，变成了一块绕不过去的地板（第 13 章，复查后存疑）；二，这把尺子有出生地，它的刻度，是十八世纪咖啡馆的三个特点（第 30 章，本书读法，待验）。

所以，收窄：本书的判断，只落在「尺子被当成了地板」和「尺子的出生地被抹掉」这两件事上，不落在「他画了乌托邦」上。第 13 章的接缝，复查原文后已降为存疑（第 13 章补记）。

第三位辩护人：「他的公共领域有感应器，有前端」

辩护：你们说他只有讲理这一个入口，说不会说话的东西进不了门。可他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里，明明写了外围的公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统，有分布在整个社会里的感应器；他还为公民不服从辩护过。

回应：已经认了，而且改判了。 第 19 章登记过：「给讲理加一个前端」这一格，属于他。本书的作者在此前的书稿里下错过这个判断，这里公开改判。

改判以后，本书只剩一格：他的每一个感应器，都是一个会说话的人。 这一格，这位辩护人没有推翻：外围公共领域的感应器，是报纸、社团、运动、公民——都是说话的人。公民不服从，也是一群人用行动在「说」。

站得住，但已大幅收窄。

第四位辩护人：「真理不等于共识，他晚年改了」

辩护：你们说在他那里，东西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可他 1999 年就放弃了共识论的真理观，承认世界会在我们做事的时候顶回来。

回应：认，而且已经收窄。 第 32 章写明了收窄前后两句：在「真」这一格，一号位部分交还世界；在「正当」这一格，他没有让步；三号位那一列，没有动。

这一位辩护人，是五位里打得最重的。本书的判词前半句，因此要加一个限定：在讨论的桌上，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本书已把这四个字加进判词。

收窄，已登记。

第五位辩护人：「他写过一部土的发生史」

辩护：你们说他的生活世界是一口只往外舀的坛子。可他写过「神圣的语言化」：几千年里，本来谁也不许问的规矩，一样一样被拿出来讨论、被改写。这不就是一部土被改写的发生史吗?

回应：认，而且这一位打得比本书原来想的更重。第 24 章已经写明：这是一部土的发生史，本书一步不退。第 37 章查账时还查到更多：在《交往行动理论》里，不只历史在改土，每一次理解都在更新坛子。

所以本书收窄：原来判的「坛子只往外舀」「谈话层只取用」，下宽了，已在第 37 章登记为收窄四。剩下的一件是：改坛子的，只有话。那一味甜——没被讨论过、自己倒进坛子的东西——在他的表上仍然没有位置。

收窄，已登记。

◆ 四、一位没请到的辩护人

还有一位辩护人，本书想请，没有请到——因为这一位说的话，本书一时答不全。

这位辩护人会说：你们用三个号位去量他，本身就不公平。 他的理论，是为一个具体的问题写的：在一个信仰分裂、传统崩塌、刚刚经历过极权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凭什么还能共同立规矩？对这个问题，二号位中心不是一种偏，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一号位（东西）不会替人立规矩，三号位（「我们」）刚刚吞过人。你们拿一张九格表，去要求一个为废墟设计的理论三样并立，就像要求一顶帐篷有地基。

本书的回应，先写一半：这位辩护人说的，正是本书要给他的保底。第 38 章写过：二号位中心，在一号位和三号位都成为常数时，是精确的；第 21、28、35 章写过：越是要强制所有人的地方，越要他。本书接受：在废墟上立规矩，他是最好的顾问。

另一半，本书把它写成一个正式的竞争模型，叫「约束最优」。它说：二号位中心不是哲学上的偏，而是一类问题的最优约束。这类问题有三个特征——要强制所有人；参

与者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不可通约；刚经历过「我们」吞人的历史。在这类问题上，一号位不能替人立规矩，三号位不能被信任，只剩二号位可以当根。

两个模型在哪里预测一样，在哪里分开？在立法、定罪、分配这类强制性的结算端，两家一样：让二号位当家（第 47 章保底）。分开在三类地方：一，不强制的地方——一个家的照料，一个班的日常；二，还没有人开口的时候——那个说话吃力的孩子，那位中风的父亲；三，一个「我们」已经长了几十年、不再吞人的时候。约束最优模型预测：在这三类地方，只靠二号位的程序也够用，加门铃、加座位不会让事情变好，反而添乱。本书预测：在这三类地方，只靠二号位，问题会显得更晚，更多的人坐不上桌。

判决性检验。附录戊的三项阈启检验，恰好都落在第一、二类地方。如果检验显示，装了门铃以后显影延迟不缩短、误报却增加，那不只是阈启降级，也是约束最优模型在这一块地上赢了：本书的「偏」字，要撤回到只剩一句——「他的适用域被写成了全部」。第三类地方——一个社会什么时候算走出了废墟、由谁来判断——本书仍然答不全，留给第 47 章的保底，也留给读者。

◆ 五、挨打以后

五位辩护人，一位没请到。结算如下：

辩护人	本书的处理	影响到的判决
一 · 主体是长出来的	认；本书判的是门的那一边，站得住	判决三不变
二 · 尺子不是画	认；收窄到「尺子成了地板」「出生地被抹掉」	判决一措辞收窄
三 · 有感应器	已改判（第 19 章）；只剩「感应器都会说话」一格	判决二大幅收窄
四 · 真理不等于共识	认；已收窄（第 32 章）	判决五收窄；判词加「在讨论的桌上」
五 · 土的发生史	认；已收窄（第 24、37 章）：坛子被每一次理解更新，但只被话改	判决三、判决五收窄
没请到的一位	接受为保底；另一半升级为正式竞争模型「约束最优」，判决性检验并入阈启三项检验（附录戊）	保底合表

四处收窄，一处改判，无一推翻。判词在，五条判决在，都比原来窄了一些。

本系列尼采卷挨过五位辩护人，结果是三处收窄、无一推翻。本书多挨了一处。这不说明本书错得更多；只说明第五位辩护人打的地方，本书原来留的余地不够，后来照登收窄了。真正会推翻本书的，也许是本书没想到的第七位。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替你批评的人写一段辩护。明天可以试：挑一个你最近批评过的人——领导、同事、家人——替他写一段最好的辩护，用他会用的话。写完再看你的批评，还剩多少。

请一个「红队」。明天可以试：如果你要在单位里推一件事，先请一个同事专门来反对你，越狠越好。挨过打的方案，才敢拿到大会上去。

听一个老人的辩护。明天可以试：家里有一个你觉得很固执的老人，找一个下午，只问他一句：「您当年为什么这么定？」然后只听，不插嘴。你会听到一段你从没听过的来历。

听孩子的辩护。明天可以试：孩子做错了事，你批评之前，先说一句：「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做。」让他把话说完。

◆ 七、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读完这一章，有点不服气。他说：你看，五个辩护人，四处收窄，一处改判。那本书是不是说错了很多？

陶然说：你记不记得，你以前跟爸吵架，每次都是你全对、他全错？

许峻说：那是他不讲理。

陶然说：现在呢？

许峻想了想，说：现在我知道，他那些不讲理，有一半是护着我们家。我收窄了。

陶然说：那你是说错了很多，还是更对了？

许峻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给父亲打了个电话，问他周末要不要一起去钓鱼。

白话小词典

「辩护人」是什么：本系列总解构的第一步——请最硬的几位，替被拆的人把话说足。不是什么：不是摆样子；辩护人打得重，判断就要收窄。

「收窄与改判」是什么：收窄是本书自己的判断下宽了，碰到反证，缩小范围；改判是承认原来的判断错了，换一个。不是什么：不是认输；是让判断配得上站在书里。

带走的话

五位辩护人，一位没请到：四处收窄，一处改判，无一推翻——判词还在，只是更窄、更结实了。

小账

小账一：开门——他最硬的辩护人，替他说足了社会化、尺子、感应器、真理、土的发生史五件事；关门——收窄后仍在：感应器都会说话，尺子成了地板，门那一边的「我」长定上桌。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位没请到的辩护人，自己上了桌：在废墟上，二号位中心是唯一的帐篷。

第 44 章

一张体检单：判词完整版与三层定位式

一句话：挨过辩护人的打以后，把判词写成完整版，再给他的体系开一张体检单：三个方程、一台发动机、碰撞三级，最后压成一个三层的定位式。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最信的那套办法，三个方程里写出了几个？一个动作——给你家的一条规矩做一次体检：它长出来的样子、走过的路、站着的土，各是什么？一个提醒——体检不是判死刑，是看哪里要补。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去做体检，拿回一张单子。

大部分指标都正常，只有两三项标着箭头：一个偏高，一个偏低，一个「建议复查」。

你拿着单子去问医生：我这是病了吗？

医生说：不是病，是提醒。你这个人底子很好，就是有两个地方，平时没注意。

这一章，给他的体系开一张这样的单子。

◆ 二、判词完整版

先把判词写完整。

他把理性从一个人的书桌请到了两个人中间的圆桌上，却只许「话」上桌——在讨论的桌上，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座位要先被说成理，才算数。

完整版：

他看见了理性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而在人和人之间的一来一回里；他把这一步写得比谁都细——四张欠条、两条原则、两轨、法律的两张脸——并且给被管的人一个名分：作者。这是他的书桌到圆桌。

可他让这张圆桌当了家。桌上的东西——钱、身体、房子、一场雨——要先被说成一句能真能假的话，才进得了理性的账；1999 年以后，他承认在「真」这一格，世界会在人做事时自己顶回来，可在「正当」这一格，规范后面没有世界。桌边的座位——门口站着谁，一个「我们」怎样长出来——要先被说成理由，才算数；一个人长定了才上桌，桌上改写主张，不改写人。而这张桌子自己，不从菜和座位那里拿入场券：你一开口，就已经坐在上面了。

副判：在他的桌边装一只门铃——有些事不必等谁开口；越过事先讲好的门槛，门就该开。

判词前半句的「在讨论的桌上」，是第 32 章收窄以后加上的。

◆ 三、逐项对账：方程、原理、路径、碰撞

三个方程，逐式对账

本系列用三个方程给一个体系拍片子：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

第 172 号卷在这里已经做过一次体检。本书照录它的结论，接着判，只在每一式后面补一层号位上的账。

第一式：形状由路和土长出来。

第 172 号卷：写出了一大半，三个变量都偏瘦——形状只剩「一致」一种，路只剩理由，土只剩想法那块地上的预设。

本书补：偏瘦的原因，是三个变量都只在二号位上取值。　形状只能是二号位上的共识；路只能是二号位上的理由；土只能是二号位能取用的背景（生活世界）。一号位上

的形状（一张改了的作息表被身体顶回来）、三号位上的形状（一个长出来的「我们」），不在这一式里。

第二式：路由形状和土长出来。

第 172 号卷：写得最好的一式；可路的三层里，只写了规矩和组织两层，最上面那一层——在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里，往哪里走，怎样裁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空着。

本书补：路的顶层，是意义目标：为了什么。　在他那里，讲理的目标只有一个：达成理解。至于一群人要一起去哪里、想过什么样的日子——第 31 章说过——被排到了伦理那一层，只能在一群人里讲。顶层空着，是因为顶层在三号位上。

第三式：土由形状和路长出来。

第 172 号卷：在历史里写出一半，在谈话里被拒。

本书补：历史里写出的那一半，只有一个方向（越来越可以被讨论）；谈话里被拒的那一半，本书在第 37 章查账后说得更细：他写了每一次理解都在更新坛子——被拒的，是一号位和三号位不经话倒进坛子里的那几勺（第 24 章，老卤）。

体检结论：三式都写了，都偏在二号位上。

发动机：123 原理

本系列还有一台发动机，三拍：张力攒起来；张力逼着形状换样子；换过的形状回头改写路和土。

第一拍，他看得最清楚。　一句话被人质疑，张力就来了。他把这一拍写得比本系列任何一卷的哲学家都细：四张欠条，每一张都可以被质疑，每一次质疑都是一次张力。

第二拍，他只许换出一种形状：共识。　张力要换成大家都能认下的一致，而且最好是在没有强迫、只靠更好的理由的时候换出来。第 29 章那条家规，是被爷爷那一跤换了样子的；在他的写法里，那一跤要先被说成一个新理由，才能参与换形状。

第三拍，他写了，却只许话来走。谈出来的理解，会沉进文化、规矩和人格——每一次理解都在更新坛子（第 24、37 章）；可在商谈桌上，谈出来的一致只改主张，不回头

改写说话的人（第 26 章）。在法律这一层，回写通道在证成层同源，在因果层单向（第 33、37 章）。

他装上了第一拍，把第二拍限成了一种形状，把第三拍限成了一种介质：话。

可是请记住第 5 章：他自己的一生，是这台发动机最好的样本——碰出来，升一层，写回去。他一生三拍齐全，而且三拍里都有菜和座位；书里三拍也都有，可后两拍只走话。

起手：六路径

前两节量的是静态的关系（三方程）和动态的引擎（123 原理）。还有第三层：一个人面对一个问题，从哪一维下手。SDE 把 S、D、E 三维的六种排列，叫作六条起手路径。没有哪一条天生更高明，只看它对不对得上这个问题最吃紧的那一维——这叫任务 DNA。

他的起手：E→D→S。他的方法有一个名字，叫「理性重构」：从大家已经在用、却说不出来的东西起手——会说话的人不用学就会的那些前提，一个传统里已经沉下来的理解（E）；让各家学说在这些前提上交锋，一条一条检验、删改（D）；最后把规则重构出来（S）。《交往行动理论》自称「带着系统意图的理论史」：先读韦伯、米德、涂尔干、帕森斯，再从他们的争执里重构出交往理性——走的正是这条路〔核：《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前言，大意〕。

对上了的地方。「在一个信仰分裂、刚经历过极权的社会里，人们凭什么还能共同立规矩」——这个问题最吃紧的一维在 E：多元的、塌过的土。E→D→S 用在法与合法性上，是最优的起手。这和第 38 章的极限情形、第 47 章的保底是同一件事：越是要强制别人，越该从这里起手。

错配的地方。同一条路，他也拿去走另外两块地。「一个人怎样长成一个能说话的人」（自我界），任务 DNA 在 D——一个状态怎样一步步形成——本该从过程起手；他从米德、皮亚杰、科尔伯格的学说起手，重构出一张阶段表（第 26 章）。「一个问题怎样被发现」（现实界），任务 DNA 更像配置与决策——先定一个门槛结构，再看场子，

再跑过程；他从公共领域的历史和议会理论起手（第 17、19 章）。起点错了，不报错：书写得越细，离那个说话吃力的孩子、那道没被谈到的烫痕，反而越远。

按 SDE 的诊断，这是第三类亏缺：路径展开亏缺——发生被锁成了单一路径。

三把刀，落在同一个根上。三方程量出：三式都写了，都偏在二号位上。123 原理量出：第二拍只许一种形状，第三拍只走话。六路径量出：起手锁在 E→D→S——以「已经在用的」为起点，也以重构出的规则为归宿。这条路在结构上最亲近「把已有的重排一遍」，最远离「让一个新的样子显露」，它允许你全程在已经说出来的话里打转。凭话入座，在操作层就是这个样子：只从说过的话起手，也只落到能说的规则上。

本书自己的起手，也要照一照。本书每一章都从「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起手（一个日子里的过程），再读他的原文，最后量一量——走的是 D→E→S。这对「用得上」一编是对的：那里的任务 DNA，是一个家、一个班怎样变过来。可对第 38 章、本章这样问「他的体系是什么结构」的地方，本该从 S 起手。这一条，本书记在附录戊的最弱处。

碰撞三级

本系列还有一把尺子：三维都活着相撞，长出典范；一维被焊死，只出分类和细化；三维都不动，只出推论。

他自己，是三维碰撞长出来的典范。　第 9 章写过：康德、米德、言语行为理论三样活着撞在一起，长出了一个比每一家都完整的东西。本系列认这一条。

他的桌子上，却近于常规推广。　桌边的人先长好了（三号位定），桌上的东西先说清了（一号位定），只有理由在走——一致，是从两个人本来就共有的讲理预设里推出来的。第 172 号卷在这里判的是「近于常规推广」，本书照接。

他是典范，他的桌子是推论。 这是第一编那个大反差，在碰撞三级上的样子。

◆ 四、三层定位式

把这一次体检，压成三层。

中心层：他以二号位（互动）为根。SDE 这一边：三个号位轮流做主，同一支双人舞。

展开层：二号位在三块地上展开成三格——现实界的公共领域，自我界的交往行动，理念界的商谈与法；三格凭话相生，唯有讲理的规则本身不许被土改写（第 37 章）。

号位式：

> **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F（二号位），二号位＝二号位。**

收窄注：第一式在「真」一格，1999 年以后部分交还世界（第 32 章）。

补成发生学，是一张号位图纸（第 38 章，本书写法）：

> **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二号位＝G（一号位，三号位）；三号位＝H（一号位，二号位）。**

他的式子，是这张图纸在一号位、三号位都成为常数时的极限情形。

用一句话把两层接起来：他的桌子 ＋ 桌上的菜（一号位自己上桌）＋ 会长的座位（三号位自己长）＋ 回写（谈话改写说话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土）＝ 三样并立的饭桌。

第 172 号卷的定位式，是「康德的先验同一 ×2，在想法那块地上求理由与预设的交集」。本书的定位式不改它，只把它放进号位里：那个「×2」，是两把一样的椅子——三号位被做成了二号位的前提；那块「想法的地」，是二号位能取用的那一片土。

◆ 五、五条判决：收窄以后的最终版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收窄后）	主场
一 · 一张只放话的桌子	理性搬到了人和人之间，「我可能错」进了地基	世界与「我、我们」要经话入座；二号位被当成最可靠的一位——他自己留了门（预期、可错），后来的书里没人走（接缝存疑）；把一号位、三号位当常数	第三编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收窄后）	主场
二 · 场子有了，门和菜不在	规范从公众的议论里长，前端有感应器（改判后归他）	门口不写名单；东西只能被谈到或当系统；每个感应器都得会说话	第四编
三 · 我是被说出来的	「我」在社会化里长成	社会化与商谈隔一道门，长定上桌，桌上不改人；坛子只被话改	第五编
四 · 证成就封口	规矩要所有受影响者都能认下；被管者即作者	只在同一层找交集；分层按能被多少人认下排座次；传送带在证成层同源、在因果层单向	第六编
五 · 一列满，两列空	三块地上都有互动，一根线串到底	三格只凭话相生，讲理的规则是唯一单向处；一号位是影子（「真」一格部分交还世界）；三号位两格派生、一格空着	第七编

与导读里开写时的五条比，每一条收窄了什么：

判决一：接缝复查后降为存疑——「二号位自证」收窄为「二号位被当成了最可靠的一位，但他自己给它留了门」（第 13 章补记，本章第十节）。

判决二：改判——「前端」归他（外围公共领域与感应器，第 19 章），本书只剩「每个感应器都得会说话」一格。

判决三：「坛子只往外舀」收窄为「坛子只被话改」——他写了每一次理解都在更新坛子（第 24、37 章，辩护人五）。

判决四：「传送带单向」加半句——在证成层，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同源；在因果层，仍然单向（第 33、37 章）。

判决五：一号位一列在「真」一格部分交还世界（第 32 章）；「三格不缠」收窄为「凭话相生」，不缠只剩讲理的规则这一个点（第 37 章）；三号位一列由「一格派生、两格空着」改为「两格派生、一格空着」——伦理—政治商谈给「我们」留了一个被讨论的座位（第 36 章）。

命题身份。上表左列「他打开了什么」是〔原典〕，出处见各章；右列「他又关上了什么」是〔本书解释〕，其中「凭话相生」「唯一单向处」「三号位两格派生、一格空着」是〔SDE 推导〕；本书补上的门铃，是〔待验机制〕。

六、推翻条件报账

导读立下的条件	结果	处理
一 · 世界不经主张即可约束讨论	碰到一半（1999 年实在论转向，「真」一格）	判决五收窄；判词加「在讨论的桌上」
二 · 一个会改写成员的「我们」	未触发（「我们视角」交织而不长，第 172 号卷第 21 章之二已处理）	判决三不变
三 · 三格互相生成	触发一部分（第 37 章）	判决五收窄为「凭话相生」；判决三、判决四随之收窄；登记为收窄四
四 · 阈启三条死法	未实测	待验；附录戊三项检验

七、体检单上那一项「建议复查」

体检单上，有一项本书标的是「建议复查」：第 13 章的接缝。

本书在那里说：他早年讲理想言谈情境，把「反事实的」和「不可避免的」写在了同一句里；本书据此定为半升格。可这两个词，本书目前只能转述，德文原文和页码都还没核。

为什么这一项特别要复查？因为它决定判决一右列最硬的那半句——「二号位自证」——是一个有原文作据的判断，还是一个本书的读法。

复查有三种可能的结果，本书先写在这里：

一，原文里，两个词确实写在一起，而且他后来的著作里，「反事实的」这一类限定仍然在起作用——那么本书的接缝降为存疑，判决一改写为「二号位被当成了最可靠的一位，但他自己给它留了门」。

二，原文里两个词写在一起，但他后来的著作里，「反事实的」渐渐不见了，只剩「不可避免的」——那么接缝升为已核，判决一照旧。

三，原文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句子——那么本书的转述有误，第 13 章整节撤回，判决一的这半句只保留「二号位＝二号位」的结构读法，不再说它有一个接缝词。

三种结果，都照登，不回头改原文。

复查结果：第一种。原文找到了，两个词在同一段的前后两句里；「反事实的」写成「可以、但不必」，他宁愿叫它「预期」；这一类限定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里一直起作用。接缝降为存疑，判决一改写为：二号位被当成了最可靠的一位，但他自己给它留了门。本书保留的一句是：这扇门，他后来的书里没有回头走过。详见第 13 章复查补记，附录戊登记为收窄五。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给一条家规做一次体检。 明天可以试：挑一条家规，问三句——它长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形状）？它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路）？它站在什么上面——房子、钱、老人的身体、这一家人的关系（土）？三句答完，看哪一句答得最瘦。

给一次吵架看发动机。 明天可以试：回想一次吵架——张力是什么？后来换出了什么样子？换完以后，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东西变了？如果第三拍没有，这架多半还会再吵。

给一场家庭会议做一次体检。 明天可以试：下次家庭会议开完，对一对三式——会上定下来的样子（形状），是只有「大家同意」这一种，还是有别的样子？会是怎样一步一步开到这个结果的（路）？会上有没有人把桌上的东西、自己的处境摆出来（土）？三式里最瘦的那一式，就是下次会要补的地方。

给你的团队算碰撞三级。 明天可以试：你的团队最近一次出新东西，是三样都在撞（人、资源、方向都在变），还是只有一样在动？

◆ 九、许家读到这里

陶然照着这一章，给许家那条「一家人要好好说话」做了一次体检。

形状：一家人坐在圆桌边，心平气和地说。

路：从搬家那一晚吵了一夜，到后来学会先说理由，再到学会看爷爷走一圈。

土：两张桌子，一个十岁的孩子，一个耳朵背的老人，一个刚进门十年的媳妇，一套不大的房子。

她发现，形状那一栏最瘦——「好好说话」只写了话。路和土那两栏，倒是写满了。

她把形状那一栏改成：「一家人好好说话，也好好吃饭，也给每个人留一个位置。」

许峻看了，说：长了。

白话小词典

「体检单」是什么：本系列用三个方程、一台发动机、一把碰撞的尺子，给一个体系拍的片子。不是什么：不是判死刑；是看哪里偏瘦、哪里要补。

「三层定位式」是什么：把一个人的体系压成三层——他的中心、中心在三块地上的展开、一行号位式。不是什么：不是他的全部；是本书用号位看到的那一面。

> 带走的话
>
> 三式都写了，都偏在二号位上；发动机三拍都有，后两拍只走话；他本人是典范，他的桌子是推论——他的式子，是一张号位图纸在菜和座位都成常数时的样子。

> **小账**
>
> 小账一：开门——三式都有，第一拍写得比谁都细，他本人是三维碰撞的典范；关门——三式偏瘦于二号位，第二拍限成共识，第三拍只凭话回写。
>
>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许家那条家规的土，自己上了体检单；形状那一栏，要等人补上菜和座位。

第 45 章

一个根：凭话入座，与两把一样的椅子

一句话：本书前面列过的看见与收回，收到最后，是一个根——只有能被说出来的，才算在场；而为了能说，说话的人必须先被当成一样的。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那些各种各样的毛病，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根？一个动作——把你最近的三次不顺，写在一张纸上，找它们的根。一个提醒——根找到了，不是为了拔掉，是为了知道它往哪里长。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个朋友跟你说，他们家的问题太多了：孩子不跟父母说话，老人跟媳妇处不好，夫妻俩一吵架就冷战好几天。

你听了一晚上，最后问他：你们家吵架以后，谁先开口？

他想了半天，说：没人先开口。我们家的规矩是，谁有理谁说；没理的人就闭嘴。

你说：那孩子、老人、你老婆，觉得自己有理吗？

他愣住了。三个毛病，一个根。

◆ 二、两张清单，全书汇总

看见清单，全书汇总

本系列的规矩是：总解构要把全书的看见，一处一处汇齐。

他看见了什么（按编排列）：

一，理解在两个人之间，不在一个人的嘴里（第 1 章）。二，一个不许人说「不」的「我们」必须拆掉（第 2 章）。三，说话的人欠听话的人一个理由（第 3 章）。四，理性

可以被问，「我可能错」进了地基（第 11 章）。五，世界和自我都在交往里显现，谁也不能独占理性（第 12 章）。六，每一个批判者都要交出立足点（第 13 章）。七，公共领域有生日、会衰败、可以重建（第 15、16 章）。八，钱和权力会绕过说话，边界要一件件划（第 18、25 章）。九，外围发现、中心决定，感应器遍布社会（第 19 章）。十，劝与哄的分界，把人当东西摆布是错的（第 22 章）。十一，四张欠条，连骗子也得装作守约（第 23 章）。十二，谈话底下有一片土，土在历史里被语言化（第 24 章）。十三，「我」是在社会化里长出来的（第 26 章）。十四，长出来的与做出来的不一样（第 27 章）。十五，规矩要所有受影响者都能认下（第 29 章）。十六，真理不等于证成，世界会顶回来（第 32 章）。十七，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第 33 章）。十八，世俗理性在死亡与苦难面前够不着（第 34 章）。

十八处。第 172 号卷也列过十八处，两张清单大半重合，本书与它对账在附录丁。

收回清单，全书汇总

他又收回了什么：

一，那道缝、那副身体，不在理论里（第 1 章）。二，长出来的「我们」没有椅子（第 2 章）。三，一片土的沉默，被收成一个人欠的一句话（第 3 章）。四，菜要说成真，座要说成理（第 12 章）。五，二号位被当作最可靠的一位，「不可避免」封顶、自留的门不回头走（第 13 章，复查后存疑）。六，门口的名单不进议题（第 17 章）。七，东西回写场子只准朝衰败走（第 16 章）。八，菜只有两个位置：被谈到，或当系统（第 18 章）。九，每个感应器都得会说话（第 19 章）。十，劝里的座位没有刻度（第 22 章）。十一，世界只从「真」一张欠条进门（第 23 章）。十二，坛子只被话改（第 24 章）。十三，越界只有一个方向（第 25 章）。十四，长定上桌，桌上不改人（第 26 章）。十五，身体的分量要经过话来称（第 27 章）。十六，名单先定，点头是唯一的形状（第 29 章）。十七，尺子的出生地被抹掉（第 30 章，待验）。十八，按能被多少人认下排座次（第 31 章）。十九，「正当」一格后面没有世界（第 32 章）。二十，传送带在因果层单向（第 33 章）。二十一，难处的药方仍是翻译（第 34 章）。二十二，三格只凭话相生（第 37 章）。

二十二处。

◆ 三、一个根

二十二处收回，看起来很散。一件一件往回追，会追到同一个地方：

> **只有能被说出来的，才算在场。**

东西要进理性的账，得先被说成一句能真能假的话（四、八、十一、十五、十九）。人要在场，得先会说、先拿到入场券（一、六、九、十四）。一个「我们」要算数，得先由能讲出理由的原则结成，或者先被说成一个主张（二、十六、十八）。难处要被接住，得先翻译成理由（二十一）。土要被改，得先被说过（十二、十三）。三块地要互相改，得靠话从一头传到另一头（二十、二十二）。连这张桌子自己，也是因为「你一开口就已经在用它」才站得住（五）。

这就是本书的收回动作：凭话入座。

◆ 四、和第 172 号卷的根接起来

第 172 号卷给他找到的根，是同一性先在，收回动作叫两把一样的椅子：两个讲理的人，被预设为先天同一、先坐好，由这两个现成的人去讲理。

本书的根，和它是什么关系？

是同一个根的两面。

为什么话要当家？因为只有话能在所有人之间被检验、被认下，不依赖任何人的位置、任何一片土。可话要能在所有人之间被检验，有一个前提：说话的人，必须先被当成一样的——一样有能力说，一样能听懂，一样能被更好的理由说服。否则，一句话在这个人那里是好理由，在那个人那里就不是，话就当不了家。

所以：

> **凭话入座，是因为椅子先一样；椅子先一样，是为了让话能当家。**

两把一样的椅子，是二号位当家的入场条件；凭话入座，是二号位当家的入场规矩。第 172 号卷看的是椅子，本书看的是门票。一个根，两面。

本书对第 172 号卷，接着判，不改判；只把它的根，放进了号位里。

删一条件测试：凭话入座剩下什么。拿掉九格表，「凭话入座」就退回一句常见的批评——他太看重语言（杨、拉丰都说过，第 48 章）；拿掉「二十二处收回追到同一个动作」，九格表只是一张描述，没有根；拿掉与第 172 号卷「两把椅子」的咬合，它只是一卷书的解释，和系列没有接口。

三样都在，它才多出一件已有批评没有的东西：一个可以拿去预测的动作。他每进一块新地，都会先把那块地上的东西、那块地上的人，翻译成一句可以被检验的主张——宗教要翻译（第 34 章），身体要经过「能否平等说话」来称（第 27 章），平台被当成讨论场子的一次败坏来处理（第 47 章）。如果找到一块新地，他让东西或「我们」不经被说成主张，就进入规范的结算，这个动作就被推翻（导读推翻条件一、二）。〔命题身份：本书解释〕

◆ 五、和本系列各卷的同构

本系列的规矩是：新哲学家的动作若与旧谱同构，用同名并注明。

与马哲卷、秋金讲费尔巴哈卷的「两个先验加一座桥」同构。　第 172 号卷已经指出过：费尔巴哈的桥叫「看」，马克思的桥叫「做」，哈贝马斯的桥叫「说」。本书补一句：桥当了家，两岸就只能是桥的两个桥头。

与亚里士多德卷的「倒装」同构。　菜、话、座位一起长出一顿饭；他把其中一样当成了另外两样的前提。

与伽达默尔卷的「把三界收进语言一界」相近而不同。 伽达默尔收的是三块地，他收的是三个号位。所以在伽达默尔那里，现实界和自我界成了语言的一部分；在他这里，三块地都还在，只是在每一块地上，都只长二号位这一格。

病型：本系列病型速配里，他兼两种病。以视角中心主义为主（本书的全书结构），以「两岸先在」为辅（第 172 号卷的根）。

◆ 六、为什么这个根，在他那片土里长出来

这一节只收一句，细账在第 47 章：

一个见过「我们」吞人、见过传统犯罪、见过权力说谎的人，只能信一样东西：能被任何人当面追问的话。

话当家，是那片土里最合理的选择。本系列的纪律是：他那片土里长不出「三样并立」这个看见，不是他不够聪明。

◆ 七、再往下想一步：一个根，不等于一个错

读到这里，有的读者会觉得：二十二处收回，追到一个根——那他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

不是。

一个根，说的是他从哪里长出来，不是他哪里错了。本系列的总原则说：起源不定罪，只撤销豁免权。

「只有能被说出来的，才算在场」——这句话在很多地方是对的，而且是好的。在法庭上，一个没有被说出来、没有被质证的证据，就不该算数；在议会里，一个没有公开说理的决定，就不该通过；在一个家里，一个不许孩子开口的规矩，就该被问一问。他的根，在这些地方，是一个社会的良心。

本书要撤的，只是这个根的豁免权：它不是「一切讲理的人都不可避免要站在上面」的地基，而是一个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在一片废墟上、在语言转向那条路的尽头，长出来的根。

知道了它是长出来的，它照样可以用——在该用它的地方，用得更准。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找你家的根。　明天可以试：把你们家最近三次不顺写下来，一件一件往回追：它是卡在「只有能说出来的才算」，还是卡在「只有坐上座的才算」，还是卡在「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才算」？三件如果追到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你们家的根。

你自己的根。　明天可以试：你最常犯的那个错，是不是也有一个根？比如「我只信自己想明白的」「我只信长辈说的」「我只信数字」。

找单位的根。　明天可以试：你们单位最常见的三种扯皮，追一追它们的根：是「只有写进文件的才算」，是「只有领导点头的才算」，还是「只有数字上看得见的才算」？三种根，对应三个号位；知道根在哪一个号位，就知道该从哪一格补。

别急着拔根。　明天可以试：找到根以后，先别拔。想一想，这个根在什么时候救过你。他的根，在废墟上救过一个国家；你的根，也许也救过你。

◆ 九、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照着这一章，追了许家的根。

他写下三件事：搬家那晚吵了一夜没结果；奥数学了一年一朵肚子疼；爷爷的房间不许进，结果爷爷摔了一跤没人知道。

一件一件往回追，追到同一句话：「我们家的规矩是，想清楚了、说清楚了，就这么办。」

那晚没说清楚的，是八仙桌；奥数那件事没说出来的，是一朵的肚子；爷爷房间那件事没说出来的，是爷爷怕给人添麻烦。

许峻跟陶然说：原来我们家的根，跟那个德国人一样。

陶然说：你是理工科出身，你信能说清楚的东西。

许峻说：那我改吗？

陶然说：不用改，加两样。

白话小词典

「一个根」是什么：一个人所有的收回，追到最后共同的那一个地方。不是什么：不是他全部的思想；看见清单同样长。

「凭话入座与两把一样的椅子」是什么：本书与第 172 号卷给同一个根起的两个名字——一个看门票，一个看椅子。不是什么：不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是一个根的两面。

> 带走的话
>
> 二十二处收回，一个根：只有能被说出来的，才算在场；为了能说，说话的人必须先一样——凭话入座，是因为椅子先一样。

小账

小账一：开门——十八处看见，大半与第 172 号卷重合，全部保留；关门——二十二处收回，追到一个根：凭话入座；与「两把一样的椅子」是同一根的两面。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许家那三件事里没被说出来的三样东西，一直在桌上。

第 46 章

一张施工单：一根柱子、三根梁、四件替换

> 一句话：根找到了，梁也找到了；本书不拆他的房子，只换梁——把一张只放话的圆桌，换成一张三样并立、座位会长的饭桌。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家的房子，哪根梁撑着最多东西？一个动作——给一根快要裂的梁，找一件家常的替换物。一个提醒——换梁，不拆房。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老房子要翻修。你请了一个老师傅来看。

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圈，敲了敲墙，摸了摸梁，说：这房子底子好，不用拆。就是这根主梁，被虫蛀了一截；那两根副梁，当年用的木料太细。换三根梁，房子还能住五十年。

你松了一口气。

这一章，是本书给他的房子开的一张施工单。

◆ 二、根上那根柱子：一张圆桌

他整座房子，立在一根柱子上：理性在两个人之间的那张圆桌。

撑着什么：他的全部——公共领域、交往行动、商谈与法，都是这张圆桌在三块地上的样子。

裂在哪里：桌上只许话，二号位自己给自己作保（第 12、13、38 章）。

本书的替换：一张饭桌。　　菜、话、座位，三样并立。菜可以自己上桌；话谁都能说，照样要讲理；座位是长出来的，会加，会空，会换。

他留下的：圆桌的全部规矩。 谁都能进，人人平等，什么都能问，没有强迫——一条不少，挪到饭桌上，当吃饭时说话的规矩。

◆ 三、三根梁

第一根梁：一间只写话的咖啡馆（现实界）

撑着什么：公共领域。十八世纪的咖啡馆、报刊、两轨、感应器。

裂在哪里：门口的名单不进议题（第 17 章）；东西只能被谈到或当系统（第 18 章）；每个感应器都得会说话（第 19 章）。

本书的替换：一块三栏的公告栏，加一只门铃。 公告栏三栏：话、菜、座位（第 21 章）。门铃是阈启：一个可以被查的信号，越过事先经讲理定下的门槛，就开启一次复查——只开门，不结算（第 20 章）。

他留下的：外围发现、中心决定的两轨，一格不动。 门铃开了门以后，结算仍然交给他的两轨。

第二根梁：一口只被话改的坛子（自我界）

撑着什么：交往行动与生活世界。四张欠条，劝与哄，社会化。

裂在哪里：坛子只被话改，没说过的倒不进去（第 24 章）；长定上桌，桌上不改人（第 26 章）；身体要经过话来称（第 27 章）。

本书的替换：门框上的身高线。 身体一年一年长，那一天说的话刻在线旁边，线刻在这个家的门框上——三样一起刻出一个「我」（第 28 章）。老卤每用一次就被改一次（第 24 章），是同一根梁的另一个替换。

他留下的：「我」在交往里长出来，这一条一步不退；四张欠条，一张不少，当对话的体检尺。

第三根梁：一张只找交集的表（理念界）

撑着什么：商谈伦理与商谈民主。两条原则，分层，法律的两张脸。

裂在哪里：只在同一层找交集（第 31 章）；规矩一证成就封口（第 29 章）；传送带在因果层单向（第 33 章）；难处的药方仍是翻译（第 34 章）。

本书的替换：一锅一起熬的汤。 锅里的东西、熬汤时的话、灶台边的一家人，一起熬出一个原来谁也没有的味道——升一层（第 35 章）。法律的第三张脸——守法守出来的「我们」——是同一根梁的另一个替换（第 33 章）。

他留下的：不骗、不压、给理由、让人能回嘴——全部留下，挪到锅边当护栏。 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这条回写通道，留下，并且修成双向的。

◆ 四、一张对照表

位置	他的	撑着什么	裂在哪里	本书的替换	他留下的
根上的柱子	一张圆桌	全部	只许话上桌，二号位当作最可靠的一位	一张饭桌：菜、话、座位三样并立	圆桌的全部规矩
梁一 · 现实界	一间只写话的咖啡馆	公共领域	门口名单、菜不上桌、感应器都会说话	三栏公告栏＋门铃（阈启）	两轨，外围发现、中心决定
梁二 · 自我界	一口只被话改的坛子	交往行动	坛子只被话改、人长定、身体经话来称	门框上的身高线（老卤）	「我」在交往里长成；四张欠条
梁三 · 理念界	一张只找交集的表	商谈与法	同层交集、证成封口、传送带因果单向	一锅一起熬的汤（法律的第三张脸）	讲理的规矩当护栏；被管者即作者

◆ 五、四件替换，放进九格

把四件替换，放回第 36 章的九格表，看它们各补在哪一格。

	一号位	二号位	三号位
现实界	门铃（阈启）；公告栏的「菜」栏	他的两轨，一格不动	公告栏的「座位」栏；能加座的桌子
自我界	门框上那副长高的身体	他的交往行动，一格不动	门框上那一家人的名字
理念界	锅里互相改味道的东西；「真」一格他已开的侧门	他的商谈，挪作护栏	熬出来的味道——「我们的理性」（接第 172 号卷）

中间一列，他的，一格不动。　两边两列，本书补。补的时候，本书用的都是家里的东西：门铃、公告栏、门框、汤锅、一张能加座的桌子。

这张表也照出了本书自己的偏：一号位一列，本书补得最多（门铃是本书唯一的正式建构）；三号位一列，本书补得最少，大半接着第 172 号卷。第 48 章会把这一点写进本书的死法。

◆ 六、换梁的次序

老师傅换梁，有一个次序：先撑住，再拆旧，再上新。不能一下子把三根梁全抽掉。

本书的施工单，也有一个次序。

先撑住：他的规矩一样不动。讲理、给理由、不压人、让人能回嘴——这些是临时支撑，换梁的整个过程里都要在。一个家、一个单位要改规矩，第一件事不是推翻，是先把「好好说话」这根临时支撑立稳。

再上第一根：门铃。　门铃最容易装，也最容易看出效果：一只报警器，一条体温线，一张孩子成绩的提醒卡。装上以后，看显影延迟有没有变短。

再上第二根：门框上的线。　这一根要时间：一年刻一道，十年才看得出样子。它急不来。

最后上第三根：一锅汤。　这一根最难，因为它不能被安排，只能一起熬。一个家、一个团队，要先一起经历几件事，汤才熬得出味道。

次序反过来会出事：规矩还没撑住，就急着一起熬汤，汤会熬糊（第 35 章）；门铃还没装好，就去刻门框，家里人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看一看。

◆ 七、随身三问，最终版

读完全书，把随身三问定下来：

> **菜上桌了没有？话是在找交集，还是在长新东西？座位是排好的，还是长出来的？**

三问分别对着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任何一件事，三问问完，就知道它缺在哪一格。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给你家开一张施工单。　　明天可以试：你们家最常出问题的那件事，是哪一根梁在撑？它裂在哪里？找一件家常的东西，当它的替换——一张表、一个本子、一只门铃、一锅汤。

别拆房。　明天可以试：你想改掉家里一个老规矩，先别推倒它。问一问：它的哪一部分可以留下当护栏？

给单位开一张。　明天可以试：你们单位的哪一项制度撑着最多东西？它裂在哪里？替换它的，也许不是一项新制度，而是一块公告栏、一只门铃、一次一起做完的项目。

◆ 九、许家读到这里

许家的施工单，贴在冰箱门上，是陶然写的：

柱子：圆桌——换成饭桌（已换：圆面架在八仙桌上）。

梁一：业主群——加一块公告栏、三只门铃（已装）。

梁二：好好说话——加门框上的线（已刻两道）。

梁三：家规要全家都点头——加一锅汤（已熬一次，明年加西红柿）。

最下面，一朵加了一行：「护栏：谁都可以说话，谁都不许一个人把锅端走。」

爷爷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问：这是哪个师傅开的单子？

一朵说：我们一家人开的。

白话小词典

「施工单」是什么：本系列总解构的一步——找出撑着体系的柱子和梁，写出裂在哪里、换成什么、他留下什么。不是什么：不是拆房子；是换梁。

「替换物」是什么：用一件家常的东西，代替一根裂了的梁——饭桌、门铃、身高线、汤锅。不是什么：不是比喻的装饰；每一件都对着一根梁、一格九格。

> 带走的话
>
> 一根柱子、三根梁、四件替换：圆桌换成饭桌，咖啡馆加公告栏和门铃，坛子换成门框上的线，交集表换成一锅汤——中间一列他的，一格不动。

小账

小账一：开门——他的两轨、交往、商谈，中间一列一格不动，他的规矩全部留作护栏；关门——柱子与三梁都裂在「只许话上桌」这一处，本书换梁不拆房。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冰箱门上那张施工单，是一家人一起写上桌的；门铃、身高线、汤锅，都自己在那里。

第 47 章

保底合表、病根与死法

> 一句话：把散在各编的保底收成一张表、压成一个条件；再核一遍病根，最后给他的体系下一个死法诊断——他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最信的那套办法，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一个动作——给它写一条「在这种情况下它不灵」。一个提醒——会死的体系，才活得久。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有一套带孩子的办法，在老大身上特别灵：讲道理，定规矩，他全听。

到了老二，不灵了。老二不听道理，只听抱抱。

你一开始以为是老二有问题。后来你明白：你的办法没错，它只在一种孩子身上完全对。

一套办法，知道自己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才用得准。

◆ 二、保底合表

本系列的规矩是：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各章散落的保底，总解构时收成一张合表。

出处	保底的条件	在哪里成立
第 43 章（没请到的辩护人）	废墟之上，传统刚犯过罪，「我们」刚吞过人	战后重建、大灾之后、一个社群刚经历背叛
第 38 章	一号位与三号位都稳定成常数	成熟的议会、准备充分的听证会、材料齐全代表到齐的会议
第 21 章（现实界）	该来的人都已进门，该看的东西都已说清，「我们」已稳定	业主大会、立法听证、公共预算

出处	保底的条件	在哪里成立
第 28 章（自我界）	参与者都是长成的成年人，共享大致相同的坛子，要解决的事可以说清	同事之间的项目讨论、朋友间的争论、夫妻为一件具体的事商量
第 35 章（理念界）	要定的是管住所有人、要强制执行的规则，要跨过不同的信仰	法律、公共政策、多元社会的共同底线

收成一个条件：

> **当桌上的东西都已能说清、桌边的人都已长成并坐定、而要定的事必须强制所有人时——他几乎处处对。**

再收成一句话：

> **越是要强制别人，越要他；越是问题还没显出来、门口的人还没到齐、桌上的东西还不会说话，越不能只剩他。**

这一句，是本书给他的对，画出的那块地。　在这块地上，他不是近似，是精确；出了这块地，他不是错，是不够。

◆ 三、再说一句：他今天在哪里上班

本系列的规矩还说：显形不报废。被显形的磐石卸下「永恒」的头衔，只剩效用在工作，思想的存量一分不少，只换了产权性质——它今天在哪里上班。

他的思想，今天在很多地方上班：

在法庭上：当事人有权陈述、有权反驳、判决要说理——这是四张欠条的制度形态。

在医院里：知情同意书，医生要讲清楚、病人要能问——这是交往行动对策略行动的一道防线。

在议会和听证会里：受影响的人有权到场、有权发言——这是商谈原则的底线。

在每一个认真的家庭会议上：先说理由，不许吼，让孩子说完——这是他的圆桌，搬进了家里。

在互联网的讨论规则里：不许人身攻击，要拿出证据——这是他那几条讲理的条件，在一个他没赶上的地方继续上班。

◆ 四、病根：逐条核对

第 14 章记下过五条病根，标「待验」。这里逐条核一遍，写明核验状态。

一，一个吞人的「我们」。　核验：有据。他本人多次回忆，1945 年看见纳粹罪行，是他思想的一个断裂点（第 2 章，出处待核原文）。本书的读法——这让他把三号位当成危险品——仍是本书的解释，标「待验」；但病根本身有据。〔证据层级：本人回忆有据；「把三号位当成危险品」是本书解释〕

二，一块不会塌的地。　核验：本书读法。他自己没有这样说过。证据是间接的：他在「不可避免」上的坚持（第 13 章），和他一生对任何「最终奠基」的警惕（他不跟阿佩尔走到底）并存——一个既不要最终奠基、又要一块推不倒的地的人，最自然的地，就是「你一开口就在用」的那几条。标「待验」。〔证据层级：本书解释〕

三，器具看不见。　核验：本书读法，借本系列康德卷的「器具可消」。证据是：他那一代人讲理用的语言、报纸、大学对人人一样；他晚年 2022 年的书第一次认真处理平台——器具变了，他才看见器具。标「待验」。〔证据层级：本书解释〕

四，一条路的尽头。　核验：有据。语言转向、米德、阿佩尔，他本人都公开承认是来源（第 9 章）。〔证据层级：本人明确承认〕

五，那张嘴。　核验：最弱。他自己在京都奖演讲里只说这些经历让他对某些事特别敏感，没说他的理论是从这里来的（第 1 章）。本书的读法——一个被「听不懂」伤过的人，把「被听懂的条件」写成人人都有的装备——是本书五条病根里最弱的一条。若读者找到他明确否认这种联系的原文，这一条删去，不影响判词。〔证据层级：本书假说〕

病根结论：两条有据，三条是本书读法。　五条病根，不是五条罪状；它们说的是：他那片土里，长不出三样并立这个看见。

◆ 五、死法诊断

本系列给每一个体系下死法诊断：单维死、路径死、回写死、封顶死、无死法死，分主死法与次死法。

主死法：单维死——准确地说，单号位死。 一个体系只让一个号位活，另外两个号位要从它派生。当世界变到一号位和三号位不再是常数的时候——东西开始自己说话（传感器、数据、机器），「我们」开始剧烈地重组（平台、社群、复合主体）——这个体系就会在一号位和三号位那两列上，慢慢失去解释力。第十一编会看到，这一天已经来了。

次死法：封顶死。 二号位＝二号位——互动给自己作保，「不可避免」封了顶。一个封了顶的体系，后来的人要进一步，只能绕过它，不能从它里面长出来。

可是：他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

本系列洛克卷有一句话：康德的体系因为不会死所以死了，洛克的体系因为会死所以活着。第 172 号卷在这里也判过「一个会死的活体系」，本书照接，补三条证据：

第一，他给自己写过死法。 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可错的」：任何主张都可以被更好的理由推翻，包括他自己的。

第二，他真的死过几次，又活了过来。 1989 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的一次讨论会上，他被弗雷泽等一批批评者问住，第二年在《结构转型》新版序言里改了公共领域（第 17 章）〔核：会议与序言年份，大意〕；1999 年，他被实在论者问住，改了真理观（第 32 章）；1991 年，老友弗里施的一场没有神父的葬礼，让他记下了「缺了什么」；2001 年领和平奖时，他公开转向认真对待宗教；2007 年，他才把那场葬礼写成文章（第 34 章）。每一次，他都没有死守，而是认了、改了。

第三，他的「封顶」本身，也带着「可错」的标签。 第 13 章说过，他的「不可避免」旁边，始终写着「反事实的」「弱的」。这一处，让本书的接缝在复查原文后降为存疑。

所以本书的死法诊断是：主死法单号位死，次死法封顶死；但他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他的封顶是半封，他的中心是一扇可以从里面打开的门。

◆ 六、再往下想一步：一个会死的活体系，死了以后

2026 年 3 月，他去世了，九十六岁。

一个人走了，他的体系会怎样?

本系列发生落点卷说过：一个新说法能不能撬动一个时代，要看它有没有落点——判据、标准、管道。他的体系，落点极多：法庭的说理，医院的知情同意，议会的听证，家庭会议上那句「你先说完」。这些落点，不需要他本人在场，也会继续上班。

本系列会死的活体系还有一个标志：它的后人，能从它里面长出新东西。 他的学生和读者，已经在做这件事：有人把他的讨论理论用到了网络平台，有人用到了医疗决策，有人用到了跨国的气候谈判。每一次用，都在往他的坛子里倒东西。

本书也是其中一勺。本书往他的坛子里倒了三样：一只门铃，一张九格表，一锅汤。倒进去以后，他的坛子就不是原来那一口了。

这正是他自己的理论里没写、他自己的一生却做到了的那一件事：用，就是改。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给你的办法写保底。 明天可以试：你最信的那套办法——带孩子的、管团队的、和另一半相处的——写一句「它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再写一句「在什么条件下它不灵」。

给你的办法写死法。 明天可以试：写下「如果出现什么情况，我就承认这套办法错了」。写得出来，这套办法就是活的。

给一个老人的办法写保底。 明天可以试：你父母那套你看不惯的老办法——存钱的办法、带孙子的办法、跟邻居处的办法——替他们写一句保底：它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你会发现，很多老办法，在它长出来的那片土里，是最好的办法。

找你的病根。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最信的那套办法，是从你人生的哪一段里长出来的？知道了来历，你就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最灵，在什么地方最容易出错。

◆ 八、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给自己带一朵的办法写了一张保底。

「讲道理，定规矩」——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一朵不困、不饿、不害怕的时候；事情说得清的时候；规矩是她也同意过的时候。

在什么条件下不灵：她生病的时候；她在学校受了委屈、说不出口的时候；爷爷刚住院、全家都乱了的时候。

死法：「如果一朵连续三次讲道理以后更不高兴了，我就承认这个办法这时候不对，先抱一抱她。」

陶然看完，说：你这是给自己装了一只门铃。

许峻说：我这叫会死的活办法。

白话小词典

「保底」是什么：一个人的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完全成立。不是什么：不是替他打圆场；是给他的对画出它该在的那块地。

「会死的活体系」是什么：一个自己写了死法、真的死过几次又改过来的体系。不是什么：不是说它弱；恰恰是因为它会死，它才一直活着。

带走的话

越是要强制别人，越要他；越是还没显出来、还没到齐、还不会说话，越不能只剩他——主死法单号位死，可他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

小账

小账一：开门——五处保底收成一个条件，他的思想今天在法庭、医院、议会、家庭会议里上班；关门——单号位死，二号位被当作最可靠的一位（接缝存疑）。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许峻那张保底卡，自己上了冰箱门；在上面，一朵的委屈不用先说出来。

第 48 章

向他学、与近邻分界、给 SDE 写死法

> 一句话：总解构的最后一章，做三件事——写下 SDE 要向他学的地方；和离本书最近的几家一家一家画分界线；最后把刀转过来，给 SDE 和本书自己写死法。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从一个我批评过的人那里，学到了什么？一个动作——写下「我在什么情况下算错」。一个提醒——一个不给自己写死法的主张，是在偷偷封顶。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跟一个人吵了很多年，一直觉得他不对。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用了他的一句话，而且用得很顺手。

你愣了一下，笑了。原来你们吵了这么多年，你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东西。

◆ 二、SDE 要向他学的

本系列的规矩是：一个离 SDE 很近的人，要专门写一节「SDE 要向他学」，把他比 SDE 说得更细的地方记下来。

一，判错条款写得细。 SDE 讲回写，讲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可一个东西长歪了，谁来说「你错了」？ 本系列讲「三大主权」，其中一条是判错权。他的四张欠条，是本系列见过的最细的判错条款：可理解、真、正当、真诚，每一张都可以被拿出来要求兑现。SDE 的回写，要有他的欠条当判错的座位。

二，被管者即作者。 SDE 讲回写，他把回写写成了制度：公民的议论写成法律，法律回头管住公民，管住他们的是他们自己写的东西。SDE 要把回写落到制度里，他是现成的师傅。

三，修订程序。　本系列发生落点卷立过一把尺子：修订程序三句——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结果记在哪儿？他三句都答上了：出现更好的理由时重议；由所有受影响的人；记在法律和议会的程序里。在二十世纪给发生找落点的人里，他是少数把修订程序写全的。

四，七十岁改口。　他一生至少三次公开修改自己的核心主张。SDE 讲反身的发生不可自我封顶；他用一生示范了这件事。

五，边界意识。SDE 容易把一切都写成发生，忘了有些东西就该冻起来、就该按程序走、就该不商量。他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之分提醒 SDE：冻住的互动（钱、行政、流程），有它的好处；该冻的地方，别硬要它长。

◆ 三、与近邻分界

本系列的规矩是：越近的邻居，越要写清分界；分界写不清，判词就不成立。每一家写三件事：谁先说过，本书多出哪一步，本书在哪里没有比它多说一句。

阿佩尔。　先说过：交往共同体是一切讲理的前提，施为矛盾可以给理性一个最终的地基。本书多出的：本书不是一个「更弱的阿佩尔」——本书不给二号位找地基，而是说二号位本来就需要一号位和三号位托着。没多说的：施为矛盾那把刀本身，本书一字未改。

布兰顿。　先说过：意义和规范，是在「给予与要求理由」的社会实践里生成的；规范地位是由共同体授予的。本书多出的：布兰顿的游戏，仍然在二号位上——给予理由、要求理由；本书的号位图纸，把一号位和三号位也写进了生成里。没多说的：规范在社会实践里生成，这一条本书完全同意，布兰顿说得比本书细。

审议系统转向（曼斯布里奇等，2012）。先说过：不要只看一场场讨论，要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审议系统，抗议、媒体、专家、非正式的交谈都算系统的一部分。本书多出的：审议系统的各个部分，大多仍是会说话的人；本书的阈启，给不经言说的信号一个正式的开门权，并要求门槛由讲理事先立下。没多说的：系统的眼光，本书完全接受，第 19 章的两轨就是它的前身。

艾丽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先说过：审议理论只认「论证」这一种发言，把冷静、有条理、不带情绪的说话方式当成讲理本身，于是有些人进了会场，他们的说法却不被当真。她把这叫作「内部排斥」，和把人挡在门外的「外部排斥」分开；她主张把问候、修辞、讲自己的故事，也算作正当的公共交流〔核：《交往与他者：超越审议民主》，1996；《包容与民主》，2000，大意〕。这是离本书「凭话入座」最近的一家：本书说「菜要先说成真，座位要先说成理」，她二十多年前就从另一头点破了；她的「外部排斥」，就是本书第 17 章的门口名单。本书多出的：杨仍然在二号位里扩容——她让更多种类的「说」算数，可一个人总得先以某一种方式「说」出来；本书的阈启说，一号位的信号越过讲理事先立下的门槛，门就开，不必先有任何一种表达。没多说的：「讲理的方式本身带着一个场子的口音」，这一刀是杨先砍的；本书第 30 章的出生地读法，是接着她走。

一个场景，把这两家分开。设想一位父亲中风以后，说话吃力。按杨的办法，家里开会要学会听他的手势、听他慢慢讲的一个老故事，并把这些当作他的发言——这是对的，本书照收。按本书的办法，在他能以任何一种方式「表达」之前，一条血压记录越过了全家事先定下的线，复查的门就开了。两家在「他还没有表达」的那一段时间里，给出不同的预测：杨的方案里，门还关着；本书的方案里，门已经开了。如果实测发现，这一段时间里门铃并没有更早地把问题带上桌，本书在这一格上就没有比杨多走一步——这一条并入阈启的第一条死法。

拉丰与麦克奈。先说过：拉丰批评他把「世界怎样被打开」交给了语言，世界顶回来的力量因此被削弱——第 32 章他 1999 年的改口，一部分正是在回应这一类批评〔核：Lafont，《诠释学哲学中的语言转向》，1999，大意〕；麦克奈批评承认理论与商谈理论都绕过了身体和权力在人身上刻下的形状〔核：McNay，《反对承认》，2008，大意〕。本书多出的：把两道批评放进同一张号位表——拉丰补的是理念界一号位「真」那一格，麦克奈补的是自我界一号位「身体」那一格；本书说，这两格的缺出自同一个根：凭话入座。没多说的：两家各自的论证，都比本书细。

拉图尔。　先说过：物也应当进议会——「物的议会」，让非人的东西在政治里有位置。本书多出的：在拉图尔那里，物进议会，仍然要有「代言人」替它说话；本书的阈

启说，越过门槛的信号不经代言，门就开——物不必先找到一个会说话的人。这是本书与拉图尔的一条分界——但不是本书第一个划出来的，见下一家。没多说的：「让物进政治」这个大方向，拉图尔先说了，本书接着走。

杜威与马雷斯。这一家，本书初稿漏掉了，补在这里，而且它打得很重。先说过：杜威在 1927 年就说，一个「公众」不是先有一群会讲理的人，再去找议题；而是一件事的间接后果落到了一群人身上，这群人才被召唤成一个公众〔核：Dewey，《公众及其问题》，1927，大意〕。换成本书的话：是菜先把人叫到桌边，不是人先坐好再点菜。这比哈贝马斯早了三十五年，也比本书的「凭话入座」早了近一百年。马雷斯接着杜威往前走：电表、节能设备、家里的各种小装置，本身就是一种参与——人不必开口，东西已经把人卷进一件公共的事里；她把这叫作「物质参与」〔核：Marres，《物质参与》，2012，大意〕。本书多出的：杜威讲的是公众怎样被一件事召唤出来，马雷斯讲的是东西怎样让人卷进来；两家都没有回答「越过哪一条线，一件事就有资格被正式复查、由谁事先定这条线、谁必须来应门」——这是一条桌边的规矩，不是一种公众的生成。本书的阈启只做这一件小事。没多说的：「一号位先于二号位召唤公众」这一刀，是杜威先砍的；本书判词里「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是在杜威已经点破的地方，再量一次哈贝马斯。

弗里克与斯皮瓦克。这一家，打在本书「座位要先被说成理」那半句上。先说过：弗里克把一种不公正分成两样——一样是你说了，可因为你是谁，别人不把你的话当真，她叫「证言不公正」；一样是你连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的词都没有，因为那套词不是为你这样的人造的，她叫「诠释不公正」〔核：Fricker，《认识的不公正》，2007，大意〕。斯皮瓦克更早问了一句更狠的话：一个被压在最底层的人，能说话吗？她的回答是：她说了，可她的「说」在那张桌上没有被听成「说」的位置〔核：Spivak，《属下能说话吗？》，1988，大意〕。本书第 1 章那个说话吃力的孩子、第 27 章那位中风的父亲、第 17 章门口那张名单，都在这两位早就照亮过的地方。本书多出的：弗里克和斯皮瓦克讲的，都还是「说」这件事被怎样扭曲、怎样听不见——修的是二号位的耳朵；本书的阈启不修耳朵，它给不经「说」的那一条记录一扇门。没多说的：「座位要先说成

理」这一刀的锋利处——一个人的话算不算数，先要看他坐在哪里——弗里克说得比本书细得多。

医院的早期预警评分、精神科的联合危机计划、防灾的参与式预警。这一家，是阈启在做法上最近的邻居，第 20 章第三节已经逐条摆过。先说过：信号越线就叫人来看（早期预警评分）；受影响的人事先一起定信号（联合危机计划、参与式预警）；越线就启动事先讲好的行动（预报触发的防灾预案）。本书多出的：它们是工具，各自回答「怎样更早发现、怎样更早动手」；阈启把其中两样——受影响的人事先定线、门开必有人到——写成讲理规矩的一条延伸条款，回答的是「谁有资格让一件事上桌」。没多说的：做法上，本书一样也没有发明；而且这一家已经替本书挨过打——联合危机计划的大试验没有显出效果（第 20 章第六节）。本书在做法上，是它们的学生。

卡尔霍恩等研究公共领域的学者。　先说过：他早期的公共领域研究和后来的商谈理论之间有连续性。本书多出的：把这条连续性，读成一块磐石的出生地——一个场子的原则被写成理性本身的条件（第 30 章）。没多说的：连续性本身。本书这一读法标「待验」。

第 172 号卷。　先说过：同一性先在，两把一样的椅子，八条承重命题，「我们的理性」。本书多出的：号位上的中心诊断（二号位中心），凭话入座，九格表，阈启。没多说的：三号位那一列的补法，本书大半接着第 172 号卷；本书对它，接着判，不改判。

作者此前的书稿《一张圆桌》。　先说过：路径门控，阈启与立阈，显影延迟，改判登记。本书多出的：把「路径门控」放进号位，改称凭话入座，并与第 172 号卷的根接成一根的两面。沿用的：阈启、立阈、显影延迟、改判登记，本书照用，并在第 20 章补了五条判准、显影延迟的操作定义与「门开必有人到」。

分界以后，本书剩下什么。把上面这些邻居都请进来，本书能说自己独有的，比初稿想的少，也更清楚：一是号位上的诊断——他是二号位中心，一号位与三号位都要「凭话入座」，这一式把拉丰、麦克奈、杨、弗里克几道各自的批评收成一个根；二是阈启——它不是一种新的预警做法，而是一条入场规矩的改写，本书把它写成与他的商谈原则

并列的「入场原则」（第 20 章第五节）：他的原则管出口，这一条管入口。其余的，都是接着前人走。这一段登记为收窄七（附录戊）。

◆ 四、给 SDE 写死法

本系列的规矩是：刀锋最后要转向本书自己。本书站在哪一块没被追问的地方？本书在哪一句上，可能已经把自己的发生打造成了发现?

本书写下五条死法。

一，三样并立，被做成了一个新的中心。　　本书一路在说「三样并立，谁也不当家」。可如果有一天，「三样并立」本身成了一块不许问的磐石——在一个就该二号位当家的地方（立法的后端、定罪的法庭），本书还硬要一号位和三号位同等上桌——那本书就犯了和他一样的病。检验：凡是本书在强制性的结算端，拒绝让二号位暂时当家的地方，这一条就触发。

二，本书偏向一号位。 本书唯一的正式建构，是一只门铃；它补的是一号位。第 42 章已经承认：一个只装门铃、不管座位的家，会变成一个到处是报警器、却没人坐下来的家。检验：阈启的三条死法（显影延迟不缩短、误报淹没复查、被用于追责），任何一条被实测坐实，阈启降级；而三号位那一列，本书自己的补法不足，要等后来的人。

三，号位图纸是本书的写法。 第 38 章照三大方程写了一张号位图纸。这是本书的写法，不是 SDE 已有的定论。检验：如果有人能证明，某一个号位确实可以不依赖另外两个而自己成立——比如一种纯粹的、不需要任何东西和任何场的互动——这张图纸就要撤。

四，出生地读法可能下宽了。 第 30 章说，理想言谈情境的四条出生在十八世纪的咖啡馆。检验：如果文献证明，这四条另有独立的来源——比如直接出自康德的普遍法则和阿佩尔的交往共同体，与咖啡馆无关——这一读法降为存疑，第 30 章收窄。

五，本书自己站的那块地。　本书用来拆他的，是「发生／发现」这对区分，和三个号位这把尺子。本系列否定序列已经把「发生／发现这对区分本身」列为至今没人敢下

刀的免检品。本书承认：本书就站在这块免检品上。　谁给这对区分写出它的发生史，谁就能拆本书。

本系列否定序列给这台机器留了三条出路，本书照做：

降格声明：本书的判断，是一件可以被下一环解构的工作框架，不是历史的先验法则；本书也不拿「这不过是一个工具」来豁免自己。

立足点自首：本书自己的土——一个在二〇二六年写作、借助 AI 协作成稿、站在 SDE 发生学里的学员——前言和出版信息页的协作声明里写出来；本书自查出的偷运品（上面五条），申报在案。

不封顶条款：本书不宣布哈贝马斯之后「终于」有了三样并立的饭桌，不预言下一块磐石，不说自己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顶，留给下一位。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写下你从对手那里学到的。　明天可以试：想一个你吵了很多年的人，写下三样你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

给你的主张写死法。　明天可以试：你在家里、在单位最坚持的一个主张，写一句：「如果出现什么情况，我就承认它错了。」写不出来的，要小心——它可能已经封顶了。

向孩子学一样东西。　明天可以试：孩子最近说过的一句话，哪一句让你想了很久？写下来。一个大人承认从孩子那里学到了东西，孩子会第一次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有一个说话算数的位置。

给家里一个老规矩写一段「向它学」。　明天可以试：你一直想改掉的那条老规矩，先写三行：它护住过什么？它比你的新办法强在哪里？它在什么时候救过这个家？写完再改。

画一条分界线。明天可以试：你和一个跟你很像的人——一个同样爱讲道理的朋友，一个同样严格的家长——写一写：你们哪里一样，你比他多走了哪一步，哪里其实是他先想到的。

◆ 六、许家读到这里

总解构读完，陶然合上书，跟许峻说：这本书最后一章，是给自己写死法。

许峻说：我们家也写一个？

那天晚上，一家四口在圆面架着的八仙桌上，各写了一句「我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爷爷写：「一朵要是长大了不愿意回老家，我说的那些老规矩，就算错。」

许峻写：「一朵要是长大了什么都不跟我讲，我讲的那些道理，就算错。」

陶然写：「爸要是在这个家里还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我这些年的努力，就算错。」

一朵写：「我要是长大了，把这张桌子扔了，我就算错。」

四张纸，压在了圆桌面底下，八仙桌的那道烫痕上面。

白话小词典

「SDE 要向他学」是什么：本系列的规矩——把一个人比 SDE 说得更细的地方记下来。不是什么：不是客套；是真的承认有些事他先做到了。

「给 SDE 写死法」是什么：刀锋最后转向本书自己——写下本书在什么情况下算错。不是什么：不是谦虚的姿态；每一条都写明怎样检验。

带走的话

向他学五样，与九家近邻分界，给本书写五条死法——本书站在「发生／发现」这块免检品上，顶，留给下一位。

小账

小账一：开门——他的欠条、被管者即作者、修订程序、七十岁改口、边界意识，SDE 都要学；关门——本书与近邻的分界写清，本书自己的五条死法申报在案。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四张「我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的纸，压在烫痕上面：话和那道痕，一起上了桌。

第 十 编

身后：多数人在同一张圆桌边吵

编　序

这一编三章，讲他身后的人。

他活了九十六岁，身后的人，很多是在他生前就开始和他吵的。本系列写身后，不按年代排，按中心诊断排：谁在他的中心里面吵，谁从另一个号位撬他。

第 49 章写桌边的人：阿佩尔、霍耐特、本哈比、弗雷泽、审议民主的研究者——他们大多坐在二号位里，把这张圆桌修得更好。第 50 章写从一号位撬的人：卢曼、拉图尔。第 51 章写从三号位撬的人：墨菲、朗西埃、泰勒；也写他在中国。

每一个撬的人，都要查一件事：他有没有把那一个号位，立成一足？　撬开一道缝，和立起一条腿，是两件事。

第 49 章

桌边的人：在二号位里面吵

> 一句话：他身后最多的人，是坐在同一张圆桌边、把圆桌修得更好的人；有一两位，往三号位伸了一只手。
>
>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身边最爱跟我争的人，是在修我的桌子，还是在拆？一个动作——下次有人批评你，先分一分：他是在修，还是在换。一个提醒——修得再好，桌子还是那张桌子。

◆ 一、他的朋友：阿佩尔

阿佩尔是他的同代人、老朋友，也是在「讲理有没有地基」这件事上，走得比他更硬的人。第 9 章、第 13 章讲过：阿佩尔认为，施为矛盾可以给理性一个「最终的地基」，谁也驳不倒〔核：阿佩尔的「最终奠基」，大意〕；他没有跟到底，只说这是一种「弱的」论证。

用中心诊断看：两人在同一个中心里——二号位——吵的是这个中心有多硬。 阿佩尔说：硬到底；他说：硬，但留一扇门。

◆ 二、他的学生：霍耐特

霍耐特是他在法兰克福的学生，后来接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班。1992 年，霍耐特出版了《为承认而斗争》〔核：1992〕。

霍耐特说：人和人之间，最底下的，不是讲理，是承认。一个孩子先要被爱（情感的承认），一个公民先要被当成有权利的人（法律的承认），一个人先要觉得自己的贡献被看见（社会的尊重）——这三种承认都得到了，一个人才能挺直腰板，进入讨论。承认被拒绝，就是一种伤害；被伤害的人会反抗，社会就是这样在一次次「为承认而斗争」里往前走的〔核：大意〕。

用中心诊断看：霍耐特往三号位伸了一只手。 「被尊重」「被看见」「在这个社会里有一个位置」——这些都是三号位上的事。霍耐特把它们放到了讲理的前面。

可是，他有没有把三号位立成一足？半立。 承认，在霍耐特那里，仍然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我承认你，你承认我。它是二号位上的一种特殊互动，而不是一片场本身。一个会回头改写成员的「我们」，在霍耐特那里也还没有正式的位置。

◆ 三、本哈比：具体的他者

本哈比是另一位受他影响的女哲学家。她批评他的商谈伦理，说它只看「一般化的他者」——任何一个理性的参与者——而忽略了「具体的他者」：一个有自己的历史、身体、处境、需要的具体的人〔核：本哈比 1987 年的文章，大意〕。

用中心诊断看：本哈比要把自我界的三号位和一号位，都请上桌。 具体的他者，有身体（一号位），有处境和来历（三号位）。

她的办法，是修改他的商谈：让讨论里也能谈需要、谈感受、谈具体的处境。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补——修的仍然是那张桌子：具体的他者，要在讨论里被说出来，才算数。

◆ 四、弗雷泽：两只手

第 17 章讲过弗雷泽对公共领域的批评。她后来走得更远：她说，一个社会的不公正有两种，一种是分配的——钱、资源分得不公平；一种是承认的——身份、地位不被尊重。两种都要治，缺一不可〔核：弗雷泽关于再分配与承认的论述，大意〕。

用中心诊断看：弗雷泽一只手伸向一号位（钱、资源），一只手伸向三号位（身份、地位）。 在他身后的人里，她是少数两边都撬的人。

她立成一足了吗？两边各立了半足。 她的办法，是在讨论里同时讲分配和承认——「参与的平等」是她的总原则：每一个人都要能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社会生活〔核：大意〕。参与，仍然是那张桌子。

◆ 五、审议民主的研究者们

他身后，还有一大批研究「审议民主」的人。他们设计了很多实验：公民陪审团、共识会议、协商民调——随机抽一群普通人，给他们材料，让他们讨论几天，看他们的意见怎样变〔核：常见做法，如费什金的协商民调，待核〕。第 48 章提到的「审议系统转向」，也是这一群人。

用中心诊断看：他们是在二号位里做工程。 他们把圆桌从哲学书里搬到了真实的会议室里，一次次测量讲理怎样改变人的看法。

这是他的理论最好的落点之一：圆桌，第一次被做成了可以实验、可以改进的东西。

◆ 六、一张小表

身后的人	在哪里吵	往哪个号位伸手	立成一足了吗
阿佩尔	同一中心：二号位有多硬	无	——
霍耐特	承认先于讲理	三号位	半立：承认仍是两人之间的关系
本哈比	具体的他者	一号位、三号位	未立：具体的他者要在讨论里被说出
弗雷泽	分配与承认	一号位、三号位	各半立：总原则仍是「参与」
审议民主研究者	把圆桌做成实验	无	——

桌边的人，把他的桌子修得更好了。 有几位往两边伸了手，可伸出去的手，最后都收回到了桌上。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分一分：修桌子，还是换桌子。 明天可以试：下次有人批评你的做法，先在心里分一分——他是在说「你这样做，可以更好」（修），还是在说「你根本不该这样做」（换）？修的，认真听；换的，更要认真听，因为他可能看见了你那张桌子外面的东西。

给「承认」一个位置。　明天可以试：家里有一场总也吵不完的架，想一想：对方要的，是一个道理，还是一句承认？有时候，一句「这些年你辛苦了」，比一百个道理管用。

请一个具体的人上桌。　明天可以试：单位里讨论一项制度，别只说「员工」「客户」，说出一个具体的人：「如果是某某——她一个人带孩子、每天要赶六点的班车——这条制度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是本哈比的办法，照用。

◆ 八、许家读到这里

陶然读完这一章，想起了她母亲。

她和母亲吵了二十年（第 5 章）。现在她想，母亲那些年跟她吵的，其实不是道理，是「承认」——母亲要的，是女儿承认她这些年的付出，承认她在这个家里的位置。

她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没讲道理，只说了一句：妈，这些年你辛苦了。

电话那头，母亲半天没说话，后来说：你今天怎么了？

陶然说：没怎么，读了一本书。

白话小词典

承认。是什么：霍耐特说的、比讲理更底下的一层——被爱，被当成有权利的人，贡献被看见。不是什么：不是客气；承认被拒绝，是一种伤害。

具体的他者。是什么：本哈比说的，有自己的历史、身体、处境和需要的那一个人。不是什么：不是「任何一个理性的参与者」。

参与的平等。是什么：弗雷泽的总原则——每一个人都要能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社会生活，分配和承认两只手都要伸。不是什么：不是只分钱，也不是只讲尊重。

带走的话

桌边的人，把他的圆桌修得更好了；有几位往两边伸了手，伸出去的手，最后都收回到了桌上。

小账

小账一：开门——他的中心养出了一大群修桌子的人，圆桌第一次被做成了可以实验的东西；关门——往一号位、三号位伸出的手，多半半立而未立成一足。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霍耐特的承认、本哈比的具体他者，要在桌上被说出来，才算数。

第 50 章

从一号位撬：卢曼的系统，拉图尔的物

一句话：有两个人从一号位那一侧撬他：卢曼把「被冻住的互动」当成了社会的全部，拉图尔要让物进议会——一个把人请出了社会，一个把物请进了政治。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单位，是人在运转流程，还是流程在运转人？一个动作——找一样不会说话、却一直在影响你们家决定的东西，给它一个位置。一个提醒——撬开一道缝，不等于立起一条腿。

◆ 一、卢曼：一个没有人的社会

卢曼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对手之一。1971 年，两人合出了一本书，吵的就是：社会，到底是由讲理的人组成的，还是一套自己运转的系统〔核：两人合著，1971〕？

卢曼的回答很惊人：社会不是由人组成的，是由沟通组成的。一次沟通接着一次沟通，自己生产自己，自己维持自己，像一个活的系统。法律系统只认「合法／不合法」，经济系统只认「付钱／不付钱」，科学系统只认「真／不真」。至于人——人的意识、人的身体——在卢曼那里，是社会的「环境」，不在社会里面〔核：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大意〕。

打个比方：一个单位的流程，一环接一环，自己转。换了一个人，流程照转；流程要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人按流程做出的那一个动作。

◆ 二、用中心诊断看卢曼

卢曼撬的，是他的哪一边？

第 18 章说过：在他那里，系统是被冻成了一号位的互动。卢曼做的，恰恰是把这被冻住的一面，当成了社会的全部——沟通不再是两个人之间讲理，而是一个系统自己运转的零件。

所以，卢曼是从一号位那一侧撬他：你说社会的根是人和人讲理，我说社会的根是一台自己运转的机器。

可是，卢曼立起了一号位这一足吗？没有。　卢曼的系统，不是桌上的菜——不是身体、东西、那一场雨；它是冻住了的话。卢曼把二号位冻成了一号位的样子，同时把三号位——人本身——请出了社会。

卢曼和他，是一张桌子的两种读法：他说桌上的话是人在说，卢曼说桌上的话在自己说。两人都没有让菜自己上桌，也都没有让座位自己长。

先说对在哪儿：卢曼看见了一件他不愿意看见的事——现代社会里，很多事情真的是在自己转，不管谁在讲理。这一条，第 25 章讲殖民时已经承认：冻住的互动有它的好处。

◆ 三、拉图尔：物的议会

拉图尔是法国的人类学家、哲学家。他说：现代人把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自然（物），一半是社会（人）；物归科学家管，人归政治家管。这个分法是假的。一个臭氧层空洞、一种新药、一座大坝，既是物，又是政治；它们不说话，却一直在改变人怎样生活。拉图尔提议：让物也进议会——一个「物的议会」〔核：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及后来的著作，大意〕。

用中心诊断看：拉图尔是真正从一号位撬的人。他要让菜自己上桌。

他立起了一号位这一足吗？半立。

第 48 章写过本书与拉图尔的分界：在拉图尔那里，物进议会，仍然要有代言人——科学家替臭氧层说话，工程师替大坝说话，环保组织替森林说话。物上了桌，可它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替它说话的人。

这一步比他走得远得多：物的利益，不再只是「被谈到」的材料，而有了一个正式的代表。可它也保留了一条他的规矩：要进议会，还是得有人开口。

本书的阈启，在这里多走了一小步：越过门槛的信号，不必先找一个代言人，门就开一条缝；门开了以后，再请人来看、来讲理。

◆ 四、一张小表

身后的人	撬的是什么	立成一足了吗
卢曼	社会的根是自己运转的沟通系统	未立：他的系统是冻住的话，不是菜；且把人请出了社会
拉图尔	物进议会	半立：物有了座位，座位上坐着代言人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流程在运转人。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们单位的某个流程，如果你请假一个月，它会不会照转？如果会，那这个流程就是卢曼说的系统。别恨它——它让你能请假。可也问一问：这个流程里，有没有一个本该由人商量的地方，被它吞掉了？

人不在流程里的那一刻。　明天可以试：找一次你觉得「我在这里根本不算数」的经历——排队、办手续、打客服电话。那一刻，你是卢曼说的「环境」。想一想：这个流程里，哪一个环节，可以给人留一个说话的口子？

给一样东西找代言人，还是装门铃。　明天可以试：你家有一样东西一直在影响决定——一个老房子、一辆旧车、一台不太灵的热水器。你们是等有人替它说话（「这车该换了」），还是给它定一条线（「一年修三次，就换」）？前一种是拉图尔，后一种是阈启。

◆ 六、许家读到这里

许峻读完这一章，想起了单位。

他们单位的报销流程，一环一环，十几个签字。一个同事孩子急病住院，垫了三万块钱，报销走了两个月。

许峻去找财务，财务说：流程就是这样。

许峻想起了卢曼：流程在自己说话，人不在里面。

他没跟财务吵。他写了一份建议，交给了工会：垫付超过一万元的医疗费，报销走加急通道，两周内办完。

一个月后，建议通过了。

陶然问：你这是在跟卢曼讲理？

许峻说：不，我是给流程装了一只门铃。

白话小词典

系统。是什么：卢曼说的，一次沟通接着一次沟通、自己运转的整体，只认一种二分——合法与不合法，付钱与不付钱。不是什么：不是一群人；人在卢曼那里，是系统的环境。

物的议会。是什么：拉图尔的提议——让臭氧层、新药、大坝这样的物，在政治里有正式的位置。不是什么：不是物自己开口；在他那里，物仍要有代言人。

带走的话

卢曼把冻住的话当成了社会的全部，拉图尔让物进了议会却留下了代言人——从一号位撬开了缝，一号位这一足，还没有站稳。

小账

小账一：开门——卢曼看见了现代社会真的在自己转，拉图尔让物第一次有了政治上的座位；关门——卢曼把人请出了社会，拉图尔的物还要代言人开口。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在拉图尔那里，物上了桌，座位上坐着替它说话的人。

第 51 章

从三号位撬：墨菲、朗西埃、泰勒——以及他在中国

一句话：从三号位撬他的人，说的是同一件事——政治不只是讲理，还是「我们」和「他们」、有份和没份、我是谁；他在中国，也被这样读过。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身边哪一场争论，其实不是在争道理，是在争「我们是谁」？一个动作——下次争论卡住时，问一句：这件事里，谁是「我们」，谁是「他们」？一个提醒——共识有时候不是讲出来的，是把一部分人留在了门外。

◆ 一、墨菲：对抗

墨菲是比利时出生的政治哲学家。她批评他：政治的本质，不是找共识，是对抗。人总是结成一个个「我们」，和「他们」相对；这种对立是抹不掉的。追求一个所有人都认的共识，要么是做不到，要么是把一部分人的声音悄悄排除掉了——那个「所有人都认的」，其实是某一个「我们」赢了〔核：墨菲的「竞争性多元主义」，大意〕。

她的办法：不要消灭对抗，要把「敌人」变成「对手」——承认彼此的正当性，在规则之内争，不求最终的共识。

用中心诊断看：墨菲从三号位撬他。　她说，政治的根，是「我们」这片场，是一个人属于哪一边。

她立成一足了吗？半立。　墨菲的「我们」，是对着「他们」立起来的；它会长、会变，可它长的方式，主要是在对抗里。一个会回头改写成员、不靠对手也能长的「我们」，在墨菲那里还不完整。

◆ 二、朗西埃：没有份的人

朗西埃是法国哲学家。他说，真正的政治，发生在一个特别的时刻：那些在社会里「没有份」的人——没有位置、没有名分、说话不被当成话的人——站出来，宣布自己也有一份。　奴隶、女人、工人、移民，他们第一次开口的时候，不是在一场已经摆好的讨论里提出一个主张，而是在打破「谁有资格说话」这张名单本身〔核：朗西埃《歧义》，大意〕。

用中心诊断看：朗西埃撬的，正是第 17 章那张门口的名单。

在他那里，门口的名单，是讨论开始前的条件；在朗西埃那里，改写这张名单，才是政治本身。

朗西埃立成一足了吗？他立起了三号位的一个时刻，没有立起一整条腿。　朗西埃的政治，是一个个断裂的瞬间：没有份的人闯进来的那一刻。闯进来以后，新的名单怎样长、新的「我们」怎样住下来，不是他关心的。

◆ 三、泰勒：我是谁

泰勒是加拿大哲学家。他和他关系很好，也和他争过。泰勒说：一个人的自我，是在一个共同体里、在一套「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看法里长出来的；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谁，得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在乎什么。现代的多元社会，不能只守一条中立的程序，还要承认不同的群体各有自己的认同〔核：泰勒《承认的政治》，1992，大意〕。

他怎样回应泰勒？他说：一个宪政国家可以承认不同的文化，但承认的依据，仍然是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群体本身的价值〔核：他对泰勒的回应，大意〕。

用中心诊断看：泰勒从自我界的三号位撬他——「我是谁」先于「我们怎样讲理」。他把泰勒请回了桌上：认同可以被尊重，但要经过权利的语言。

泰勒立成一足了吗？在自我界，立得最稳。　可泰勒的共同体，常常是已经在那里的——一种语言、一种传统；它怎样被碰出新的样子，泰勒写得少。

◆ 四、他在中国

1990 年代以后，他的书陆续有了中文译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交往行为理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核：译本与出版年待核〕。2001 年春天，他来过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讲学，和中国学者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核：2001 年 4 月访华，待核〕。

在中国，他的书被读得很热，也被读出了一些他自己没想到的问题。

有一场争论很有名：近代中国有没有「公共领域」？ 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拿他的概念去看晚清的城市、商会、报刊，说中国也有公共领域；另一些学者说，中国的情形不同，国家和社会之间，不是两块分开的地，而是缠在一起的，有学者把这叫作「第三领域」〔核：常见记载，如黄宗智等人的讨论，待核〕。

本书只取这场争论的一个意思，作为旁证，不混为一谈：把他的圆桌搬到另一片土里，桌腿就不一定立得稳。 一片以家族、乡里、人情为底色的土，三号位的分量更重——第八编那张八仙桌，就是这个意思。

◆ 五、身后四结局

本系列写身后，最后要把身后的人归一归类。

结局	是谁	一句话
修桌子	阿佩尔、审议民主研究者、本哈比	在二号位里面，把圆桌修得更硬、更细、更可实验
伸手未立	霍耐特、弗雷泽	往一号位、三号位伸了手，最后收回到桌上
撬开缝	卢曼、拉图尔（一号位），墨菲、朗西埃（三号位）	从一侧撬开，一号位或三号位半立
另立一足	泰勒（自我界三号位）	在一块地上立稳了另一个号位，却没让三样并立

没有一个人，让三样并立。 这不是他们的错。第 47 章说过：一个中心要被撬动，得先有人从两边同时撬；他身后的人，多数只从一边撬。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争论卡住时，问「我们」是谁。　明天可以试：家里、单位里一场争论卡住了，停下来问：这件事里，「我们」是谁，「他们」是谁？常常，你会发现争的不是道理，是站队。

找那个「没有份」的人。　明天可以试：想一想，你们家、你们单位，有没有一个人，说话一直不被当成话——保姆、实习生、新来的同事、老人。给他一次开口的机会，并且认真当成话来听。

问一问来历。　明天可以试：你看不惯的一群人——跳广场舞的、打游戏的、追星的——找一个人，问一问他是怎样开始的。知道了来历，「他们」常常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人。

◆ 七、许家读到这里

小区里又吵起来了。这一次是为了广场舞。

跳舞的阿姨们说：我们每天就这一个小时，凭什么不让跳？楼上的年轻人说：我们要休息，凭什么天天吵？

业委会想按许峻那一套，大家坐下来讲理。可坐下来以后，谁也不讲理，只讲「你们」「我们」：你们年轻人不懂，我们老人不容易。

许峻读过这一章，没有急着让大家讲理。他问了一句：阿姨们，你们跳舞这几年，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一个阿姨说：老伴走了以后。一个人在家待不住，出来跟大家跳一跳，才有个伴。

楼上一个年轻人不说话了。

后来的办法，是广场舞挪到了小区后面的空地，音响调小了一半，楼上的年轻人还帮忙装了一个遮雨棚。

许峻跟陶然说：这事不是讲理讲成的。是先知道了她们是谁，才讲得下去。

白话小词典

对手。是什么：墨菲说的，承认彼此正当、在规则之内争的另一方。不是什么：不是要消灭的敌人，也不是终究要被说服的人。

没有份的人。是什么：朗西埃说的，在一个社会里没有位置、说话不被当成话的人；政治，是他们宣布自己也有一份的时刻。不是什么：不是在一场摆好的讨论里多提一个主张；是改写「谁有资格说话」的名单本身。

承认的政治。是什么：泰勒说的，一个多元社会除了中立的程序，还要承认不同群体各有自己的认同。不是什么：不是说群体高于个人；他回应泰勒时，把承认落回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

带走的话

从三号位撬他的人，说的是同一件事：政治不只是讲理，还是「我们」是谁、谁有份；可没有一个人，让三样并立。

小账

小账一：开门——墨菲、朗西埃、泰勒从三号位撬开了他的桌子：对抗、没有份的人、我是谁；他在中国被读出了桌腿的问题；关门——多为半立，三样并立的桌子，身后无人摆出。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阿姨们的老伴走了这件事，自己上了桌，讲理才讲得下去。

第 十 一 编

AI 时代重读他

编　序

这一编两章，讲他没赶上的那一种机器。

本系列有两条创新原则：一条叫发现的死亡——一件原来要靠人去找、去对的事，被机器做掉了；一条叫发生的升级——机器做掉旧活的时候，人和机器一起长出了原来没有的东西。

第 52 章讲发现的死亡：他那张圆桌上最核心的手艺——找交集——被一台机器做掉了。第 53 章讲他的四张欠条，遇上了一个会说话、却没有「信」的一方；也讲本书那只门铃，在机器的时代长成了什么样子。

写这一编，本书自己也在其中：本书是人和机器一起写成的。

第 52 章

「哈贝马斯机器」：找交集被机器做掉了

一句话：2024 年，一台人工智能被训练来替一群意见不同的人起草共同声明；在实验里，参与者更常选它写的那一份——他那张圆桌上最核心的一门手艺，第一次在实验条件下被机器接了过去。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在家里、在单位当「和事佬」的那些活，哪些机器能做？一个动作——下次调解一场争吵之前，先问：这里要的是找交集，还是别的？一个提醒——机器做掉了交集，没做掉门口的名单和桌上的菜。

◆ 一、那台机器

2024 年秋天，一组研究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核：Tessler 等，《科学》第 386 卷第 6719 期，文章号 eadq2852，2024 年 10 月 18 日，被试 5,734 人，已核〕。

他们训练了一个大语言模型，做一件事：给一群意见不同的人，起草一份大家都更能接受的共同声明。

做法大致是这样的：几个人围绕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某项公共政策——各自写下自己的看法；机器读完所有人的看法，起草几份共同声明；参与者给这些声明打分、提批评；机器再根据批评修改，交出最后一份〔核：大意〕。

研究者把机器写的声明，和人类调解员写的声明放在一起，请参与者选。结果，参与者更多地选了机器写的那一份〔核：据报道比例过半，具体数字待核〕。研究者还发现，机器的声明没有只照顾多数人，也把少数人的批评吸收了进去〔核：大意〕。

也要说清这项研究的边界：参与者给出的是对声明的偏好与认同，不是事后的决策质量；议题是研究者选定的公共政策问题；人群与时间都有限〔核：研究设计细节以原文为准〕。本章说「做掉了」「接过去了」，只在这个边界里成立。

研究者给这台机器起了一个名字：哈贝马斯机器。

◆ 二、发现的死亡

本系列说的「发现的死亡」，是指一件原来要人去找、去对的事，被机器做掉了。

找交集，就是这样一件事。

在他的圆桌上，最核心的一门手艺，是在一群意见不同的人中间，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下的说法。这门手艺，从前靠的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一个好的调解员、一个有耐心的居委会主任——一个会听、会归纳、会措辞的人。

现在，至少在这项实验的条件下，机器做得不比人类调解员差，参与者还更常选它。

这件事让本书看清了一件事：原来那张圆桌上，一直只放着话。　如果讲理这件事，真的只是在话和话之间找交集，那它就是一件可以被统计、被计算的事——机器读了几十亿句话，知道什么样的措辞，最容易让不同的人都点头。

◆ 三、机器是怎样做到的

还要说一句：机器做到这件事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发生。

一个大语言模型，不是一个先天就会讲理的主体。它是在一片巨大的土里——人类写下的几十亿句话——沿一条路——一次次训练、一次次被人纠正——长出来的一个形状。它会找交集，是因为那片土里，有无数人找过交集。

机器找交集，靠的是统计的发生，不是先验的理性。　他说讲理的条件是「一开口就不可避免要默认的」；机器没有「一开口」，它只有一片土和一条路，照样把交集找到了。

这一点，本书只作为一个观察，标「待验」：它也许说明，他那几条「不可避免」的条件，其实是一片土里的统计规律——在人类的说话里，它们足够常见，常见到被机器学会了。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台机器，是他的理论最漂亮的一次落地。

在实验的条件下，它表明了一件事：一群意见不同的人，确实可以不靠压、不靠多数，找到一个大家都更能接受的说法——而且连少数人的意见也能被吸收进去。他说了一辈子的那件事，第一次被一台机器，在实验里做了出来。

机器上岗，也是他今天上班的又一个地方（第 47 章）。

◆ 五、SDE 量一量：机器做掉了什么，没做掉什么

那么，机器做掉了他桌上的什么？没做掉什么？

做掉的，是二号位上、同一层里的交集。 读所有人的话，找一个都能认下的说法——这件事，机器做得很好。

没做掉的，有三样。

一，门口的名单。 那几个参与者是谁选来的？谁没被选进来？机器只读桌上的人的话；门口站着谁，机器不管（第 17 章）。

二，桌上的菜。 讨论的那项政策，会动谁的钱、谁的房子、谁的身体？机器读的是人们关于这些的话；那些东西本身，不在它的输入里（第 18 章）。

三，升一层。 机器找到的，是一份大家都更能接受的声明——这是交集，是同一层。一群人讨论几个星期、吵几架、一起做一件事以后，长出一个原来谁也没有的「我们」——这件事，机器没做，也不在它的任务里（第 35 章）。

机器做掉了他的桌子最核心的那一格；它恰恰让另外两列的空，露得更清楚了。

与近邻分界。2025 年起，已经有哲学家专门批评这台机器，大意是：它做的是把意见聚合起来，不是商谈——谁被请到桌边、议题怎样定、少数人的理由有没有被当真，都不在它手里〔核：Volpe，〈走向人工商谈？〉，《伦理与信息技术》，2025，卷期待核，大意〕。本书与他们在「门口名单」这一格重叠。本书多出的是：即使门口名单和议程都交还给人，机器做掉的仍然是二号位那一格，它没有做掉的菜（一号位）和升一层（第三拍），正是号位表上他本来就空着、或只凭话走的格子——机器没有制造这两个空，只是把它们照得更亮。

这就是本系列另一条创新原则的入口：发生的升级。　机器把找交集接过去，人就可以把力气放到机器做不了的那三样上：谁该在场，什么东西该上桌，一个「我们」怎样长出来。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你当和事佬的那些活。　明天可以试：列一张单子，你在家里、单位里调解过的事。哪些是「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这些，以后机器可以帮你起草；哪些是「让一个不在场的人被看见」「把一件没人提的事摆上桌」「让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这些，只能你来。

用机器起草，不用机器定。　明天可以试：家里或单位要写一份各方都能接受的通知、公约、方案，可以请 AI 先起一稿。然后，拿着这一稿，去问那个没被问到的人，去看那样没被提到的东西。

别让机器当主持人。 明天可以试：如果你们开会用 AI 做总结，会后多问一句：总结里，谁的意见被漏掉了？哪一件事，会上没提、总结里也就没有？

◆ 七、许家读到这里

业委会为广场舞的事，用 AI 起草了一份《广场舞公约》。

许峻把大家的意见都输进去，机器给出了一份很漂亮的公约：时间、地点、音量，一条一条，年轻人和阿姨们都挑不出毛病。

可许峻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他把公约拿给陶然看。陶然看完，说：少了一样。机器不知道那些阿姨的老伴走了。

许峻在公约最后加了一条，不是机器写的：「每年重阳节，小区组织一次广场舞晚会，楼上的年轻人来当观众。」

这一条，不是交集。是一个「我们」的开头。

白话小词典

「哈贝马斯机器」是什么：2024 年一项研究里，被训练来替意见不同的人起草共同声明的人工智能。不是什么：不是哈贝马斯本人做的，也不是他的理论的全部；它只做了他桌上「找交集」这一格。

「发现的死亡」是什么：本系列的创新原则之一——一件原来靠人去找、去对的事，被机器做掉了。不是什么：不是说人没用了；是说人的力气，要挪到机器做不了的地方去。

> 带走的话
>
> 机器把找交集做掉了，做得比多数人好；它恰恰让门口的名单、桌上的菜、一个「我们」的长，露得更清楚了。

小账

小账一：开门——他的圆桌第一次被做成机器，证明不靠压、不靠多数也能找到共同说法；关门——机器只接过同一层的交集，名单、菜与升一层都不在它的任务里。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机器只读桌上人的话；那些阿姨的老伴，是陶然替它们摆上桌的。

第 53 章

会说话、没有「信」的一方：真诚那张欠条签给谁

一句话：机器会说话，四张欠条它能签三张；真诚那一张，它签不了——那一张，要由用它的人签；而本书的门铃，在机器的时代有了工程的样子。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转发、使用机器写的话时，真诚那张欠条，是谁签的？一个动作——用机器写完一段话，自己读一遍，改一句，签上自己的名字。一个提醒——机器只开门，不结算；结算的那一刻，要有一个人。

◆ 一、四张欠条，遇上一个会说话的机器

第 23 章讲过四张欠条：可理解、真、正当、真诚。一个人认真说一句话，就签下了这四张。

现在，一个会说话的机器，坐到了桌边。它签得了哪几张？

可理解：签得了。它说的话，大多比人写得还通顺。

真：可以检验。它说的事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查——它常常说对，也常常说错，说错的时候还很自信。这一张欠条，它签了，可兑现得不太稳。

正当：半签。它说这句话，对不对得上它的资格和场合？它有什么资格给你医疗建议、法律建议？这一张，要看它被放在什么位置上用。

真诚：签不了。真诚问的是：你说的，是你真心这样想的吗？机器没有一个「真心」可以拿来对照。它说「我理解你的难过」，这句话可以很有用、很温暖，但它不是在说它真的难过。

◆ 二、那一张欠条，签给谁

那么，机器说的话，真诚那张欠条，由谁来签？

由用它的人来签。

你让机器替你写一封道歉信，发给你的朋友。信写得很好。可真诚那张欠条，不是机器签的——是你签的。你按下发送的那一刻，你就对你的朋友说：这是我真心想说的。

如果你没读一遍，没改一句，直接发出去了——那张欠条，你签了，却没有兑现的底。

本系列第 115 号卷讲过复合主体：一个人加上他用的工具，一起构成一个行动的主体；署名，要署在那个复合体上，但承担，要落在人身上。

本书自己就是这样写成的。　　前言说过：本书的文字由 AI 协作成稿，由作者逐章审定。真诚那张欠条，签在「作者审定」这四个字上。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的四张欠条，在机器的时代，成了最好用的一把尺子。

有人担心：机器会说话以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会崩掉——你不知道对面是人是机器，不知道一段话是谁写的。

他的四张欠条，恰好给了一个分辨的办法：不必先问「这是人还是机器」，先问四张欠条——听得懂吗？是真的吗？它有资格说这句话吗？谁在为它的真诚担保？四张对下来，是人是机器，都能量。

他没赶上这台机器，可他留下的尺子，正好量得了它。

◆ 四、SDE 量一量：门铃的工程样子

本书在第 20 章装了一只门铃：阈启——一个可以被查的、不经言说的信号，越过事先经讲理定下的门槛，就开启一次复查，只开门，不结算。

在机器的时代，这只门铃第一次有了工程的样子。

医院里，一台读片的机器，看到一张片子上有一个可疑的阴影，就把这张片子标出来，交给医生复查——病人没开口，医生还没看到，门先开了。

学校里，一个学习平台发现一个孩子的作业时间连续两周越来越长、正确率越来越低，就给老师发一条提醒——孩子没开口，老师还没注意到，门先开了。

城市里，桥梁上的传感器，读数越过了一条线，就给工程师发一条警报。

这些都是阈启的样子。可本书的五条判准，在这里一条都不能少：

信号要可查：机器为什么标出这张片子，要能留下记录，让人查。

门槛要事先经讲理定下：阴影多大算可疑，作业时间多长算异常——不能只由造机器的公司说了算，要让医生、老师、家长、病人参与定。

只开门，不结算：机器标出来，只是请人来看；是不是病，要医生定；孩子怎么了，要老师和家长去问。机器不结算。

门槛可以重议：用了一年，误报太多，就要重议。

不替人说话：机器不能把「这个孩子的数据异常」说成「这个孩子不想学了」。

第 20 章写过阈启的三条死法；在机器的时代，第三条最要紧：如果机器标出来的信号被拿去追责——谁的数据异常，谁就挨罚——人们就会开始藏数据、骗机器，连原来会说话的那条路，也会萎缩。

◆ 五、他没赶上的，本书也没答完的

最后，诚实地说一件本书没答完的事。

机器会说话以后，第 47 章说的「单号位死」，来得比想象的快：东西开始自己说话（传感器、数据、机器），「我们」开始剧烈地重组（平台上的群体，人和机器的复合主体）。他的桌子，在一号位和三号位那两列上，面对的是从没见过的东西。

本书给一号位装了一只门铃；给三号位，本书只接过了第 172 号卷的「我们的理性」，没有补出新的东西。一个人和一群机器一起组成的「我们」，怎样长，怎样回头改写每一个成员——这一格，本书空着，留给下一位。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签你自己的欠条。　明天可以试：用机器写的每一段要发给别人的话，自己读一遍，至少改一句。改的那一句，就是你签的那张真诚的欠条。

问一问门槛是谁定的。　明天可以试：孩子的学习平台、你的健康手环、单位的考勤系统，给你发提醒的时候，问一问：这条线是谁定的？我能不能参与改它？

别让机器结算。　明天可以试：机器提醒你孩子「成绩异常」，先别骂孩子。那只是门开了；进门以后，是你和孩子坐下来谈。

不在机器面前演。明天可以试：如果你发现家里有人开始为了机器的数字而做事——为了步数而走路，为了打卡而读书——跟他聊一聊：门铃是帮我们开门的，不是让我们对着它演戏的。

◆ 七、许家读到这里

一朵的学习平台，给陶然发了一条提醒：「您的孩子本周数学作业正确率下降30%，建议关注。」

陶然第一反应是想去问一朵怎么回事。她停住了。她想起第 53 章：只开门，不结算。

她没问成绩，只问了一句：这周作业，有没有哪天做得特别累？

一朵说：周三。那天同桌跟我绝交了。

原来不是数学的事。

那天晚上，陶然陪一朵聊了很久。第二天，她在平台的设置里找到了一个选项：「提醒内容」。她把「正确率下降」后面那句「建议关注」，改成了「请和孩子聊一聊，不必先谈成绩」。

平台没有这个功能。她是在自己的手机备忘录里写的，写给自己看。

白话小词典

「真诚的欠条」是什么：四张欠条里，担保「我说的是我真心想的」那一张。不是什么：机器签不了它；用机器说话的人，要自己签。

「复合主体」是什么：本系列的说法——一个人加上他用的工具，一起构成一个行动的主体。不是什么：不是说机器和人一样要负责；署名在复合体上，承担落在人身上。

> 带走的话
>
> 机器会说话，四张欠条签得了三张；真诚那一张，要用它的人签。本书的门铃在机器的时代有了工程的样子——机器只开门，结算要有一个人。

小账

小账一：开门——他的四张欠条，正好量得了一个会说话的机器；阈启有了工程样子；关门——人与机器一起组成的「我们」怎样长，本书空着，留给下一位。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一朵同桌绝交那件事，没被平台说出来；门开了以后，是妈妈问出来的。

第 十 二 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编　序

这一编三章，把全书落回日子里。

每一章一个板块：教育，健康，个人事业。每一章都用同一套东西：随身三问——菜上桌了没有？话是在找交集，还是在长新东西？座位是排好的，还是长出来的？再配上他留下的那几样工具：四张欠条，两条原则，被管者即作者；以及本书补的那几样：门铃，门框上的线，一锅汤，一张能加座的桌子。

每一章写十来个场景，每个场景都给一个明天就能试的做法，最后留一个小练习。

健康那一章，不给任何诊断和治疗建议，只讲一家人怎样一起面对病。

第 54 章

教育：一朵的班会

一句话：一个好的教室，先让菜上桌，再让话上桌，最后长出「我们班」——他的圆桌是教室里最好的护栏，可一个班不是只靠讲理长成的。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孩子在班里，有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位置？一个动作——给孩子的学校生活装一只门铃，先开门，不结算。一个提醒——讲理要教，位置要给，东西要看，三样缺一样，孩子就会在那一格里掉下去。

◆ 一、一朵的班会

一朵的班，四年级三班，要选一个班规。

班主任王老师是个好老师。她读过一点哈贝马斯，决定这一次不由她来定，让全班讨论。

她在黑板上写：「我们班的班规，由大家讨论决定。每个人都可以发言，谁有理听谁的。」

讨论开得很热闹。班长说要加一条「上课不许说话」，体育委员说要加一条「课间可以踢球」，学习委员说要加一条「作业不许抄」。每一条都有理由，大家投票，一条一条通过。

可一朵注意到，有三个同学，整节课一句话没说：一个是新转来的，一个是说话有点结巴的，还有一个，是平时总被大家笑的那个男孩。

班规定下来了，贴在墙上。一个月后，王老师发现，那三个同学，一条都没守——也没人在意他们守不守。

一朵回家跟妈妈说：我们班的班规，是一部分人的班规。

◆ 二、教室里的三样

用随身三问看一朵的教室。

菜上桌了没有？　　教室里有很多东西不会说话：孩子的身体（困了、饿了、生病了），孩子的书包和作业本（上面的红叉），家里的情况（父母离婚了、搬家了、有了弟弟），教室的座位表（谁坐前排、谁坐后排、谁挨着谁）。这些东西，不会在班会上被提出来，可它们一直在决定一个孩子能不能好好学。

话是在找交集，还是在长新东西？　班会上，大家讲理、投票——这是他的圆桌。很好，要教。可一个班，不能只靠投票长成一个班。

座位是排好的，还是长出来的？一个孩子在班里是什么位置——班干部、好学生、捣蛋鬼、透明人——常常是开学第一个月就排好了，然后一年都不变。这是八仙桌。一个好的班，座位是会长的：一个透明人，因为在运动会上跑了一次最后一棒，就在这个班里有了一个新的位置。

◆ 三、他留给老师的三样工具

先说他能帮老师做什么。

第一样：四张欠条。　教孩子讲理，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他们认这四张欠条。一个孩子说「是他先动手的」，你可以问：你说的是真的吗（真）？你有资格替他说吗（正当）？你是真这么觉得，还是想让他挨骂（真诚）？孩子们很快就能学会用这四张欠条，去检查自己和别人说的话。

第二样：被管者即作者。　班规让孩子们自己定，孩子们守得更好。王老师这一点做对了。

第三样：劝与哄的分界。　老师让孩子做一件事，是在劝，还是在哄？「你把作业写完就能出去玩」——这是交易；「你把作业写完，明天上课就不会听不懂」——这是劝。孩子分得出来，老师也要分得出来。

这三样，是教室里最好的护栏。

◆ 四、他的圆桌，放在教室的哪里

先说清楚：本书不是说教室里不要讲理。恰恰相反，讲理是孩子最该学的本事之一。

一个孩子学会说「我觉得……因为……」，学会听别人把话说完，学会被一个更好的理由说服、并且说一句「你说得对，我改」——这是他一辈子都用得上的东西。他的圆桌，在教室里，就是这门课。

本书只是说：这门课，要放在对的位置上。

讲理，是教室的护栏，不是教室的全部。 一个班的孩子，先要吃得饱、睡得够、身体没病（菜）；先要觉得自己在这个班里有一个位置、有人等他、有人跟他玩（座位）；然后，讲理才讲得进去。一个饿着肚子、在班里没有朋友的孩子，你教他讲理，他学不会——不是他笨，是他那两格是空的。

所以，本书建议老师：先看菜，再给座位，然后教讲理。 次序不能反。

◆ 五、二十四个场景

场景一：定班规。 像一朵的班那样，讨论、投票。三问看：投票前，有没有问过那三个一句话没说的同学？明天可以试：投票前，先请每个同学写一张纸条：「这条班规，对我来说最难的是什么？」纸条收上来，一条一条读（不念名字）。这一步，是在给没说话的人发入场券，也是在让菜上桌。

场景二：孩子不举手。 有的孩子从来不举手。三问看：是没话说（二号位），是不敢说（三号位——他在班里的位置让他不敢），还是身体上说不出（一号位——结巴、口音、紧张就脸红）？明天可以试：给不举手的孩子另开一扇门——允许他把答案写在本子上交上来，算作发言（第 1 章）。

场景三：孩子说谎。 一个孩子说作业忘在家里了，其实没写。三问看：别只抓「真」那一张欠条。他为什么要说谎？常常是说真话在他那个位置上代价太大——家里会挨打，班里会被笑。明天可以试：先问「昨天晚上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吗」，再问作业。

场景四：同学冲突。　两个孩子打架了，各说各的理。三问看：话那一格，按四张欠条问清楚；菜那一格，看看是不是有一样东西在起作用——一块橡皮、一个座位、一个足球；座位那一格，看看这两个孩子在班里各是什么位置，是不是一个一直被另一个欺负。明天可以试：调解以后，给两个孩子安排一件一起做的事——一起擦一次黑板，一起收一次作业。和好，常常是一起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

场景五：小组合作，一个人包办。　小组作业，总是一个学霸全做了，其他人挂名。三问看：这个小组的座位，是排好的——学霸是老大，其他人是跟班。明天可以试：给每个人分一样东西负责——一个人管材料，一个人管画图，一个人管讲。先给每个人一个座位，话才长得出来。

场景六：家长群。　家长群里只有「收到」和「谢谢老师」。三问看：这是一个只剩观众的场子（第 16 章）。明天可以试：老师在群里发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这周孩子们在读哪一本课外书？请家长回一个书名」。一个具体的东西，比一句「欢迎家长多提意见」更能让家长开口。

场景七：作业量。 孩子每天写作业写到十点。三问看：这是一号位上的事——孩子的身体在说话。明天可以试（这是一只门铃）：家长和老师一起定一条线——连续三天作业超过某个时间，家长就给老师发一句话，老师看一看这几天的作业量。只开门，不结算：不是投诉，是请老师来看一看。

场景八：转学生。　新来的同学，第一个月谁也不认识。三问看：他在这个班里还没有座位。明天可以试：给他一个位置——请他在班会上讲一讲他原来的学校，或者请他负责一件小事（图书角、浇花）。先有位置，话才长得出来（第 36 章，一朵的图书角）。

场景九：被孤立的孩子。　一个孩子在班里没有朋友，总被笑。三问看：这是三号位上的一个空格。讲理救不了他——你可以在班会上讲一百遍「不许欺负同学」，大家都同意，可课间还是没人跟他玩。明天可以试：老师悄悄安排一件需要他的事——他数学好，就请他给几个同学讲题；他会画画，就请他出一期黑板报。一个孩子的位置，要在一起做事里长出来。

场景十：考试失利。 孩子考砸了，哭。三问看：先看菜——是不是那几天没睡好、生病了、家里有事？再看座位——他在班里的位置，是不是被这一次考试一下子改变了？最后才看话——题目哪里没会。明天可以试：先不谈分数。问一问「那几天你睡得好吗」，再问「这次考完，你觉得同学们怎么看你」，最后再一起看卷子。

场景十一：小组讨论，只有几个人说话。 老师布置小组讨论，每组总是那两三个孩子在说。三问看：这是二号位上的「场子」有了、门口的名单没写（第 17 章）。明天可以试：规定每个人先在纸上写一句自己的想法，再轮流读，读完才开始讨论。先让每个人都有一句话在桌上，讨论才是全组的。

场景十二：孩子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三问看：这是在要一张「正当」的欠条——你让我学这个，凭什么？明天可以试：别说「考试要考」（那是交易，是哄）。说一个真实的理由，哪怕只是「我也不知道以后用不用得上，但它能练你的一种本事——比如耐心，比如把一件复杂的事拆开」。孩子要的，常常不是一个完美的理由，是你肯认真给他一个理由。

场景十三：家长会，老师一言堂。 家长会上，老师讲了一个小时，家长只有听的份。三问看：家长在这张桌子上，有座位，没有话。明天可以试：如果你是老师，留出二十分钟，请家长每人说一句「我家孩子最近最让我操心的一件事」；如果你是家长，会后单独找老师，说一件老师可能不知道的事——那是你替孩子把菜摆上桌。

场景十四：孩子被冤枉。 班里丢了东西，有人说是某个孩子拿的。三问看：先查「真」那一张欠条——是真的吗？证据在哪里？再查「正当」——说这话的人，有没有资格这样说？最重要的，是让东西说话：东西在哪里找到的？那个时间，被冤枉的孩子在哪里？明天可以试：遇到这种事，老师先不在全班面前问，先查东西、查时间，再单独谈。一个孩子在全班面前被冤枉一次，他在班里的座位，可能一年都回不来。

场景十五：毕业、分班。 一个班要散了，孩子们很难过。三问看：一个「我们」要结束了，这是三号位上的事。讲道理（「以后还能见面的」）没用。明天可以试：给这个班做一件一起做的事——一起种一棵树、一起做一本纪念册、一起在教室门框上刻一道线。一个「我们」散了，要留下一样东西，让它的位置还在。

场景十六：孩子迷上手机游戏。　一放学就打游戏，一打就是两个小时。三问看：先看菜——游戏本身是一样会「说话」的东西，它设计得就是让人停不下来；再看座位——孩子在游戏里，常常有一个在班里没有的位置：他是队长，他被需要，他的战绩有人看；最后才是话——跟他讲「玩游戏不好」，多半没用。明天可以试：先问他在游戏里是什么角色、跟谁一起玩；再跟他一起定一只门铃——一周超过多少小时，就停一天，全家一起出去做一件别的事。他在游戏里得到的那个位置，要在家里、在班里也给他找一个。

场景十七：孩子觉得老师不公平。　孩子回家说：老师偏心，总表扬那几个人。三问看：别急着站在孩子一边，也别急着说「老师是对的」。先对欠条——孩子说的是真的吗？哪几次？再看座位——孩子在班里，是不是一直坐在一个不被看见的位置上？明天可以试：请孩子说三件具体的事，你记下来；再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跟老师聊一聊孩子最近的感受——不是投诉，是请老师看一看。

场景十八：选学校。　小升初、中考，要选学校。三问看：分数、距离、学费是一号位上的东西，要摆清楚；「我们希望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是三号位上的事，要孩子也在场；最后的讨论，是二号位。明天可以试：把三样分开写在三张纸上。菜那张，全家一起查；座位那张，先请孩子说——他想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在那里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讨论那张，最后再写。

场景十九：课外班太多。 周末从早到晚，孩子在几个班之间赶。三问看：这是第 27 章说的「做出来的」——每一样都有一个好理由，合在一起，孩子就没有了「长出来的」那一块。明天可以试：和孩子一起，把所有课外班列出来，每一样旁边写一个字：「长」或「做」。至少留一两样，是他自己长出来的；至少留半天，什么班都不上。

场景二十：孩子第一次说「我不想上学」。　三问看：这句话，是一个信号，不是一个结论。先别讲道理，别说「不上学怎么行」。明天可以试：先问他「最近在学校有没有哪一天特别难受」；再看他的身体——睡得好吗？吃得下吗？如果这句话一连说了好几天，或者伴着身体上的变化，就和老师一起看一看，必要时陪他去看专业的人。这是一只门铃响了，门开了，进门以后，慢慢问。

场景二十一：孩子当上了班干部。　孩子当上了小组长，回家很得意，开始管别人。三问看：他坐到了一个新座位上，可还不知道这个座位上该怎样说话。明天可以试：跟他聊一聊：当小组长，是替大家说话，还是替老师管人？教他一件事——每次收作业前，先问一句「有没有人今天有困难」。一个新座位，要配一种新的说话方式。

场景二十二：孩子在班里被起了外号。　三问看：外号是一句话，可它伤人的地方在座位——它把一个孩子固定在一个被笑的位置上。明天可以试：别只让孩子「别理他们」。和老师一起，给孩子一个新的、被大家看见的机会——在一次活动里当主角，在一次展示里拿出他的作品。一个外号，要用一个新位置去冲掉。

场景二十三：孩子问「为什么大人说话不算数」。　你答应周末带他去公园，又因为加班没去。三问看：这是四张欠条里「真诚」和「真」两张，一起没兑现。明天可以试：别找理由。说一句：「这次是我没做到，对不起。」再定一个新的日子，并且兑现。孩子从大人身上学到的欠条，比从书上学到的多。

场景二十四：孩子要参加一次比赛。　演讲比赛、运动会、钢琴考级，孩子紧张得睡不着。三问看：菜——他准备得怎样，身体怎样；话——别只说「别紧张」「你一定行」，这两句都签不起真诚的欠条；座位——他怕的，常常是输了以后在同学面前、在家里的位置。明天可以试：跟他说一句真的话：「输了也没关系，你还是我们家的孩子，还是你们班的人。」先把座位稳住，他才敢上台。

◆ 六、给老师的三只门铃

本书建议每个老师，给自己的班装三只门铃。每一只，都要事先和学生、家长一起定线，只开门，不结算：

第一只：沉默铃。　一个孩子连续两周在任何课上、任何小组里都没开口，老师就找他单独聊一次。

第二只：身体铃。　一个孩子连续几天上课犯困、脸色不好、午饭吃得很少，老师就给家长打一个电话，只问「最近家里还好吗」。

第三只：位置铃。　一个孩子连续一个月在分组、在课间、在午饭时都是一个人，老师就给他安排一件需要他的事。

三只门铃，对着三个号位：沉默铃对二号位，身体铃对一号位，位置铃对三号位。

孩子用 AI 写作业

现在的孩子，很多会用 AI 写作文、做题。家长和老师都很担心。

用第 53 章的四张欠条看：一篇 AI 写的作文，可理解——很通顺；真——大体不错；正当——要看老师允不允许；真诚——签不了。　作文里写「我最难忘的一件事」，那件事不是机器经历的，也不是孩子经历的——那张欠条，没人签。

所以本书的建议，不是禁止，是教孩子签自己的欠条：

一，AI 可以帮你查资料、理思路、改错别字（这是它签得了的那几张）。

二，作文里「我」经历的事、「我」的感受，必须是你自己的。

三，交上去以前，你自己读一遍，至少改三处，改成你会说的话。改的那三处，就是你签的真诚的欠条。

老师也可以试：让孩子交作文时，附一张小纸条：「这篇作文里，哪几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一个学期的检验

本书在第 20 章说过：阈启三条死法，登记为待验；附录戊给出三项谁都可以做的检验。这里写出第二项：一个班级的一个学期。

做法很简单：

一，开学第一周，老师和学生、家长一起定三只门铃的线（沉默铃、身体铃、位置铃）。

二，每一次铃响，记下两个日期：第一个可以被记录的信号出现的那一天（比如孩子第一天没开口），和老师第一次找孩子谈的那一天。两个日期之间的天数，就是显影延迟。

三，学期结束，把这些天数的中位数，和上一学期（没有门铃时）老师凭印象发现问题的天数比一比。

四，同时记下：误报有多少次（铃响了，一看没事）；有没有孩子开始「表演」给门铃看（为了不响铃，故意在课上说一句话）。

如果显影延迟没有变短，或者误报多到老师顾不过来，或者孩子开始对着门铃演戏——本书的阈启，在这个班里就算失败，要照实记下来。

◆ 七、学校里的几个人：老师、老人、校长、家长

王老师的一周

把上面这些，放进一个老师真实的一周里，看它是什么样子。

周一。　王老师在点名的时候，多看了一眼每个孩子的脸。有一个孩子眼睛红红的，她记在本子上，没当场问。这是看菜。

周二。　数学课上，她发现又是那几个孩子在举手。她改了一个做法：先请每个人在本子上写答案，她走一圈，看一眼，再请一个平时不举手、但本子上写对了的孩子来讲。这是给座位。

周三。　两个孩子为了一块橡皮吵起来。她先问清楚：橡皮是谁的（东西）？谁先动的手（真）？然后请两个人一起去把教室后面的图书角整理一遍。这是让话、菜、座位一起来。

周四。　沉默铃响了：那个新来的转学生，两周没在任何课上开口。她在午饭时，端着饭盒坐到他旁边，问他原来的学校食堂好不好吃。他说了十分钟。

周五。　班会。她没有讲道理，而是请全班一起给新来的同学写一张欢迎卡，每人一句话。卡片贴在了教室后墙上，和班规贴在一起。

这一周，王老师讲理的时间，并不比以前少——她照样教孩子「我觉得……因为……」，照样让孩子们自己定规矩。她只是在讲理的前后，多做了两件事：先看菜，再给座位。

一个学期下来，她在本子上发现：沉默铃响过五次，身体铃响过三次，位置铃响过两次；每一次，从第一个信号到她找孩子谈，平均不到一周。她想起上学期，那个一直被笑的男孩，她是到期末才注意到的。

隔代带孩子：两张桌子在一个孩子身上

很多家庭里，孩子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大的。

老人带孩子，常常是八仙桌的样子：长辈说了算，孩子听话就好，吃饭要吃完，天冷要多穿。父母带孩子，常常想是圆桌的样子：跟孩子讲道理，让孩子自己选，尊重他的想法。

两张桌子在一个孩子身上碰，孩子最为难：在爷爷面前一个样子，在妈妈面前一个样子。

用第 41 章的话说：两张桌子，各有各的零。老人的桌子，护住了孩子的座位——他知道自己是被疼的，是这个家里最金贵的；可孩子的话，常常不算。父母的桌子，护住了孩子的话——他可以说「我不想」；可有时候，孩子要的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大人替他拿主意的安稳。

本书的建议，是第 42 章那张能加座的桌子：

一，先对齐几条规矩（二号位）：安全的事、睡觉的时间、电子产品——这几条，全家说一样的话，孩子才不会钻空子。

二，别的事，各有各的桌子（三号位）：在爷爷家，照爷爷家的样子；在自己家，照自己家的样子。孩子能分得清，也学得会在不同的桌子边坐。

三，别当着孩子争：两代人的分歧，在孩子睡了以后再谈。

四，让老人的东西上桌（一号位）：老人带孩子，手上有很多东西——一套哄睡的歌谣，一道孩子最爱吃的菜，一种认字的土办法。别急着换成「科学的方法」，先看一看，哪样在孩子身上管用。

给校长的一页

最后，写给一所学校的管理者一页话。

一所学校，也可以有一块三栏的公告栏（第 21 章）。

话的那一栏：学校的规定、会议的决定，写清楚理由；给学生、家长、老师一个能问「为什么」的地方——一个信箱，一次每学期的座谈会，并且把问题和回答贴出来。

菜的那一栏：食堂的检测单，教室的空气质量，作业量的统计，近视率、睡眠时间的调查——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公开出来，每个人路过都能看见。

座位的那一栏：每个班的班干部是怎么选的，新来的老师是谁，转来的学生叫什么，这学期谁帮过谁。一所学校，是一片场；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和别人在这片场里的位置。

再加三只门铃，全校一起定线：作业时间铃，缺勤铃，孤立铃。只开门，不结算。

越是要定规矩的地方，越要他；越是孩子还说不出、还没被看见的地方，越不能只剩他。 这句话，对一所学校，也一样。

给家长的五句话

第一句，问菜： 放学回来，别第一句就问「今天考得怎么样」。先看一眼孩子的脸色、书包、手。

第二句，听话： 孩子说学校的事，先听完，再问「你觉得呢」。四张欠条，在家里也可以教。

第三句，问座位： 一周问一次：「你在班里，最近跟谁玩得最好？有没有觉得哪天特别没意思？」

第四句，签欠条：　　孩子说「我没抄作业」，你信他；可你也可以教他：你说这句话，就签了一张欠条，以后要能兑现。

第五句，等一等：　孩子说不清楚的时候，别替他说完。等一等，或者给他一张纸、一支笔。

◆ 八、一学期、一天，与保底

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学校生活画一张九格

拿一张纸，画九个格子。三行：脑子里的（班规、学习、作业），手上的（身体、书包、座位表），心里的（朋友、老师、他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孩子）。三列：东西、事情、位置。

和孩子一起填。填不出来的格子，打一个问号。

问号在哪一列，就知道这学期该从哪里帮他。

一朵的一学期

那一学期，一朵的班里装了三只门铃。

沉默铃响过四次。有一次，是那个结巴的男孩。王老师找他谈，才知道他爸爸出差了一个月，他晚上一个人在家，没人听他说话。王老师没做什么大事，只是每天放学前，跟他多说两句话。

身体铃响过两次。有一次，是一朵自己——她连着几天上课犯困。陶然接到老师的电话，才发现一朵每天晚上躲在被子里看漫画看到半夜。没有骂，一家人一起重新定了一次睡觉的规矩，这一次，一朵自己提了一条：漫画放在客厅，不带进卧室。

位置铃响过一次。是那个新转来的同学。王老师请他负责班里的植物角。一个月后，他成了全班最知道每盆花什么时候该浇水的人。

学期末，王老师数了数：从第一个信号到她找孩子谈，平均五天；上学期，她凭印象发现问题，平均要一个多月。误报有三次，她觉得还能接受。没有发现有孩子对着门铃演戏。

她把这些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学校。这是本书附录戊第二项检验，在一个班里做了一次的样子。

一个孩子的一天：三样的次序

把「先看菜，再给座位，然后教讲理」，放进一个孩子普通的一天里。

早上七点。　孩子起床，脸色不好，早饭只吃了两口。这是菜在说话。别急着催「快点，要迟到了」。问一句：「昨晚睡得好吗？」记在心里。

早上八点。　到了学校。他在教室里坐哪儿、跟谁一起进的门、有没有人跟他打招呼——这是座位。老师如果能在门口站五分钟，看一眼每个进门的孩子，很多事一早就看见了。

上午十点。　数学课上讨论一道题，他想说，没举手。这是话。老师如果请全班先写在本子上，他写的那一句，也许就被看见了。

中午。他一个人吃饭。这是座位。位置铃，也许该响了。

下午四点。　放学回家，他说：「今天没什么事。」这是话。可他书包里有一张没签字的试卷（菜），他在班里下周要分小组、他怕没人要他（座位）。

晚上八点。　做作业，他磨磨蹭蹭。家长想讲道理：「早点写完早点睡。」可如果早上那两口早饭、中午那一个人的午饭、书包里那张试卷，都还没被看见，这一句道理，多半讲不进去。

一个孩子的一天，三样都在，而且常常是菜和座位先说话，话最后才到。　大人要是只等最后那一句话，就会错过前面一整天。

保底：讲理教育在什么时候完全对

在什么条件下，他那一套讲理的教育，在教室里完全对？

当孩子吃得饱、睡得够、身体没病；当每个孩子都觉得自己在这个班里有一个位置；当要讨论的事，孩子们都已经看得见、说得清。

在这样的班里，教孩子四张欠条、让孩子自己定班规、分清劝和哄——一条都不能少，而且越早越好。

越是在一个安稳的班里，越要教讲理；越是在一个有孩子饿着、病着、孤零零的班里，越不能只剩讲理。

◆ 九、许家读到这里

一朵回家说完「我们班的班规，是一部分人的班规」以后，陶然没有去找老师。

她问一朵：那三个没说话的同学，你觉得他们想说什么？

一朵想了很久，说：新来的那个，可能想说他原来学校课间可以去操场；结巴的那个，可能想说上课不许说话，对他不公平，因为他回答问题本来就慢；那个总被笑的，可能什么都不想说，他只想有人跟他玩。

陶然说：那你能做什么？

一朵说：我可以请新来的那个，下周班会上讲讲他原来的学校。我可以跟王老师说，结巴的那个可以写纸条回答问题。那个总被笑的……

她停住了。

第二天，一朵在课间，把一本漫画借给了那个男孩。

一个月后，四年级三班重新讨论了一次班规。这一次，王老师先请每个人写了一张纸条。班规最后多了一条，是那个结巴的男孩在纸条上写的：「回答问题可以慢一点，大家要等他说完。」

一朵回家说：这一次，是我们班的班规了。

白话小词典

「教室里的三样」是什么：用随身三问看一间教室——孩子的身体和东西（菜），讲理和讨论（话），每个孩子在班里的位置（座位）。不是什么：不是三样平均用力；是三样都不能掉成零。

「三只门铃」是什么：本书给老师的建议——沉默铃、身体铃、位置铃，各对一个号位，事先定线，只开门，不结算。不是什么：不是给孩子打分；铃响了，只是请老师去看一看。

> **带走的话**
>
> 一个好的教室，先让菜上桌，再让话上桌，最后长出「我们班」；他的圆桌是最好的护栏，可一个班不是只靠讲理长成的。

小账

小账一：开门——四张欠条、被管者即作者、劝与哄之分，是教室里最好的护栏；关门——只靠讨论与投票定的班规，会成为「一部分人的班规」。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张写着「回答问题可以慢一点」的纸条，自己上了桌，替一个结巴的孩子把话说完了。

第 55 章

健康：一家人面对病

一句话：一家人面对病，最先说话的常常是身体，最难安排的是每个人的位置，最后才轮到讲理——他的四张欠条在诊室里最好用，可一个家的病，不只在诊室里。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家里有人病了，我们是先等他开口，还是先看他的身体？一个动作——和医生、和家人一起，给病人定几条「越过就来看一看」的线。一个提醒——本章不给任何诊断和治疗建议；身体的事，问医生。

◆ 一、许家的那一年

爷爷查出早期认知障碍的那一年，许家过得很乱。

最先说话的，是爷爷的身体：他开始记不住刚吃过的药，出门忘了带钥匙，有一次在小区里转了半个小时找不到家门。他自己一句也没说。

接着是话：许峻上网查了很多资料，跟医生谈了三次，每次都带着一张写满问题的纸。医生讲得很清楚，许峻听得也很认真。

最难的，是座位：谁来照顾？许峻要上班，陶然也要上班，大伯二姑在老家。爷爷自己不愿意被照顾，说「我又不是小孩」。一朵十一岁，放学回来陪爷爷，可她也要写作业。

那一年，许家讲了很多理，排了很多表。可让这个家真正缓过来的，不是哪一次讲理，是那一年秋天，一家人陪爷爷回了一趟老家——在那张八仙桌原来放的屋子里，爷爷忽然把几十年前的事，一件一件都想起来了。

◆ 二、病里的三样

用随身三问，看一家人面对病。

菜上桌了没有？　　病里最大的菜，是身体。一个人的体重、饭量、睡眠、走路的样子、说话的速度、记不记得事——这些都不会自己开口，可它们一直在说。家里人最常犯的错，是等病人自己说「不舒服」。很多人，尤其是老人，是不会说的。

话是在找交集，还是在长新东西？　病里有很多话要说：跟医生说，跟病人说，家里人之间说。四张欠条在这里最好用。可病里也有很多话，是说不出来、不必说出来的。

座位是排好的，还是长出来的？　一个人生了病，这个家里每个人的位置都要变：病人从照顾别人的人，变成被照顾的人；一个孩子，也许要开始学着照顾大人。这些位置，常常不是商量出来的，是在一天一天的照顾里，长出来的。

◆ 三、他留给病家的三样工具

第一样：四张欠条，带进诊室。　医生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可以在心里对一对：我听懂了吗（可理解）？这是确定的，还是可能的（真）？这个建议，是对着我父亲这个人说的，还是对所有人都这么说（正当）？医生是真心推荐这个办法，还是因为别的原因（真诚）？对不上的那一张，就问。

第二样：被管者即作者。　一个病人，不只是被治疗的人，也是自己治疗的作者。在他能说话、能理解的时候，关于他自己的身体的决定，要让他参与，哪怕他的决定和家人希望的不一样。知情同意，就是这一条在医院里的样子。

第三样：劝与哄的分界。　劝老人吃药、去检查，是在劝，还是在哄？「你不吃药，孙女就不来看你了」——这是哄，是把一个人当成要被推动的东西；「这个药是为了让你晚上睡得好一点，你试一周，不舒服我们就跟医生说」——这是劝。

◆ 四、二十六个场景

以下每个场景，都只讲一家人怎样一起面对，不讲任何具体的疾病该怎么治。身体的事，一律以医生的意见为准。

场景一：老人不肯去体检。 讲了很多道理，没用。三问看：这是座位的事——在老人心里，去体检，等于承认自己老了、要被管了。明天可以试：别只讲道理。请他最信的

那个人去说一句；或者，你自己先去体检，回来跟他说「我去了，没那么麻烦，下次我们一起去」。

场景二：在诊室里听不懂。　医生说得快，你只听懂一半。三问看：这是二号位上的「可理解」那一张欠条没兑现。明天可以试：进诊室前写好三个最想问的问题；出诊室前，请医生用两句话再说一遍，你复述一遍，问「我理解得对吗」。

场景三：要不要告诉病人实情。　家里人商量，怕病人受不了。三问看：这是在替病人决定他在自己的事上有没有位置（第 40 章）。明天可以试：在病人还能说话、还能想事的时候，问他一句：「如果有一天你生了很重的病，你想知道多少？」他的回答，是他自己签的欠条。

场景四：病人说「我没事」。　三问看：他的话在说「没事」，他的身体在说别的。明天可以试：不要跟他争「有事没事」。去看他的身体：饭吃了几口，夜里起几次，走路是不是慢了。一号位上的东西，常常比话诚实。

场景五：谁来照顾。　兄弟姐妹之间，为照顾的事吵。三问看：公平那一层（钱、时间怎么分）可以讲理，也应该讲理；可「我们这个家要怎样照顾老人」那一层，常常讲不通（第 31 章）。明天可以试：公平那一层先排好，排好以后别急着散会；再约一次，全家一起陪老人住一段时间，看看照顾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答案，是一起住出来的。

场景六：照顾的人累垮了。　家里总有一个人照顾得最多，最后累病了。三问看：这个人的身体（一号位）早就在说话，可所有人都在看病人，没人看她。明天可以试：给照顾的人也装一只门铃——连续一周睡不够几个小时，或者连续两周没出过门，就有人来替她一天。

场景七：病人不想被照顾。　老人说「我又不是小孩，不用你们管」。三问看：这是座位的事——他不愿意从照顾别人的人，变成被照顾的人。明天可以试：别只「照顾」他，也请他「照顾」一件事——教孙女下棋，管阳台上的花，给全家讲老家的事。他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不能只剩「病人」这一个。

场景八：记不住事的老人。　三问看：他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乱；可他的身体还在，他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也还在。明天可以试：别总考他「我是谁」「今天几号」。给

他放一首他年轻时的歌，给他看一张老照片，握着他的手。他的手指会动，他的眼睛会亮（第 27 章）。

场景九：孩子生病。　孩子发烧、说不清哪里难受。三问看：孩子的话很少，身体的信号很多。明天可以试：和孩子的医生一起，事先讲好几条线——什么样的情况要马上去医院，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家观察。线由医生定，家长照着看。

场景十：一个家人情绪低落。　家里有人很长一段时间不想说话、不想出门、对什么都没兴趣。三问看：先别急着跟他讲道理，别说「想开点」。明天可以试：先陪着他，一起做一件很小的事——散一次步，吃一顿饭。然后，陪他去找专业的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件事，家里人能做的，是陪伴和陪他去看专业的人，不是自己下判断。

场景十一：病人的决定和家人不一样。　老人不想做一项家人都希望他做的治疗。三问看：这是「被管者即作者」最难的时刻。明天可以试：先让他把理由说完，一句也别打断；再请医生把两种选择的结果都讲清楚；最后，尊重他在自己身体上的位置。这件事没有标准答案，本书也不替任何一家人决定。

场景十二：陪一个人走最后一段。 三问看：到了这里，讲理的话能做的很少（第 34 章）。明天可以试：先在，再说。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给他放他喜欢的声音。让家里人轮流来，让他知道这个家的每一个位置都还在。话，等他先开口；不开口，也没关系。

场景十三：住院陪护，排班。　老人住院，子女轮流陪夜。三问看：排班是二号位上讲理排出来的，很公平；可每个人的身体、每个人家里的难处（一号位），每个人在病人心里的位置（三号位），都不一样。明天可以试：排班表排好以后，问病人一句：「这几天，你最想谁陪你？」他说出来的那个名字，也许会让排班表改一改。

场景十四：远方的父母。　　父母在老家，你在外地，只能打电话。电话里他们总说「都好」。三问看：电话里只有话，没有菜，也看不见座位。明天可以试：请住在父母附近的亲戚、邻居，每周替你看一眼——不是问「好不好」，是看：门口的菜篮子是不是满的，阳台上的衣服是不是按时收了，晚上灯是不是按时亮了。这是一只远方的门铃。

场景十五：孩子面对亲人生病。　家里有人病了，大人们瞒着孩子。三问看：孩子常常早就看出来了——他看见了大人的脸色、家里多出来的药、半夜的电话。他在这个家里，有一个不被告诉的位置。明天可以试：用孩子能懂的话，告诉他一部分实情；再给他一件能做的事——给病人画一张画，每天去病房读一页书。一个孩子，在一个家最难的时候，也要有一个位置。

场景十六：想再听一位医生的意见。　家里对一个治疗方案拿不准，想再找一位医生看看，又怕原来的医生不高兴。三问看：这是在对「真」和「正当」两张欠条——一个判断，多一位有资格的人来检验，是讲理的正常做法。明天可以试：坦然地跟原来的医生说「我们想再听听别的意见」，并请他把检查结果给你带走。好的医生，不会因为这句话生气。

场景十七：一种要长期吃药、长期管理的病。　家里有人得了要管很多年的病，每天吃药、定期复查、饮食要注意。三问看：这已经不是一次讨论能定下的事，是这个家要长出一套新的日子。明天可以试：把医生交代的事，变成家里的几条规矩，全家一起定，贴在冰箱上；再装一只门铃——哪天忘了吃药、哪天没按时复查，就有人提醒。规矩和门铃，都要病人自己也同意。

场景十九：手术前一晚。　家人第二天要做手术，全家都很紧张。三问看：这一晚，话能做的不多——该问的都问过了，该签的都签了。明天可以试：别再讨论手术的风险，也别一直说「没事的」。陪他做一件平常的事：一起看一集他爱看的电视，给他剪一次指甲，听他说说小时候的事。这一晚，要的是座位——他知道身边有人。

场景二十：出院回家。　病人出院了，全家松了一口气，可麻烦才开始：吃药、换药、复查、饮食。三问看：医院里有护士、有流程；回到家，这些都要一家人自己长出来。明天可以试：出院那天，请护士把回家要注意的事写在一张纸上；回家以后，全家一起把它变成冰箱上的一张表，谁负责哪一样，写清楚。再和医生约好一只门铃：出现哪几种情况，要马上回医院。

场景二十一：为医药费争执。　医药费很贵，兄弟姐妹之间为谁出多少吵了起来。三问看：钱是一号位上的东西，要摆清楚；谁出多少，是可以讲理、也应该讲理的公平问

题（第 31 章）。明天可以试：先把所有的费用、每个人的实际能力摆出来，再按一个大家都认的办法分。分完以后，别让这笔账变成这个家以后每一次吵架的由头——账算清了，就封起来。

场景二十二：夫妻一方生病。　丈夫或者妻子生了病，另一半既是照顾者，又是最怕失去的人。三问看：这个家的座位，一下子全变了——一个人从并肩的伴侣，变成了照顾者和被照顾者。明天可以试：除了照顾，每周留一个晚上，不谈病，只做两个人以前一起做的事——哪怕只是一起看一部老电影。别让「病人」和「照顾者」，成了你们之间唯一的两个座位。

场景二十三：病人想回老家。　老人病重，说想回老家住一段。家里人担心老家医疗条件差。三问看：「回老家」这句话后面，是三号位上的一件事——他想回到他在这世上最有位置的那片场里。明天可以试：别只在「医疗条件」这一层上讲理。和医生商量：如果回去，要准备什么，出现什么情况要马上回来。再问老人：回去以后，最想见谁，最想做什么。

场景二十四：病人不肯用轮椅、拐杖。　他宁可摔跤，也不肯拄拐。三问看：拐杖是一号位上的一样东西，可它在老人心里，是一个座位——拄上拐，就成了「老了、不中用了」的人。明天可以试：别只讲「安全第一」。给拐杖换一个样子——一根好看的手杖；或者请他最敬重的一位老朋友，先拄着来串一次门。

场景二十五：生病的孩子想上学。　孩子病了一段时间，想回学校，又怕跟不上、怕被同学问。三问看：他的身体在恢复，他在班里的座位空了一段时间。明天可以试：和老师商量，让孩子先回去半天；请一两个要好的同学，提前来家里看他。先把座位留住，再回去上课。

场景二十六：一家人一起学照顾。　医生教了翻身、喂药、测血压的方法，只有一个人学会了。三问看：照顾的本事，只在一个人手上，这个人就成了这个家唯一的照顾者。明天可以试：请医生或护士，再教一遍，全家都在；学会以后，每个人轮流做一次。本事分到每个人手上，座位才分得开。

◆ 五、病里的话与三只门铃

病里的话：怎样和病人说话

病里的话，最难说。

用四张欠条，给和病人说话定几条规矩：

可理解：说病人听得懂的话。医生的术语、网上查来的名词，家里人先弄明白，再用家常话讲给病人听。

真：不说假话安慰他。「没事的，很快就好」——如果这不是真的，病人常常比你先知道。说一句真的、又不吓人的话：「医生说这个要慢慢治，我们一起。」

正当：别替病人做他自己能做的决定。「你别管了，我们都安排好了」——这句话，把他在自己的事上的位置拿走了。

真诚：说你真心想说的。「我也害怕」，有时候比「一定会好的」，更能让病人觉得身边有人。

还有两条，是四张欠条之外的：

别说「想开点」。 这三个字，是把他的难处，说成了他自己没想通。

让他说完。　　病人说话常常慢、常常重复、常常说到一半停下。别替他说完。等一等。他要说的，也许就在停下来的那一句后面。

场景十八：病房里的护士。　老人住院，家里人跟医生说得多，跟护士说得少。三问看：护士是病房里离病人的身体最近的人——每天量体温、换药、翻身，她看见的一号位最多。明天可以试：每天找值班的护士说两句，问她「今天他怎么样」。她的一句话，常常比查房时的一大段话，更贴近病人这一天的样子。

给病家的三只门铃

每一只门铃，线都要和医生、和病人（在他还能参与的时候）一起定；只开门，不结算——铃响了，是请人来看一看，是不是病、怎么治，由医生判断。

第一只：身体铃。 和医生一起定几条线——体重、饭量、睡眠、走路、记事，越过了，就带病人去看医生，或者给医生打个电话。

第二只：沉默铃。 一个家人连续几天不说话、不出门、不接电话，就有人上门，或者陪他出去走一走。

第三只：照顾者铃。照顾的人连续多少天没睡好、没出门，就有人来换他一天。

三只门铃，对着三个号位：身体铃对一号位，沉默铃对二号位，照顾者铃对三号位——照顾的人在这个家里，也要有一个被照顾的位置。

◆ 六、诊室里的圆桌，病里的座位

在诊室里：他的圆桌

诊室，是他的圆桌在日子里最好的一个样子。

一个好的诊室里，医生讲清楚（可理解），讲真话（真），讲的是对着这个病人的建议（正当），讲的是自己真心推荐的办法（真诚）；病人能问，能说「我还没懂」，能说「我想想」，能说「我不想这样治」。

这张圆桌，本书一格不动。本书只补一句：进诊室以前，把菜带上——一张记着病人最近体重、饭量、睡眠的小纸条，比「他最近不太好」这一句话，更能帮医生。出诊室以后，把座位安排好——谁陪他吃药，谁陪他复查，谁陪他说话。

病里的座位，会长

一场病，会把一个家的座位全部打乱，也会让新的座位长出来。

许家那一年，最意外的，是一朵的位置。她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长成了一个会照顾爷爷的孩子：她记得爷爷哪天该吃药，知道爷爷听哪段戏会安静，会在爷爷叫错她名字的时候，笑着应一声。

这个位置，不是谁安排的，也不是讨论出来的。是一天一天，在爷爷身边，长出来的。

许峻的位置也变了。以前，他是这个家里「拿主意的人」；那一年，他学会了在很多事情上说「我不知道，我们一起问问医生」「我不知道，我们一起看看爸今天怎么样」。

一场病，是一个家的座位重新长一遍的时候。　讲理能帮着排班、分钱、做决定；可新座位的长，要在一起照顾的日子里。

◆ 七、从诊室到家

手环、手机与门铃

现在很多老人戴着健康手环，很多家里装着能提醒吃药的智能音箱。这些东西，是第 53 章说的门铃在家里的样子。

用第 20 章的五条判准，给它们查一查：

信号要可查：手环为什么提醒，家里人能不能看到记录？

门槛要事先经讲理定下：提醒的线，是厂家的默认值，还是和医生、和老人一起定的？

只开门，不结算：手环说「心率异常」，只是请人来看一看——是不是病，要医生判断。别让一条提醒，吓坏了一家人。

门槛可以重议：提醒太多、老人烦了，就要改线，而不是把手环摘了。

不替人说话：手环的数字，不能代替老人自己说「我今天不舒服」。有一天他说了，哪怕数字都正常，也要当真。

这几样东西，用对了，是一个远方的孩子、一个忙碌的家庭，最好的帮手；用错了，就是一个整天响、没人理、最后被拆掉的报警器。

一个家庭的一学期

本书在第 20 章说过，阈启的三条死法待验，附录戊给出三项检验。第 54 章写了班级那一项；这里写家庭那一项。

做法：选一个家里最让人操心的人——一个老人，或者一个孩子。和医生、和他本人（在他能参与的时候）一起，定三只门铃的线。每一次铃响，记下两个日期：第一个信号出现的那一天，和家里人第一次认真去看、去问、去陪他看医生的那一天。

半年以后，比一比：这段时间，是不是比以前短了？有没有误报多到大家都不想理了？有没有人因为怕铃响，开始藏起自己的不舒服？

三件事，照实记下来。门铃好不好用，要在一个家里住过半年才知道。

照顾的人，也是病家的一员

一个家里有人病了，所有的眼睛都看着病人。可一个家里，常常还有一个人，也在慢慢地病——那个照顾得最多的人。

他的身体，在说话：瘦了、睡不着、腰疼、脾气越来越急。他的位置，在变：从一个有自己生活的人，变成了一个只剩「照顾者」这一个身份的人。他说的话，越来越少：因为说了，好像是在抱怨病人。

用随身三问看照顾的人：菜——他的身体、他的时间、他的钱，谁在看？话——他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一句「我累了」而不被当成抱怨？座位——在这个家里，他除了照顾别人，还有没有一个被照顾的位置？

本书在第五节给他装了一只照顾者铃。这里再加一句：每个月，全家至少有一次，谈的不是病人，是照顾的人。

把他的圆桌，搬进一次家庭会议

家里要为一个病人做一个大决定——做不做手术，去哪里治，要不要请护工——往往要开一次家庭会议。

这次会，正是他的圆桌最该用的地方。本书给这次会，写一份很短的议程：

一，先摆菜。　会前，把医生的意见、检查的结果、费用、每个人能拿出的时间，写在一张纸上，每个人一份。

二，病人先说。　如果病人能参加，第一个发言的是他；不能参加，就先读一遍他之前说过的话（场景三）。

三，按四张欠条说话。　每个人说自己的意见时，说清楚：这是医生说的，还是我查的，还是我猜的（真）；这是我替爸想的，还是我自己想要的（真诚）。

四，先定规矩，不急着定结论。　如果意见分歧很大，先定一条：「什么情况下，我们再开一次会」——比如下一次复查以后。

五，会后分座位。　结论定了，写清楚谁做什么：谁陪复查，谁管钱，谁每天打电话。

这份议程，前四条都是他的；只有第一条的「菜」和第五条的「座位」，是本书加的。

从诊室到家：三张桌子

一个人生了病，要在三张桌子之间来回。

第一张，诊室的桌子。　这是他的圆桌：医生讲清楚，病人能问，四张欠条一张不少，知情同意。这张桌子，本书一格不动。

第二张，家里的饭桌。　病人回到家，每天在这张桌子边吃饭、吃药、说话。这张桌子上，菜最多——药盒、体温计、饭量、脸色；座位变化最大——谁照顾谁，谁来陪。

第三张，一家人商量大事的桌子。 要不要换医院，要不要请护工，钱怎么出——这张桌子，一半是圆桌（讲理、分钱），一半是熬汤（这个家要怎样一起走这一段）。

三张桌子各有各的样子。诊室的桌子，不能开成家里的饭桌——医生不是家人；家里的饭桌，也不能开成诊室——病人回到家，不想再被当成病人。

◆ 八、一个病人的九格、老卤与保底

一个病人的九格：示例

以一位刚出院、需要长期服药的老人为例，给他的这一段日子，画一张九格。（这只是一个示例，具体的病、具体的药，以医生为准。）

	东西（一号位）	事情（二号位）	位置（三号位）
脑子里的	医生写的出院注意事项；药单	全家商量谁负责哪一样	这个家要怎样一起走这一段
手上的	药盒、血压计、复查的日子、医药费	每天提醒吃药，每周打电话问医生	谁住得近谁多跑；照顾者也有人替
心里的	老人的身体：睡眠、饭量、走路	老人想说的话，有没有人听完	他在这个家里，除了病人，还是谁

填完你会发现：大多数家庭，中间一列填得最满；两边两列，常常空着好几格。

病里的土：一个家的老卤

第 24 章说过：老卤每用一次，就被改一次。

一场病，是一个家的老卤被改得最厉害的时候。

许家那一年以后，冰箱上多了三只门铃；一朵会照顾人了；许峻学会了说「我不知道，我们一起问问」；陶然和许峻之间，多了一个约定——谁累了，另一个替一个周末。爷爷记事越来越少，可一家人吃饭时，会轮流给他讲一件今天的事，哪怕他明天就忘了。

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讨论出来的。它们是那一年一天一天倒进这口坛子里的。

病走了，或者人走了，这些东西会留下来。　一个家，就是这样，一场病一场病、一件事一件事，长成现在的样子的。

写给医生的一段话

这一节写给医生。

您每天要看很多病人，每个病人只有几分钟。您用的，正是他的那张圆桌：把病讲清楚，讲真话，给出您真心推荐的办法，让病人能问。这张圆桌，病人和家属都离不开。

一个病人的家属，还想请您在圆桌边，多看两样东西。

请看一眼我们带来的菜。　我们也许带了一张纸，记着他最近的体重、饭量、睡眠、夜里起几次。这张纸不专业，可它记的是您在诊室里看不到的那几天。

请问一句他的座位。　他在家里谁照顾？他一个人住吗？他最听谁的话？您开的药、交代的事，最后要落在一个家里、落在某一个人手上。问一句「回家以后谁陪您」，也许比多讲一条注意事项更管用。

请给我们一只门铃。　告诉我们：出现哪几种情况，要马上回来；哪几种情况，可以在家观察。线由您来定，我们照着看。

这三样，不会让您的诊室变慢多少；可它们会让您在诊室里说的话，在诊室外面落得更稳。

保底：讲理在病里什么时候完全对

在什么条件下，讲理在病里完全对？

当病人还能说、还能理解；当要决定的事，已经被医生讲清楚了；当家里人都在，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

在这些时候，四张欠条、知情同意、让病人当自己的作者——一条都不能少。

越是在要做大决定的时候，越要讲理；越是在病人说不出、家里乱成一团、最后那段路上的时候，越不能只剩讲理。

一个小练习：给家里的病画一张九格

如果你家里有人正在生病，拿一张纸，画九格。

三行：脑子里的（医生的建议、治疗的选择、家里的规矩），手上的（身体、药、钱、时间），心里的（病人怎么想、家人怎么想、谁在照顾谁）。三列：东西、事情、位置。

一起填。填不出来的那一格，常常就是这个家最累、最乱的地方。

◆ 九、许家读到这里

回老家那一趟以后，许家定下了三只门铃，写在冰箱门上。

身体铃：爷爷一周里有两次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带他去复查。这条线，是医生建议的。

沉默铃：爷爷连续三天不跟人说话，一朵就放那段老家的戏给他听。

照顾者铃：许峻或者陶然，谁连续一周没睡好，另一个就替他一个周末。

第三只铃，是一朵加的。她说：你们也会累。

许峻看着那张卡片，想起那一年刚开始的时候，他查了那么多资料，跟医生谈了那么多次，却没有一次问过自己：我累不累。

那年冬天，照顾者铃响过一次。响的是陶然的。那个周末，许峻带一朵和爷爷去公园，让陶然一个人在家睡了一整天。

白话小词典

「身体铃」是什么：和医生一起定的几条线，身体的信号越过了，就去看医生。不是什么：不是自己诊断；线由医生定，是不是病、怎么治，也由医生判断。

「照顾者铃」是什么：给照顾病人的那个人装的门铃——他连续多久没休息，就有人来换他。不是什么：不是说照顾得不好；是说照顾的人，也要有一个被照顾的位置。

带走的话

一家人面对病，最先说话的是身体，最难安排的是位置，最后才轮到讲理——他的圆桌在诊室里一格不动；门铃，也给照顾的人装一只。

小账

小账一：开门——四张欠条带进诊室，知情同意，病人是自己治疗的作者；关门——病里说不出的身体、乱了的位置，不在讲理的桌上。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爷爷在老屋里想起的那些事，是那间屋子自己摆上桌的。

第 56 章

个人事业：从例会到「我们队」

一句话：会上说通的，手上还要走通；一个团队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是一起做成几件事做出来的——他的圆桌，是一个团队最好的议事规矩，不是它的全部。

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团队开会，是在找交集，还是在长新东西？一个动作——下一次例会前，先把手上的东西摆上桌，再给每个人一个位置。一个提醒——一个好团队，三样都要：东西在桌上，话能说，座位会长。

◆ 一、许峻的例会

许峻当上了部门的小组长，管八个人。

他是个讲理的人。他定了一条规矩：每周一例会，每个人都可以发言，谁有理听谁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再做。

头两个月，效果很好。大家都说，许峻比上一任组长民主。

第三个月，问题来了。例会越开越长，一件事讨论三次还定不下来；有两个老员工开始不说话了；一个新来的年轻人，每次都说得很多，可做的时候总出错；项目进度一拖再拖。

许峻很困惑：我已经让大家都说话了，为什么还是不行？

他回家跟陶然说。陶然想了想，问了他三个问题：你们桌上，有没有项目的进度表、预算表、客户的原话（菜）？那两个不说话的老员工，在组里是什么位置（座位）？你们开会，是在找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方案，还是在一起长出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方案（话）？

许峻答不上来。

◆ 二、团队里的三样

用随身三问看一个团队。

菜上桌了没有？　一个团队桌上的菜，是那些不会说话、却决定一切的东西：进度表、预算、工具、客户的真实反馈、每个人手上已经排满的活、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很多例会，只讨论意见，不摆出这些东西。结果大家讲得很有理，一做就发现，时间根本不够，钱根本不够，客户要的根本不是这个。

话是在找交集，还是在长新东西？　例会上的讨论，大多是在找交集：几个方案里，挑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这很好，可一个团队最好的方案，常常不是任何一个人原来的方案，是一起碰出来的。

座位是排好的，还是长出来的？　一个团队里，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老员工、新人、骨干、边缘人、老板的人、外包。这些位置，常常入职第一个月就排好了，然后几年不变。一个好团队，座位是会长的：一个边缘人，因为在一次危机里扛住了，就有了新的位置。

◆ 三、他留给团队的三样工具

第一样：四张欠条。 在会上，一个人说「这个方案客户肯定满意」——你可以问：是真的吗（证据呢）？你有资格这样说吗（你跟客户谈过吗）？你是真心这么想，还是想让这个方案通过（真诚）？四张欠条，是一个团队防止空话、防止拍脑袋最好的工具。

第二样：被管者即作者。 一个团队的规矩——考勤、分工、评价——让被管的人参与定，大家守得更好。许峻这一点做对了。

第三样：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边界。 一个团队里，有些事该按流程走（报销、合同、安全），不必商量；有些事该商量（方向、分工、怎样对待一个出错的人），不能只按流程。把该商量的事交给流程，团队会冷；把该按流程的事拿来商量，团队会乱。

◆ 四、二十六个场景

场景一：例会越开越长。　三问看：多半是菜没上桌——大家在凭印象争。明天可以试：规定例会前一天，把相关的数字、进度表、客户原话发给每个人；例会上，先看东西，再发言。

场景二：老员工不说话了。 三问看：多半是座位的事——他们觉得新组长的「谁有理听谁的」，把他们多年的经验，变成了和新人一样的一票。明天可以试：单独找他们，请他们各负责一块自己最熟的事，并在会上先讲这一块。先还他们一个位置，话才会回来。

场景三：新人说得多、做得错。　三问看：他在二号位上很活跃，可他还不熟桌上的菜（系统、流程、客户），在团队里也还没有一个可以托底的位置。明天可以试：给他配一个老员工当搭档；他的方案，先由搭档陪他走一遍流程，再拿到会上。

场景四：一致同意，做的时候没人管。　会上都点头了，会后没人动。三问看：点头只是一轮发生里的一站（第 29 章）。明天可以试：每一项决定，写明谁负责、哪一天、做完放在哪里。再装一只门铃：到了日子没动，就有人去问一句。

场景五：方案被否。　你的方案被老板否了，理由是「方向不对」。三问看：卡住的是理由，是东西（预算、时间），还是位置（这件事不该由你提）？（第 4 章）明天可以试：别急着再写一份。先去问清楚卡在哪一样，再决定下一步。

场景六：绩效考核。　考核越来越细，大家越来越只为分数干活。三问看：这是系统越界（第 25 章）。明天可以试：把考核项目一条一条过一遍：这一条管的是一件工作，还是一种心意？管心意的，拿出来，改成每月一次的面对面的谈话。

场景七：远程协作。　团队分在几个城市，只靠线上开会。三问看：线上会议只剩二号位——话；菜（大家手上的东西）和座位（谁和谁熟、谁是谁的人）都看不见。明天可以试：每次线上会开始时，请每个人用一分钟说一说「我这周手上最重的一件事」；一年至少安排一次大家在一起做一件事。

场景八：用 AI 开会。　会议纪要、方案初稿，都用 AI 写。三问看：机器能帮你找交集，能写通顺的话（第 52 章）；它不知道门口谁没来，不知道桌上什么没摆出来，不会替你签真诚那张欠条（第 53 章）。明天可以试三条：一，AI 写的纪要，会后请一个人补一句「谁的意见被漏了」；二，AI 起草的方案，拿去问一个没参会的人；三，发给客户的每一段话，自己读一遍，至少改一句。

场景九：合伙创业。　几个朋友一起创业，一开始什么都商量，后来吵翻了。三问看：一开始，座位没排——谁是老大、谁出钱多、谁出力多，都没说清；大家以为靠讲理就够了。明天可以试：在感情最好的时候，把座位写清楚——股份、分工、有人要走时怎么办。座位写清楚了，话才敢说。

场景十：有人离职。　一个老同事走了。三问看：团队里空了一个位置。明天可以试：别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开一次小小的送别，请他讲一讲这几年最难忘的一件事；他走以后，他负责的那一块，在交接文件里写上他的名字。一个「我们」少了一个人，也要留下一样东西。

场景十一：客户的原话。　团队讨论客户要什么，讨论得很热烈。三问看：客户本人在桌上吗？明天可以试：把客户的原话——邮件、录音、投诉——原样摆到桌上。这是请一个具体的他者上桌（第 49 章）。

场景十二：团队文化。　公司要搞团队建设，开会讨论「我们的团队文化是什么」。三问看：文化不是讨论出来的，是熬出来的（第 35 章）。明天可以试：别开会讨论文化。带大家一起啃下一个难项目；项目结束，问一句：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场景十三：被领导当众批评。　你在会上被领导点名批评，觉得很冤。三问看：领导说的，四张欠条对得上吗——是真的吗？他有资格在这个场合这样说吗？可更痛的，常常是座位——你在全组面前的位置，一下子掉了下去。明天可以试：别在会上争。会后单独找领导，先对欠条：「您说的那件事，我想补充一个情况。」再请他在下次会上，给你一个说明的机会。位置在哪里掉的，就要在哪里捡回来。

场景十四：想跳槽。　你在一个地方干了五年，想走。三问看：你要走，是因为菜（钱、工具、发展空间），是因为话（说什么都没人听），还是因为座位（在这里你永

远是那个位置）？明天可以试：三样分开写。如果是话和座位的问题，换一个地方，也许一样；如果是菜，先去谈一次。

场景十五：团队解散。　公司调整，你的团队要拆了。三问看：一个「我们」要结束了（第 54 章场景十五）。明天可以试：别让大家悄悄散了。一起吃一顿饭，一起把这几年做成的事列一张单子，每个人签个名。一个「我们」散了，也要留下一样东西。

场景十六：跨部门扯皮。　一件事，两个部门互相推。三问看：多半不是道理的事，是座位——这件事在谁的地盘上，谁接了就要背责任。明天可以试：别先开会争理。先把这件事涉及的东西摆出来——文件、流程、之前的邮件——看它原本落在哪一格；再请两边的负责人一起，把「这一格归谁」写下来。座位写清楚了，话才讲得下去。

场景十七：客户投诉。　一个客户投诉你们的产品，言辞很激烈。三问看：先对欠条——他说的是真的吗？再看菜——他遇到的问题，在产品上能不能找到？最后看座位——他在你们的生意里是什么位置，他的投诉能不能走到能改产品的人那里？明天可以试：把客户的原话，原样转给做产品的人，不加修饰。一个具体的他者上了桌，产品才会改。

场景十九：年终述职。 每个人上台讲自己这一年的成绩。三问看：述职是二号位——话；可一年的成绩，大半在一号位上（做成了什么东西），和三号位上（在团队里扛起了什么）。明天可以试：述职时，少说形容词，多摆东西——一份交付的文件，一个客户的原话，一组前后对比的数字；再说一句这一年你在团队里的位置变了什么。

场景二十：加班文化。 大家都不走，你也不好意思走。三问看：这是座位的事——早走的人，在团队里的位置好像会往下掉。讲道理（「效率比时长重要」）人人都同意，可没人敢先走。明天可以试：如果你是组长，你先走，并且定一只负荷铃；如果你不是，找两三个同事，约好一起按时走。一个座位的规矩，要一群人一起改。

场景二十一：中年转行。 四十岁，想换一个行业。三问看：你手上有什么（菜）——积蓄、技能、人脉；你能跟谁说（话）——有没有一个在新行业里的人，愿意跟你聊一次；你站在哪里（座位）——在原来的行业里，你是骨干；在新的行业里，你是新人，能

不能坐得下这个位置。明天可以试：三样各写一页，最难写的那一页，就是你最该先准备的。

场景二十二：夫妻店、家族企业。　一家人一起做生意，家里的事和店里的事搅在一起。三问看：这是两张桌子叠在一起——店里要圆桌（规矩、账目、分工讲清楚），家里是八仙桌（辈分、人情）。明天可以试：把店里的账和家里的账分开；每周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只谈店里的事，按店里的规矩谈；谈完了，回到饭桌上，再做一家人。

场景二十三：带团队的第一个月。　你刚升组长，原来的同事变成了下属。三问看：你的座位变了，他们的座位没变，可你们之间的话，全变了。明天可以试：第一周，别急着定新规矩。一个一个约谈，只问三个问题：你手上最重的活是什么（菜）？你觉得我们组开会哪里可以改（话）？你希望自己一年以后在组里是什么位置（座位）？

场景二十四：同事犯了大错。　一个同事的失误，让整个项目返工。三问看：先把东西摆出来——错在哪一步，损失多少；再讲理——为什么会错，流程哪里有漏洞；最后，别忘了座位——他在团队里的位置，会不会因为这一次就一落千丈。明天可以试：复盘时对事不对人；复盘以后，给他一件他擅长的事，让他把位置找回来。

场景二十五：一个人扛起了一件难事。　项目遇到危机，一个平时不起眼的人，连续一周扛住了。三问看：这是一个人的座位在长。明天可以试：别只在私下说一句「辛苦了」。在全组面前，把他做的事一件一件说出来。一个座位长出来了，要让大家都看见。

场景二十六：换了一个新领导。　新领导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改规矩。三问看：他带来了一张新桌子，可原来那张桌子上的菜和座位，他还不知道。明天可以试：主动给新领导一份「这张桌子上原来有什么」的清单——在做的项目，各人的分工，客户的习惯，过去踩过的坑。别急着反对他的新规矩，先让他看见旧桌子。

◆ 五、圆桌、门铃与老板的位置

他的圆桌，放在单位的哪里

先说清楚：本书不是说单位里不要讲理。

一个单位，如果没有他的圆桌——谁都可以问「为什么」，规矩要讲出理由，决定要能被质疑——它会变成一个只听老板的单位，一个出了错没人敢说的单位，一个好主意永远到不了上面的单位。这样的单位，迟早出大事。

所以，圆桌要有，而且要放在最要紧的地方：　定规矩的时候，分钱的时候，决定方向的时候，处理一个人的错误的时候。

本书只是说：圆桌之外，还要有两样。一样是桌上的东西——进度、预算、工具、客户的原话、每个人的身体；一样是桌边的座位——每个人在团队里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会因为他做成的事而长。

三样齐了，圆桌上的话，才有地方落。

场景十八：功劳算谁的。　一个项目做成了，领导在会上表扬了组长，没提做得最多的那个人。三问看：这是座位的事——一件事做成了，每个人在这件事里的位置，要被看见。明天可以试：如果你是组长，下一次汇报时，把每个人做了什么写清楚；如果你是那个没被提到的人，别在背后抱怨，去跟组长说一句：「下次汇报，能不能把我做的那一块也写上？」

给团队的三只门铃

每一只门铃，线都要和团队一起定；只开门，不结算——铃响了，是请人来看一看，不是罚谁。

第一只：进度铃。　一项任务过了约定的日子还没动，就有人去问一句「卡在哪里」。只问，不罚。

第二只：沉默铃。　一个人连续两周在任何会上都没开口，组长就单独约他喝一杯咖啡。

第三只：负荷铃。　一个人连续多少周加班超过约定的时间，就给他减一件活，或者给他放一天假。

三只门铃，对着三个号位：进度铃对一号位（手上的事），沉默铃对二号位（话），负荷铃对三号位——一个人在团队里的位置，不能只是一台干活的机器。

本书在这里加一句最要紧的话：　　第 20 章写过阈启的第三条死法——门铃被拿去追责，人们就会开始藏记录。在一个团队里，这一条最容易触发。如果你的进度铃，响了就扣绩效，那它就不是阈启，是殖民。 请把它拆了。

老板的位置

还要说一件很多人不好说的事：老板坐在哪里？

很多团队，嘴上是圆桌——「大家畅所欲言」；实际上是八仙桌——老板一开口，大家就不说了。

这不全是老板的错。老板确实坐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他要为结果负责，他手里有钱和人事，他说的话有分量。假装他的位置不存在，是一种不诚实。

本书的建议是：别假装圆桌，把座位摆明，再让话能说。

一，老板先说清楚：哪些事，是我最后拍板的；哪些事，是大家商量定的。座位摆明了，大家才知道在哪些事上可以放开说。

二，在「大家商量」的事上，老板最后一个发言。

三，在「我拍板」的事上，拍板以后，把理由讲出来——签一张「正当」的欠条。

一个诚实的八仙桌，比一个假装的圆桌，更让人敢说话。

◆ 六、一年、一支队、一条序列

一个单位的一年

附录戊的第三项检验：一个单位的一年。

做法：一个团队，和大家一起定三只门铃（进度铃、沉默铃、负荷铃）的线；每一次铃响，记下第一个信号出现的日期，和组长第一次去问、去谈的日期。一年以后，和前一年比。

还要记下两件事：误报有多少？有没有人开始藏记录——为了不让进度铃响，把任务拆得更小、把日子报得更晚？

如果有人开始藏，这只铃就被用坏了。照实记下来，把它拆掉或改掉。

一个团队是怎样长成「我们队」的

回到许峻的例会。

他后来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把菜摆上桌：每次例会前一天，把进度表、预算、客户原话发给每个人。例会一下子短了一半。

第二件，给每个人一个位置：两个老员工，一个负责对接客户，一个负责带新人；新来的年轻人，跟着老员工做了三个月，才开始独立出方案。

第三件，一起做成一件事：那一年年底，客户临时改了需求，只给了两周。全组八个人，两周没休息，一起把项目赶了出来。交付那天晚上，大家在楼下的烧烤店吃到半夜。

第二年，许峻发现，例会上的话变了。以前大家说「我觉得」，现在大家常说「我们上次那样做过」。以前一个人出错，大家会看组长怎么说；现在一个人出错，旁边的人会先说「我来帮你看一下」。

这个组，从一个开例会的组，长成了一个「我们队」。 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是一起熬出来的。

例会的规矩，他一条也没改：每个人都可以发言，谁有理听谁的。只是这些规矩，从「组的全部」，变成了「锅边的护栏」。

你自己的事业，也是一条发生序列

最后，说说你自己的事业。

第 6 章，本书给他画过一张人生序列表；每一行，标一个字：说——这一步是被人说服的；推——是被东西、被处境推着走的；位——是因为你在某个场里的位置变了。

给你自己的事业，也画一张。

大多数人画完会发现：自己事业里最关键的几步，很少是「说」出来的。是一次裁员推着你换了行，是一个老领导把你带到了一个新位置，是一个项目做成了、你在单位里一下子有了分量。

他的圆桌，帮你在每一个位置上把话说好、把理讲清；可你的事业是怎样长出来的，要三样一起看：手上有什么，你在跟谁说话，你站在哪一片场里。

◆ 七、新人、复盘、小老板与第二年

新人的第一个月

一个新人进团队，第一个月最要紧。

很多团队，第一天就把新人拉进所有的群，请他参加所有的会，对他说「有什么想法随时提」。这是一张圆桌：谁都能说。可新人往往一句也不说——因为他还不知道桌上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

本书建议倒过来：

第一周，先给菜。　给他一份能看到全局的资料：团队在做什么，手上有哪些项目，工具怎么用，钱怎么批，客户是谁。

第二周，给座位。　给他一个搭档，给他一件小而完整的事，让他从头做到尾。做完了，在团队里说一句「这是某某做的」。

第三周以后，再请他说话。　这时候，他知道桌上有什么，也知道自己坐在哪里，他的话才说得出、说得准。

先菜，再座位，然后话。次序反过来，新人会在一张圆桌边，坐成一个透明人。

一次项目复盘

项目做完了，很多团队会开一次复盘会。复盘，是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回写。

可很多复盘会，开成了找原因、分责任的会：哪一步错了，是谁的错。这是在二号位上讲理——很好，要有。

本书建议，复盘时再多问两件事：

菜：　这个项目做完，我们手上多了什么？一套新的模板、一个新的客户关系、一种新的工具用法——把它们写下来，放到下一个项目的桌上。

座位：　这个项目做完，我们团队里，谁的位置变了？谁第一次独立负责了一块？谁在最难的时候扛住了？把它说出来，让这个位置被大家看见。

一次复盘，如果只找了错、分了责，团队下一次会更小心，也会更怕事；如果还写下了多出来的东西、长出来的位置，团队下一次会更有底气。

用，就是改——一个项目做完，这个团队就不是原来的团队了。复盘，是把这个「不一样」记下来。

一个小老板的三张桌子

许峻有一个老同学，叫老周，开了一家十几个人的装修公司。

老周说，他每天要坐三张桌子。

第一张，跟客户的桌子。　这是圆桌：报价要讲清楚，合同要写明白，客户问「为什么这么贵」，他得一条一条讲理由。四张欠条，他说他天天在用——「我说这个材料好，我得拿得出检测报告。」

第二张，跟工人的桌子。　这是八仙桌：老师傅坐上座，徒弟坐下座；活怎么分，老师傅说了算。老周说，在工地上跟工人讲「民主决策」，没人理你；可你要是不尊重老师傅，第二天就没人来上工。

第三张，自己家的饭桌。　生意好的时候，他在饭桌上什么都不说；生意不好的时候，他在饭桌上也什么都不说。老婆说他：你在外面跟谁都讲理，回家一句话都没有。

许峻听了，把这本书第 42 章那张能加座的桌子讲给他听。

老周想了很久，说：那我在工地上，也可以给年轻的师傅加一个座——让他们在开工前说一句「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换个做法」。在家里，也可以把生意上的难处，放到饭桌上说一说。

许峻说：你这是三张桌子，各加了一样。

事业里的「我们」会散，也会留下东西

一个团队，总有散的一天：项目结束了，公司调整了，人走了。

很多人在事业里最难受的，不是失败，是一个「我们」散了——一起熬过夜、一起挨过骂、一起庆祝过的一群人，忽然就各奔东西了。

用 123 原理看：一个「我们」散了，不等于它没发生过。它长出来的东西，会沉进每个人的土里：一个人从此知道怎样带新人，因为他当年被那样带过；一个人从此不怕接难活，因为他当年和那群人一起扛过；一个人从此会在会上先说一句「我们上次那样做过」，哪怕「我们」已经不在了。

这就是回写。 一个团队散了，它长出来的东西，跟着每个人，去了下一张桌子。

所以本书的最后一个建议是：在一个「我们」散之前，把它长出来的东西写下来。一份交接文件，一本项目手册，一张合影背面的几行字。让下一张桌子上的人，知道这张桌子曾经是什么样子。

许峻的第二年

第二年，许峻的组又来了两个新人。

他照着「新人的第一个月」那一节做：第一周给资料，第二周配搭档、给一件完整的小事，第三周才请他们在会上发言。

一个新人第三周在会上说：我觉得我们的报价单，客户看不懂。老员工们愣了一下，拿出报价单看了半天，承认：确实看不懂，我们自己看惯了。

那一年，组里的报价单改了三版。第三版是那个新人和一个老员工一起改的，客户的投诉少了一半。

年底复盘，许峻在「座位」那一栏写：新人某某，第一次在全组面前提出一个被采纳的建议。在「菜」那一栏写：新版报价单模板。

陶然看了他的复盘表，说：你们组的汤，又多了一味。

◆ 八、写给老板、保底与小练习

写给老板的一段话

这一节写给带着一群人做事的人。

您也许已经在用他的圆桌了：开会让大家发言，定规矩讲理由，出了错不骂人、只找原因。这很好，请一条也别拆。

本书只想请您，在圆桌之外，再做三件事。

把东西摆上桌。　进度、预算、客户的原话、每个人手上排满的活——开会以前发下去。一个团队吵得最凶的时候，常常是因为大家手上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把座位摆明，再让它长。　哪些事您最后拍板，哪些事大家商量定，说清楚。然后，让一个人的位置，能因为他做成的事而长——别让座位在入职第一个月就定死。

一起做成一件事。　团队文化不是开会讨论出来的。带着大家啃下一个难项目，项目结束，请大家吃一顿饭，把每个人做了什么一件一件说出来。

还有一句要紧的话：您给团队装的门铃，响了只开门，不结算。　一只响了就扣钱的门铃，会让所有人学会藏记录；到那时候，连会上的话，也会一句比一句空。

保底：讲理在团队里什么时候完全对

在什么条件下，他那一套讲理，在一个团队里完全对？

当桌上的东西都已经摆出来、说清楚了；当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彼此熟悉；当要定的事，要让所有人都遵守。

在这些时候——定规矩、分钱、决定方向——四张欠条、被管者即作者、谁有理听谁的，一条都不能少。

越是要定规矩、分利益的时候，越要讲理；越是团队刚组建、人心不稳、事情还没看清的时候，越不能只剩讲理。

一个小练习：给你的团队画一张九格

拿一张纸，画九格。三行：脑子里的（目标、规矩、方案），手上的（工具、预算、进度、每个人的身体），心里的（谁和谁熟、谁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这个团队是什么样的「我们」）。三列：东西、事情、位置。

和团队一起填，或者自己先填。问号最多的那一列，就是你下个季度该下功夫的地方。

◆ 九、许家读到这里

年底，许峻的组被评为公司的优秀团队。

公司让他在年会上讲几句经验。他准备了一份讲稿，写了很多「民主决策」「充分沟通」。

讲稿写完，他给陶然看。陶然看完，说：你漏了三样。

许峻说：哪三样？

陶然说：那张进度表，那两个老员工的新位置，还有那两周没休息的烧烤。

年会上，许峻把讲稿收了起来，只讲了三件事：先把东西摆上桌；给每个人一个位置；一起做成一件事。最后说：讲理的规矩，我们一条也没改。

台下有人问：那你们的团队文化是什么？

许峻想了想，说：是那家烧烤店。

白话小词典

「我们队」是什么：一个团队长成了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做成过几件事，彼此知道对方在哪里，一个人出错，旁边的人先伸手。不是什么：不是开会讨论出来的「团队文化」；它是熬出来的。

「进度铃、沉默铃、负荷铃」是什么：本书给团队的三只门铃，各对一个号位，事先和团队一起定线，只开门，不结算。不是什么：不是考核工具；响了就扣分的铃，请拆掉。

> 带走的话
>
> 会上说通的，手上还要走通；一个团队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是一起做成几件事做出来的——讲理的规矩一条不改，挪到锅边当护栏。

小账

小账一：开门——四张欠条防空话，被管者即作者，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边界，是团队最好的议事规矩；关门——只靠例会找交集，菜不上桌、座位不长，团队长不成「我们队」。

小账二：这一处，是自己上的桌，还是被说上桌的？——那家烧烤店，自己上了年会的讲台。

结 语

回到许家的饭桌

◆ 一、那两张桌子

这本书，是从许家搬家那一晚开始的。

十岁的一朵站在两张桌子中间，问：那我们以后在哪张桌上吃饭？

这个问题，全书答了五十六章。现在可以说出答案了：两张都用，架在一起，还能加座。　方桌做底，圆面做顶，那道烫痕在底下托着。菜自己上桌，话谁都能说，座位还会长。

◆ 二、判词回验

全书的判词是：

> **他把理性从一个人的书桌请到了两个人中间的圆桌上，却只许「话」上桌——在讨论的桌上，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座位要先被说成理，才算数。**

回验这句话，要问三件事。

书桌到圆桌，站住了吗？　站住了。第 11 章整章还他公道，全书没有一处退：理性在人和人之间，「我可能错」进了地基，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

「菜要先被说成真」，站住了吗？　站住了一半。第 32 章登记过一次公开收窄：1999 年以后，他承认在「真」这一格，世界会在人做事时自己顶回来。所以判词加上了「在讨论的桌上」：在讨论的桌上，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在「正当」那一格，规范后面没有会顶回来的世界——这一半，站住了。

「座位要先被说成理」，站住了吗？ 站住了。五位辩护人里，没有一位推翻它（第 43 章）：「我」在社会化里长成，可长定了才上桌；「我们」只是交织出来的视角；门口的名单，是讨论开始前的条件。

判词还在，比开写时窄了一些，也结实了一些。

◆ 三、五条判决逐条报账

判决一 · 一张只放话的桌子。站住，收窄一处：接缝复查后降为存疑，「二号位自证」收窄为「二号位被当成了最可靠的一位，但他自己给它留了门」——门，他后来没有回头走（第 13、44 章）。

判决二 · 场子有了，门和菜不在。 站住，大幅收窄。「前端」这一格，已改判归他（第 19 章）；剩下的是：门口不写名单，菜只能被谈到或当系统，每个感应器都得会说话。

判决三 · 我是被说出来的。站住，收窄一处。辩护人一打在「门的这一边」，站得住；辩护人五和第 37 章的查账，让「坛子只往外舀」收窄为「坛子只被话改」。

判决四 · 证成就封口。站住，收窄半句：传送带在证成层同源，在因果层单向（第 33、37 章）。

判决五 · 一列满，两列空。站住，收窄三处：一号位一列，在「真」一格部分交还世界（第 32 章）；「三格不缠」收窄为「凭话相生」——推翻条件三触发一部分，不缠只剩讲理的规则这一个点（第 37 章）；理念界三号位一格，由「空」改为「派生」——「我们」有了一个被讨论的座位，还没有自己的理性（第 36 章）。

◆ 四、推翻条件结算

条件	结算
一 · 世界不经主张即可约束讨论	触发一半：已收窄判决五，判词加「在讨论的桌上」
二 · 一个会改写成员的「我们」	未触发
三 · 三格互相生成	触发一部分：已收窄判决五（凭话相生），判决三、判决四随之收窄（第 37 章）

条件	结算
四 · 阈启三条死法	未实测：附录戊给出三项检验，家庭、班级、单位各一

◆ 五、收窄以后，剩下什么

开写以来，本书一共收窄了七处、改判了一处。读者有权问：还剩多少？

被收窄的，全是对他「看见了什么」的低估。他有前端（第 19 章）；他写了坛子每被用一次就被添一次（第 24、37 章）；他给「真」开了一扇侧门（第 32 章）；他给那块地板留了门（第 13 章）；他给「我们」留了一个被讨论的座位（第 36 章）。每一次收窄，都是把公道多还给他一点。最后一处收窄，打在本书自己身上：阈启的每一条判准，前人都做过；本书只剩下「入场资格的改写」这一小步（第 20、48 章，收窄七）。

没有被收窄的，是判词。「只许话上桌：菜要先被说成真，座位要先被说成理」——挨了这么多次打，没有一次打在这一句上。反过来，它在三层都找到了落点：静态上，三格凭话相生（第 37 章）；动态上，第三拍只走话（第 44 章）；操作上，起手锁在「从说过的话出发、落到能说的规则」的那条路上（第 44 章）。

剩下的，更窄，也更硬。「二号位自证」退成了「被当作最可靠的一位，门自留而不走」；「三格不缠」退成了「唯一单向处」；「三号位两格空着」退成了「一格空着，两格只从话里派生」。每一处都更小，每一处也更难推翻——它们都已经挨过一次打。

本书自己的建构，仍然只有一只门铃，而且还没有响过——它的邻居倒是响过：联合危机计划那一次大试验，铃响了，门却没人应。本书因此给门铃补了一条「门开必有人到」。三号位那一列，本书补得最少。这是收窄以后最诚实的剩余。

◆ 六、本书五条死法，回看一遍

第 48 章给本书写了五条死法。写完全书，回看一遍：

一，三样并立被做成新中心。　本书在第 21、28、35、47 章，都写明了「越是要强制别人，越要他」——在结算端，本书让二号位当家。目前未触发。

二，本书偏向一号位。　写完全书，这一条比开写时更明显：本书唯一的正式建构，是一只门铃；第 55、56 章的门铃，也都是一号位的入口。三号位那一列，本书补得最少。这一条，本书认。

三，号位图纸是本书的写法。 未触发，待检验。

四，出生地读法可能下宽了。 未核，待检验。

五，本书站在「发生／发现」这块免检品上。　这一条，不会被本书自己推翻。它等下一位。

◆ 七、他留给我们的，和我们要补的

写完这本书，回头看他，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他给了我们一张我们离不开的桌子。

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说话、人人都可能被一句假话骗了、人人都可能被一个「我们」吞掉的时代，他那几条讲理的规矩——谁都能进，人人平等，什么都能问，不许强迫——比他在世的时候，更要紧了。

本书补的，不是拆他的桌子，是在他的桌子旁边，放了两样东西：一张能加座的方桌，让座位能长；一只门铃，让不会说话的东西也能叩门。

他那张桌子，一格也没有动。

◆ 八、再说一遍：为什么是普通人

前言说过：他问的问题，菜市场里的人天天在问。

写完全书，这句话可以说得更具体：他的每一个概念，都能在一张饭桌上找到。

四张欠条，在一家人争论「是谁先动手的」时候；公共领域，在楼下的业主群里；生活世界，在外婆那口老坛子里；殖民，在那份零花钱合同里；商谈原则，在「全家都点头才算数」里；法律的两张脸，在那份养犬公约里；翻译，在那场没有神父的葬礼里。

一个普通人，不必读过他的书，也天天在用他的桌子；本书只是请你在用的时候，多看一眼桌上的菜、桌边的座位。

◆ 九、给三类读者的三句话

导读说过，这本书有几条读法。读到最后，给三类读者各说一句。

为孩子来的你：　教孩子讲理，这是他一辈子的本事；可在教他讲理以前，先看他吃饱了没有、睡够了没有，先让他在班里、在家里有一个位置。先菜，再座位，然后话。

为家里的病人来的你：　在诊室里，用四张欠条；在家里，装三只门铃；在最后那段路上，先在，再说。别忘了那个照顾得最多的人。

为单位里那些会来的你：　讲理的规矩一条也别拆；可一个团队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把东西摆上桌，给每个人一个会长的位置，一起做成一件事。响了就扣分的门铃，请拆掉。

◆ 十、带走什么

读完这本书，本书请你带走五样东西。

带走他的圆桌。　谁都能进，人人平等，什么都能问，没有强迫，只有更好的理由。在法庭上，在诊室里，在议会里，在每一次要定规矩、要分利益的家庭会议上——一条都不能少。

带走四张欠条。　可理解、真、正当、真诚。听别人说话时对一对，自己说话前签一签。机器说的话，真诚那一张，由你来签。

带走随身三问。　菜上桌了没有？话是在找交集，还是在长新东西？座位是排好的，还是长出来的？

带走一只门铃。　给家里、给孩子、给老人、给团队、给你自己，装一只：事先讲好线，越过了就开门；只开门，不结算。

带走一张能加座的桌子。 菜自己上桌，话谁都能说，座位还会长。

◆ 十一、留下什么

也有几样东西，本书留下，没有带走。

留下一个没答完的问题：废墟之后，帐篷住了几十年，什么时候开始长地基？由谁来判断，一个社会已经走出了废墟（第 43 章）？

留下一个空格：人和机器一起组成的「我们」，怎样长，怎样回头改写每一个成员（第 53 章）？

留下本书的偏：三号位那一列，本书补得最少。

留下两处待核：第 13 章的接缝词，第 30 章的出生地。

留下给下一位的顶：本书不宣布哈贝马斯之后「终于」有了三样并立的饭桌。顶，留给下一位。

◆ 十二、这本书会怎样被推翻

本书给他写了四条推翻条件，给自己写了五条死法。最后，请读者一起来推翻本书。

如果你在他的书里，找到一处他写了三格之间正常的、来回的互相生成——请告诉我们，判决五就错了。

如果你核到了 1973 年那篇文章的原文，发现「反事实的」这一类限定一直在起作用——请告诉我们，第 13 章的接缝要降为存疑。

如果你在家里、在班上、在单位里，真的装了一只门铃，半年以后发现显影延迟没有变短，或者误报多到没人理，或者有人开始藏记录——请告诉我们，本书唯一的建构，就要降级。

一本书被推翻，不是它的失败。他七十岁改口，本书也准备好了改口。

◆ 十三、他走了以后

2026 年 3 月，他在施塔恩贝格湖边去世。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离开不到一年。

一个人走了，他的圆桌还在：在法庭上，在诊室里，在议会的听证席上，在每一个说「你先说完」的家里。

本书不是来给他盖棺的。本书只是在他那张圆桌底下，垫了一张八仙桌；在桌上，摆了一锅汤；在门口，装了一只门铃。

这些东西，他也许会不同意。可他会先问一句：你的理由是什么？

本书的理由，都写在这五十六章里了。

◆ 十四、许家的最后一顿饭

又是一个除夕。

八仙桌放在客厅正中，上面架着圆桌面。爷爷坐在面对门的位置，一朵挨着他。许峻和陶然坐两边。大伯、二姑两家从老家来了，又加了四把椅子。

桌上是那锅汤——今年一朵放了两个西红柿，爷爷的腊肉，陶然娘家的糖醋排骨。

爷爷今年记事更少了。他常常叫错一朵的名字，叫成许峻小时候的小名。可是一坐到这张桌子边，他就知道自己坐在哪里。

吃到一半，一朵站起来，说她有一件事要宣布。

她说，她在班上当了一个小小的班会主持人。上周的班会，班里讨论要不要让一个总被大家笑的同学当图书管理员。有人同意，有人反对，吵得很厉害。

她说：后来我说了一句话，大家就不吵了。

许峻问：你说了什么？

一朵说：我说，我们班的桌子，要能加座。

桌上安静了一下。

爷爷没听懂，可他看见大家都在笑，也跟着笑了。他用筷子敲了敲圆桌面，说：这张桌子好。

一朵问：爷爷，哪里好？

爷爷说：底下是老的，上面是新的，谁来了，都能坐。

饭后，一朵帮着收拾桌子。她把圆桌面抬起来一点，看了看底下那道烫痕，又轻轻放下。

陶然问她看什么。

一朵说：我在想，以后我家的桌子，要不要也留一道。

陶然笑了：烫痕是不小心留下的，不是故意的。

一朵说：那我就等着。总会有一次不小心的。

那道烫痕，在圆面底下，托着这一桌人。

> **带走的话**
>
> 他把理性请上了圆桌，这一步谁也不许退；本书只在圆桌底下，垫了一张八仙桌，桌上摆了一锅汤，门口装了一只门铃——菜自己上桌，话谁都能说，座位还会长。

参 考 书 目

体例说明：书目分六类，共 128 种。外文著作列原文书名与初版年份；中文译本列译者、出版社与年份，中文译本信息尚待逐条对照实物核对，未核者一律标〔待核〕。正文中凡以〔核〕〔待核〕标注的引用，均可在本书目中找到出处。

一、哈贝马斯本人的著作（按初版年份）

1. 〈Mit Heidegger gegen Heidegger denken〉，《法兰克福汇报》，1953 年 7 月 25 日〔日期待核〕。
2. *Das Absolute und die Geschichte*（博士论文，论谢林），1954。
3.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1990 年新版序言。
4. *Theorie und Praxis*（《理论与实践》），1963。
5.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
6.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认识与旨趣》），1968。
7.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
8. 与卢曼合著：*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学》），1971。
9. 〈Vorbereitende Bemerk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kommunikativen Kompetenz〉，收于上书，1971。
10. 高斯讲座（普林斯顿，1971），后收入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1984。
11.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合法化危机》），1973。
12. 〈Wahrheitstheorien〉（《真理理论》），1973。
13. 〈Was heißt Universalpragmatik?〉（《什么是普遍语用学》），1976。
14.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
15.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交往行动理论》），两卷，1981。
16. *Moralbewuß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1983；内收〈Diskursethik〉。
17. 〈Ziviler Ungehorsam〉（论公民不服从），1983〔题目全称待核〕。
18.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
19.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新的不透明性》），1985。
20. 〈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一种清理损失的方式》），《时代周报》，1986；同名文集 1987〔日期待核〕。
21. *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内收讨论米德的〈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
22. *Erläuterungen zur Diskursethik*（《商谈伦理的阐释》），1991。

23. *Faktizität und Geltung*（《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
24.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与罗尔斯的交锋），《哲学杂志》，1995。
25.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包容他者》），1996。
26. *Wahrheit und Rechtfertigung*（《真理与论证》），1999。
27. *Die Zukunft der menschlichen Natur*（《人性的未来》），2001。
28. *Glauben und Wissen*（《信仰与知识》，德国书业和平奖演讲），2001。
29.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 Paradoxical Union of Contradictory Principles?〉（《宪政民主：自相矛盾原则的悖论性结合？》），Political Theory 29(6)，2001；德文版收入 Zeit der Übergänge，2001〔卷期页码待核〕。
30. 〈Öffentlicher Raum und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京都奖演讲，2004），收入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2005。
31. 与拉青格合著：Dialektik der Säkularisierung（《世俗化的辩证法》），2005。
32. 〈Ein Bewusstsein von dem, was fehlt〉（《对缺失之物的意识》），2007 年前后〔发表处与年份待核〕。
33. *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两卷，2019。
34. *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与协商政治》），2022。

二、主要中文译本〔译者、出版社、年份待核〕

35.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
36. 《交往行为理论》，两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7.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8.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
39. 《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
40. 《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1. 《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
42.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43. 《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4.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5. 《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6. 《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
47. 《真理与论证》，中译本信息待核。
48. 《人性的未来》，中译本信息待核。
49. 《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中译本信息待核。

三、传记与研究

50. Stefan Müller-Doohm，*Jürgen Habermas: Eine Biographie*，2014。

51. Rolf Wiggershaus，*Die Frankfurter Schule*，1986。

52. Thomas McCarthy，*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1978。

53. William Outhwaite，*Haberma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94。

54. Craig Calhoun 编，*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1992。

55. Albrecht Wellmer，*Ethik und Dialog*，1986。

56. Cristina Lafont，*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1999〔书名待核〕。

57. Seyla Benhabib，*Critique, Norm, and Utopia*，1986。

58. 童世骏，《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2007〔待核〕。

59. 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2001〔待核〕。

60. 苏尔坎普出版社讣告，2026 年 3 月 15 日发布；卒于 3 月 14 日，施塔恩贝格〔已核〕。

61. 哈贝马斯 2001 年访华讲演的相关报道与文集〔待核〕。

62. 王凤才，〈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概念的批判性重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第 40—50 页〔中文篇名待核原刊〕。

四、近邻、身后与对照

63. Karl-Otto Apel，*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两卷，1973。

64. George Herbert Mead，*Mind, Self, and Society*，1934。

65. John L. 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962。

66. John R. Searle，*Speech Acts*，1969。

67. *Charles S. Peirce*，关于探究者共同体的文章〔篇目待核〕。

68. 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启蒙辩证法》），1947。

69. 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形而上学导论》），1953（1935 年讲稿）。

70. Hans-Georg 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真理与方法》），1960。

71. 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Herm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1971。

72. Theodor W. Adorno 等，*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1969。

73. Niklas Luhmann，*Soziale Systeme*，1984。

74. Lawrence Kohlberg，*The Philosophy of Moral Development*，1981。

75. *Helmuth Plessner*，关于「是一个身体／有一个身体」的著作〔篇目待核〕。

76.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1958。

77. Oskar Negt、Alexander Kluge，*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1972。

78. 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Social Text*，1990。

79. Nancy Fraser、Axel Honneth，*Umverteilung oder Anerkennung?*，2003。

80. Axel Honneth，*Kampf um Anerkennung*（《为承认而斗争》），1992。

81. Seyla Benhabib，〈The Generalized and the Concrete Other〉，1987。

82. 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1992。

83. John Rawls，〈Reply to Habermas〉，《哲学杂志》，1995。

84. Chantal Mouffe，*The Democratic Paradox*，2000。

85. Jacques Rancière，*La Mésentente*（《歧义》），1995。

86. Bruno Latour，*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我们从未现代过》），1991。

87. Bruno Latour，*Politiques de la nature*，1999。

88. 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1994。

89. Joshua Cohen，〈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1989。

90. James Fishkin，*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1991。

91. John Dryzek，*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2000。

92. Jane Mansbridge 等，〈A Systemic Approach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收于 Parkinson、Mansbridge 编 *Deliberative Systems*，2012。

93. *Dolf Sternberger*，关于「宪法爱国主义」的文章，1979〔待核〕。

94. Michael Henry Tessler 等，〈AI can help humans find common ground in democratic deliberation〉，*Science*，2024，386(6719): eadq2852，2024 年 10 月 18 日〔已核〕。

95. Iris Marion Young，〈Communication and the Other: Beyo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收入 Seyla Benhabib 编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1996。

96. Iris Marion Young，*Inclusion and Democracy*，2000。

97. Cristina Lafont，*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1999（西班牙文初版 1993）。

98. Lois McNay，*Against Recognition*，2008。

99. Michele Volpe，〈Toward an Artificial Deliberation? On Google DeepMind's Habermas Machine〉，*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25〔卷期待核〕。

100. John Dewe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公众及其问题》），1927。

101. Noortje Marres，*Material Participation: Technology, the Environment and Everyday Publics*（《物质参与》），2012。

102. Miranda Fricker，*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认识的不公正》），2007。

103.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属下能说话吗？》），1988。

104.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National Early Warning Score (NEWS)*，2012；NEWS2，2017。

105. Claire Henderson 等，〈Effect of joint crisis plans on use of compulsory treatment in psychiatry: single blin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BMJ*，2004〔卷期待核〕。

106. Graham Thornicroft 等，〈Clinical outcomes of Joint Crisis Plans to reduce compulsory treatment for people with psychosis: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The Lancet*，2013。

107. Sue Sendelbach、Marjorie Funk，〈Alarm Fatigue: A Patient Safety Concern〉，*AACN Advanced Critical Care*，2013。

108. Victor Marchezini 等，〈A Review of Studies on Participatory Early Warning Systems (P-EWS)〉，*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2018。

五、本系列相关各卷

109.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哈贝马斯》（第 172 号）。

110. 王德生，《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 120 号），第 30 章。

111. 王德生，发生落点卷（第 121 号）〔书名待核〕。

112. 王德生，后现代卷（第 126 号）〔书名待核〕。

113.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罗尔斯》（第 104 号）。

114. 胡敏，《胡敏讲罗尔斯：普通人都能懂》（第 147 号）。

115.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霍布斯》（第 146 号）。

116. 第 110 号、第 115 号（主体性与复合主体）〔书名待核〕。

117. 《西方哲学 2500 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专栏）。

118. 本系列康德卷、洛克卷、笛卡尔卷、胡塞尔卷、亚里士多德卷〔编号待核〕。

119. 本系列伽达默尔卷、福柯卷、罗蒂卷、尼采卷、萨特卷〔编号待核〕。

120. 本系列马哲卷、秋金讲费尔巴哈卷、弗雷格卷、维特根斯坦卷、加缪卷〔编号待核〕。

121. 本系列萌芽卷〔编号与书名待核〕。

122. 胡敏，《一张圆桌》书稿（未刊）。

六、中国材料（只作旁证）

123. 《论语·子路》。

124. 费孝通，《乡土中国》，1948。

12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

126. *Philip C. C. Huang*（黄宗智），〈"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Modern China，1993。

127. William T. Rowe，*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984。

128. 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1986。

附 录

附录甲　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

一、年表〔年份据常见传记，统稿前与第 50 条传记核对〕

1929	6 月 18 日生于杜塞尔多夫，在古默斯巴赫长大；生而唇腭裂，出生后与五岁时两次手术	第 1 章
1939—1945	与同龄人一样进入少年组织；1945 年十五岁，战争结束	第 2 章
1945 以后	从纽伦堡审判广播、集中营纪录片中得知罪行	第 2 章
1949—1954	就读于哥廷根、苏黎世、波恩；1954 年以谢林研究获博士学位	第 3 章
1953	在《法兰克福汇报》公开质问海德格尔	第 3 章
1956	任阿多诺助手，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第 4 章
1961	在马堡阿本德罗特门下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受伽达默尔之邀赴海德堡	第 4 章
1962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第 15—17 章
1964	回法兰克福，接霍克海默教席	第 4 章
1961—1969	实证主义之争；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之争；学生运动	第 5 章
1971	与卢曼合著；赴施塔恩贝格主持马普所（至 1983）	第 5、6、50 章
1973	《合法化危机》；《真理理论》	第 12、13、32 章
1981	《交往行动理论》	第五编
1983	回法兰克福；《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论公民不服从	第 19、29 章
1985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第 8、13 章
1986	历史学家之争	第 5 章
1988	《后形而上学思想》	第 26 章
1990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新版序言	第 17 章
1992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第 19、33 章
1994	退休	第 6 章

1995	与罗尔斯交锋	第 36 章
1999	《真理与论证》，实在论转向	第 32 章
2001	《人性的未来》；和平奖演讲《信仰与知识》；4 月访华〔待核〕	第 27、34、51 章
2003	与德里达联名撰文	第 5 章
2004	京都奖演讲；与拉青格对话	第 1、34 章
2019	《这也是一部哲学史》	第 6 章
2022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与协商政治》	第 16 章
2026	3 月 14 日卒于施塔恩贝格〔待核〕	前言、结语

二、人生 SDE 序列（第 6 章表格的压缩版）

1929—1944	小城、随大流的家、说话吃力的嘴	说不清，退到纸上	对「被听懂」异常敏感	推
1945—1953	塌了的「我们」，沉默的战后	看见集体的罪；质问海德格尔	只信讲得出理由的人	推、说
1956—1964	法兰克福、马堡、海德堡	被拒之门外，换土	《公共领域》	位
1964—1983	教席、争论、施塔恩贝格	吵了又吵，收成大书	《交往行动理论》	说
1983—1994	回法兰克福、统一	走向道德与法	商谈伦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说、位
1994—2026	湖边书房、欧洲、宗教	和解、改口、对话	后世俗、一部哲学史	说、推

反差一句：他的一生三个号位样样都在，碰出来、升上去、写回来；他的学说，只让中间那一个当根。

附录乙　术语对照

一、他的词

交往行动	kommunikatives Handeln	劝人，而不是摆布人	二号位侧重
策略行动	strategisches Handeln	哄、摆布、交易	把人当一号位的东西
交往理性	kommunikative Vernunft	理性住在两个人之间	二号位中心
有效性声明	Geltungsanspruch	四张欠条	二号位的判错条款
可理解、真、正当、真诚	Verständlichkeit, Wahrheit, Richtigkeit, Wahrhaftigkeit	懂、真、权、诚	四张欠条各一
客观、社会、主观世界	objektive, soziale, subjektive Welt	按「能说什么」划的三个世界	不等于三块地，不等于三号位
生活世界	Lebenswelt	家里那口老坛子	土（只供给、不被改写）
系统	System	自动售货机；冻住的互动	被冻成一号位的路
导控媒介	Steuerungsmedien	钱和权力	系统的两条腿
殖民化	Kolonialisierung	零花钱合同	一种路改写另一种土（单向）
公共领域	Öffentlichkeit	楼下的业主群、咖啡馆	现实界的二号位
再封建化	Refeudalisierung	从读者到观众	回写只准朝衰败
理想言谈情境	ideale Sprechsituation	一张谁都没见过的圆桌	尺子成了地板（待核）
商谈原则	Diskursprinzip (D)	全家都点头才算数	理念界的二号位
普遍化原则	Universalisierungsgrundsatz (U)	人人都守的后果人人能认	同上
施为矛盾	performativer Selbstwiderspruch	「我从来不说真话」	二号位＝二号位
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	Individuierung durch Vergesellschaftung	我是在交往里长出来的	三号位＝F（二号位）
两轨	zweigleisige Politik〔待核〕	小区先吵，居委会后定	外围发现、中心决定
宪法爱国主义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由道理结成的「我们」	二号位派生的「我们」
神圣的语言化	Versprachlichung des Sakralen	规矩的来历越来越要靠理由	历史层的回写（单向）

翻译条款	institutioneller Übersetzungsvorbehalt〔待核〕	宗教的话要翻成人人能认的理由	又一次凭话入座

二、本书自己的词

二号位中心	三个号位里只让互动当根	前言
凭话入座	收回动作：只有被说成主张的才有座位	第 12 章
入场券	一句可以被检验的主张	第 12 章
半升格	接缝词的定级：「反事实的」与「不可避免的」并存；复查原文后，本书降为「存疑」	第 13 章
菜、话、座位	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的家常说法	导论
影子与空	看见了但只以别的号位身份出场／没有正式位置	第 36 章
凭话相生	三格互相改写，但每一条回写都经过话；讲理的规则是唯一单向处（收窄前称「三格不缠」）	第 37 章
唯一单向处	他那一列里唯一不许被反向改写的地方：讲理的规则本身的有效性	第 37 章
约束最优	本书的正式竞争模型：二号位中心是一类问题（强制所有人、信仰不可通约、刚经历「我们」吞人）的最优约束	第 43 章
四种句子	〔原典〕〔本书解释〕〔SDE 推导〕〔待验机制〕；核验状态：已核、待核、存疑	导读
号位图纸	一号位＝F（二、三），二号位＝G（一、三），三号位＝H（一、二）（本书写法）	第 38 章
极限情形	二号位中心在一、三号位成常数时精确成立	第 38 章
阈启、立阈	可查信号越过讲理定下的门槛即开启复查，只开门不结算	第 20 章
入场原则	一件事有资格被正式复查：有人提出，或事先经受影响者讲理认下的信号越线；必有人到场，不替人说话	第 20 章
显影延迟	第一个可记录信号到首次进入正式议程的时间	第 20 章
三栏公告栏	现实互动的替换物	第 21 章
门框上的身高线	自我互动的替换物	第 28 章
一锅一起熬的汤	理念互动的替换物；他的规矩作护栏	第 35 章
能加座的桌子	第八编替换物：圆面架方桌	第 42 章
先在，再说	难处的次序	第 34 章
法律的第三张脸	守法守出来的「我们」	第 33 章

附录丙　九格速查与判决速查卡

一、他的九格

现实界	影：系统；物只被谈到	占：公共领域、两轨	空：门口的名单
自我界	影：身体经话来称	占：交往行动、欠条、生活世界	派：我长定上桌；「我们」只是视角
理念界	派·部分交还：「真」一格 1999 后世界顶回；「正当」无世界	占：商谈、分层、法律两张脸	派：「我们」是商谈的题目；会改写成员的「我们」仍空

二、本书补在哪里

现实界	门铃（阈启）；公告栏「菜」栏	他的，一格不动	公告栏「座位」栏；能加座的桌子
自我界	门框上长高的身体	他的，一格不动	门框上一家人的名字
理念界	锅里互相改味道的东西	他的，挪作护栏	熬出来的味道（接第 172 号卷「我们的理性」）

三、五条判决速查

一 · 一张只放话的桌子——开：理性搬到人和人之间；关：世界与「我们」凭话入座，二号位被当作最可靠的一位（自留了门，接缝存疑）。

二 · 场子有了，门和菜不在——开：公共领域与两轨（前端归他）；关：名单不写，菜只被谈到，感应器都得会说话。

三 · 我是被说出来的——开：「我」在交往里长成；关：长定上桌，坛子只被话改。

四 · 证成就封口——开：所有受影响者都能认下，被管者即作者；关：同层交集，传送带因果单向（证成层同源）。

五 · 一列满，两列空——开：三块地都有互动；关：三格只凭话相生（讲理的规则是唯一单向处），一号位影子（「真」部分交还），三号位两格派、一格空。

四、随身三问

菜上桌了没有？话是在找交集，还是在长新东西？座位是排好的，还是长出来的？

五、九只门铃

教育（第 54 章）	身体铃	沉默铃	位置铃
健康（第 55 章）	身体铃	沉默铃	照顾者铃
事业（第 56 章）	进度铃	沉默铃	负荷铃

每一只：信号可查；门槛事先经讲理定下；只开门，不结算；门槛可重议；不替人说话。

附录丁　与本系列各卷及《一张圆桌》稿的对账

第 172 号	判词「第一块砖」；根「同一性先在」；收回动作「两把一样的椅子」	前言、第 45 章：凭话入座与两把椅子是同一根的两面	接着判
第 172 号	三方程体检：一式偏瘦、二式缺顶层、三式历史写一半谈话被拒	第 44 章：逐式照录，只补号位一层；第三式谈话层说得更细——所拒者为不经话的回写（第 37 章）	接着判
第 172 号	筛子；同一层与升一层	第 31、35 章	接着判
第 172 号	「我们的理性」	第 36、46 章：放在理念界三号位	沿用
第 172 号	第 21 章之二「我们视角」公开收窄	第 26 章、导读推翻条件二	接着判
第 172 号	看见十八处	第 45 章看见十八处，大半重合	对照
第 172 号	世界不上桌；门口不点名；困难处退场	第 18、17、34 章：各补号位上的账	接着判
第 120 号第 30 章	给「路」立规矩；停下三处	前言；第 16 章「没赶上生成机器」	接着判
福柯卷第 54 章	讲理条件写得细，不大问谁进不了门	第 17 章	接着判
罗蒂卷第 35 章	判官仍坐在桌边的人身上	第 36 章	接着判
否定序列专栏	众刃：施为矛盾顶尼采、福柯、德里达	第 13 章：同一支笔	接着判
第 104、147 号	罗尔斯占自由一列	第 36 章四个中心一张表	对照
第 146 号	霍布斯占自我一行；帐篷换成村子	第 36、38 章	对照、借用
康德卷	焊死；器具可消	第 7、38、47 章	借用
伽达默尔卷	三界收进语言一界	第 12、45 章：相近而不同	分界
马哲卷、费尔巴哈卷	两个先验加一座桥	第 45 章：桥叫「说」	同构
亚里士多德卷	倒装	第 12、45 章	同构
洛克卷	会死的活体系	第 47 章	借用

尼采卷	辩护人结算：三处收窄、无一推翻	第 43 章	对照
发生落点卷	修订程序三句	第 48 章：他三句都答上了	借用
《一张圆桌》稿	「讲理缺一个前端」	第 19 章	**改判**：前端归哈贝马斯
《一张圆桌》稿	路径门控	第 45、48 章：改称凭话入座，放进号位	改名
《一张圆桌》稿	阈启、立阈、显影延迟	第 20 章：补五条判准	沿用并补

附录戊　推翻条件、最弱处、公开收窄与改判登记、三项检验

一、推翻条件与结算

一 · 世界不经主张即可约束讨论	触发一半（1999，「真」一格）	判决五收窄；判词加「在讨论的桌上」（作者裁定写入）
二 · 一个会改写成员的「我们」	未触发	不变
三 · 三格互相生成	触发一部分（第 37 章）	判决五收窄为「凭话相生」；判决三、判决四随之收窄；登记为收窄四
四 · 阈启三条死法	未实测	见本附录第四节

二、公开收窄与改判登记

改判一（第 19 章）

改判前：哈贝马斯只有讲理一个入口，缺一个发现问题的前端。

改判后：前端属于他（外围公共领域、感应器、公民不服从）；本书只剩一格——每个感应器都得会说话。

理由：《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两轨模型。

收窄一（第 32 章）

收窄前：一号位只以「被说成真」的方式进场。

收窄后：在「真」一格，1999 年后世界会在行动中顶回来；在讨论的桌上仍须被说成主张；「正当」一格与三号位一列不变。

理由：《真理与论证》。

收窄二（第 43 章）

收窄前：理想言谈情境被当成现实的描写。

收窄后：本书只判「尺子成了地板」与「尺子的出生地被抹掉」，不判「他画了乌托邦」。

理由：辩护人二。

收窄三（第 43 章）

判决二大幅收窄（同改判一）。

收窄四（第 37 章）

收窄前：三格不缠——三格单向相连，反向只记病；坛子只往外舀；传送带单向。

收窄后：三格凭话相生——交往更新坛子，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在证成层同源；唯有讲理的规则本身，不许被土改写。判决三改为「坛子只被话改」，判决四加半句「在证成层同源，在因果层单向」。

理由：《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同源论题；2001 年论立宪学习过程一文。三条判准（不是病、是正式结构、改的是内容）系反例提出后补立，照登。

预登记：若找到他承认生活世界的变化会改写商谈规则本身之有效性的原文，推翻条件三全部触发，「唯一单向处」不在，判决五改为「三格凭话全相生」，判决一再收窄一句。另登记：若他承认某一条讲理的规则因经验研究而被撤掉、且撤掉的理由来自某一片生活世界的样子，同样处理（第 37 章第六节）。

收窄五（第 13、44 章）

收窄前：二号位自证——「反事实的」旁边写上「不可避免的」，定为半升格，原文待核。

收窄后：接缝降为存疑；判决一改为「二号位被当成了最可靠的一位，但他自己给它留了门」；保留一句——这扇门，他后来的书里没有回头走过。

理由：《真理理论》原文（据二手文献转引）：「可以、但不必是反事实的」「起作用的虚构」「宁愿说预期」；《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事实性与效力的张力。按第 13 章事先写下的规矩执行。

收窄六（第 36 章）

收窄前：理念界三号位一格为「空」；判决五写「三号位一格派生、两格空着」。

收窄后：该格改为「派生」——伦理—政治商谈给「我们是谁、想成为谁」留了一个被讨论的座位；「我们」是题目，不是一方。判决五改为「三号位两格派生、一格空着」。推翻条件二仍未触发：这个「我们」没有自己的理性，不回头改写成员。

理由：《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四章，实用、伦理、道德三种商谈之分。

条件一的范围登记（导读）

条件一原写「判决二、判决五要收窄」；实查只触及判决五「真」一格。判决二「东西只能被谈到或当系统」一句，在讨论的桌上仍成立，不收窄。

门的条件（第 13、37 章，合并登记）

若能找到他因为经验研究或世界的顶回，改动了某一条讲理的规则本身（而不只是它的表述），则：判决一「这扇门他后来没有回头走过」撤回；判决五「唯一单向处」撤回，改为「三格凭话全相生」。1999 年实在论转向改的是「真」这一种有效性主张的意思，本书判为不触发，照登此判。

删判准测试（第 37 章）

三条判准中，「不是病」「是正式结构」事前已有；「改的是内容，而非落实」事后补立。拿掉第三条，第二支箭头触发，唯一单向处不在，判决五改为「三格凭话全相生」；判词不动。

收窄七（第 20、48 章）

收窄前：阈启是「第二条与第五条的合取」，删不掉；拉图尔的「代言」与阈启的「不经代言」是本书「最清楚的一条分界」。

收窄后：五条判准各有前人——受影响者事先定线（联合危机计划、参与式预警）、越线必叫人来看（早期预警评分）、不追责的报告（航空）、一号位召唤公众（杜威 1927）、不经言说的物质参与（马雷斯 2012）、说了不被当真与无词可说（弗里克 2007、斯皮瓦克 1988）。本书在做法上一样也没有发明；阈启只以「入场资格的改写」

立论——把「谁有资格让一件事上桌」从会说话的人扩到事先经受影响者讲理认下的信号，并把「门开必有人到」「不许替人说话」写进同一条规矩。与拉图尔的分界保留，但注明不是本书首划。第三条判准补入后半「门开必有人到」。

理由：统稿时的敌意拓宽（第 20 章第三、六节，第 48 章第三节）。

竞争模型「约束最优」（第 43 章）

主张：二号位中心是一类问题（强制所有人、信仰不可通约、刚经历「我们」吞人）的最优约束，而非哲学偏置。与本书同预测于强制性结算端；分歧于不强制之处、尚无人开口之时、一个不再吞人的「我们」已长成之后。判决性检验：阈启三项检验；若显影延迟不缩短而误报增加，判约束最优模型在该域胜出，本书「偏」字撤回为「适用域被写成全部」。

三、本书自认最弱处

一，第 13 章接缝词：复查后已降为存疑；三处关键词据二手文献转引核实，原书页码待核。

二，第 30 章出生地读法（正文已降为「很可能」，竞争解释与判别证据见第 30 章第四节）：咖啡馆三特点与理想言谈四条的对应，是本书读法；若四条另有独立来源，降为存疑。

三，第 1 章病根「那张嘴」：五条病根里最弱；他本人只说敏感，未说来源。

四，三号位一列：本书补得最少，大半接第 172 号卷；人与机器组成的「我们」怎样长，本书空着。

五，号位图纸：本书写法，非 SDE 定论。

六，第八编对照中心「三号位中心」：经作者认可；但八仙桌只代表一种常见倾向，不代表中国传统的全部，这一对照的范围须守住。

七，第 37 章推翻条件三的结算：三处原文（再生产三乘三表、「迎合的生活形式」、2001 年论立宪学习过程一文）均为转述，措辞与出处待核；三条判准为事后补立。

八，本书自己的起手路径：各章模板固定为 D→E→S（日子里的时刻→他的原文→量一量）；问「他的体系是什么结构」的章节本该从 S 起手（第 44 章第三节）。

四、阈启三项检验设计

当前证据级别：〔待验机制〕。三项检验均未实测；在至少一项跑出结果以前，正文所有关于阈启效果的说法一律读作预测。删一条件测试见第 20 章第三节：阈启最小的、删不掉的一步，是第二条（受影响者事先讲理定线）、第三条后半（门开必有人到）与第五条（不替人说话）的合取，并以「入场资格的改写」而非「一种预警做法」立论（收窄七）。

共同读数（操作定义，统稿时补立，照登）：

显影延迟——起点：信号第一次留下可查记录之日；终点：该事第一次被写进一张有日期的纸（家庭会议记录、班会记录、例会纪要、复查谈话的一行备注）之日；口头提过不算。装铃前从旧记录倒推同类事件，取中位数作基线；装铃后同法计算。

真报率——铃响次数中，复查后确认确有其事的比例。

应门时间——铃响到有人按约定到场复查的时长。

事先写下的判读线：显影延迟缩短到基线一半以内，记「变短」；缩短不到四分之一，记「没有变短」；其间记「说不准」，照登，不往好处读。真报率低于五分之一，或应门时间比装铃首月拉长一倍以上，记「误报压垮复查」。出现藏记录、对着门铃「表演」的情形，逐次登记。

事先登记的预测：应门时间比显影延迟更早出问题（据 CRIMSON 试验的教训，第 20 章第六节）。若应门时间一直稳定、显影延迟却不缩短，毛病不在应门，在阈启更根本处。

检验一 · 一个家庭的一个学期（约半年）（第 55 章）：选一位最让人操心的家人；与医生和本人一同定三只铃的线、应门人与应门时限；学期末与前一个学期比。

检验二 · 一个班级的一个学期（第 54 章）：师生家长共定沉默铃、身体铃、位置铃及应门人；学期末与上学期凭印象发现问题的天数比。

检验三　·　一个单位的一年（第 56 章）：团队共定进度铃、沉默铃、负荷铃及应门人；年末与前一年比。

判负规则：显影延迟没有变短；或误报压垮复查；或出现藏记录——三者任一在三项检验中的两项出现，阈启降级为「待重新设计」，照实登记。

邻居的读数（间接检验，不冒充本书实测）：一、监护报警 72%—99% 为假报或无需处理，报警疲劳（Sendelbach 与 Funk，2013）——对应死法二。二、早期预警评分越线而迟迟无人呼叫、无人到场（「传入支失败」研究，待核）——对应第三条判准后半。三、联合危机计划 CRIMSON 随机试验（569 人，Thornicroft 等，《柳叶刀》，2013）：强制住院 18% 对 20%，差别不显著；研究者归因于计划未被照着执行；早先 Henderson 等（2004）的小试验为阳性——本书据此补立「门开必有人到」，不读作阈启已被推翻，也不读作无关。

五、本书五条死法（第 48 章）

一，三样并立被做成新中心——凡在强制性结算端拒绝让二号位当家即触发。二，本书偏向一号位——本书已认。三，号位图纸——若证明某号位可独立成立即撤。四，出生地读法——若四条另有独立来源即降级。五，本书站在「发生／发现」这块免检品上——待下一位。

附录己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命题登记

一、口述命题登记卡

原话	「2号位中心」
日期	2026 年 9 月 25 日
落在哪条判决	判决一（根），经第 14 章展开为全书母题
主场	第三编（第 10—14 章），第七编（第 36—38 章）
与前卷有无冲突	无；接第 172 号卷定位式「停在两个人之间正在发生这一格」
同时裁定	按 v1.5 母题型新打；书名《胡敏讲哈贝马斯：普通人能读懂的》

二、作者裁定记录（2026 年 9 月）

一，判词加「在讨论的桌上」。二，第八编对照中心「三号位中心（八仙桌）」认可。三，副题采用「一个人、一张没有座次的桌子，与 SDE 的解构」。四，书名保留《胡敏讲哈贝马斯：普通人能读懂的》。五，复合主体声明按推荐措辞。六，「用得上」一编补足至约三万字。七，书号、ISBN、定价不自拟：ISBN 979-8-90690-205-4、定价 US$20 由王德生给定；专著号取站上空号第 161 号。

三、引文核验总表（按章，均为〔待核〕）

史实类

第 1 章：京都奖演讲中关于两次手术、上学被笑、偏好书面语的原话与页码。

第 2 章：1945 年纪录片与纽伦堡广播的回忆出处；宪法爱国主义概念源自施特恩贝格尔。

第 3 章：1953 年文章日期与标题原文；海德格尔「内在真理与伟大」一句的原文与括注；海德格尔是否回应。

第 4 章：霍克海默致阿多诺信的年份与内容；伽达默尔邀请赴海德堡的时间。

第 5 章：八场争论年份；1986 年《时代周报》文章题目与日期；与德里达联名文章（2003 年 5 月）；与拉青格对话（2004 年 1 月）。

第 6 章：施塔恩贝格马普所全名与任期；卒日。

第 51 章：主要中文译本信息；2001 年访华时间地点；「第三领域」讨论出处。

原文类

第 12 章：三个世界的定义原文（《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

第 13 章：「反事实的」与「不可避免的」一句（1973）；商谈伦理中施为矛盾论证与「不可避免的预设」的德文用词（1983）；他对阿佩尔最终奠基的保留。

第 14 章：「范式转换」「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耗尽」「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三处原文。

第 15、16 章：《结构转型》三特点所在章节；「文化讨论的公众—文化消费的公众」原文；十八世纪伦敦咖啡馆数量。

第 17 章：1990 年新版序言中的承认之处。

第 18、19 章：「导控媒介」出处；「预警系统」「感应器」一句原文与章节；公民不服从文章题目。

第 22—25 章：交往／策略行动分类；1976 年普遍语用学论文；生活世界三部分；神圣的语言化；殖民化后果三类。

第 26、27 章：米德一文篇目；科尔伯格阶段的位置；「有能力的言说者与行动者」；普莱斯纳与阿伦特的引用处。

第 29—31 章：D 原则与 U 原则原文；理想言谈条件的各处表述；晚年少用该词的出处；实用、伦理、道德三分。

第 32 章：共识论的主要批评者；《真理与论证》中「真理与证成之分」「世界的顶回」「弱自然主义」的原文。

第 33、34 章：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同源」；法律作为转换器；弗里施葬礼细节与回忆文章篇名；翻译条款出处。

第 24、37 章：《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第六章交往行动三种功能与再生产三乘三表的原文及各格措辞；「迎合的生活形式」的出处；《宪政民主：自相矛盾原则的悖论性结合？》（2001）中「自我纠正的学习过程」原文；王凤才 2024 年文的篇名与页码。

第 13 章复查：「可以、但不必是反事实的」「起作用的虚构」「预期」三处据二手文献转引核实，原书页码待核；「不可避免的、相互做出的假定」一句据上下文。第 44 章：《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前言「带着系统意图的理论史」。第 36 章：《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四章伦理—政治商谈。第 47 章：1989 年教堂山会议与 1990 年新版序言。第 48 章：Young 1996、2000，Lafont 1999，McNay 2008 的对应论点。

近邻类

第 48—50 章：布兰顿、曼斯布里奇、拉图尔（物的议会与代言人）、卢曼（人是社会的环境）的出处；阿佩尔最终奠基；霍耐特三种承认；本哈比 1987；弗雷泽参与的平等；费什金协商民调。

第 51 章：墨菲竞争性多元主义；朗西埃「没有份的份」；泰勒 1992 及他的回应。

第 52 章：Tessler 等 2024 年研究的卷期已核（Science 386(6719): eadq2852）；偏好比例待核；Volpe 2025 卷期待核。

第 20、53 章：飞行数据监控与药物警戒信号检测的具体做法。

第 20 章第三、六节（统稿补入）：早期预警评分（皇家内科医师学会 NEWS 2012／NEWS2 2017）做法大意；联合危机计划 Henderson 等 2004 卷期待核；CRIMSON 试验（Thornicroft 等，《柳叶刀》2013）已核：569 人随机，强制住院 18% 对 20%，差别不显著；报警疲劳 72%—99%（Sendelbach 与 Funk，2013）已核至摘要；「传入支失败」研究作者与刊期待核；参与式预警综述（Marchezini 等，2018）已核至题录。

第 48 章第三节（统稿补入）：杜威《公众及其问题》1927、马雷斯《物质参与》2012、弗里克《认识的不公正》2007、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1988——均为大意转述，原书页码待核。

中国材料

第 39、40 章：八仙桌座次的地方习俗；费孝通「差序格局」原文比喻；梁漱溟「伦理本位」出处；《论语·子路》两句原文。

本系列类

第 43、47、48 章：尼采卷辩护人结算、洛克卷「会死的活体系」、发生落点卷「修订程序三句」原句；各卷编号。

核验规则：核到原文后，若与本书转述不合，照登并按附录戊的处理办法收窄或撤回，不回头改原文；本书不以「有原文」为免检章。

他把理性从一个人的书桌，
请到了两个人中间的圆桌上，
却只许「话」上桌——
菜要先被说成真，才算数；
座位要先被说成理，才算数。

这本书用七个大白话词——
形状、路、土、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把一位德国哲学家拆开，重新装一遍：
他给「坐下来好好谈」撑了一辈子腰，
却让菜和座位都要先凭话入座；
本书在他的桌边，装了一只门铃。

你家的饭桌上，菜、话、座位，哪一样最常被忘记？　　——本书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161 号
定价：US$20.00

ISBN 979-8-90690-205-4
9798906902054